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輯

沈雲龍 主編

黃膺白先生家傳

黃沈亦雲著

附：追悼紀念冊·故舊感憶錄

文海出版社印行

黃扉白先生翁德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會員用牋

辛亥以來英士膺白二先生
皆與余以安危同仗甘苦共
嘗相互勗勉金石交期不
啻手足今英士殉國將三
十年而膺白憂國謝世忽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

亦已十年矣宿草頻凋
精誠彌取回潮膺白許
身報國見危授命志
足以懾強寇之氣而勢
不能弭鑠金之口其忍辱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

負重誠有非常人步
能堪者自來志士仁人
臨湯火而不避者易受
疑謗而不辭者難當其
困心衡慮不計毀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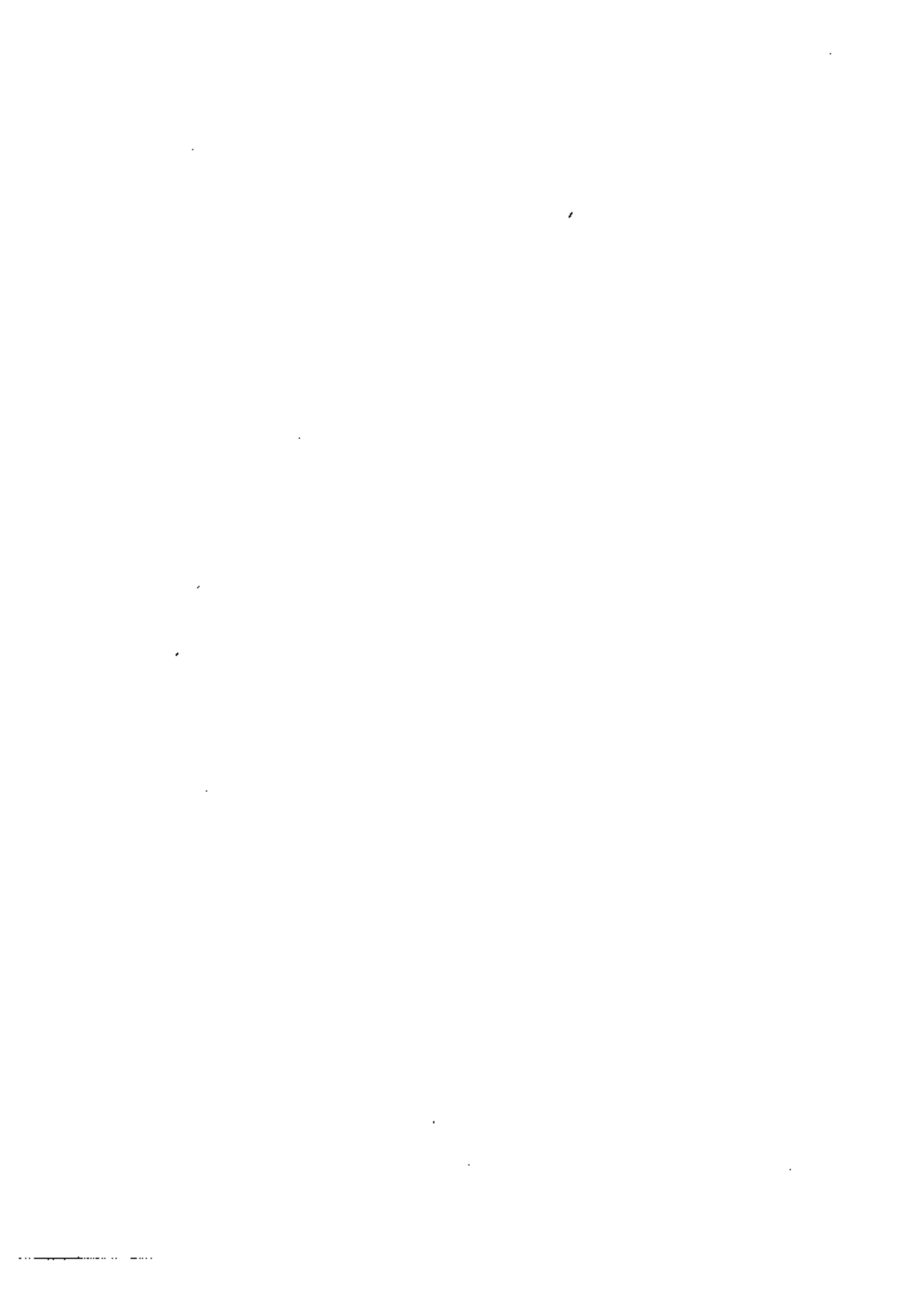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

一身翼衛國族之安全
謂非大仁大勇曷克臻
此皎之此心至今日抗戰
勝利乃克大白於天下
可哀亦可慶也亦雲夫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

人撰此家傳其於逝者
心事實能推見至隱者
覽斯編卷首憂患共同
之史實歷歷在目惟此足
慰三友膺白於九泉已矣

卅四年十月二十日中正序



黃膺白先生家傳

先生姓黃氏。諱鄂。字膺白。浙江杭縣人。生於紹興之百官鎮。初名紹麟。號昭甫。在鄉里讀書。有神童之目。塾師別字之曰天生。先世自安徽休甯遷居松江之華亭。累代讀書。高祖思孝。字靜齋。以布業爲邑中鉅富。曾祖鏞。字竹西。益治田宅。殖產至浙江嘉興縣治。性豪爽。急人之急。子女多與浙人聯姻。有女適餘杭章氏。太炎先生炳麟之祖母也。子曰如琛。字銳卿。爲先生祖父。喜駕湖秀麗。築室於邑之南門。報忠埭。好賓客。以楠木爲廳。號容百席。太平天國時。據爲司令部。後分爲邑人盛姓。及

陶文勤公住宅如琛子文治字友樵娶嘉興陸氏生四子先生其季也黃氏數世贍裕友樵公性謙謹讀書不治生產少時遇洪楊之亂爲亂軍所擄間道至百官依族叔以居遂家百官自是家道中落盡失嘉興之產後以州縣候補於浙歿於杭垣素與楊古韞張璧泉諸公交好皆松人之宦於浙者楊公名葆光詩畫并稱於世與亦雲外王父家有舊以故幼時習聞之友樵公之歿先生甫七歲諸兄皆未成業陸太夫人攜孤扶柩返松江原籍卜葬不果乃自百官移家杭州內外無倚歷憂困安拮据而課先生以嚴厲聞家貧無力延師送至同

善堂讀書。地方善團所設義塾也。歲惟三節出省。母陸太夫人嘗訓之曰。某人修行久。將得道。佛來試焉。初爲猛虎。鬚爪拂面不驚。繼爲元寶。燦然在手不顧。最後爲美人。窈窕在側不動。三夕。佛曰可矣。挈之登天。夫爲人皆當如是也。年十七。補錢塘縣學生。民國後。錢塘與仁和合稱杭縣。故爲杭縣人。府試時。與同縣汪君受知於杭州知府侯官林迪臣公。公欲召至府署讀書。而家無長者可通白。且須課徒助家計。乃由汪君獨應召。逾年得汪君書。言正習所謂筆算數學者。大奇。購一部。廢寢饋畢之。復借代數備旨形學兩書。得其究竟。以是於數

理獨具心得。蓋初步數學出於自通也。

杭州多名賢遺蹟。岳武穆墓尤刺激人心。爲先生幼時常遊處。嘗謂於武穆事所感最深者。爲岳雲之從死。宋室偏安如累卵。不堪有如伍員者。因復仇而損國本。不如父子同沉淪地下。使陷之者無所用其顧慮也。戊戌而後。維新論盛起。一日讀梁啟超先生尚武論。忽有所感。毅然有投筆之志。逾年。浙江武備學堂招考。遂改今名往應試。以第一人錄取。明年復以第一人派赴日本留學。以性喜數學故。習軍事測量。與同學約。凡一省有同學三人者。分習測量系之地形三角製圖三科爲一

組不得則與鄰省合計之。以他日返國。每區有同學一組。可分工合作成地圖一。至中國人自測自製一完備之全國大輿圖止。留學七年。屢得最優成績。畢業於地形科。時中山先生在日本東京。合革命各小團體爲同盟會。先生加入爲同盟會會員。物色四方同志。浙江軍人之加入。多所介紹。復以陸軍學生須歸國領兵入伍。爲實際工作。乃合同志中之尤堅貞者。得二十五人。號曰丈夫團。以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義相砥礪。其後辛亥光復。南北各省發難。及主持人物。丈夫團幾居大半。與今國民政府主席奉化蔣公。

發刊武學雜誌於東京。闡革命之義。論軍人職志。又時應國內外報章雜誌之約。撰稿。凡署名曰明恥曰哭達者。皆先生也。日俄之戰。日本以新造島國。一戰而勝。旅順一役。實其關鍵。日人櫻井忠溫著旅順實戰記一書。名曰肉彈。各國均有傳譯。先生譯爲中文。以爲此何地也。而有此戰。國人所宜傷心惕勵者也。歸國供職北京軍諮府。籌辦軍事官報。在首都作中心運用。乃先生夙所自許於同志間者。辛亥武昌起義。急與會。可樓先生昭文李曉垣先生書城出京南下。皆丈夫團同志。上海光復數日。無統一組織。衆紛紛不待號令。指揮不一。時

南京第九鎮舉義不成。武漢孤危。全局岌岌。革命黨人與地方紳士集議於上海城內海防廳。久之未得要領。先生自衆中出。指陳大勢。決定組織都督府。推吳興陳英士先生。其美爲滬軍都督。大計遂定。衆有所適從。英士先生者。久在上海策動革命。曾隻身入製造局。欲以不戰之說動清吏。免地方糜爛。爲清吏所拘禁。先生聞之。計用軍諮府執照。入局營救。及民軍攻製造局。清吏潛遁。英士先生出。首問同志安否。其仁與勇爲先生所心折者也。於是衆復推先生爲參謀長。自練陸軍一師。卽後之陸軍第二十二師。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誓師北

伐。大總統孫公以先生兼兵站總監。

上海爲革命軍第一重鎮。武漢恃以呼應。南京用爲後援。而各省軍事交通。外交經濟輿論之總樞紐也。撫輯調度之煩。倍於他省。論辛亥革命成敗關鍵。在南京之克復。南京克復。浙軍實最稱勁旅。所以維護支持而成其功者。滬軍都督陳英士先生與先生。皆浙人也。先生日往來於南京上海間。嘗增設滬甯路夜車。以資休息。今京滬路之有夜車。因先生始。清帝退位。孫大總統解職。滬軍都督府取消。京滬善後事宜。歸江蘇都督府辦理。先生轉任爲江蘇都督府參謀長。責在清理北伐軍。

隊之在津浦綫一帶者。特先自動解散其所領陸軍第二十二師爲天下倡。以次整理遣送其他各軍。數月而革命後復員之功。迅速畢事。七粵無驚。二十三師將領多一時俊傑。其後輔佐元首。參預大計。當軍國之任者。頗有人焉。此亦非常之遇合也。卸職後奉令出國考察軍事。未成行而宋教仁先生被刺案起。二次革命猝發。宋案初起。在密電中稔知主謀者袁氏。暗殺政敵之舉。出於在位總統。豈革命同志所逆料。於是。有謂宜訴之法律者。有謂必須用武力者。先生正在京辦理交代及出洋手續。得電遄歸。視察所得。以爲革命黨既以政權

讓袁世凱諸領袖已相繼離要職。以共和締造艱難。言以革命黨當時實力。言國家不堪有內戰。戰亦未必遂勝。主慎重之說。既而決議起事。義與同志共進退。事敗。袁政府下令通緝。其第一紙懸賞緝拿黃興陳其美李書城及先生四人。令曰。不論生死一體給賞。乃亡命日本。同志既集東京。有擬繼續爲倒袁活動者。有擬暫時爲學術政見之表襮者。先生以零碎工作無裨大局。徒折志士於國家團體俱不利。迨英士先生有大連之行。尼之不可。乃留書達己見。匆匆離日本而赴南洋。蓋當時有奔走者。傳東三省地方有人可用。先生不以爲然。

且識奔走者之妄也。居南洋一年。將赴歐洲。而第一次世界大戰起。道梗。遂折向美國。自是一意研究世界大勢。對本國政治。常保持獨見。與特行。不隨衆同。可否。終其身。除同盟會外。未嘗入何黨系焉。

洪憲稱帝。由美返國。參與浙江加入護國軍之舉。事定。移家天津。讀書著述。先後五年。不問南北政事。不與當道往還。最敬慕者嚴範孫先生。修屢從其請。爲衆演講。常過從者張敬輿先生。紹曾。因其介。多識北方思想。開明之軍人。民國七八兩年。成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及戰後之世界。兩書。欲以世界新趨勢。新潮流。啟發

國人資爲警惕。尤痛心疾首於內爭。以爲民國以來屢失自強之機。其因皆在於內爭。萬惡之內爭也。一語在兩書中不厭三致意焉。大戰告終。赴歐美考察戰後經濟。華盛頓軍縮會議及太平洋會議初發起。在美草華會發起之內容及其趨勢一篇。政府電聘爲赴美代表團顧問。茲行見戰後各國經濟凋敝情形。美國不批准凡爾賽和約情形。國際聯盟不足以爲仲裁機關。安全機構情形。以及中日關係之愈不可解。將成爲世界問題情形。欲大聲疾呼。促國人之覺悟而無從。乃再度置身實際政治。期以非常機緣。促進統一。入張紹曾先生

內閣爲外交總長。顏惠慶先生等兩內閣爲教育總長。并應蔡元培先生之約。爲北京大學學生軍講軍制學。應范源廉先生之約。在師範大學史地研究系授國際政治。應馮玉祥先生之約。爲其參謀將士解釋國際及國家大勢。

民國十三年國民軍之役。破北洋軍閥遞嬗專政之勢。結清室殘餘未了之局。使革命勢力驟伸於北方。發難者馮玉祥先生。而先生實以孤身當樞紐之任。方國民軍自古北口班師之日。先生正在教育部總長任。先以密電致馮先生曰。吾儕立志救國。端在此時。得覆電謂

來電徧示同人。衆意僉同。準於某日班師。蓋事機取決於先生。以在京稔知內外形勢故。臨時始宣示於大衆。以必須嚴守上下秘密故。皆馮先生所預約也。先生當日迎之於高麗營。夜半席地。改革國民軍通電。嗣以內閣攝政。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以故宮爲博物院。下整飭風紀嚴肅官規之令。西南革命同志相率北來。氣象之盛。彷彿民元。而軍人有擁戴段祺瑞出任執政之舉。中山先生旋又病歿故都。遂辭本兼各職。移家天津。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自兩廣進抵武漢。總司令蔣公邀商進行大計。以滬上爲中國經濟重心。屬先往密

爲佈置京滬底定。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蔣公爲實現中山先生建國方略中大上海計劃。令爲上海特別市市長。再辭不獲。受命自擬特別市組織條例。起草者初定爲市長集權制。先生以上海密邇首都。政治性多於地方性。市長或將視中央政局以爲進退。非各局分權無以固基礎而利建設。決改爲各局分權制。多級而總攬。夙爲先生對政制主張。特別市組織無先例。蓋試寓其義於此矣。規模初具。而蔣公以事去職。遂同時引退。迨蔣公再起。受命爲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十七年五月。國民革命軍北伐由蘇入魯。蔣公電約至徐州會談。抵埠。

而蔣公以軍事前行。次日濟南下。遂晤蔣公於濟南。日軍滋事。致釀五三慘案。民情奮激。先生以北伐正在中途。統一功虧一簣。力主迅速制止當地亂事。繞道完成北伐。忍小憤以就大謀。使蓄意釀亂者尋釁不成。事畢引咎辭職。於事實是非毀譽。不以一言自見。挈眷入莫干山。顏所居曰白雲山館。出則竹杖芒鞋。入則左圖右史。常經歲不下山。自十七年至二十年。累辭徵召。於國事有所獻替。則以書交便友轉遞。盡意而止。不問去取。嘗自以孩提失怙。賴社會扶植。始克讀書受業。矢以受之社會者報之社會。斥資在山麓庠村。籌設鄉村義務

學校曰莫干小學。爲改進附近農村之先着。時統一甫告成功。而內戰又起。戰事激烈。甚於曩昔。乃於事定之始。作祈禱和平一文。同日遍登上海各報。爲社論。臚舉國力耗於內爭。建設因以停頓。同類相殘。勝亦不武之義。期朝野之覺悟。事在十九年冬。共產軍久踞江西。而日本少壯軍人亟於思逞。密請中央注意東三省大吏。勿使逗留關內。生後顧之憂。事在二十年春。

九一八瀋陽變起。繼之以淞滬之戰。長城之戰。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準備未成。屢戰不利。訴之國際聯盟。則空言制裁。益觸野心者之忌。反側之徒。習於政爭。不

明大義。羣集平津。僞組織之醞釀。甚囂塵上。政府不得已。定安內而後攘外之策。事實必須有暫時之緩和。乃於二十二年五月。設立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轄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北平青島兩特別市。以先生爲委員長。受命之日。日軍迫通州。距北平數十里。愛先生者。勸由南京繞道南昌。與蔣公面商機宜。然後北上。則不出一星期。平津運命已決。而責不在先生。先生以旣經受命。華北存亡。在於一身。義無返顧。星夜北行。五月十七日抵平。時先生離平已八年。人事旣盡變更。日本人中亦無舊識者。十八十九兩日。日機時

在平空示威。二十日晨正欲設法與日方某武官會晤。適其時一青年斫傷日兵營哨兵。會晤事遂中變。日隊長且攜武裝衛兵直衝新華門責問。新華門者舊總統府。時軍分會何部長應欽駐其中。居仁堂先生居其中。豐澤園。是日晚十一時。平市長報告本晚有便衣隊暴動消息。乃輾轉傳衛戍司令部妥爲防止。二十一日在軍分會開軍事會議。各路總指揮長官咸集。會商良久。祇能以各盡最後之努力爲結論。日方復以辛丑條約爲名。向北平交民巷增兵。傍晚東北兩戰綫均告急。大勢岌岌。衆徬徨將棄而去之矣。正焦慮謀萬一之挽救。

晚十一時接行政院電令。除不承認偽滿洲國外。其他條件皆可磋商。先生再至軍分會。遇黃季寬先生。紹介。匆匆告以亟須與日人談判。未返前請勿離去。卽隻身出與日方折衝。至二十二日天明。始擬就塘沽協定草案。晨六時返寓。以談判經過告諸同人。乃親擬電呈政府核示。一日一夜。僅得在書房小榻假寐片刻耳。五月三十一日。政府派員簽訂塘沽停戰協定。日軍撤至長城綫外。逾月。亦雲至平。見先生形容枯槁。顏色憔悴。愛國者望治過切。不諒環境。掣肘者乘間中傷。正氣難伸。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謀我者野心未已。更無論

矣。每接應終日。至中夜尚須閱案牘。將日間重要交涉。自草電文呈政府。懼其力不能久支。勸曰。此行冒險而來。爲國家故。忍辱負重。今烽火旣熄。曷飄然辭去。以後事付之後人。還我山居。塞悠悠者之口。先生謂停戰豈得已事。華北艱險正未艾也。昔時腹地。今爲邊疆。一不慎。隨處燎原。自首都南遷。平津久爲北方霸權出入所。中央政令難及。嗣今治權之內屬。地方之整理。人心之振起。生計之培養。皆救國急務。欲免政府北顧之憂。必盡力至告一役。落乃止。

初是年四月。先生應召赴贛。討論北行時。政府之意。擬

併黨務政治軍事於一。以利指揮。先生以身不在黨。於軍事久隔膜。謝不能。又令自兼一省或一市。以資伸縮。亦不欲。故最初政整會組織。爲財務政務秘書二處。大抵從前北平各政治組織之舊也。先生就職伊始。以財政必須中央統一。則軍事政治可免割據。卽將華北財政劃歸財政部。亦不願干涉各省市行政。遂改財務政務兩處爲調查處。參議廳建設討論會。由執行機關而爲設計指導機關。先生所自畫其範圍。而務切於實際者也。華北五省兩市中。惟北平市及北甯路局兩長。出自先生推舉。一二年間。平市旣整頓。市容厲行禁毒。有

成。北甯路局所解鐵道部之款。一時爲全國各路冠。先生方竭力以成部屬奉公之忠。不有一毫尾閹安插之方便也。閩省人民政府之變。不惜以外援爲後盾。南北俱奔走醞釀。有來說先生者。先生竭愛國愛人之誠。用釜底抽薪之策。旬日之間。動以利害制其機先。陰弭分崩之患。當事急時。其自矢之忠貞。對人之坦白。解釋國家與個人前途利害之殷勤懇切。退食時往往與家人覲面若無覩。相對不一言。必欲盡至誠使來者瞭然於向背之影響。心悅而後已。嘗謂對本國人總好說話。雖吃力不覺苦。惟本國人而屢屢不識大體。直令人傷心。

終嘆息二十餘年。不有內爭。何來外患。涓埃之力。徒事
搪塞。無裨國家。其後日本既少信義。交涉層出不窮。官
吏狃於故常。痛定不復思痛。社會恃虛矯之氣。空言張
目。先生週旋其間。轉移無力。在職兩年餘。忍難言之痛。
未嘗一日稍伸其意。屢病羸日甚。政府初給假養病。二
十四年九月。始明令撤銷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
會。二十五年春夏。臥病莫干山。秋八月病亟。返滬入宏
恩醫院。醫者斷爲肝癌症。十二月六日晨九時半歿於
寓。年五十七歲。方先生病時。蔣公在粵。日以電來問疾。
亦雲日以實報。蔣公返滬。至醫院坐久之。從容告先生

以政治近狀。且謂所準備已達半程。再一二年者。國家事當有把握。其後先生告亦雲。曰。我曩者每健談。今日蔣先生不令我多言。所喜者國家興復可期。我死亦無憾。何況於病。嗚呼。先生蓋不自知其病之不治也。蔣公設辭以爲最後之慰藉。是知先生之病且知先生之心者也。先生臨終。值百靈廟小捷。半昏迷中。皆指揮軍事之語。張岳軍先生羣在榻旁高聲曰。弟等當繼兄志爲之不怠。嗚呼。先生旣自竭其力矣。有責者又如此。其慰先生也。先生宜不復有餘憾也。

先生初娶於吳。繼娶亦雲。無子女。熙文適江陰沈璿。熙

治適獨山邱錦淇。亦雲承命保存文稿。繼續其鄉村教育事業。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莫干山麓庾村。親友會葬者數百人。簡喪速葬。謹辭國家榮典。不以無益耗有用。不以個人累衆生。皆守平日遺意。

先生宅心純潔。於國家民族鞠躬盡瘁。用之則行。行無所瞻顧。舍之則藏。藏無所悔。尤生平言行一貫。不依流俗。浮沉讀史。慕管仲諸葛。以爲善。因禍以爲福。轉敗以爲功。庶幾政治家之手腕。淡泊以明志。甯靜以致遠。庶幾政治家之胸懷。在朝在野。無不兢兢業業。以守法爲

榮所經職務。未嘗快一時之意。貽不了於後人。留國家之隱患。無事之日。視城市如傳舍。以山林爲故人。不置身任何公私營業。不插手任何公共機關。嘗言爲人須獨往獨來。拿得起。放得下。庶幾免於世之所謂士劣也。一生提攜後進。不遺餘力。而選士拔才。不求附己。傾心用人。必成其功。而分其過。失意者爲縱橫捭闔之論。務令在大端遠處着想。悵惘而來。平心而去。排難解紛於無形。輒爲大慰。不求知。不求諒也。嚴族類之戒。大夫無私交之義。舉世以爲日本通。而與日本人不接私人杯酒之歡。對中日間經濟文化事業。從不生義務權利關

係議論終朝不出百年大計之外。故雖隣國之人亦賢者敬而不肖者憚焉。所辦莫干小學。規劃悉出躬裁。朋友笑之曰。以君之力曷不辦一大學。故人豈不樂成之。曰。此我個人之心也。當以個人之力償之。辦小學則我力所及。不煩朋友也。學校籌備時擬名未得。有請用先生夫婦名白雲者。笑以爲不可。規模既定。事權悉專。諸執事所居在望。而不相顧問。有疑難始爲解決。生平作事類如此。不以公私大小而異也。居家恂恂。除捲烟外無嗜好。喜山喜讀書。喜建築。自平而津而滬而鄉。每至一地必置宅。去一地卽售其居。二十餘年常自有其所。

居。然亦不令有餘屋。煩經營。晚歲移建築之。趣於山中。爲山館。爲學校。爲藏書樓。爲農村改進會。悉化私以爲公。不因玩物而喪志。

方亦雲之與先生成婚姻也。先生既縷語其家世。復述所懷抱志向相切劘。亦雲亦以庭訓所得。舉歷史上砥柱中流。轉捩大局之志士仁人。世所難能而可貴者。相歆慕。相期許。一日遊焦山。俯仰興亡。不覺率意議論古今人物。先生忽躍然從座起曰。他年我之傳記。必託之君。二十五年。不幸竟成讖語。顧先生一生。既不屑措意身後事。更未嘗準備身後名。斯言也。殆自懸其行事之

鷦而責亦雲以相成也。亦雲維先生早年革命事多秘密。中經艱險。文字隨得隨毀。晚歲一意國家之急。不以言語自見。蓋可以言傳之史料。不得事實之什一。先生喪後百日。朋舊有紀念之文。各述公私相與經過。事雖片段。語皆可徵。第一輯六十四編。名黃膺白先生故舊感憶錄。亦雲爲之序。中有曰。回念先生在世。性剛而以忍爲德。善言而以默爲辯。智足而不用多謀。見從迂遠。行在切近。不廢極新之學。而守極舊之義。與人交落落。不爲利害之說。而簡率易與。終始如一。愛國情緒熱烈。而不耐週旋政治。其進也難。故出處常不得已。其退也

易。故努力祇限於樞紐。而成敗須俟乎後人。綜其一生。蓋常在矛盾之中。其心迹之苦。行事之難。而不爲世人所共諒焉。宜也。嗚呼。士君子處非常之世。憂國居天下先。然言則違衆。行輒塊然。無濟於時。賈志以歿者多矣。甯獨先生爲可哀耶。

先生逝世未週年。而中日戰起。遺稿謹藏密處。知交散在他鄉。徵信難全。長編之作不可期。且寇深勢急。文章其何爲者。衆方宛轉於焦土。豈得從容論往者事。先生而生。決不許我。民國二十八年秋。歐戰爆發。三十年冬。英美參加對日戰爭。於是全局勝敗更可觀。亦雲之所

以拳拳於國家之危急。耿耿於人心之不定者。亦既竭其綿力而盡其苦志矣。乃於三十二年春。始自草半生雜記。其間二十五年一篇。往往涉及先生出處大節。然斷簡零篇。僅後死者以爲追思緬想而已。歲月不居。距先生之歿。瞬十載。烽火未息。山中學校及所存一生僅有之遺物。一再被劫。至本年春。而絃歌中輟。器物盡空。所謂謹藏者。豈可終保耶。人事不可知。宿諾其將誰諉。爰略具行誼始末。爲後之論史事者考焉。民國三十四年夏七月。黃沈亦雲謹撰。

先生家傳既成後四旬。實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之十日。日本降訊傳至滬上。十五日。吾

蔣主席在重慶向國內外廣播其事。九月二日。日本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至美國軍艦米蘇里。向中美英蘇澳加法荷紐西蘭簽訂降書。四日。

蔣主席作勝利廣播。九日。吾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在南京正式受日本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之降。

溯昔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塘沽停戰協定。代表吾國者。北平軍分會何代委員長應欽所派軍分會總參議熊斌。代表日本者。關東軍參謀副長岡村

甯次十二年中。人物依然。榮辱易位。倘所謂天道循環。物極必反者。非耶。抑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成敗洵非偶然耶。嗚呼。人類而不有大仁大勇之心。克己以解古今報復之結。徼天之惠而不戰兢惶悚。懷然以前車爲戒者。則後之視今。能不如今之視昔耶。可不懼哉。

亦雲嘗與先生同遭國難。不得分其勞慰其志。抱終天之恨。兼人之憤久矣。覩茲日月重光。河山還舊。喜極欲狂。念先生未與勝利之盛。謹於是日具辦香清茗以告在天之靈。繫辭以代告文曰。

百靈小捷不足數。一路二路斷續吐。是君最後呻吟語。
王師畢竟定中原。家祭今朝君知否。百千萬億成仁赴
義之國殤。與夫雖不陣亡而實戰死之忠魂。當與君徘徊
徇乎太空。而樂視斯民之鼓舞。一杯醑向階前圃。昔日
租界今國土。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亦雲又記。

膺白先生精神不死

目錄

遺像

遺言

遺墨

事略

遺著之一（朝野共同之大責任）

黃膺白先生遺像

黃膺白

三六十七

對平陽一月
攝



予生五十有七年矣。回憶弱冠時代，遭遇甲午庚子，
內難激於愛國大義，投筆習戎，與其時同仇之士，探
討救亡途徑，覺首在根本改造。東渡以後，遂追隨

中山克強英士先生從事革命。辛亥肇興，以為自茲
可戮力建設，率先解甲釋兵，不意甫閱一年，此新興
勢力橫遭摧挫，自茲環繞於正負兩方之鬥爭，幾經演
變。直至民十三國比軍興而革命勢力深植，北方民十五國
比革命軍興而革命勢力統一全國，予以渺小之身，參與

請殺九死餘生早決以身許國之願近年國力未充外
侮先逼予念先烈締造之艱難當前危機之嚴重
遂冒大險排大難受北平整理委員會之命以撐持北方
緩和全局今幸建設猛進統一完成國際應付較前已
有餘裕予於此時以憂鬱鬱之肝疾而終年可無憾然有
不能忘情者個人生命不啻太倉一粟而民族生命應與
地球共存我人為民族一員民族生命即我個人生命用乘
一息尚存之際對國人與鄰邦垂涕而進最後之忠告

(一) 國當存亡危急之秋，必須有舉國一致之精神與行動。今我政治領袖蔣公忠貞為國艱苦備嘗，領導復興責無旁貸。國民應超越主觀情感，一致信任，事以絕大同情，盡全力協贊。並念世運險惡，國命才新，凡百方面，鼓建國之熱忱，為沉靜之工作，以儲近代國家水平。綫上應有之實力，以待全國總動員之時。機政府對國民亦應絕大寬容，盡量發揮其舉賢任能之宏量。俾全國老成與新進各得發揮其聰明才智，以期野無遺。

材而本舉國一致之實

(一) 東方文明自有其偉大之價值同種同文之中日兩國萬無自殘之理然一面標榜親善一面維護其錯誤於東北四省之後更冀其造國華北以屏障其一手造成之偽組織以此對已經覺醒之中國四萬萬人非僅為萬不可通之路且將引起無盡期之糾紛在我同胞絕大不幸在鄰邦自身亦豈安全之道循此不改所謂共存共榮將必陷於共衰共亂而後已隣邦素尊孔道急應体会孔孟

強怒而行之義將華北企圖斷然放棄進而將東北四省
覓取一還我主權之解決途徑則親善自然實現一切迎
及而解循此以求亞洲民族之解放以光大東方文明以造福
世界人類又豈僅兩國共存共榮而已

以上兩端均關我一國乃至亞洲之民族生命茲以將與世長
別而具友國之情不能自己謹遺此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 黃郛口述

黃沈景英筆錄

黃氏事略

黃鄂字膺白，先世江蘇松江人，因其尊翁文治先生遊宦浙東，生於百官鎮，在錢塘入庠，遂著籍焉。少時治學好數理，先在安吉縣學任教員，嗣以先後目覩甲午庚子兩次國難，有慨於文弱，入杭州武備學堂，習陸軍，成績冠全校，時校中志士雲集，遂有秘密組織，鼓吹革命。兩年後，全校選拔最優等生赴日本留學，遂東渡。時總理正發起組織同盟會，東京爲革命運動中心，遂聯合陸軍學生多人加盟，並以實行革命，必須實力，遂於同盟會陸軍同志中，另組一「丈夫團」，嗣後擴充爲「成城團」，專任實行計畫，另發行武學雜誌。辛亥光復時，各省新軍不期而響應，卽以此種軍人同志之組織爲基幹，先生復以地闊關係國防，憑藉其優越之數學，入陸軍測量局，畢業後，擬投身軍事機關，入軍諮府爲科員，潛結北方同志。辛亥首議，藉故南下，助陳公英士規劃進取，任滬軍都督府參謀長，並自練一師，任二十三師師長，滬軍一切章制暨聯合各軍攻克南京，建立臨時政府諸端，多出其贊劃。嗣南京設置兵站總監部，先生兼任兵站總監，南北統一，輿論注重裁兵，江蘇上海兩都督府合併，遂任江蘇都督府參議長，並將二十三師自行裁編，以爲首倡。翌年宋案起，二次革命興，復助陳公英士在滬樹立軍部，攻取製造局，旋出亡日本，袁氏特出重金緝之，無何，由日赴美留學。民四籌安會起，兼程返滬，籌贊浙江獨立，爲滇桂諸省應事定息影平津間，專力著述及講學，除中間一度聯結張敬輿創導和平運動，以贊助護法軍外，不問政治，有名之兩著作「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戰後之世界」，卽於是時出世。民八復赴美考察經濟，未幾華盛頓會議起，奉命參加，於收回青島等事，多所贊

劃，回國後，適王亮疇組閣，任督辦全國財政會議事宜，無何，張敬輿組閣，出長外交，嗣後兩度入閣長教育，以其餘力，在北京大學及南苑馮煥章所部軍隊中講學，與馮氏尤契合，密商全國革命陣線之聯結，民十三馮氏國民軍自古北口回師，出組攝政內閣，總理至津，即派汪精衛氏代表訪黃氏，協商一切，於是國民軍遂為北方擴展革命基礎之有力分子，時蔣委員長正致力廣東，以密電致黃氏，略謂願兄以事大哥者事孫先生，所謂大哥者，即指陳英士先生也，民十五國民革命軍出長江，蔣委員長迎之赴贛，於革命進行，多所建議，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任上海特別市第一任市長，民十七任外交部長，嗣後赴莫千山修養，研佛典，並創設莫千山小學，為改進莫千山農邨之中心，九一八事變前後，曾向政府當局多所密陳挽救之策，並聯合各界名流有志發起新中國建設學會，研究各項建設方案，二十二年平津危急，國民政府設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特派黃氏為委員長，令兼程北上，遂赴北平治事，折衝兩年，抑鬱成疾，於二十四年乞假南旋休養，初以為胃疾，至本年春始知為肝病，至秋初入宏恩醫院，經諸名醫用手術根治，始知為肝癌，嗣後服中藥，雖覺有效，然卒以病根已深，於十二月六日巳時作古，有女二，長名熙文，次名熙治，彌留前，仍時以國事為念，立有遺言，由夫人沈景英女士筆錄，並囑其夫人於喪葬力事節儉，以餘資辦理教育云。

遺著之一

朝野共同之大責任（其一）

按 本稿係黃先生所著「歐戰之殺戮與中國之將來」中之一節。該書雖著於民國七年十一月。然文中除敘述國際貿易入超數字及鐵路里數。並敘教育經費數字。學校數字與現在不同外。均有永久性。故特選印於此。至原書已由新中國建設學會（會所在市中心區）三版刊行。可函詢也。

校者敬識

吾人於本篇第一章。歷述我祖業之如何偉大。欲國人知所愛也。於第二章。歷述我子孫之如何墮落。欲國人知所憂也。今吾人既知其國之可愛。則必思有以完其愛。既知其國之可憂。則必思有以去其憂。彼列強國力之膨脹。每藉此一憂一愛。交相作用之力而成。故吾言可愛。吾願國人勿氣狂。狂則易流於疏忽。吾言可憂。吾願國人勿氣餒。餒則易陷於銷沉。蓋今日我國之形勢。消極固不足以救亡。積極亦適足以償事。此吾人所亟宜自覺者也。惟自覺之下。必生決心。決心維何。即各起而担負朝野共同之大責任而已。請進論其責任之所在。

兵非不可強也。以不教民戰。則兵不強。國非不可富也。有地而不闢。則國不富。故開發實業。普及教育。二者實為救國唯一之根本大策。吾人於第二篇之尾節。曾言人力與物力之不足。為一國立國上先天的缺陷。才與財之不足。為一國立國上後天的缺陷。今日國中百孔千瘡之象。決不因於先天之不足。實起於後天之失調。匪也。盜也。寡廉鮮恥也。喪心病狂也。凡百孽障。所以為一國之蠹者。非迫於無已。即

消極不足
救亡積極
適足償事

因於無知。決非其良心之所安。亦非明知之而故犯也。故居今日而言救國。非貫注全國人之精力於教育實業二途不可。否則本實先撥。枝何能茂。茲披陳吾人對於此二者之意見如次。

(一)關於教育者 吾人之所謂教育者。乃廣義的、精神的、循序的、適量的、有權威的、而非狹義的、形式的、識等的、逾量的、及非國民的者也。何謂廣義的教育。即舉國中無論何時何地。均可以受教育之謂也。世人之論教育者。每責成於學校。不知先入為主。家庭教育。關係甚大。近墨則黑。社會教育。影響尤鉅。且人之一生。學校生活。為時極短。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歷時甚長。苟家庭不良。社會腐敗。猶之一日暴而十日寒。一齊傳而衆楚咻。吾未見其有效也。試觀今之作奸犯科。驕奢淫佚者。半皆曾受教育之人。當其在校修讀之時。何嘗不自尊自重。以天下為己任。然一入醜陋荒淫之社會。則翕然熔化而不自覺矣。初則習俗往還。不過勉為酬酢。繼則沆瀣一氣。居然聲應氣求。此種現象。凡稍涉吾國社會世故者。不能不公認。故欲為將來謀補救。除普及教育外。尤須人人能閉居慎獨。為子弟作觀摩。崇實去華。為社會維風紀。庶幾頹風可挽。人心可正。此廣義教育之實施。有待於朝野共同努力者一也。何謂精神的教育。夫立國之道。端賴全國民之勤儉奮鬥。然人類有兩大缺點。一曰貪生。一曰好逸。與勤儉奮鬥。適成反比例。糾而正之。教育尚焉。管子云。民欲逸而教之勞。民欲生而教之死。勞教成則國富。死教成則國強。可謂得教育之本旨矣。誠以一國之興。必其國民有興國之真精神。有興國之真氣魄。若徒事形式。以為五十與五十相加等於百。水素與酸素相合等於水。輒翹翹然自負曰。吾已從事於教育。則朝鮮人。安南人。推

而至於印度人馬來人。何嘗未受此種教育耶。吾爲是說。非謂科學之可以不講也。此次歐戰。天空飛機。海底潛艇。以及人造橡皮。人造窒素等類。所以補戰時食品與原料之不足者。何一非科學之力之所賜。不過於此等有形的科學教育以外。更須注重於無形的精神教育。所謂品性。人格。國魂等之養成是也。蓋惟有精神教育之基礎。始克收科學教育之功效。否則。世界諸亡國民中。不乏多才多藝之士。且每見國事至不堪問時。一切賣國行爲。不出於下級之鄉村愚民。而卽出於此多才多藝之輩。此等事實。徵之中外古今之歷史。其例正多。此精神教育之鼓吹。有待於朝野共同之努力者二也。何謂循序的教育。夫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躡等求進。未有不躡蹶者也。各國施教。大半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蓋有小學以培養其德性。有中學以灌輸其常識。有大學以造就其專門。庶幾全材可期。大器可成。吾國辦學。每好粉飾。能切實從小學下工夫者。頗不多見。七八年前。當吾國留東學生最繁盛時代。日人迎合揣摩。一時東京市中。爲留學生新設之大學校。不知凡幾。其內容是否相稱。吾不敢言。而其門前之標示。固皆大學也。幸當時八股廢除未久。一般負笈遊學者。關於經史子集。吾國之舊道德。舊文明。均各有相當之涵養。故流弊尙淺。若此後依舊蹊等。則舊道德已去。新道德不來。非外國化。卽半熟品矣。豈非自殺其國之道哉。今國中頗有一部口堯舜而行盜跖者。以法律相繩。則何條何款。頗能引證以自解也。以道德相繩。則仁義禮智。較束身自檢之士。有過之無不及也。此皆半熟之弊也。惟熟僅半。故爲善不足。惟半亦熟。故爲惡有餘。嗚呼。不知愛國其患小。知之而愛不摯。或且假愛國之名以濟私。則患大矣。此循序教育之不可

忽有賴於朝野之共勉者三也。何謂適量的教育。即專門人材之養成。其種類。其人數。必先有一種之計畫及目的者是也。例如各國之軍官學校。學有定額。按照其停年升級辦法。視其每年全國軍隊中。須補充之下級將校。共需若干。然後爲適量之養成。故國無虛糜。士無棄材。種種不平之鳴。釀亂之階。悉可免除。其他海軍、警察、法政、師範等。或亦有嚴格之規定。或則爲相當之限制。至若派遣留學。尤須視其國中之所缺。或他國之特長。而此後必須與辦或改良者爲標準。且必擇學有素養者充之。不若吾國之事前無一定之準的事。事後無適宜之位置。遂使農工土木、陸海軍人、各種專門人才。或充部曹以荒其所學。或授虛職以置之閒散。甚或教養於前。壓迫於後。各植私人勢力。屏棄現有者不用而另行造就。一旦時移勢變。另行造就者。亦不爲用。復屏棄之而再造就。造就愈多。禍亂愈甚。夫人之所以求學。大則報國。小則立身耳。試觀英國。在戰前每年募集兵士。陸軍常不足額。海軍常常逾額。因海軍有練習航海、駕駛、汽機等技術之餘地。解職後可受商船之聘。可充機室之工故也。德國在戰前擴充軍備。專擴充技術部隊。如電話、電報、鐵道、電汽車等隊。一所以應現代戰爭之要求。二實爲退伍後得移補社會之需用故也。此雖不可以取譬。而其用意則同也。故不適量之教育。上不宜施。施之則禍國。下不宜受。受之則自禍。此不能不望朝野之共同猛覺者四也。何謂有權威的教育。各國立國。各有特點。日本君主。萬世一系。故得憑藉天皇神聖四字。爲教育上之權威。德國人種。崛起於日耳曼之森林。故得憑藉日耳曼魂四字。爲教育上之權威。英國歷史。較有光彩。故凡歷史上。有價值之遺物。均尊貴而保存之。以啓後世子孫之觀感。而其

教育上之權威。實附麗焉。曩昔作者赴美。曾在太平洋中。默念世界強國。其教育上均有一種特質。憑藉之點。若美國者。國體共和。不能仿日本之皇室中心教育。立國最新。不能仿英國之歷史中心教育。且人種複雜。歐亞移民。非洲黑奴。本土紅夷。舉全世界各色人種。悉數陳列。比賽於此極自由之新天地。故又不能仿德國之民族中心教育。然則彼果何所憑藉而致此強盛歟。抵該國後。但見其教科書。起草簿。明信片上。均印一破鐘。題曰汝之自由鐘 (Ye Liberty Bell)。其他電報用紙之一隅。電話號簿之表面。亦均印此破鐘。以為鼓勵。噫。惟此一破鐘。實為一百四十年前。華盛頓在費雷特爾費亞州之獨立廳中。宣布獨立時。奮然一擊。以開美國自由之第一聲者也。吾人於此。乃恍然大悟。美國教育之權威。在是在是。吾國教育。失權威者久矣。辛亥以還。民氣大振。千載一時。本可藉此以求得一權威。不幸為項城之反動政策。打銷無遺。而前輩中之大半。又皆拘守個人知遇之小義。不顧國家根本之大計。致失此教育上死而復蘇之極好機會。天下可痛可惜之事。甯有過於此者。為今之計。惟有折中英美。憑藉我五千年來之文明。參酌共和國體。改朝史為文明史。一面對於共和事蹟。其有未被摧殘者。務尊崇而寶貴之。其有新行建設者。務表彰而揄揚之。其或為補救之一道乎。此為教育求權威。有賴於朝野之各發天良。共同促進者五也。以上所陳。吾人對於教育之意見。如此而已。茲再述急務四條如次。

一曰歷史教科書之修改也。吾國立國最久。文明發達又早。五千年來。倍極光榮。惜乎辛亥以前。政尚專制。一部御批通鑑。大半皆標榜太祖高宗之文勳武績。而於古代之文物制度。學術道德。真正光

明燦爛之處。無甚發揮。益以元清兩代入主時之慘殺蹂躪。尤爲吾國歷史上千秋難磨之污點。今日者五族共和。吾之此說。非尙有界限之見存。不過既屬一家。似不宜再留此痕跡。以爲同國民間感情結合之梗。且辛亥改革之時。吾人若以報復觀念。施諸滿蒙。則滿蒙同胞。當亦有所不堪。以彼例此。人情正同。想亦五族國民所共諒也。况成吉思汗之武功。康乾兩朝之文治。不失爲吾國文明史中之一大光彩。修改歷史時。當然宜採取編入者。故吾國歷史教科。似宜搜集舊有文明。如本篇第一章「悠久光榮之歷史」項下所述各種材料。以爲軀幹。廢歷代年號。擇一適當時期以開始紀元。百年一紀。按紀作史。并宜仿歐洲各國史體。以自國爲中心。每紀之中。旁及各國當時之狀況。以作比較而資觀感。現在吾國歷史教科書。每不能顧慮及此。此種教育。決不能養成國民超邁獨出。涵蓋一切之氣概。惟茲事體大。斷非個人之力所能辦。且中經秦始皇之火。五胡十六國之亂。元清兩代之變。吾國歷史上之著作及遺物。或則毀滅無存。或被宋明遺民。挾而外亡。海通以來。古書古物。又被外人之好古者。收買殆盡。因之吾國史跡。每有在國中無從考證。而外國博物館圖書館中。反多佳料。職是之故。似宜由教育部特設專局。厚其經費。寬其年月。一面聘國中名儒。從事編輯。一面派學有根底者。往各國探訪。其搜集材料。國中有原著者。宜將原著由局購買。無原著。或由外國訪得者。宜註明來歷。由提供者簽字負責。其購得之原著。及簽字底稿。一經審定採用後。卽當彙集一處。歸國家永久保存。此種事業。偉雄而光大。造福於國家及後世者。決非淺尠。甚願國人之共同一奮也。

二曰歷史教育品之保存也。實物教育最足以感動人心。倫敦大晤士港中。每逢國慶式觀艦式。必見有一破帆船。飄蕩於其間。尾刻勝利二字。(Victory)此實百年前蕭爾遜之司令艦。乘之以破法西兩國之聯合艦隊者。蕭氏塗肝腦於此船之甲板。以救祖國。臨死之夕曰。『謹謝上天。吾已得盡吾之義務矣。』此等精神。萬世不滅。噫。英國之有今日。非此一破帆船之所賜耶。故英國保存之以供海軍教育之資。而海上王之根底。實基於此。美國民性好爲高大。五十一層之樓。七千二百尺之橋。五千三百人之戲園。類於此者。不知凡幾。獨華盛頓首府之白宮。(即總統府。係第一代大總統華盛頓建造。後被火災燒其一部。修理時僅塗以白粉。故有白宮之稱。)費雷特爾費亞之獨立廳。則異常狹隘而質陋。蓋唯此二陋室。實爲獨立當時之唯一紀念物。獨立之檄文由此布。自由之破鐘由此鳴。而立國以後。勝而不驕之精神。亦即寄宿於此。以美國之富。豈力不足以改觀耶。蓋欲藉以爲國民教育之模範而已矣。今日世界之戰禍。將由此陋室中解決之。未來世界之和平。將由此陋室中維持之。何其偉哉。其他各種歷史教育品。如蘇格蘭之王椅。華盛頓之銅像。葛蘭德之古墓。以及陳列館中古偉人之寢台。書桌。片紙。雙字。等等。不勝枚舉。蓋此等古物之感化力。雖一瓦一石之微。實勝於教員百人。授課十年者也。吾聞黃帝曾持戟以征蚩尤矣。夏禹非飲食而卑宮室矣。苟其戟與宮室。至今而存在者。吾國民視之。其感發爲何如。豈不較蕭爾遜之帆船。華盛頓之白宮。其効力爲尤大耶。惜乎國人不察。遺失者遺失。外溢者外溢。坍塌者坍塌。即如此次兵燹。湖南瀏陽孔廟中之古樂器。爲全國冠。實屬碩果僅存者。乃悉爲兵卒毀損。無

遺。良可惜也。自今以後。甚望朝野共同獎勵。共同鼓吹。務使人人咸知愛護。其可以移動者。或搜集陳列於省城。由教育廳負責保管。其不可移動者。責成地方官嚴加保護。禁止遊人任意毀壞。并宜令各省將所有歷史教育品。記其詳歷。撮其小影。送呈教育部。由部彙齊。發交各省教育廳。轉給各學校。或再特頒古物保護條例。嚴定罰規。無論兵民。有違犯者。嚴懲不貸。而教育廳地方官。對於保護古物。有溺職者。亦按例懲治。庶幾尙得留此有錢無處買。有力不能做之古物於萬一乎。

個人性與
共同性

三曰教育人材之養成也。教育一道。在個人爲終身事業。在一國爲國家事業。故從事教育者。其第一要求。須先有最大之犧牲精神。萬不能見異思遷。其第二要求。須了解世界之現勢。及本國之地位。與夫此後國家究竟需要何等國民。方足以收教育之功效。吾以爲立國於二十世紀。非養成國民具備兩種相反對之性質。不可此次歐戰。其昭示吾人者。尤爲明顯。請舉數例如下。(一)個人性與共同性。吾國之歷史與戲曲。每揄揚個人之忠勇。曰力敵萬人。曰有萬夫不當之勇。不知火器盛行以後。舉國戰爭之局大開。區區少數之忠勇者。不足以言衛國。現代之尙武精神。須羣衆的而非個人的。整齊嚴肅也。共同動作也。各國教育家之亟亟以養成國民之共同性者。非無以也。惟今次歐戰教訓。無論其國民對於國家如何忠實。若僅能待命而動。無獨立獨行之能力者。終不足以担負國家之大事。年前法國教育家鈕渥。曾著一論。謂「從前世人嘗有一疑問。謂教育之目的。究係爲個人乎。抑爲社會與國家乎。如爲個人也。宜助長個性之發達。是與共同組織有礙也。如爲社會與國家也。宜獎勵共同性之養成。是阻止

個性之發達也。吾今敢確切答復曰。此後國家之生存。必須全體國民。同時具備此兩面之資格而後可。故此後教育家之任務。在發見一種方法。能使國民內包的個性發達。同時并使外延的社會與國家之共同性發達而已矣。蓋唯此二性具備者。方得爲此後國家所需要之完全國民也。(二)服從心與權利心。令無可否。唯命是從者。盲從也而非服從。事無鉅細。惟己是利者。私利也而非權利。二者均不足以應現代之要求者也。德國議員雪法。曾演說曰。「此次歐戰。吾國國權。雖擴張過度。然並不蹂躪個人之權利。蓋吾國國民。被多年教育所陶鑄。國難當前。無論何人。均能拋棄其生命財產。服從國家命令以赴之。而同時國民權利之應得主張者。則依舊爲自由之主張。可見我德國人民。自檢工夫。涵養甚深。其服從長官。非盲從亦非強制。實出於自發的精神者也。」云云。曾記德國有二格言曰。「吾欲命令人而先學服從。」又曰。「國家之自主獨立。須在國民之自主獨立上立脚。」蓋德人之服從觀念。與權利觀念。均從此二格言產出。故一面議論橫生。主張國民權利。一面翕然無間。服從國家命令。權利自權利。服從自服從。不獨毫不抵觸。反覺相得益彰。吾人認爲此後之國家。國民不知權利之寶貴。不能成其大。國民無服從之精神。亦不能成其大也。(三)崇拜性與自慢性。世界各國。互有長短。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守我之長。勝人之短。此謀國者之最上策也。故此後之國家。夜郎自大不可也。醉心歐化亦不可也。且吾之所謂崇拜外人者。非畏服的崇拜。欲由崇拜而生羨慕。由羨慕而學習。由學習而凌駕也。拿破崙時代。德人嘗崇拜法人矣。普法戰後。德人又嘗崇拜英人矣。即東鄰日本。明治維新以前。數千年來。亦嘗崇拜

我國矣。雖最後之成敗不可知。而其勃興之機運。固由崇拜而來者也。惟國有與立。忘本則覆。德雖先後崇拜英法。而同時自國誇慢之風特甚。日人近年事事摩仿歐美。而同時獎勵武士道之習不衰。非明證乎。我國則不然。犯自慢病者。鄙歐美文化為形下之學。犯崇拜病者。棄數千年禮教若敝屣之輕。年來政潮鼓盪。雖原因複雜。而探本窮源。要不外乎新舊思想之衝突。蓋新者過於操切。不知順循因時制宜之曲道。遂益起舊者之厭惡。舊者過於拘謹。不能順應世界潮流之趨勢。遂益招新者之反對。卒至愈厭惡者愈操切。愈反對者愈拘謹。原動反動。疊為乘除。而國家實受其害。故今日而欲言救國。必先調和新舊思想。調和中外文化。思想能調和。則政潮可以平定。文化能調和。則國力可以進展。此崇拜與自慢兩性之宜備於一人。教育家所當注意者也。(四)組織性與解剖性。國家之盛衰。全視其國民之組織能力以為斷。大而國家組織。政府組織。小而學會組織。同業組織。國愈富強者。其組織愈完備。秩序井然。有條不紊。雖經緯萬端。而提領挈綱。與革甚易。惟組織之先。必明解剖。例如講求生理者。必組織學與解剖學並重。又如研究機械者。必機軸螺旋。全部剖晰而後可言裝置。否則一團散沙。一把亂麻。雖堆積成形。不足以言組織也。蓋所謂組織者。必將組織本體之各種事物。一一分解為極小部份。又使此極小部份之真價。互相認識。然後確定一各部份共同之最高目標點。以策一致而利進行。故組織上之要件。第一須各自能限制自由。第二須了解共同目標。與部份之關係。惟能限制自由。方得認識他部之真價。惟能了解共同。方得犧牲部份之觀念。前者為克己。後者為復禮。無克己復禮之功者。雖形式上或亦有組織。而

每人每年
教育費八
分

按其實際。則烏合而已。苟合而已。國家者。國民所由組織也。軍隊者。兵士所由組織也。國民無解剖性。不能認識國家之最高目標。則雖有組織。而國民不一致也。兵士無解剖性。不能認識軍隊之最高目標。則雖有組織。而兵士不用命也。故組織性與解剖性之同時養成。爲今後教育家之最大任務也。他若文明與野蠻。力行與空談。均屬互相反對之性質。然而歐美列強。一面講學談經。一面角力決鬥。方視文明之知識。與野蠻之氣象。二語。爲興國之祕訣也。日則揮汗從公不稍息。夜則辯論終夕不稍讓。蓋唯力行故成就大。惟空談故知識進也。夫陰陽相背而相生。水火相反而相濟。此中玄妙。至理所存。世之談政者。每好爲劃界曰。若者爲建設。若者爲破壞。不知能真破壞者。必能真建設。亦唯能真建設者。方能真破壞。今日舉國紛紜之象。乃真與不真之問題。非建設與破壞之問題也。此所以對於教育界諸君。不惜嘵嘵以養成兩性之說進焉。

四曰教育經費之擴充也。據民國三年教育部所刊教育統計表。吾國各省及特別區之學務歲出。合共不過三千五百萬元。若以人口四億三千三百萬計。是每人每年僅得大洋八分。較之英美等國之教育費。平均每人年約四元左右者。是人民之程度。其相差不啻三百九十二倍也。同年之學生統計。合全國不過三百六十四萬人稍零。不及總人口百分之一。較之英美等國之學生數。每居總人口百分之十八與十九之間者。是不啻彼此以十九人相並。外人則全部爲有教育者。我則僅一人曾受不充分之教育而已。噫。宜乎其國力之消長。若是其懸殊也。夫一國之強弱。不視乎國民人數之多寡。全視乎國

各國之教育狀況

民素質之優劣。此為世界識者所公認。日人近年大倡少育多教主義。法國全人口僅僅三千九百餘萬。約與我山東一省相抵。而仍不失為歐洲一強國。非明證乎。且按照統計學上之現象。平均國民每百人中。中年增一人是我國每年必增殖四百三十三萬人。若以初等小學四年。高等小學三年計算。則僅小學一項。其人數已超三千萬以上。簡言之。即教育之最小限。當為百分之七是也。况吾國失教多年。雖已逾小學年齡。而尙有補教之餘地者。其數正多。再加各項專門大學中學等。吾國學生。至少須做到百分之十二。國家方有隆盛之可期。茲依據一九一三年統計。揭示各國之教育狀況如次。

| 國民 | 人口 | 學生數 | 學生與人口之百分比 | 學校數 | 每校平均學生數 | 教員數 | 每校平均教員數 |
|----|--------|-------|-----------|-----------|---------|---------|---------|
| 英 | 四五五〇萬 | 九〇〇萬人 | 一九 | 三、四三一六二六二 | — | — | — |
| 美 | 九一二七 | 一六六七 | 一八 | — | — | 四六、八九六三 | — |
| 德 | 六五〇〇 | 九七四 | 一五 | 六、〇五八四一六〇 | — | 一六、六五九七 | 三 |
| 法 | 三九二五 | 五六三 | 一五 | 八、一八四七 | 七〇 | 一五、三八一五 | 二 |
| 奧 | 二八五七 | 四三八 | 一五 | 二、二九八五一九〇 | — | 一〇、二九三七 | 四 |
| 日 | 五一六〇 | 六四七 | 一二、五 | 二、六〇八四二五〇 | — | 一四、四五〇六 | 七 |
| 意 | 三四五七 | 二七三 | 八 | 七、〇一五二四〇 | — | — | — |
| 俄 | 一、六〇一〇 | 五七四 | 三、五 | 九、二五〇一六二 | — | 一七、〇八九四 | 二 |

吾國小學
教育上之
期待目標

由上表觀之。可知俄國人民。不識字者之多。及今次之陷於絕境者。有由來矣。故國人而不欲救國也則已。如欲救國。仍非從根本由教育着手不可。否則大政方針也。國家政策也。非不娓娓動聽。終不過為一種具文而已矣。為今之計。冗員可減。軍隊可裁。而教育經費。萬不能不擴充。今請參酌上表。除大中專門各校不計外。虛懸一吾國小學教育上之期待目標。以為國人共赴之的。願朝野有以共勉之。

| | | | | | | | |
|---------|---------|---------|---------|---------|---------|---------|------------|
| 人口 | 最小限百分之七 | 學校數 | 每校平均學生數 | 教員數 | 每校平均教員數 | 每校平均常年費 | 全國小學經費 |
| 四,三〇〇萬人 | 三,〇〇〇萬人 | 一五,〇〇〇校 | 一〇〇人 | 九〇,〇〇〇人 | 六人 | 一,〇〇〇元 |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

以全國歲入不滿四億元之今日。何能得此一億八千萬元之小學經費。惟此乃吾人教育上最有限之期待目標。雖不敢以年月相期。而國家苟欲自立。無論能與不能。終須勉力共赴之者也。且合而觀之。其數固鉅。分而擔之。亦甚有限。全國二千餘縣。平均每縣不過。

| | | | |
|-----|---------|------|------|
| 學校數 | 學生數 | 教員數 | 常年經費 |
| 七五校 | 一,五〇〇〇人 | 四五〇人 | 九萬元 |

苟地方自治成績良好。劃清國稅與地方稅。將來政潮平定。各縣實業。次第開發。則區區九萬元之小學經費。決非絕對的不可得者也。以吾國四萬萬人之衆。果能小學辦到百分之七。大學中學。相輔以行。雖不必如英美之百分之十八。德法之百分之十五。而二十年後。吾國國運之隆昌。實有非今日之國民所

能夢想及之者。興言及此。不能不望國人之從速奮起。以成就此百年樹人之大業也。

(二)關於實業者 以上所言。教育一道。為救國之根本政策。固已。惟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今日國中室如懸磬。衣如襤褸者。什而七八。人民精力。終年為衣食之奴隸。安得有餘暇。以及教育。故開發實業以厚民生。尤屬本中之本。日人高橋秀臣謂吾國富力總額。雖為世界第五位。而每人之平均富力。實為世界最末位。并謂吾國富力。僅屬土地。家屋。而埋沒地下之寶藏。依然放棄。故欲為中國謀興隆之基。端在利用厚生。與民更始云。茲揭其調查各表如次。

一、中國富力項目表

| 項 目 | 價 格 |
|------------------------|----------------|
| 土地及家屋倉庫 | 九二五、九二四七、五二五〇元 |
| 家具美術品文庫 | 一七、四五九八、二四〇〇 |
| 鹽產水產鱗產(現在) | 二一、七五七五、一六九〇 |
| 鐵路船舶 管港灣河川 車輛電線水 | 二一、九三六三、九七五〇 |
| 銀行公司 貨物商品金 銀貨幣及塊 | 五七、六四〇二、〇七一九 |
| 家畜及其他動物 | 一六、六一〇八、四一四八 |

富 力 總 額

一〇六一、三三二五、三九五七

二、對於列國比較表

| 國名次序 | 富 力 總 額 | 次序 | 每人平均富力 | 次序 | 以一分利計每人每年所得 |
|------|-------------|----|--------|----|-------------|
| 美國 一 | 二二六〇、〇五四四萬元 | 三 | 二五二〇元 | 三 | 二五二元 |
| 英國 二 | 一三四六、四八二四 | 一 | 二九四六 | 一 | 二九五 |
| 德國 三 | 一二五一、三二九八 | 四 | 一九二八 | 四 | 一九三 |
| 法國 四 | 一〇六四、四七四九 | 二 | 二六八八 | 二 | 二六九 |
| 中國 五 | 一〇六一、三三二五 | 八 | 二六七 | 八 | 二七 |
| 俄國 六 | 九九八、四一九七 | 六 | 六六八 | 六 | 六七 |
| 意國 七 | 三九一、六八〇〇 | 五 | 一二〇〇 | 五 | 一二〇 |
| 日本 八 | 二五一、四〇三九 | 七 | 五〇五 | 七 | 五〇 |

每人月入
不過二元
稍零

由上表觀之。吾國民每人每月之所入。不過二元二角五分。以物質文明進化之今日。決不能守上古穴居野處之風。區區二元稍零之平均收入。何能滿一人衣食住必需之要求。此實哀鴻遍野。流離載

道之現象所由構成也。噫。以國民間所含蓄之經濟力。如是之薄弱。無論神聖當國。亦必無平治之可言。况又益之以兵燹。迫之以天災乎。夫吾之與美。地廣而土沃。其立國情形。最相似也。今美之富力總額。竟居世界第一。而我則窮促不安如此。此何故歟。夫亦曰有地不知闢。有產不知興。已耳。故實業不開發。不獨教育難期普及。而凡百庶政。均無措手之餘地。就社會言。弱者之寡廉鮮恥。強者之干法亂紀。非不知恥也。非不畏法也。凍餒之交迫。有使其不得不然者也。就國家言。飲鳩止渴之外債。竭澤而漁之苛稅。非不知險也。非不知害也。現狀之維持。有迫其不得不爾者也。從前吾人觀於歐美國民。對其國家歲入。平均每人負擔。多則四十五元。少則二十四元。（參觀第一編第三章一戰費之準備——節）獨吾國民之國稅。其平均負擔額。據民國三年所發表之預算案觀之。是每人不滿一元。每疑國人之愛國心。未免太薄。要知吾國每人平均所得。年不過二十七元。則納一元左右之國稅。實已力竭奉公。彼英法國民之所以能納如此重稅者。實其平均富力雄厚。確有負擔之能力故也。試觀旅居南洋各地。歐美各洲之華僑。其收入額既鉅。其負擔力亦大。一切國稅繳納。與該國人民。毫無同異。非明證乎。尤可慮者。若再不開發實業。則對外貿易。每年輸入超過。必一億六千萬。元有奇。外債本利。每年應償之數。必一億二千萬元有奇。加以歲出入不能相抵。由民國三年之預算案而言。即使全國覺悟。太平無事之秋。六億四千六百餘萬元之歲出中。其仰給於公債者。竟至三億二千餘萬元之多。實居全數之半。以國民經濟能力之薄弱。所謂公債。又必為外債無疑。若然。則合前三項計之。是每年必增六億元之新債。新舊相合。本利相

盤。明折暗扣。賤押賤賣。不出十年。吾國民尙有復蘇之望耶。戰後各國。爲恢復自國之元氣起見。經濟戰爭。勢必益烈。而各國之關稅保護政策。又皆壁壘森嚴。不易侵入。獨留此一片大陸。爲各國自由貿易。勢力集中之地。曰保全支那領土者爲此。曰維持支那現狀者爲此。曰門戶開放。利益均霑者亦爲此。吾國國力。既不足以抗此世界潮流。惟有打破窮窘之現狀。力興實業。使我居住本土之主人翁。亦得爲利益均霑中之一員。俟國民經濟能力。含蓄稍厚。然後再徐圖根本補救之道。雖曰言之匪艱。行之維艱。而存亡所繫。責無旁貸。此不能不望朝野之從速猛醒。共赴事機者也。茲條陳吾人對於振興實業之意見數則如左。

一曰實業種類之選擇也。人各有所長。用得其長。則事半而功倍。不得其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不待智者而後知者也。惟國亦然。長於工商者。原料未必富。富於原料者。工商不必長。英若不以工商立國。則英倫三島。決不能與沃土千里者競也。美若不從農礦著手。則天然富利。遺棄於地。決不能致今日之強大也。雖現代世界趨勢。類皆取農工併進政策。不能絕對的區分爲農爲工。惟參酌自國情勢。或農主工副。或工主農副。要各有所出入。例如美國無論農工。均極發達。然對外輸出。工業品不過百分之二十七。農產品實居百分之七十三。蓋美國與我。同居溫帶。同爲大陸。氣候溫和。土壤肥沃。故農產之富。甲於天下。耕地面積。有八億四千餘萬英畝。每年產量。值在美金七十億元以上。其主要產品。一爲玉蜀黍。其產量得全世界五分之四。二爲棉花。得全世界四分之三。三爲小麥。得全世界五分之一。戰前歐洲

先從農牧
漁礦著手

每年所需之小麥約五分之三。仰給於美。玉蜀黍則全部由美輸入。至若世界之棉花市場。已全為彼所操縱。每年棉價之高低。必視乎美國歲收之豐歉以為斷。據統計學家喬治氏之言。謂自哥倫布發現美洲至今。世界各地所產之金額。僅足購美國農產物二年之需。可謂偉矣。故吾國而欲言實業。必做效美國之程序。利用吾人地大物博民衆之三特點。先從農牧漁礦著手。方為得策。一面盡力培養工商上之專門人材。以備異日發展之選。庶幾根蒂深固。不易搖動。不然者。以今日國民經濟能力之薄弱。機械知識之淺缺。不獨不能與彼資本雄厚。駕輕就熟之國相抗衡。而歐美各國工商業上之關拉斯忒（Trust）制之壓迫。其危險為尤甚。夫所謂關拉斯忒者。係聯合同業中之資本充實者。形成一大公司。於是為極端之競爭。減價又減價。務期壓倒各小資本家之營業。不使有立足餘地。然後勝算獨操。壟斷一切。此國際貿易上資本淺薄之國。雖同為一等國。而對於資本雄厚之國。不能不有所遷就也。近年吾國之工業界。因歐戰影響。烟酒類、化粧品等。稍稍發達。惟一默念戰後之形勢。此種萌芽初發之工業。是否能維持久遠。不被他人根本覆滅。猶屬疑問。蓋提倡國貨。僅能為一部份有知識之人言。且僅為一時的情感作用。而商業上戰勝之唯一利器。依然為價廉物美四字。資本不厚。不能從多中取利者。價不能廉也。專材未成。不能有精確之研究者。物不能美也。價既不廉。物又不美。而欲永久訴諸國民之愛國心。縱教育已極普及之國家。亦屬有所不能。而况其未乎。故惟有開闢我天然之富利。先從事農牧漁礦各業。彼以工業品來。我以原料品往。不但不與競爭。反得為彼所歡迎。雖由經濟原則言。生貨國與熟貨國通商。生

貨國每多不利。然較之有來而無往者。其得益仍非淺鮮。一可以抵目前之漏卮。二可以培將來之元氣。待國民經濟上之元氣已舒。工業上之人材已成。爾時集資既易。開創不難。欲辦即辦。水到渠成。且原料不待外求。工價又較人廉。世界商業之牛耳。或竟為我所執。亦未可料。故同一開發實業。而先後之間。成敗所分。願國人有以審慎之。

二曰運輸與金融機關之完整也。實業之開發。與運輸機關、金融機關之完整。猶人之有脈絡。車之有輪軸也。吾國邊省腹地。有利之事業正多。大半因交通不便。匯兌不靈之故。企業家均望而裹足。至若對外貿易。無論輸出輸入。尤非一一仰賴外國銀行。外國郵船不可。此中磅價折合。時限牽制。損害甚大。歐戰起後。銅鐵之價暴騰。吾之舊銅廢鐵。悉數由外商收買。轉運以去。甚至直魯兩省之制錢。亦為外商勾通愚民。盜買淨盡。人博大利。我飲殘羹。良可歎也。今姑不論對外貿易。而對內開發。此兩種機關之完整普遍。實屬一日不可或緩之要務。美國鐵路。合幹綫支綫之總長。共為二十八億六千三百哩。吾國幅員之大。與美相埒。且稍過之。而全國已成鐵路之總長。合國有民有及純粹外人經營之幹支各線。而統計之。僅得六千哩。不及美國所有之零數。加以車輛之缺乏。車務之腐敗。減少鐵路之功用者至大。查美國車頭。有四萬四千五百二十九輛。客車有二萬八千八百三十輛。貨車有一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輛。（此係一九一五年吾人在美時之統計。今則當不止此數矣。）此三種車輛相啣接。長九千哩。約由美國中部之芝加哥。橫斷太平洋而達我上海之距離。且開車次數之多。速度之大。尤為世界首屈

美國之銀行

一指。每年行程總計九億九千九百九十八萬三千哩。約地球與太陽距離之十倍。平均每點鐘走十一萬五千哩。即每刻鐘繞赤道一週是也。以一國中血脈之運行。如是靈速。則其本體之國家。宜乎發達而強壯。至若美國銀行。共分國立州立商立三種。紙幣發行權。為國立銀行所專有。州立銀行。係依據州法設立。為一州之重要機關。商立銀行。散佈全國。尤以農業地及大礦區間為多。三種以外。又有所謂信託公司者。亦屬一種變體銀行。合計全國銀行總數。約在一萬七千家以上。此外若美孚煤油公司。摩爾根銀公司者。尤為該國金融界之二大霸王。力足以支配全國之金融。故在美國而欲經營農牧各業。第一資金有融通之便。第二貨物無積積之虞。得此二者。雖常人亦優為之矣。倘有不強盛者哉。吾國今日。犯乾血癆症。此二大機關之完整。雖不可以旦夕期。然苟能廢去絕對的官治萬能主義。幹線由國家建造。支綫則獎勵商辦。亦尚可同時併進。逐漸開發。各國鐵路。大半發軔於商辦。歸著於國有。美自參戰以後。全國鐵路。雖亦由國家收用。而參戰以前。實一律由商承辦。計大小公司。共八百家。大者十二。中者二十。小者七百六十八。即東鄰日本。亦自日俄戰後。始悉數收歸國有者。或謂川漢等綫。從前嘗歸商辦矣。顧其成績不良如此。何得重蹈覆轍。吾以為此乃政府與社會兩面監督不良之過也。萬不能因噎廢食。試觀滬杭一綫。商辦時之成績。與收歸國有後之成績如何。國人當能辨之。可見天下事之不能執一論也。且國中待闢之線甚多。政府有收同此等已成線之資金。何不利用之以另築未成綫。其為益豈不較大乎。至政府敷設幹綫。以今日財政之奇窘。當然有賴於外資。然若能由五國銀團訂借。與彼等之利益均

吾國之乾血癆症

需主張。既不相背。較之若者爲俄法。若者爲英日。爲外人代劃勢力圈者。相差不啻萬萬。若夫銀行事業。國家銀行。但能統一幣制。維持信用。不使如今日之濫發紙幣。橫奪民財。其責已盡。而一切實業抵押。信用貸放等等。欲求普及。仍非有待於商立銀行之勃興不可。對外匯兌亦然。一國家銀行。向例無分設外國領土者。萬一國交斷絕。有被沒收之虞故也。故各國相互間分行之設立。均屬商立銀行。吾人旅遊各地。僅在新加坡見一交通分行。在日本見一山西票號。然均不能十分完備。此外各埠。并此不完備者。而亦無之。現象如此。故惟有由近及遠。先謀內部開發。待內力充實。然後再謀對外發展。願與國中之留心實業者一商榷之。

三、合資上之障礙 居今日而言實業。無論何事。決非獨力所能成就。故此後實業之是否能逐漸開發。全視乎合資上之成績如何以爲斷。吾國近年。各種公司組織者亦夥矣。然成功者每一二而失敗者恆八九。推究其故。有通弊四。(一)責任心太淺。資本不必大。規模不必遠。凡獨力經營。親自奮鬥者。每告成功。事業非不佳。利息非不厚。凡合資興辦。聘人經理者。每多失敗。此今日實業界習見之事。決非吾人過刻之論。蓋前者利害切己。後者利害共同。爲共同負責任之心。不敵其爲個人謀私利之心之重故也。(二)組織力薄弱。歐戰起後。外人之被召回國者甚多。有純粹外人經營之事業。由吾國人承頂者。有中外合資之事業。移歸吾國人專管者。在外人經理之日。每覺秩序井然。利益可期。一入吾國人之手。則凌亂無章。百弊叢生矣。雖關係甚難。而由於不善組織之所致。實爲一大原因也。(三)家族制度

責任心

無組織力

家族制之
遺害

政府監察
之不力

之遺害。公司用人。每不以技能爲標準。而以情誼進退。非同姓推薦。卽戚族援引。故不問何種公司。職員之多。出人意外。而按其實際。無一專材。安分者尸位素餐。不法者朋比爲奸。卒至破倒頻聞。信用掃地。使全國人對於合資事業咸喪足而視爲畏途。不敢再有投資之勇氣。良可歎也。(四)政府監察之不力。有限公司。政府理宜隨時查賬。視察其營業狀況。是否適量。以便及時規正。不至陷入絕境。吾國政府。但知收註冊之費。不知盡監督之責。故一般公司。大半吸收存款。爲逾量之進行。以普通公司而兼營銀行事業。週轉一有不靈。全體卽可立潰。此種事例。數見不鮮。實無從爲實業界諱飾者也。以上所陳四種弊病。吾國各級社會中。均有此等現象。而無責任心與家族制之害。尤爲最普遍而最顯著。固不獨實業界爲然也。不過實業界亦同罹此症耳。吾亦中國人之一。豈肯妄自菲薄。惟病根在此。有不能不質直一言者。深願國人能共同奮勉。有以療治之。

保護購買
之政策

四、政策上之自殺 吾國海關稅則。既不幸而無自定之權。則吾民已不敢以保護貿易政策。責望於政府。惟不保護可也。復從而摧殘之不可也。何以言之。厘金制度之爲害。通國皆知。加稅免厘之呼籲。已非一日。乃至復一年。不聞政府有漸然之改革。外貨之入口也。一張三聯單。可以通行國中而無阻。國貨之行銷也。則爲層層節節之關卡。以苦之。留難敲詐。無所不至。以原料富。工價廉。就地所出之品。不能與原料缺。工價貴。遠道輸來之品相抗衡。豈非天下極大怪事耶。不獨此也。卽就輸出論。各種土產。外商均直接派人往各地收集。捆載出洋。沿途關卡。素不過問。而本國商人。轉無此等便宜之處。以致同一貨

物。同由某地收買。同運至某港出口。而本國商人之成本。反較外商爲重。故吾國之對外貿易。不獨輸入不能直接。并輸出亦不能直接者也。此種現象。爲問吾民尙有噉飯之餘地乎。吾嘗名厘金制度。爲吾國一種「逆保護貿易政策」。蓋厘金之爲物。實摧殘本國實業之唯一利器。摧殘本國。卽所以保護外商。謂非逆保護而何。或謂政府非無意裁厘。徒以國家財政有所不許。不得不暫仍其舊耳。不知吾國政治之不進步。大半由於此等因循政策之所誤。每以真理遷就事實。以前提遷就結論。吾友某君。前清時嘗與某老談兵制。某老主張招匪。吾友主張徵兵。某老曰。徵兵固佳。惟國中盜匪充斥。若實行徵兵。則失其歸納之方。而地方更不靖矣。此種荒謬絕倫之見解。真是令人咋舌。夫人不食必死。恐其噎焉。宜設第二法以救濟之。不能并食而廢也。今裁釐而顧及財政。徵兵而慮及盜匪。是與日攘鄰雞者。明知非義。不能速已。而曰姑待來年。自欺欺人。有何同異。此政策上之自殺一也。外人之經營各地也。荒蕪之區。得由人民自由領墾。無待繳價。甚或有借以資金。貸以農具。俟開墾成熟後。再爲清算歸償者。其他採礦。伐木。築港。造船。等各事業。或許以特權。或助以年金。扶殖誘掖。惟恐不力。而吾國則不然。一切政策。悉取壟斷閉塞主義。例如武漢三鎮。爲東亞唯一之芝加哥。將來粵漢。川漢。兩線全通以後。其繁盛必較上海而更過之。乃武昌粵漢鐵路車站近旁一帶地段。當年南皮督鄂時。因欲自闢商埠。一律由公家收買。豈知新開一埠。談何容易。結果公家既無力興辦。民間又不許投資。遷延數十載。迄今猶是一片荒涼。謂非閉塞政策而何。近來粵漢線路。已通達長沙。行旅往來。該地有速興市場之必要。於是始由官產處分等出售。現

雖造路建屋、設警保民。似已漸成要鎮。而倉卒佈置。規模尙未具備也。凡若此者。其例甚多。不遑枚舉。他若農商部所訂各種限制極嚴之條例。如開設銀行。必須呈驗資本。礦山外資。不得超過半數等等。爲杜漸防微起見。吾人亦未敢厚非。惟細按實際。能確遵條例奉行者。實屬什不得一。借資呈驗者有之。全部外資。以一半作爲借款。而事掩飾者亦有之。故此等掩耳盜鈴之條例。徒爲少數之狡黠者。開運用之門。而多數之純厚者。反因之而失營業之自由。此政策上之自殺二也。

以上所陳。吾人對於實業開發上之意見。已略具於是矣。惟是漫天煙火。遍地荆棘。人民方避難逃生之暇。更何能侈談教育。侈談實業。故說來說去。救國之始基。仍非希望政潮安靜不可。吾將於「結論」章下再詳言之。

朝野共同之大責任 (其二)

嘗聞政策易改。習俗難移。蓋政教可以法令爲取捨。而習俗非潛移默化不爲功也。吾國數千年來。政尙專制。俗尙守舊。辛亥以還。以共和爲號召。以維新爲職志。其實真正能了解共和真諦。創造新進氣運者。徧國中能有幾人。曩在北京。嘗入劇場觀演「請宋靈」矣。演至岳武穆轅門迎接國太時。滿座咸肅然動容。以岳武穆之精忠報國。又係與橫蠻無理之金人抗戰。決非自殘同類者可比。凡有血氣。誰不敬禮。惟其動容適在跪接國太時。不可以窺見普通心理之微奧乎。七年以來。朝野有識之士。每腐心於

非先政潮
安靜不可

舊俗轉移
上之意見

一重制之
作與

美人食糖
習慣之由
來

政教之改良。不注意於習俗之轉移。庸詎知舊染不去。新運不生。事理如此。無可勉強者也。外人之評我者。謂「中國人有一種先天的保守性。即或迫於時勢。各種制度。有改革之必要時。而彼之所謂改革者。決不將舊日制度。完全廢止。乃在舊制度之上。更添加一層新制度。試一瀏覽前清之兵制變遷史。可以知吾言之不謬焉。最初命八旗兵駐防各地。以充守備之任。及年月既久。旗兵已腐敗不堪用。洪秀全起。不得已徵募湘淮兩軍以應急。從此旗兵綠營。並肩存在。遂變成二重兵制。甲午戰後。知綠營兵力。又不可恃。乃復編練新式軍隊。於是併前二者而變成三重兵制矣。」云云。今旗兵雖已消滅。而變而換形之綠營。依然存在。猶是二重兵制也。從可知吾國人之無澈底改革能力。實屬不可掩之事實。他若賀陽歷新年者。復賀陰歷新年。奉民國正朔者。仍存宣統年號。一察社會各方面。蓋無往而非二重制。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甯。是非之所以無定者。簡括言之。實亦不過一種「二重思想」。在其間作祟而已。故專制舊俗。若不剷除。共和新俗。若不造成。無論國人如何努力。吾恐共和成績。終無完滿之一日。爾予不信。請舉一例以證之。美人好食糖菓。為世界冠。吾遊美時。見其國糖菓店之多。無以復加。一般人民。在道上隨走隨食。毫不為怪。即紳士淑女。亦行之若素。吾初視之。頗覺不慣。默念美國教育程度。並非不高。何以有此等惡習。及後細為考察。始知吾東方人之頭腦。所視為惡習者。彼實共和精神之所寄託也。蓋美之獨立。起因於反抗英人之糖稅。在未獨立前。糖價過高。雖中上級社會之家庭。亦不能每餐必食。獨立既成。糖價大減。獨立軍乃暢所欲言。隨路行軍。隨路食糖。久而久之。染成風氣。全國政治家。教育家。對此食糖

習慣不獨不加改正。且隨時獎勵之。意欲使國民飲水思源。藉以不忘共和之所本也。由此觀之。可知各國政治。實皆築基於習俗之上。安得視為細事。謂其無關宏旨歟。

世界各國。運用憲政之成績。推英國為最良。因其立憲較早。七百年來。醞釀改革。上下兩院中。珍聞奇習。不一而足。入其 則克林威爾之銅像。聳然屹立。尊之曰「國會之守護神」。開會之日。議員必向之脫帽行禮。此因二百七十年前。英王查理斯第一。不由國民意志。用強力解散國會。克林威爾奮臂崛起。親斬查理斯第一。而國會之命脈。乃得斷而復續。頂禮先賢。即所以垂誠後世。此一例也。上院遣使至下院時。上院使者之衛士(名Black-Rod)必執一黑棒以為標幟。下院衛士(名Sergeant-at-arms)凝神注視。見上院衛士之將達門前也。必大呼曰。「此上院衛士也。此上院衛士也。」遂緊閉下院之門以拒之。於是上院衛士口稱費神者再。輕叩其門者三次。下院衛士聞聲。從左門一小穴中。向外窺視。見上院衛士之立其前也。以一種警備態度嚴訊曰。「汝何人。來此何事。」及上院衛士明白答覆後。乃始開門請進。奇形異態。宛如演戲。然推求其故。則實有深意存焉。此因查理斯第一時。曾派侍從武官至下院。捕議員五名而去。查理斯死後。下院決議。嗣後無論何人。苟無特別許可。一律不准擅自進出。習俗相沿。至今猶保存之。此二例也。每屆開院式時。英王之侍從武官長。必率衛兵一隊。負鎗提燈。入上院之地板下層。檢查一度。視無異狀。始請王入。聞此因三百十年前。有名福克者。謀暗殺英王及全院議員於開院式之當日。豫藏炸藥於地板下層。不料事機不密。陰謀顯露。王及議員均幸得免。而福克就縛。處磔殺刑。

因其時已在傍晚。一切搜檢用刑。咸在提燈下行之。故至今猶相沿爲例。雖白晝明亮。亦提燈而入也。此三例也。以上所述各種之怪習。可謂滑稽之至矣。以英人常識之充足。何以有此等兒戲行爲。不知歷史者。最好之教訓也。英國國會之尊嚴。穩固。實即此極滑稽之兒戲行爲。有以保證之。雖然國會之宜尊重。吾人既開命矣。然國會之自身。苟不顧大體。不知自檢者。則其威權亦非漫無限制也。查英國國會不稱職時。每由國民召集國民大會。迫政府以解散之。蓋國民大會爲國會以上之國會。實足代表真正之輿論故也。（按此決非少數策略家。運動一部分盲從之人。集會號召。自稱輿論者。所可假借。讀者幸勿誤會。）茲請再舉國會自身之常習數則。以資國人之做想焉。（一）英國國會。言論上極有品格。雖對反對黨員。決不直呼其名。不曰「余最親愛之某議友。」即曰「余最尊敬之某紳士。」其議員之爲法家者。通稱曰「碩學。」爲軍人者。通稱曰「騎士。」皆冠以一種敬語。間或有口癖卑污者。則議員榮譽。立自消失。惟議長對於粗暴議員。至無可理喻時。始得警告之曰。「君再不休。余將呼君之名矣。」故呼名爲國會中唯一之懲罰方法。被呼以後。宜立刻退席。數百年來。幾成常例。是以英國國會。從未聞有拳足交加。筆硯橫飛之巨變。此吾國人之所宜師法者也。（二）英國國會中。有一習用之格言曰。「反對黨人數雖少。却不可忘其背後。因擁有多數之國民。而同時自黨之背後。亦擁有多數之國民。有萬不可以忘却者。」有此習慣。故英國議員。既不敢以多數自傲。壓迫他黨之主張。尤不肯以敷衍遷就。犧牲自黨之政見。一案之來。討論復討論。雖繼續數十日而不厭其詳。一以發見真理爲指歸。即使討論結果。某黨

佔勝。仍不立時取決。必十分解釋。且盡其委婉曲折之致。直待彼此研究。毫無餘蘊以後。始為形式上之通過。即如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時。拉塞爾氏提出之國會改革案。連續討論。亘五晝夜。贊否兩派之演說者。達七十一人之多。此為英國議會史上最有名之美談。其他徹底會議之事。宛如尋常茶飯。時有所聞。斷無舉一國大計。決於瞬間之輕率舉動。此吾國人之所宜反省者也。由此觀之。可知英國國會成績之良。實亦築基於各種習俗之上。二十世紀。徧世界中。無論民主君主。已無無國會之國家。此後政局之安定。國運之隆昌。全視乎國會中之是否能造成各種良善之風習而已矣。

以上所陳。乃就政治方面觀察。今請再就社會方面一研究之。吾國人時間之不經濟。實為社會進步一大障礙。嘗見有奔走終日。未辦一事者矣。例如甲友約我午後三點鐘來。我約乙友午後四點鐘去。至期甲友不到。坐待良久。及會晤後。匆促數語。急訪乙友。而彼因逾期過久。已不及待而他往。被人誤者。覆以誤人。如是者轉輾相因。卒至竟日徒勞。一無所就。此屢屢事也。又如某會議事。原約午後一點鐘開議。乃延至兩點三點。而所約者仍未齊集。先到者另有他約。不能再待。相率而去。後來者見人數太寡。無從集議。遂亦不聚而散。如是者又屢屢者也。此習不除。試問社會上尙有何事可為乎。夫惜陰之訓。中外所同。無論社會個人。一切事業學問之成就。均藉此時間與精力二者。為天賦之資本。吾聞法國有一方言博士。能通十一國語言文字。叩其致此之由。則曰我幼時熟聞愛惜時間之教。謂有同業甲乙二人。甲每日午前六點鐘起牀。乙則為八點鐘。按之普通習慣。六點鐘既不為早。八點鐘亦不為遲。二人每日同

時執行業務。而甲則利用早起之二點鐘。以研究博物學。十數年中。未嘗或間。卒至發明極多。成爲博物大家。吾深感是言。以爲人生壽六十年。若每日能早起二點鐘者。則一生中得多得四萬三千八百點鐘。合一千八百二十五日。即恰好爲五年是也。且此所謂五年也者。係由每日二點鐘積成。不若普通歲月。有日作夜息之必要。故名爲五年。實則其功效與平常之十餘年相等。以十餘年之長歲月。繼續不斷以研究一科。或從事一業。尙有何學不成。何業不就耶。自是以後。吾遂仿行不懈。每日早起。學習各國語文。二點鐘。至今三十餘年。遂得勉通十一國。一云。據是以論。一人每日能寶貴時間二點鐘。其個人之成就。已如是之大。苟四萬萬國民。人人能寶貴二點鐘。則吾國家之成就。不將更大也哉。此虛耗時間之惡習。亟宜痛除者一也。世界中衣食習慣之奢費。莫有過於吾國者。而近年爲尤甚。中上級社會之人士。中衣以外有西衣。中餐以外加西餐。吾前所謂之二重制。蓋無往而不實現焉。此次歐戰。各國因衣制之繁。軍隊行李過多。輸運上深感不便。又因食慾太奢。副食物之要求。種類過雜。給養上頗爲困難。故極力獎勵粗衣粗食。欲養成國民簡單生活之習。庶平時可維持敦朴之風。戰時不至有支絀之苦。日人之言曰。一樽羅葡。茶泡飯。此國民之常食也。醃梅乾。白飯團。此軍隊之常食也。吾大日本帝國之國民。欲闊步於今後之世界者。非從此簡單生活中求之不爲功。一近且熱心研究。爲國民主食。副食。各物品之選定。惟歐亞習慣不同。歐洲各國。以麵包爲主食。故平時工廠給養。戰時軍隊給養。均覺簡而且易。亞洲國民。多半以米爲主食。炊爨需時。攜帶需器。較爲繁雜。滯鋪。然習慣所在。終難驟改。現日人主食。已取米七麥

三之混合方法。一以期逐漸轉移。二可防脚氣病之發生也。至若副食。陳鹽魚、乾菜、二項外。擬酌加少量之糖食。因糖之爲物。可以增體力。止饑渴。慰疲勞耳。中日兩國之衣食習慣。雖繁簡各異。而嗜好略同。似宜仿而行之。且世界各國。一國中之衣食習慣。未有不統一者。而每日朝夕之所需。亦若有一定程式。吾國則不然。山東館、四川館、甯波館、揚州館。名目繁多。一若英法大餐之各爲異國也者。世人嘗謂語言不統一。實阻止吾國文明發達。及政治統一上之最大原因。吾謂語言不統一。尙可以文字代之。習慣不統一。實無法以救濟也。吾嘗見南北之通婚者矣。不問南嫁北。北嫁南。成婚以後。每以飲食不慣爲苦。夫政治統一。必築基於習慣統一之上。方爲穩固。吾以爲吾國數千年來。始終不失爲統一國者。民族統一。文字統一之功也。然一治一亂。終不能長治久安者。語言不統一。習慣不統一之過也。故此後衣食習慣之改革。有二大要點。一曰簡單。一曰統一。非然者。內不足以固國家之基礎。外不足以應世界之潮流。事雖微。而影響甚大者。此衣食上奢費駁雜之惡習。亟宜矯正者二也。言行之紆曲詭祕。至今日而已極矣。徧國中之有識階級。什九均染此症。一若言不紆曲。行不詭祕。不足以表示其深沈穩健也者。推究其故。實由於從來之專制政治所養成。蓋在專制政治之下。言不紆曲。則易犯禁。行不詭祕。則易遭殃。壓力所迫。不得不然。故久而久之。漸成習慣矣。今若有一人焉。實言不諱。逕情直行。則全國社會。非目爲瘋狂。卽詆爲輕躁。流弊所及。遂使一國大計。人人知其宜如此如此。而無一人肯據實披露。亦無一人敢坦然担任。甚至致府欲視察人民之輿論。而輿論之裏。更有輿論。人民欲窺測政府之意。而意嚮之外。另有意嚮。

其結果必至上下交蔽。隔閡不通。彼此相欺。猜疑益甚。此等積弊。凡稍留心年來時局者。當有同感。即就社會言。凡狂嫖濫賭之弊風。欺詐逢迎之惡習。人人之良知上。均以為力宜剷削者。然一入交際場中。大半皆同流合污。無一人能以磊落光明之態度。為斬釘截鐵之箴規。一任各種惡風之自由傳播。彌漫全國。可不畏哉。吾人以為今後之國民。苟不能如美總統此次答覆德國之公文中。所謂「質直之言論坦白之行動」者。（參觀第一編第四章「和平之端緒」一節）大之不足以當國家之重任。小之不足以謀社會之進步。可斷言者。此言行上紆曲詭秘之惡習。亟宜痛洗者三也。人事往還。貴乎懇摯。繁文縟節。徒傷誠意。今國人每好講虛文。不求實際。一切陰毒陽毒。喪葬婚嫁等酬酢。凡在中上級社會以上之人士。年必數十百起。而奔逐為勞。無謂特甚。夫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此種美習。吾人不獨不以為非。且竭力主張獎勵之。惟此乃當事者一家之所有事。揆諸甯儉甯戚之古訓。萬不宜過事鋪張。牽動多數人之時間精力以為殉。且二十世紀之道德。決不能以入孝出悌為滿足。如公共秩序之維持。公益事業之贊襄。公有物品之愛惜。公共名譽之維護等等。均屬文明進步上切要之圖。蓋時至今日。私德固不可廢。而公德尤不可不講也。乃社會之交際團聚。仍不脫家族中心之舊習。豈真孝弟忠信外無道德。養生送死外無責任歟。此人事上繁文縟節之惡習。亟宜痛刷者四也。總之惡習宜剔除。善習宜創造。共和國應有共和國之風習。新興國應有新興國之氣象。不然者。不論政治上如何標榜。社會上如何粉飾。而吾人於「緒論」篇尾所期待之中興事業。有終不能輕易成就者矣。

上述各節。均就國民習慣上立論。則欲事改革。決非政令法律之力所能及可知。故惟有希望朝野有識之士。共同覺悟。力起而提倡之。庶幾國風既正。國政自昌。中國前途。或尙有無窮之希望歟。

黃白先先生遺像



生先白齊之中期時個幾



陸軍人軍(三)



本日學留(一)



意德及學講方北在(四)



前以命軍出幸(二)

黃膺白先生故舊感憶錄目次 文字以收到先後為序

序

遺像

敬悼黃膺白先生

黃炎培

孤軍奮鬥的黃膺白先生

李書城

述黃膺白先生

趙鳳昌

追憶黃膺白先生軼事雜記

俞鳳韶

載在予日記上之黃膺白先生談話

林競

華北政務委員會黃前委員長與國聯政制專家晏納克先生談論

中國地方行政改革問題之記錄

沈觀宜

一個強健而中和的政治家

張耀會

懷黃膺白先生

黃伯樵

半載神交

譚炳訓

紐約初遇之經過

何傑才

廿年友誼十載佛緣

太虛

我與黃膺白先生

葉恭綽

十年來黃膺白先生之政治立場

張君勱

懷上海第一任市長黃膺白先生

張定璠

追憶黃膺白先生

馬伯援

黃膺白先生紀念詞

穆湘玥

悼膺白學兄

葛敬恩

一代之大政治家

袁良

黃膺白先生外交上之抱負

金問泗

紀念黃膺白先生

馮玉祥

診病中認識之黃膺白先生

范石生

黃先生的無我精神

汪績熙

故都回憶

周雍能

黃膺白先生逝世感言

張羣

負責而已負責而已

劉文島

黃膺白先生所期望於後進者

沈昌

偉大光榮的一生

張湖生

服務感想

高仕鑾

紀念黃膺白先生

吳鐵城

憶黃膺白先生并略論國民黨與日本之關係

王芸生

北方兩度追隨誌感

許修直

黃先生之農村事業

張鏡心

敬悼黃膺白先生

李協

追憶膺師

姜松年

內政外交中之黃膺白先生

朱鏡宙

追念黃膺白先生

朱鶴翔

余與膺白先生交往之經過

冷適

黃先生與莫干小學

鄭性白

臧白先生何如人乎

程遠帆

黃臧白先生與史特萊斯曼

趙才標

臧白先生與故宮博物院

馬衡

支配黃臧白先生一生之基本信念

趙正平

對於黃臧白先生之回憶

汪精衛

忍天下人所不能忍爲天下人所不能爲

張水淇

臧白先生北大講學時之追憶

康選宜

悼黃臧白先生

胡健中

黃臧白先生在新中國建設學會之言論

王家楫

黃公臧白論議

黃仲蘇

故都新憶

殷同

憶黃臧白先生

沈恩孚

想到初次會見的臧白先生

潘公展

新舊思想之衝突與黃臧白先生

張嘉璈

談風度——紀念黃膺白先生

左舜生

對於膺白先生參加華盛頓會議之回憶

袁同禮

我對於膺白先生的幾點追憶

王芃生

憶膺白先生

陳其采

予與黃膺白先生認識之經過及所得之遺訓

許靜芝

一般感想中之五個時期

周亮才

追憶黃膺白先生

向乃祺

哲人云亡

朱棗

談莫干山往事

朱炎

追隨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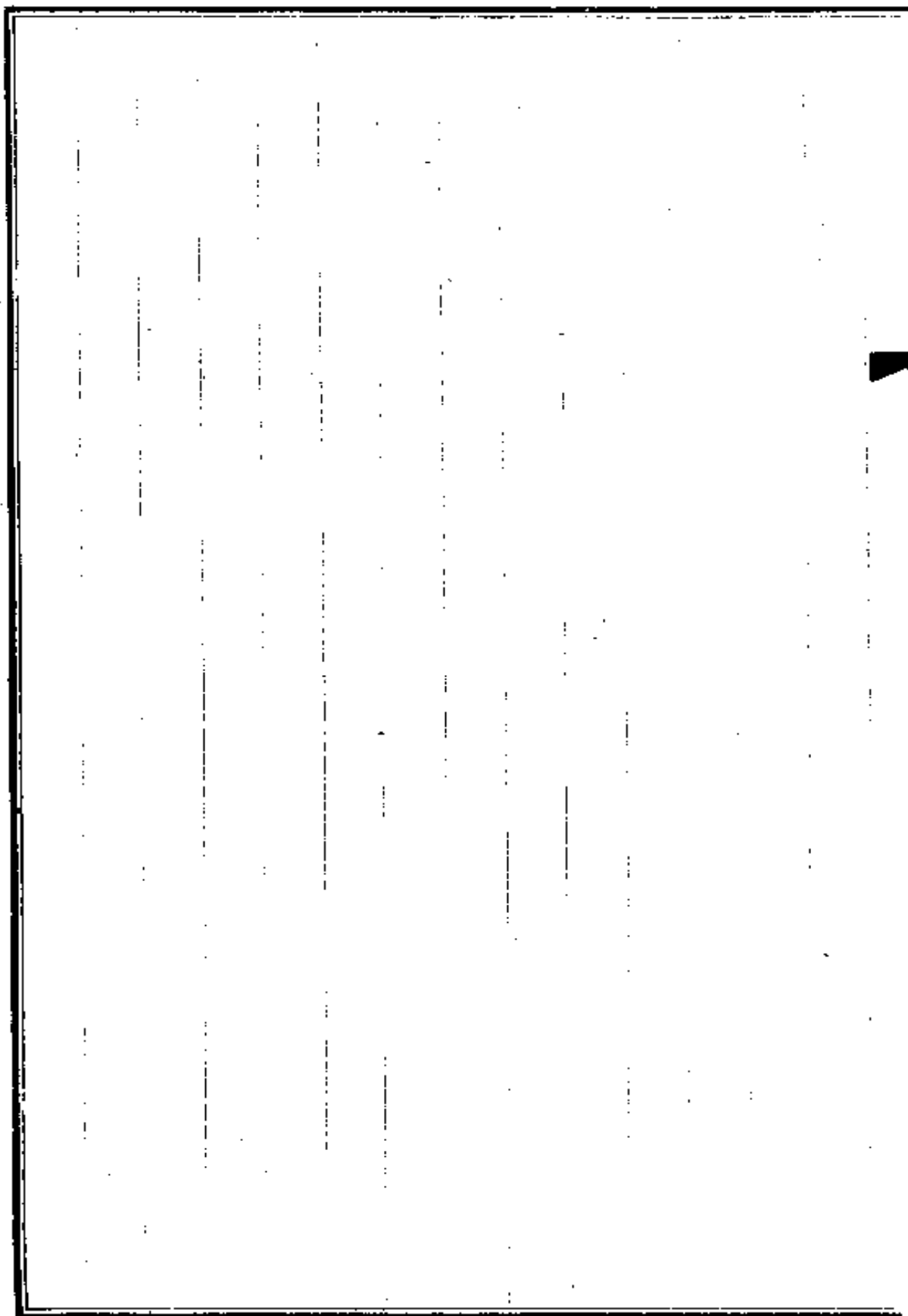
王大綱

膺公神態

甘豫立

最後的談話

沈怡



序

先外子膺白先生之歿。各方故舊敘述所感憶以爲文。稿集將付梓。徵予一言。予維柳下之妻。證其夫。東坡之弟。銘其兄。予與先生二十五載共同歷史。驚風險濤。僻壤孤山。相鼓勵相慰藉者。情發乎夫婦。誼比於兄弟朋友。述其事耶。相從之久。論其心耶。相喻之切。雖然。予何言哉。

同念先生在世。性剛而以忍爲德。善言而以默爲辯。智足而不用多謀。見從迂遠。行在切近。不廢極新之學。而守極舊之義。與人文落落。不爲利害之說。而簡率易與。終始如一。愛國情緒熱烈。而不耐週旋政治。其進也難。故出處常不得已。其退也易。故努力祇限於樞紐。而成敗須俟乎後人。綜其一生。蓋常在矛盾之中。其心迹之苦。行事之難。而不爲世人所共諒焉。宜也。

今先生逝矣。後死者述行狀以待論定。予有責焉。而乃猝遭大故。五倫之中。若喪其半。天昏地黑。不知語從何起。故舊諸公。爲列多方之片段。以喻整個之一生。其事其情。可感可泣。夫史必從信。而論始正。謹附篇末。以謝諸公之所以爲信史者。

中華民國廿六年四月

黃沈秉英謹序

序

個人之毀譽事小。社會之公道事大。昔蔡元鳳費數十年精力爲王荊公作年譜以表彰荊公。非附荊公也。爲社會留公道也。近代梁任公以海外通人爲李合肥作傳記以表彰合肥。非阿合肥也。爲社會留公道也。

黃膺白先生生當鼎革之衝。迭膺鉅艱之任。其心事其行動。未必盡爲國人瞭解。在先生本身亦未必求國人瞭解。然爲社會公道計。終不能不有人焉。舉先生如何效忠於國家之真相。有以公告國人也。同人交先生久。知先生較切。追念私交。慨懷公誼。不能不略盡表彰之意。爰集各個人之見聞感想。發爲文詞。以見先生之一鱗半爪。因先輯此感憶錄。此非阿先生也。爲社會留公道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編輯委員會敬識

附編例

一凡有韻之哀輓性文詞全錄則篇幅過多選錄則掛一漏萬因留待另行編印

一排列先後均以收到先後爲序次

一各稿標題遇有互相雷同者就其文字中摘取原義另易新題以資識別尙乞撰稿

諸先生特加恕諒

敬悼黃膺白先生

黃炎培

廿五年老友一代才人志士黃膺白先生。竟於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廿五分。以肝癌歿於上海。炎培與先生相識於辛亥革命之初。至先生息影津沽。往還乃密。九一八變作。炎培以電邀先生自冀千山返滬。數度深談。卒放棄其山居閉門專研佛典之生活。約集同志。日夕討論。兩箇月間。聚談至二十次。駐平兩年。憂憤鬱結。以至於病。至於死。如先生者。以其志趣與才華。一言一動。繫國族之安危。每當危疑震撼之交。出其奇謀深算。挽回大局。其事非盡人能知。而其勳略非可湮沒。我中華今日恰值轉變初期。前途荆棘。將與希望以俱來。正須老成謀國。如先生者。相與撐拄艱危。俾無顛越。天乎不弔。嗚呼。若朝露。何敢以私交之故。致我悲哀。惟爲我國家民族前途。痛惜此才人志士耳。先生交遊徧海內外。知先生者。豈少其人。而以位望日高之故。亦有不能盡知。先生行事。與其心曲者。願就我所知。分析先生之生平。無袒無飾。而爲之列舉焉。

第一先生蓋中國最富於國家民族觀念者之一人。青年時投筆學陸軍。從事革命。凡所動作。悉發於國家民族之一念。而善能爲人所不爲。如民初競倡裁兵。先生首先裁撤其手自練成之二十三師。絕不顧惜。試問民國以來。如先生者。能有幾人。其後思想益純熟。積豐富之經驗。發爲老練之主張。自九一八事變起。炎培幾無日不與先生往來。積數十萬談話。深知愛國之情緒。先生所同。而謀國之方略。卻往往有

獨到處即在病中猶無日不以國事爲念。侍病者相與慎談時事惟遇可喜消息則微使聞之冀其稍獲安心也。先生自始病卽立志勿延日本醫生勿服日本藥品。某日友人述日本報載有藥能治癆病先生勿爲所動侍病者亦不敢以進卽此一端可以窺見先生用心之深且苦外間有因先生見重於日人疑爲親日甚矣其不知先生也。

第二先生蓋有過人之志而兼有過人之才者。辛亥革命上海成立滬軍都督府其後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先生皆爲主持謀略者之一人。顧此爲早年事。民十三國民軍古北口同師一役震動全國人心扭轉北方大局主謀者誰歟先生初未嘗爲言就余所知其中重要者一人蓋先生也。民十七革命軍北伐先生實長外交而濟南慘案作其間艱難支柱他日必有記其詳者而北方統一之局卻未因此爲梗阻。民廿二長城之役寇入堂奧平津告急先生受命於危疑之際人所不敢爲不肯爲不能爲者而先生爲之其情勢略如郭令公之見重於回紇而事實不同而先生單騎直前之勇概則同。凡此存亡絕續間之大任豈尋常人所能擔荷者。

第三先生未嘗以專家自名而最重視專門學者尤重視有爲有志之青年新中國建設學會爲先生偕各界有志所共同手創而先生致力獨多其用意在絕不爭取政權而僅就千端萬緒之建設事業用冷靜之頭腦研究切實有效之方案。實際之貢獻爲中華民國確立復興基礎同時予一般專門學者以

集合研討之機會，俾發表其專長，備當局之採取，而於勵志力學之青年，愛護提攜，不遺餘力。先生嘗講學北平，於北方學者識拔尤多。我嘗數度過訪先生，滿客座皆青年也。蓋先生學於日本，游於歐美，博觀世界大勢，深知國族之強弱興衰，基於科學，而繫於青年。「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以及「戰後之世界」兩書，殆不失為代表先生思想的著作。

第四先生志行高亢，有古人難進易退之風，而又思慮深長，少歡慰而多憂惕。炎培獲交於先生友，每見其行文一字未安，雖十易不厭。其處事一端未愜，雖百思不辭。方先生受濟南案之激刺，民十八十九二十年間，山居閉戶，絕不復問世事。數度嚴冬，高臥山嶺，風雪從未下山一步。其立志堅決可見。九一八事變初下山，炎培極意憇慮，虛心承教。先生開口便喟然謂「吾之所處，非學佛，即自殺耳」。方知北平就職，先生實感於當局熱誠之懇勸與內發的愛國心之驅使。迨支持兩年，因深刻之見解，發見前途無盡之艱阻，因高亢之志行，激之使不可復耐，而又因熱烈之情緒，繫之使不能直截放下。以是種種，構成不可名言之憂鬱與憤激。而先生一病不復能起矣。病中有人告綏遠收復，百靈廟事，先生已病亟，不甚能言。猶勉發一語：「勿因小勝而滿足」。即此可見先生用心確有較人深遠處。

先生逝矣，苟中華國族一日未復興，吾知先生之靈一日未獲慰也。

孤軍奮鬥的黃膺白先生

李書城

余與膺白先生結交三十餘年。清末在日本東京同學。由同盟會丈夫團訂盟起。以後同事軍諮府。辛亥武昌起義。由北方結伴南下。膺白先生在上海策動。任陳英士先生之參謀長。余爲漢陽總司令黃克強先生之參謀長。盛戰武漢。民二討袁之役。袁世凱懸賞各二萬元。購余與膺白先生。榜示通衢。嗣後同亡命美洲。民十三又共事攝政內閣。其後雖共事之日少。而共處之日則甚多。先生之一生志行。余雖敘述數日不能盡其犖犖大端。世人多知之。多能言之。余因端緒繁多。無從說起。概不贅述。謹將先生之奮鬥歷史略述其感想焉。

先生清末在日本留學時。革命情緒異常熱烈。且有條理。有計畫。常多方聯絡人才。從事團體之組織。鑒於革命中。堅勢力繫於軍人者尤大。故於同盟會會員中之軍人。尤致力團結。而發起「丈夫團」之組織。其命名之意。蓋卽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也。謂懸此標準。以團結革命軍人。可無變節。漢可無假公濟私之徒。混雜其間。更不至隨勢力消長。而盲從附會。或中道灰心喪志也。「丈夫團」團員人數極少。大都在革命中顯露頭角。其名稱與組織。皆先生最先提出。而經同人贊成加入者也。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之奮鬥方式如此。

自民元清室退位以後。尤其是民二討袁軍失敗以後。先生之奮鬥方式與前大異。於組織團體不甚措

第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所出之賞格

PROCLAMATION

The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Republic
 Yuan Shih-kai hereby offers the following
 rewards for the capture and bringing over alive
 or dead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 HOANG TSYNG: One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 CHEN KHI MEI: Fifty thousand dollars
- LI AW. SH: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 LI SHU CHENG: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Dated this first day of the seventh moon of
 the second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igned) and sealed by the Civil Protector
 of Shanghai.

TSENG JIE CHENG (Admiral)

李書城 陳其美 郭文 吳興

李書城 或萬元

郭文 萬元

陳其美 伍萬元

吳興 拾萬元

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賞給體一死生論不

意且不肯輕易加入任何團體而專肆力於個人知識學問之修養。尤於世界政治經濟及國際間之情勢研究不遺餘力。有時閉戶著書。有時親歷各國。平居議論則常以中國民族之興衰存亡爲念。不作快意一時之談。不存依賴他族之想。以此思想愈深密。態度亦異常謹嚴焉。往往經旬日不出戶庭。亦不與人過從。此在先生天資高明。洞察社會隱微。無不燭照。且自視甚高。秉性清潔。不願隨俗俯仰。苟圖富貴。徒利自身。無裨於國。想必幾經審慮而始決定此態度。斷非因一時之感觸偶然如此也。

先生態度既如此。轉變先生一生之事業。亦受此態度之影響。而成爲孤軍奮鬥之黃膺白先生。自民二以後及於身沒。此二十餘年中。中國之禍變多端。先生在此險惡潮流中。常深居默處。靜觀時變。不附和任何主義。不参加任何活動。民十三國民軍班師之役。掃除賄選之污迹。幽禁溥儀於別邸。革命勢力伸張於北方。先生實以孤身當樞紐之任。並無其他背景也。其後出長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乃在敵軍壓境形勢已蹙之時。舉國皆知其艱危。而先生乃奮身獨任其難。雖明知處境孤危。國家之實力未充。政府之決策未定。軍政之權責不屬。派系之猜忌猶深。輿論之責望過奢。卒因時機危迫。關係國家民族之前途甚鉅。忘其一身孤軍入重圍。勉力支柱。至氣盡力竭而後已。在此時期中。不惟內不得各方之助。外感口舌應付之難。卽共事諸友亦多因人事問題。不諒苦衷。而有中道乖離者。此更足見先生孤軍奮鬥之如何悲苦也。

自來成功之大人物，其才智未必皆大過於人，而因緣時會，得當時社會環境之助力者，居大多數。先生一生之遭際，本可得社會各方之助，而先生不爲，且似避之不遑。於此見先生個人意志之堅強，抱特立獨行之見解，使先生之功業，未能煊赫於一時。此乃先生之態度使然，而先生之重視意志自由，蓋非常人所能企及也。故余讚先生之辭曰：「孤軍奮鬥之黃膺白先生。」

綜先生一生，頭腦明晰，慮事周詳，志行高潔，難進易退，以孤軍奮鬥之故，不受環境支配，常能獨持其所見，貫徹到底。故生平言行皆能一貫，無前後矛盾之主張，無忽敵忽友之戲劇。對於國家民族社會知友，尙少咎心悔憾之事。在方今政治舞台中，能如是者，誠不可多見也。先生晚年探究佛理，頗得大乘佛教大仁大智大勇之精神。故津滬兩遭炸彈，志不稍挫，在病床危篤時，猶希望能參加禦侮工作，以赴國難。社會各方對先生有誤會忌嫉者，先生從不辯解，亦不懷憾，更不求諒於世間榮名個人權利，視若夢幻。生活單簡而熱心於社會教養事業，曾發起新中國建設學會，共同研討民族復興之方策，毫無藉以自重，或憑爲政治活動基礎之意。臨終之前，猶握拳奮呼，向光明清淨之世界而去。是先生之孤軍奮鬥，實到底不懈者也。世人不能測先生之高深，又烏足怪耶。

述蒼齋白先生

趙鳳昌

辛亥改革之役，龍戰玄黃，余以垂老之年，久遠理亂，偃臥滄江，亦感於國家之存亡絕續，間有聞問，接席羣彥，迄於今茲，忽忽廿有六稔，歲月如流，傷離念逝，多成陳迹，齋白先生素所器級，客臘亦赴道山，劇留衰朽之身，緬溯交親之篤，黃墟輿感，爲何如耶？

頗憶辛亥之秋，武昌首義，江南各省雲集景從，先生時方棄官南下，銳意大業，卽領師干，屬諸瀝軍，時吳興陳英士方任都督，尤重其人，因爲介見，時則金陵未下，清室猶圖支拒北伐之說，日暮塵上，先生意氣特盛，擘畫一切，上自軍旅，下至餉糈，均多論列，余或參一詞，亦輒引許，蓋溯其就學東瀛，卽以國家爲己任，嘗集同學組丈夫團，以榜貧賤不移，富貴不屈之行誼，可以風矣。

由秋徂冬，改革之局，幸告底定，清廷遜位，統一告成，其中迂回之跡，夙已滄桑，無待贅述，先生於時亦常相過從，研討一切緣，知武備固所嫻長，政治亦持之有故，語言論辨，條舉目張，能窮源委，且於列邦之情勢，隣國之得失，更朗若列眉，功力至邃，猶記政府北遷，金陵解組，余嘗奉觴以款羣公，用相勞慰，先生亦在座，且撮像片爲異日把臂之證，乍搜巾篋，英姿具瞻，而賓客多爲古人，鴻爪之跡，倏成史料，抑可傷已。項城柄國，妄覲帝制，遂有癸丑之役，先生亦預其謀，多所策動，迨後息影南洋，宵征日本，音問疏闊，而相念之忱，未嘗少釋，遠客歸槎，多道起居，彌紉情意之篤，丙辰以後，移居析津，遠遊歐美，多所著述，屬草殺

青卽以見惠。道遠不遺。悉手盥誦。益仰其幹國之切。進業之深。既而出掌樞部。亦多表見。甲子班師。謀定後動。值分崩離析之時。樹一勞永逸之計。信能循序設施。則國力豐厚。羣雄釋嫌。富強之基。何待今日。不意蹇率。徒虛孤抱也。

丁卯秋中。北伐軍興。底定湘鄂。先生纓被南行。聞關而至。逗留海上。轉道漢皋。枉顧敝廬。知所懷略。動關大計。且抱負恢宏。持議正大。謂「謀國求同聲之應。不當以籍禁爲畛域。程功以實至爲歸。不當以標榜爲長策。經營建設。宜卹民力。治道有方。當求多士。」尤洽鄙意。其後出長譯署。北赴平津。力挽狂瀾。迭承艱鉅。每過海上。未嘗不拍暇來晤。促座深談。彌佩其能以任勞任怨者。報國家也。

先生夙負用世經濟之學。而獨能潛心禪淨。精研大乘。以出世之精神。爲宗門之棒喝。名理玄遠。根器兩深。余向習清齋。僅事禪誦。見其精進。益深印可。蓋先生平昔之涵養至深。而所以容物接世者。亦多本於禪家利他之旨。渺俗慮於象外。證圓覺於無生。終乃躬撻繁劇。實志感疾。落鉢開蓮。一霎之頃。尙能自持不亂。灌頂宣讚。渡之彼岸。還彼覺途。先生固已矣。超此塵溢。登諸聖域。獨就國家言。失此長才。就私誼言。悼茲良友。濡筆吞聲。追維影事。誠不勝其山陽聞笛之感矣。

我在辛亥革命前不認識黃膺白先生。我友李次九（現居吳興）梁叔伍（現任南京中央大學農學院教授）二君在日本東京時早與相熟。並由膺白先生介紹入同盟會。暑假歸時爲我約略說起。我亦不十分注意。據李梁二君說：「當時膺白先生掌管同盟會員名冊。到處物色人才勸導入會。在留學界中。尤其士官同學內已爲革命重要分子。而行跡甚密。不爲人知。此由其機警幹練的天才自然發露。曉得底細的。多斷定他將來事業必定很遠大。」

我與膺白先生第一次識面。是在上海城內舊海防廳開會時。上海已經光復了。由李燮和主持軍事。過了二日。亂糟糟一無辦法。南京第九鎮舉義失敗。情勢危急。革命黨人與地方紳士共同在海防廳開會。商量辦法。急切沒有頭緒。膺白先生忽由人叢中挺身出來。一番激昂慷慨的演說。決定組織都督府。推陳英士先烈爲都督。大計遂定。那時英士先烈與膺白先生尚不十分相熟。後來組織參謀團。楊譜笙君（現任監察院監察委員）與我力推膺白先生爲參謀長。把滬軍都督府組織起來。操練軍隊。會攻張勳於南京。由膺白先生計畫居多。事隔二十餘年。不知城內海防廳舊屋。已否坍毀或改造。此亦上海革命一段小小歷史。

膺白先生愛國發於天性。熱情過人。民國五年第一次國會恢復。褚慧僧先生及浙籍議員。邀宴浙同鄉

名宿於北平畿輔先哲祠酒酣耳熱談及英士先烈遭害軍閥依然贖政臍白先生竟痛哭失聲滿座驚愕繼則咸爲歎歎

臍白先生最尊重法律平時常常同人談及「不肯守法爲國人最大病根稍有權勢即以違法爲榮爲能大如解散議會小如包抗糧稅極細微至於趁車喜多佔坐位行路喜爭先越次都是不守法的表現要中國平治必自人人皆肯守法始必有權勢的人先以身作則創導守法始」居家恂恂從不以權力加人約束僕御極嚴卽鄉村規約亦不肯稍有違背

近十年來尤注意於農村在莫千山庾村歲斥鉅金辦一小學招集農人子弟就學不收學費學生成績好的便給與升學獎勵金常親自對學生及其家屬作懇切的演講彷彿同村間老儒一樣與亦雲夫人歲居校舍數月又以兒童教科書編次失當時參酌意見津津不倦廿三年大旱附近農民冬季無工可做饑不得食先生時在北平以亦雲夫人電聞情形迺招農工修建水庫數處使農閑得做工謀食並爲下年防災計今庾村以先生倡導欣欣向榮漸成市集又爲學校購置荒山廢田計畫開闢使學生練習農事兼爲校產生利我亦在距校較遠之處地名石角嶺者購得荒山一大區廿三年冬間訪先生於莫千山語及墾植事先生言「校中荒山我已請專家看過你道應種什麼樹」我言「我的山擬試種油桐開浙西未有之利」先生躍然曰「對我也正要種此」我聽了異常歡喜彷彿三國演義兩人掌中

同寫「火」字小小山林計畫竟與當世諸葛同一步調。先生見我近喜研究農林書籍嘗戲言「照你這樣用功或許十年後可以做成一個農學專家」。今校山及我所闢之山油桐均已繁植高者且逾成人惜先生竟不及見其開花結實「甘棠召伯」令人無限感慨。

先生之喪我遠在武漢未得臨棺一哭因祭以文曰。

「公之才冠羣倫海涵地負靡物足以擬真公之功在國家河帶山礪無酬庸之足誇然而屢起屢蹶卒抑鬱以憂傷者豈國運之多厄抑人事之不臧公何幸而生斯世得以稍展其雄略公何不幸而生斯世適功業未竟而先亡天耶人耶叩九閭而不應徒驚訊而咨嗟以我所知公之愛國最真憂國最摯謀國最周衛國最勇使得竟其所志強越沼吳爲期非遠奈何含尤負重而世議相競以浮譁今後頌洞慘冽又奚知橫流之有涯公今棄斯世而長逝矣極樂其足耽歎慈雲其曇曇歟後死者沈艱綿苦憂患襲人其復奚堪我涕如糜我心如溝悠悠天地愴然四顧而悲懷之孰詣」

載在予日記上之黃膺白先生談話

林 競

新中國建設學會將刊黃前理事長膺白先生紀念專號，囑為撰詞，余不文，愧無以頌揚先生盛德，僅就平日親承先生警教，載在日記者，摘錄於後，聊誌景仰，並以規先生生平言論之一斑云。

民國七年十月九日，余將有二次新疆之行，因張繼溥泉先生之介紹，訪先生於天津寓次。時先生方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一書，尙未脫稿。與論中國時局，先生云：「國人尙不覺悟，必招外人干涉而後已，可痛也。」繼又謂：「世界有兩大循環，有縱觀的循環，有橫觀的循環。縱觀循環，如三百年前法路易十四罷免西班牙王冠，惹起各國之共攻，其後法國革命，內外交迫，而有拿破崙之崛起，因拿破崙之專制，復有歐西聯盟放之於荒島，其後有普法戰爭，因普法戰爭，復種下此次大戰，以至圍攻威廉橫觀循環者，即世界文明，可斷其由東而西，漸決非由西而東，漸所謂自西而東者，不過近百年耳。中國文明，西漸不由海而由陸，經中亞細亞而希臘羅馬，而西班牙而英國而美國，自美國而日本，日本又順道返至中國，此乃逆轉而歸中國，此五千年來文明旋轉一週，實與中國以復興之機會，不然即中國之末日也。然中國之興亡，與日本之政策變更與否，有莫大之關係，苟日本仍固執前此態度，不特中國危險，彼將先我而覆亡。」云。民國八年十月二日，余自新疆歸，復訪先生於天津，先生謂：「北方教育進步一日千里，天津方面有嚴範孫先生等極力提倡，南方恐將落後。」又謂：「今日選舉，流弊極多，非大

加改革必難得良好政府』時先生頗與教育界接近並將革新思想灌輸京津青年青年之受感化者不少

民國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訪先生於北京糖房胡同談逾三小時余以平日觀察所得知中國十年內必大亂蓋人民爲生活而奮鬥流血也流血之後當能大定但仍不能逃脫英雄主義不過斯時外人是否不乘機而入爲一問題大約二十年以內外人將自顧不暇決無能力干涉我也質之先生先生則謂『照目前政治經濟教育種種情形觀察大亂在即惟謂亂後即有辦法則未必也至於國外情形二十年内似無若何大問題發生蓋德國國力未復英法不至開戰日美亦不至開戰印度革命黨並無若何實力足以脫離英國也』

是冬先生與馮煥章先生合謀舉行首都革命十一月四日先生約余至國務院攜余手曰『辛亥革命諸同志未竟之功當由吾輩繼之』並囑余在平綏路幫助宋局長良仲整頓路政以爲將來開發西北之用十二月十九日先生復同余登天泰山訪馮煥章先生以馮先生將赴西北先生介紹余助其計劃開發西北事宜也

民國十四年余在張家口西北邊防督辦公署因先生與馮煥章先生關係故余與先生亦過從較密是年二月十四日晤先生談及國民軍近日進行各事之情形及本人治事態度先生謂『治事固要盡心

力而爲之。但亦須看時機。武侯隆中高臥，苟非先主三顧，則後來種種事業亦決無表現之機會。先生又將此次與馮先生合謀首都革命之動機及經過言之甚詳，益知先生救國熱忱與冒險精神之可佩。三月十七日，時總理已逝世，余詢先生影響於本黨前途如何，先生云：「國民黨之精神在革新，無論何時何地，或分裂至何種田地，此種精神決不至於磨滅，或從而光大之。」並謂：「本人與中山先生相離已七八年之久，然去冬首都革命，仍民黨精神之表現也。民黨有此精神，即中山先生雖死猶生也。至於無民黨之精神，而欲與民黨合作者，亦可斷其無成，此又不可不知也。」

民國十五六年，余均在青海。十七年秋歸，訪先生於莫干山下楊先生家。一日與先生同坐石上，先生謂：「中國勞動界能力及道德，與外人比較相差太甚，實爲可慮。」因引某外人談話云：「芝加哥建築與上海比較，地價爲五比三，工資爲八比七·五，惟以工作效率及其他不正當消耗關係，上海之租價反數倍於芝加哥。」先生以余素主張開發西北，因謂余曰：「此事要看中央各同志及在西北有特殊勢力者誠意如何而後決，未可一意猛進也。」十一月十七日，在上海見先生，先生謂：「在今日黨治之下，國人不應再有政治之結合，惟彼此操行智識宗旨相近者，則應互相連絡，觀摩砥礪。」先生又以各省情形特殊，中央與地方權限如何分法，應特別注意，對於西北各省及蒙藏尤甚。又近人主張擁護農工利益，實不如督促農工以增加其生產力之切要云。

民國十八年十月七日余遊杭州便道訪先生於莫干山先生方營新屋預備久居山上午飯後稍談別後情狀並詢先生對於政府有何感想先生曰「過去北京政府之起倒均以財政之有無辦法爲斷然其時國家財政與社會經濟關係不甚密切故政府雖倒於國家元氣無傷惟今日則不然國家財政與社會經濟已打成一片故政府今後設施益宜顧到大多數之利益並應極力使政治趨上正軌絲毫大意不得也」

是年十一月十九日余住上海辣斐德路松雲別墅先生與其夫人沈亦雲女士至余家見余之座右銘書「(一)遇品端學粹雄才大略恢弘大度仁愛爲懷者師之(二)遇意志超卓獨擅才能義氣磅礴存心救世者友之(三)遇行爲乖張存心虛詐知識幼稚意志薄弱者教之」先生吟畢謂余曰「我看到第三條不知你的結語如何後來看是「教之」二字足見你用心很正而且很苦也」少頃余謂先生曰「余今日痛苦只是放不下心平日相信自己有渡人方法而迄無渡人之機會故殊爲焦灼」先生曰「爾欲渡人縱人不給爾渡亦枉然也天下惟自渡者然後人能渡之且爾所謂方法是否果能收效亦屬問題試觀吾輩在政治場中出入若干年何以國家尙未臻於富強耶」先生作此語時似頗有感慨余亦以爲然顧余總覺吾人態度祇在盡心我欲渡人便渡人人之願由我渡與否不必問也所慮者在法之未必能奏效耳先生又謂「世界上有知識之人約可分爲三種細分得五種(一)無我(二)介無我有我

之間(三)有我(四)有我奴我之間(五)奴我第一種惟聖人能如是第三種歐美人士態度類多若是第五種在中國今日尚不多見滔滔者多屬等下之人人人心如此尚有可救乎」余以先生救世之誠地位之重乃忽作是語不禁悚然意者先生最近有所刺激歟十一月三十日訪先生於祁齊路先生對於最近中俄戰爭極爲慨嘆又以目前最可慮者在人心日趨險惡與農村經濟漸形衰落至政治問題猶在其次十九年二月十日晤先生於上海寓次先生謂「國人倘不速謀自覺政治絕難有出路深信西哲一天助自助一佛家一自渡渡人」之旨」並謂近來自己正力下此種工夫且以此勸余又謂「余住租界看佛典是以形骸委之於帝國主義者而精神則寄託釋迦佛擬將「帝國主義者」與「釋迦牟尼佛」作一聯語以自警」余知先生非傷心事分決不作此語也十月十八日走訪先生於祁齊路寓所先生云「近日各軍領袖之破裂皆係魔語多而佛音少即以蔣馮論蔣固願與馮合作而馮一再以死力促革命之成功且又親自到京居住甚久雖心喜直言究比不負責任旁觀者不同其努力望治何嘗不如人乃不幸奔走於蔣馮之間者未肯抱息事寧人之懷作祛疑除嫌之語反而媒孽離間引起誤會以致不可收拾思之可嘆」

二十年二月五日余將移居南京先一日與先生談領袖人才之條件與應付共匪之辦法先生以爲然最後先生表示如政府決心經營西北在相當條件下彼亦願犧牲一切擔任艱鉅云

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晤先生。先生言「中日事件中國人民迫於感情不能自制每思孤注一擲情尚可原。惟日本軍人竟亦狂暴叫囂毫無理性行見世界殺機將肇於東亞東亞殺機又不知肇於何一兵一卒之手。共業造成無法避免。思之可喟。」先生又言「在莫干山辦一小學其校訓爲「勤儉忠慎」又有橫額書「耕讀」及「勤儉奉公」等字。」余曰「此皆過去一般人所不願談者及今提倡猶未晚也。」十一月二日先生在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余因赴內蒙參加解決自治問題。便道訪先生。先生主張對於內蒙根本從教育入手。目前只能將其背影打破並分化其作用而已。談及救亡復興問題。先生云「成敗利鈍難以逆觀。只有努力幹去而已。」

二十三年四月十日先生到南昌。余亦服務江西。謁之於貢院背三號。先生云「本人在華北地位極感困難。消極則影響於大局。積極則又爲事實所不許。中央尙未有一定之方針。蔣委員長則又爲剿匪分散力量。」言已頗示爲難之狀。

二十五年夏先生來書論訓練縣長云「親民之官以體用兼備爲上。惟人格在培養不在訓練。明賞罰切感化勸善之道也。」八月十六日先生在莫干山病。余上山探視。先生方休息未驚動。向夫人詢病狀。據云肝強胃弱氣虛腎虧。近日服中藥稍癒。能睡。余方以爲天相中國必能享大年。不料病狀反覆。消息日非。竟於十二月六日辭世矣。痛哉。余與先生相稔幾二十年。平日過從雖疏。然歲輒晤譚。一二次間或

書札往來於以知先生大節大業頗詳。先生意志堅強。識見超人。一身兼政治、軍事、外交、文學之長。生長越中。饒有勾踐遺風。故於民族革命。樂侮復興之業。胥以悲憫之懷。動心忍性。運用智慮。從沉潛艱貞。自立自救方面。以致力。地獄火坑。苟利於國。皆願身受。力戒浮譽。羞為標榜。世上一部份人士。偶有誤解先生者。是誠未深知先生者也。

華北政務委員會黃前委員長與國聯政制專家晏納克先生談論中國地方行政

改革問題之紀錄

口譯兼筆記 沈觀宜

時間 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下午四時至五時

地點 北平政務委員會內外交大樓

晏 今日承委員長接見欣幸之至不知委員長有何問題可以見詢。

黃 晏先生一向在中國所擔任之工作為何。

晏 地方行政改革問題。

黃 去年在平會晤見一位外國專家與談及關於行政制度改革之意見余當時所提議爲「多級的總攬制度」今春由沈君怡先生寄來晏先生之建議書讀後甚覺愉快余對於建議書中所述之「總攬制度」尤表同情。正疑建議書之作者即余去年所晤見之人但又何以只採取鄙見之一部份今日相見乃知去年所晤面者另係一位而建議書之作者爲今天所接見之晏先生不勝欣幸吾人之意見可謂不謀而合。

晏 即余所建議之「總攬制度」亦係多級的不過行政之重心要放在中級行政機關上傳其承上接下更得總攬之便利同時上級及下級行政機關之組織亦非採取「總攬制度」不可。

黃 余一向所提倡者並非出於一己之發明實乃本吾中國五百年來包括明清兩代所遺留之長規舊制每省分爲十府至十二府知府管轄若干縣省之長官每日只須留意此十二個知府才能操行之如何爲已足假若考察一人每日須費半小時則考察十二人每日已費去七小時矣

晏 此說余完全同意余在山東考察地方行政時所到之縣亦兼參觀其學校凡欲別一縣教育行政之成績必須親臨各校方能判斷辦理之良善與否但教育廳長到縣考察時則無暇及此彼雖終年巡行但所到之縣却無時間按校考察只能召集全縣各校教職員聚在一處加以訓話而又當匆匆他去矣此並非教育廳長不願按校詳細考察實因所轄之縣份太多勢有所不能按山東全省計之共有四萬六千餘教員理論上係同在此教育廳長一人指導之下一人之精力其何能濟所以非有中級機關安置於省縣之間不爲功推而論之則民政廳長對於全省各縣長之情形亦同此理

再者縣長之人選多未受過充分之訓練而其地位亦不受一般社會之尊崇一個縣長其心目中應有一種所要達到之目的縱一時未必辦得到但一種理想的縣政關於教養衛之設施應當如何彼應先存有一種觀念努力而赴之方有進步之希望否則只顧眼前之應付與時推遷殊不足爲民之父母也今日下級行政機關之情形既如此而省政府之位置則高在七重天上距離民間太遠集一二千官吏於省會對於全省各縣民衆之情形諸多隔膜介於省縣之間者若空無所有凡百庶政從何推行所以

余意以爲加增中級行政機關實爲必要。對於目前地方行政之改革問題。可歸納爲以下三點。以供討論。

(一)提高縣長之地位。縣長之地位應甚受人推崇而爲人人所希望得到之地位。德國之高級官吏多半皆曾任縣長五年。中國每年國內外畢業之大學生不下數千人。倘欲從政。何不應用於此途。尤以初歸國之留學生對於祖國之情形甚見隔膜者。應當分發在地方行政上工作。

(二)救濟農村。近來提倡之合作運動。殊合中國農村之需要。衛生教育及其訓練。在農村亦不容忽視。

(三)增設中級行政機關並同時縮小省政府之組織。此爲余所極力主張。認爲改革地方行政之最關鍵處。倘能實施。許多問題不難迎刃而解。因近來中國各雜誌討論地方政制問題。約可分爲三派。甲主張縮小省區。此說因政治上他種原因。目前萬難辦到。乙主張保留二級制。此即爲目前奉行之政制。而事實上已證明亟有改革之必要。丙主張三級制。此即贛鄂各省先後已經實行之行政督察專員制度。內中組織方法與余所主張之總攬制度頗有出入之處。所以不敢完全贊同。且此爲新設立之機關。省財政多此一筆經費開支。其擔負因以增加。所以其他各省對此多存觀望。不敢率爾實行。余有見於此。所以提出補充之意見。即於實行三級制之外。並同時縮小省政府是也。論理省政府除主席之外。只

須有少數辦理文書及庶務之人員在其左右，已可足用。其餘人員均可分配於中級行政機關工作。此種改革因不超出原有省府經費範圍之外，諒較易實行。既無須另行增加預算，而又不須變更省界，復可收縮小省區之實效。

黃 據余所見，省政府之任務只有三種：一、考核；二、調查與督察；三、研究改革之方案。如是已足。再者，余所提議之多級制，另具有一種統籌調劑之作用。因各地方天然的及經濟的之基礎原不一致，所以中國舊制常以貧瘠之縣與富庶之縣相搭配，統屬之於一府之下，即此意也。推至一省之中，各府之搭配亦復如是。以浙省爲喻，既有杭嘉湖之富庶，亦當有溫處衢嚴之貧瘠。省之財改在統籌調劑之下，以有餘濟不足，務使所有各縣，咸能同等發展。省以上亦復如是。中央政府同時管轄二十餘省，本非易事，所以更以兩省或三省互相配置，統轄之於一總督之下。本來蘇浙兩省，在地理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極爲相似，理應可以歸於同一總督之下。但當時却以皖贛配蘇，而以閩配浙，其用意之所在可知矣。他如兩廣兩湖，亦同此理。余意恢復舊制，頗有意義。

晏 委員長所述之理論，亦可以歐洲之情形證明之。余在德國所治理多年之敘來西恩州（Bielefeld）其中部各地之經濟狀況至爲不一。在奧得河（Oder）之右岸，爲貧瘠之區，其左岸則皆鑛業發達之地。全州財政之收入均歸於州金庫，就教育行政而言，由州長統籌調劑，務以合理的分配，使各地

之學校有同等的供應及發達。再者德國來因河省區之工業素稱發達。行政亦極紛繁。但其省長之左右。只有公務員三人。其餘政務之重心。皆加於州長之身上。而行政並無尾大不掉之弊。

余今日極爲欣幸。因自到中國以來。所曾參謁各長官。當以委員長爲最表同情。所以不勝愉快之至。

(餘略)

一個強健而中和的政治家

張耀會

民國廿五年就我個人說可算是個極不幸的年份。因為平生最相好而且最有才望的朋友在這年內先後成古人者竟有四五人之多。尤其是黃膺白先生。在國家前途負有重大期待和重大責任的也竟於一年將終的時候一病不起。膺公作古的前一天就是十二月五日。我前往省視病狀。膺公已危篤不能言語。次日我前往弔喪歸來。即患流行性感。冒。因頓牀褥。一月有餘。膺公喪葬典禮均未能參與。滿腔哀感迄未一抒。頃復承膺白先生紀念專刊編輯諸君命我投稿。我精神尚未復元。不能思索和執筆。但平日交誼和兩月積懷。實不能默無一言。所以將我對膺公所感念的事。口述一二。命小女甯珠筆記。敬獻於紀念專刊。

我初識膺公在民國元年春間。時膺公在上海任軍職。因事來南京。和我相逢於同盟會本部。經友介紹。交談數語。氣宇英爽。令我心折。但當時不過以為是一位極難得的軍事家罷了。此後久無再晤機緣。直到民國二年春間。膺公來北京。國民黨同人在中華飯店設宴歡迎。酒酣耳熱。膺公暢論革命後政治前途。和應付袁世凱壓迫民黨的方法。條理明晰。於當時議院情形和各省實力派的形勢。尤為瞭然。頗有為我輩身當政局的人所未注意到的地方。這時候才知道膺公不但是非常的軍事家。更是一位有卓見有計劃的政治家。可惜不久膺公南下參加第二次革命。後即亡命美國。我亦亡命日本。彼此不接晤。

者三年有餘。

膺公和我過從較密。在民國六年冬間。時彼此閉居天津。讀書之餘。常互相過訪。作半日談。大則政治經濟。小則人情世故。隨意傾瀉。所懷娓娓不倦。膺公頭腦的精細。抱負的遠大。也在此時窺知一二。時膺公極注意歐洲大戰情形。尤注意經濟與政治之關係。常告我說：「此後不明經濟者不配談政治。」又說：「世界大通。各國政治息息相關。若不周遊世界。詳知各國政情。決不配担任國內政務。」膺公所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一書。即在此期間收集材料。陸續起稿。又膺公周遊歐美之計劃。也可說在此時決定的。

膺公和我同作政治運動。始於民國七八年的全國和平聯合會。該會是京津商學軍政各界發起組織的。招集各省商學軍政各界代表來上海開會。打算用輿論的力量。促成和平統一的事業。張敬輿、膺公和我均為代表中的一人。實在說。代表中有力的人物很多。可是管事的人較少。所以這個會的發起。同以後的運用。十九出於膺公的計劃。我也參贊其間。當時各代表中有一部份人對張敬輿頗有不滿。會務勢難進行。膺公慨然說：「一會尚不能團結。更何能調和南北。」乃置酒過請。有異議的各代表。席間痛論捐除私見。協力為國的必要。最後並責攻擊個人的不當。聲色嚴正。聽者為之動容。各代表卒能改易態度。一致進行。我當時不但佩服膺公的雄辯。尤其驚服他的辣腕。

民國十三年國民軍實行首都革命組織攝政內閣這是齊公和我共同担負政治責任的第一次我對於班師北京的計劃事前本未預聞不過我當時極端反對曹錕的賄選總統人所共知所以國民軍領袖諸公主張邀我加入攝政內閣我因齊公再三邀約又因當時北京仍在曹吳兵力包圍之中革命前途尚未穩定不可不努力贊助當向齊公聲明須等曹錕退位方可就職齊公慨然允許但是在改組內閣前就邀我商詢攝政內閣法律上各問題托我草擬曹錕退位及攝閣等命令在攝閣期間關於法制的重要文件齊公多交我起稿內中最有關係的一件就是修改清室優待條件此項辦法是齊公提出的國務會議共同商訂原則交我即座起草後由齊公斟酌修改發交秘書繕正交李石曾鹿鍾麟張璧三位先生攜往清室交涉後來公表的條件就是根據這草稿稍加刪減的當時齊公笑着對我說「這個草稿必是將來可紀念的文件請帶回善為保存」所以我現在將這原稿印在這裏作個紀念的資料閱者可注意旁邊修改的字句就是齊公的親筆其中第三條齊公添加一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幾個字我最為佩服因溥儀出宮本是原條件已規定的加此數字所以表明此次的舉動是要勵行原條件而非特別苛待大可緩和北方舊勢力的急激反動

攝閣期間雖然不過一個月但是關於統一全國和革新政治齊公均有具體計劃和我詳細談過其抱負甚為偉大可惜並無實行的時間罷了

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原稿

修正清室優待條件

合國
 自大清皇帝 欲貫徹五族共
 和之精神不願違及於民國之各種
 制度仍存於今日
 有優待清室優待條件如左
 第一條 查前大清皇帝 溥儀
 日起永遠廢除舊皇室之尊號
 與中華人民國國民
 第二條 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後 民國政
 府每年補助 經費
 第三條 清室用子不遺及並支出二

稿內修改各字句係廣白先生親筆

不遺及向北京
 優待清室優待條件
 第三條 清室用子不遺及並支出二
 第四條 清室之宗廟 陵寢 永遠
 奉祀由民政府酌設衛兵 妥為
 保護
 第五條 清室私產 歸清室支配
 全不子有民國政府 酌予補助
 清室用子不遺及並支出二

民國十六年以後我來上海和齊公會晤時較多。但是彼此所談偏重學術方面。可以紀念的地方雖不少。非數言可盡。暫且從略。

綜記我和齊公文遊二十餘年。可說相契甚深。但在私人生活彼此共同的地方很少。在公的生活方面。雖共當患難。共任國事。可是期間也不很長。所以我對齊公人格偉大的地方。還不能說窺見全貌。但是就我狹小範圍的觀察來說。齊公是一個極誠摯的人。極精明的人。極富有計劃而能實行的人。他對於國家前途有極明確的認識。他對於救護國家有遠大的目標。但他知道達成這遠大的目標。須有精密的計劃。合宜的步驟。他不屈服環境。他却也不肯漠視環境。他要照應着環境。制抑着環境。改變着環境。努力向他最高遠的目標踴躍前進。

概括的說。他的識力堅定。他的手段穩健。他的態度中和。我們試拿一個不甚確切的比例來說。他就彷彿是國藥中的人參。功效雖緩慢而不峻烈。補益却是確實而偉大的。更概括的說。齊公是一個強健而中和的政治家。

廣觀現在的世局。國際間的對立。日趨尖銳化。國內呢。大勢雖日趨統一。但是裏面各種動向的對立。也極尖銳。在這種情形中。忽然失去了強健而中和的齊白先生。這怕不僅是我們一部份朋友的不幸罷。

懷黃膺白先生

黃伯樵

膺白先生逝世其生平友好有編印紀念刊之舉余不文就追隨先生時所見與所感誌之余與先生交往約可分爲五時期

一、辛亥革命余隨黃克強先生自武漢至上海時陳英士先生任滬軍都督爲光復南京接應全局之根據先生即任滬軍都督府參謀長兼陸軍第二十三師師長是師爲先生所手創其高級幹部中尤多非常英傑余以英士先生之介紹始識先生時先生方在三十二歲之英年精密果敢英爽敏捷爲余對先生第一次所得深刻之印象後克強先生在南京組織元帥府並籌備組織臨時政府余亦效奔走於其間政府成立大總統孫公與陸軍兼參謀總長黃克強先生均時時以重要國事諮詢先生其時上海爲各方政治軍事總樞紐英士先生倚先生如左右手先生奔走京滬顧此失彼因由滬軍都督府商於當日之滬寧鐵路當局行駛夜車京滬路之有夜車實自先生始所以節當時鞅掌之勞於不遑甯處中得一小休處也逮南北統一辦理善後善後之第一要事爲編遣軍隊先生首將其手創之第二十三師自行遣散爲革命各軍創

二、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先生偕亦雲夫人亡命海外往年同志星散余亦音訊隔絕至民十年余夫婦在柏林留學先生伉儷於參與華府會議後亦由美抵德始復相見晤聚數月見先生旅行各國之先

必先讀其書。先研究應參觀應訪問之事。然後就道。故旅行所至。似所宿知。所討論發問。常爲久居者所不知。對於我國在外留學之青年。尤注意其思想及能力。已而相偕歸國。同舟有留學生約二十人在二等艙。先生來與談話。常充量發揮其愛國思想與救國觀念。既回國。先生至北方。余留上海。民十二年。余遊北平。先生方任教育總長。公餘在北京大學講軍制學。時馮煥章先生任陸軍檢閱使。駐南苑。先生亦爲其所屬高級幹部。講學事繁道遠。每作兩小時以上之講演。歸。余知先生夙有胃病。恐其過勞。先生謂樂而不疲。

三、民國十三年甲子之役。先生實預密謀。倒曹以後。公推先生組織攝政內閣。一日。余在上海。忽得急召之電。馳往北平。始知欲余在先生兼長之交通部服務。令已發表。是爲余第一次在先生屬下工作。是役也。馮煥章先生自古北口回師。成立國民軍。殘留之滿清皇室。澈底掃除。紫禁城中之黃龍旗。從此易以民國國旗。完成辛亥革命。同時爲南方革命事業在北方開一先驅之路。先生講學之力。影響實多。而先生未嘗自以爲功。其兼任交通總長時。對於部中應支薪俸公費及獎金。均未支取。經後任葉譽虎先生查出。復行送去。此雖小節。見先生守法之一端。乃余所目覩者。

四、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先生任上海特別市第一任市長。余承邀與籌備。旋被任爲公用局局長。是爲余第二次在先生屬下工作。在職中有特別感想兩點。(一)國民政府下特別市政府之成立。以

上海市爲始其組織法未有先例。方擬組織條例時。有主張市長集權制者。以所屬各局如中央各部之各司。但守承啓之責。有主張各局分權制者。以所屬各局如院之各部。有各就範圍議政處事之權。先生獨主後說。使專家可充量設計。執行各專門性之事業。無與於市長之進退。(二)上海特別市各局皆係新創。所屬職員自秘書科長以下數百人。市長未嘗推荐一人。一任各局長全權選拔。余之公用局如此。其他各局亦如此。局長中從先生多年者如此。與先生初識者亦如此。以上兩點。深感先生處事無私。立法純公。權責嚴明。相從者不致有越級掣肘之患。

五先生自解上海特別市市長職。或出或處。出則在服官處所。處則在莫干山。而余則始終在上海工作。故聚晤之時較少。至九一八國難發生。在滬同人電邀先生下山。先生始來滬。且日約同志爲沉痛懇摯之長談。一改其杜門謝客之常態。此後數年。先生任職赴平。辭職還山。余亦一度出洋。歸來則見先生臂疾鼻疾。身體日羸。迨肝癌病發入院。西醫雖稱不治。家人猶冀其萬一。恐其勞神。故不敢入見。亦不敢多談。直至先生去世前十日晚。與沈君怡兄應喚入室。在病榻前聆一小時之談話。時先生態度安詳。神識清明。所語皆關國事。愛國情緒之濃厚。不異平時。君怡兄另有記錄。彌留之際。囑語甚多。皆如何用兵。如何克敵。謀國之忠。垂死不忘。而與余交往之緣。亦盡於茲矣。

回憶余與先生共事。雖祇兩次。然於先生之服官。有深切感觸者二。第一辛亥革命而還。歷來中樞領袖

於先生多致敬佩。先生爲國家故，亦欲有以自效。然非其道弗進。宦海中嫉阿取容，朝秦暮楚之習慣，先生既不善爲，亦不屑爲。對人除談國事而外，尤不作私人酬酢。故憚其嚴惡，其介者多。而先生亦輒知難而退。其次，先生視公帑斤斤不肯浪費一文。卽酌定僚屬俸薪，亦頗從儉嗇。以爲爲國服務，應體念國家貧乏，不宜多所取與。然能知此義者，則甚鮮矣。蓋先生從未慷公家之慨，市私人之惠。故先生之當政，獨往獨來。於現代吾國政治家所努力於民衆之擁護，輿論之鼓吹者，先生皆無之。復次，先生用人純取人才主義。延攬之先，不惜再三考慮。既付以責，卽昇以相當權限。絕對信任。譽則歸之，毀則代受。至於一人之歸我，成事在我，一之心，則先生絲毫無之也。先生致命之病在肝，此則完全爲國事憂鬱而來。方其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也，內外交迫，如在四面楚歌之中。而羣疑衆謗，集於一身。先生非不能言，非不能文。然顧念大局，從未有一言解釋。此種爲國犧牲精神，較之決死疆場，有過之無不及已。綜余與先生相識，凡二十五年。然追隨先生之日，斷續不常。先生一身學問事功，余豈敢謬有所論。凡此所述，均屬片段之回憶，亦聊以抒懷舊之思云爾。

「頃在山中友人處得讀大公報載大著『初步國防工業建設計劃大綱』九續一篇，深以未能全讀爲憾。弟自去冬以來，外受衝動，內多感慨，以爲談國事者苟不能有切實之方案，徒斤斤於訓政憲政之分，恐訓憲均不免落空，故頗思集合同志專研究『廣義的國防中心』之建設計劃，及讀大作，覺彼此抱負見解完全相同，喜不自勝，故不揣冒昧，雖平素尙無親接丰采之機會，但敢直接函懇請將全著賜寄一份，俾得卒讀無任盼企。」

這是民國二十一年黃先生寫給作者的一封信，是寄到天津北洋大學轉交的。那時作者方在青島嶗山麓白沙河畔的一個自來水廠辦理擴充水源的工程。接信之後，就將已印就的「初步國防工業建設計劃大綱」單行本寄給黃先生，延至六月下旬才覆的信，因爲黃先生的大名雖然是習聞的，台甫是那兩個字，還是問了朋友才知道的。

「初步國防工業建設計劃大綱」一文是作者在一二八上海事變時動筆寫的，於四月底脫稿，五月刊布於天津大公報。作者當時看到國難的嚴重，而時論對於挽救國難的主張，大都是感情的空虛的書生之談，雖熱血可飲，可惜沒有具體而切實的辦法，所以作者將這謄將半的「蘇聯五年計劃」擺置起來，從事於此文的撰述，意在喚醒國人救亡圖存之策，不是空喊抵抗的口號，而在培植抵抗的真

二十一年六月二日 廣白先生致譚君炳訓書真蹟

炳利先生方賢頃在山中

乾
隆
辛
未
年
夏
月
炳
訓
書

大公报載

右著_下初步國防工業建設計

畫大綱九項一補課以未能全備為憾

弟自去冬以來外度漸趨內多感慨以

為設國事者苟不修外備而察對社實

際耗彼不能有切實之方案難斤之於

洲政憲法之參照刑定憲均不先予商量
 故願思集合同志專研究「廣義的國
 防中心」提議計為^以繼續大作流彼此
 抱身見解完全相同喜不自得故不
 揣冒昧果平素尚多親接 幸采之機
 會胆敢直接函遞茲將全書賜寄一併
 伴以奈讀於忙盼念高佈快慰
 道儀 弟 茅野 云

第三五日内返法
 上海神州書局
 華製

實力量。以一個處在荒山沙河的青年工程師。白天陪工人作十小時以上的工作。拿業餘的時間。用通信方法。求各處朋友搜集的一點材料。寫出來的。這一篇一萬五千字的文章。與其名之曰國防工業的計劃。實在不如說是國防工業的宣傳文字。所以在該文贅言中說明「這一計劃大綱的功用。不過供給大眾以國防工業的常識。指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條有效的根本道路。促起全國同胞對於國防建設的注意」而已。

此文發表後。讀者與不識。通信商討研究的很多。黃先生就是不認識的一位最先賜教者。

黃先生接到拙著以後。於七月一日給作者第二封信。對於拙著有所批評與指示。

「手教并大著。均拜領讀悉。去謀卓見。無任欽佩。惟接之現狀。東北區是否尙容我有着手餘地。中央與南區一部份匪共未解決以前。是否足以擔當後方任務。民生凋敝之極。是否尙有餘力集資。以及何等政治下。可以謀實行建設。或在洞鑿之中。或存不論之列。難題之多。不一而足。但與其空談原則。爲無期之探討。不如試列方案。樹上下共同努力之目標。弟所以不揣愚陋。與諸同志有新中國建設學會之組織。期以研究廣義國防中心建設計畫。以造成國論。亦即尊旨所謂「指出挽救民族危亡一條有效的根本道路」之意。至建設須帶統一性。整個性。庶免緩急倒置。因果相反之弊。尤與鄙見相合。茲寄呈學會章程一份。至希接收。倘荷贊同。概允加入。時賜教言。實學會前途

之幸也」

作者當即函覆贊同學會宗旨與組織請黃先生將學會負責幹部及會員台銜會中主要工作等項開示再行正式入會黃先生於八月三日給作者第三封信將作者之所問一一很詳盡的答覆了函末并有一「現在山避暑約九月初旬返滬極盼得機會一圖良晤也」

八月是青島人口最多的時候適逢到亢旱的天氣水源漸涸水廠機器力量又太薄弱貯水山上水池每天下午總是乾乾的全市在鬧着水荒以三十萬人聚集沒有其他淡水可取的半島上自來水供不應需實在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所以擴充水源工程的完成是刻不容緩經過二十餘天的日夜加工（工人是日夜兩班而工程師日夜則作者一人）到八月下旬新機廠裝配就緒開始送水青島水荒問題解決作者才得考慮復黃先生的信和赴滬的事這時又接到黃先生八月二十日發的第四封信

「上月間得手書承詢及學會內容當即寄奉一復想兼管及學會同人自拜讀大作後欽佩同深一致盼望閣下慨允加入俾得彼此對於廣義的國防計畫可有從長討論之機會希撥冗見教為幸」

黃先生對於素昧生平的一個青年這樣誠懇的通信邀入學會實在令人感動當即復函入會并陳明秋暇定南下晉謁請教

痛心國事艱危外侮嚴重誓存忠愛
他際之精神加入奉命以協力完成廣義的
國防中心之建設計畫為使命藉求民族之
獨立與國基之確定自入會以來所有會
章及公法規約謹敬遵守此約

右列規約係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黃膺白先生手擬之稿由莫千山函寄參與發起諸君於成立大會後本已印就
備用嗣以他故未發然觀此可見黃先生對於救國途徑之基本信念所在也 編者

雙十節後，作者搭輪南下抵滬，次日下午三時，謁黃先生於祁齊路私邸。那是晴和有如陽春的一個下午。在會客廳外日光室內，和黃先生有一小時半的談話。

出乎黃先生意料的「初步國防工業建設計劃大綱」的作者，只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黃先生興奮極了，殷殷垂詢作者的學歷、青島的工作，以及家庭情形。他將對於青年的希望、青年擔負國家重任應有的修養，想一次灌輸指示給作者。黃先生的誠懇、熱情感人之深，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談話的內容，除去有關外交政策與國防計劃的，或已見於黃先生的言行，或已失時間性外，現將黃先生所講的話，簡述於後。

「在現在我國教育極不健全的情況下，能造就出對於國事有切實而具體主張的青年，這是很欣慰的。」

「教育的基本原則是造就『人』。造就『中國人』。現在學校裏對於做一個健全『人』的智識，不教，僅念了書本上的一點死東西，所以這樣造就出來的青年，除了青年本身自己努力追求外，對於國家社會毫無用處。這是教育失敗的原因。至於留學制度，更是中國教育中，尤其失敗的。一着許多親友爲了送子弟到外國念書，至於變賣產業，以爲子弟回國後可以升官發財，結果呢？因爲在外國沒有學到實在東西，或者所學的不適合國情，回國後是個人失業和傾家蕩產。」

「非恢復社會上對於本國自己造就人材的自信力。中國教育不會有獨立生命的。要拿事實證明給社會看自己造就的人材確是能擔負國家的重任。我並不是一概反對出洋。就國家的需要。派遣有經驗的專門人材出國考察某種事業或研究某項技術是必要的。培植一個能替國家負責任的人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須受有良好的家庭教育。適當的學校教育。並且對於學識要在 *Intrusive* 與 *Extensive* 兩方面都下過工夫。就是一方面須有精深的專門學識。一方面還要有廣博的各種學科的常識。」

「你是學土木工程的。能夠對於經濟政策和政治方案發揮意見是很難得的。但是在培植國家人材的過程中。至此才祇算完成了一半。以後對於學術人格的修養。要持續的進步下去。而體魄的鍛鍊。尤為負大責任的基礎工夫。這些修養工作。都要加一點「勉強」的力量。才能做到。才能持續的。在不浪費時間。不浪費精神。努力求進步之中。要獲取社會的政治的經驗。要體驗運用這些經驗去擔負國家的擔子。」

「和我同年的朋友。死的死了。在世的吃鴉片烟的有腐化的也有。還能替國家作事的沒有幾個了。經我提攜的後進。能夠始終盡忠國家。成爲國家之大器的。也屈指可數。國家培植一個人材。成就一個人材。所出的代價實在極高。其本人也要能超羣的努力。而其所遭遇的環境。也很有決定

的力量」

「際遇是很關重要的，而善於處其際遇，則賴有堅定的意志與個人之自愛與自重。幾年以前，在上海有一位寫社評很好的青年，不過廿幾歲，一時頗得社會人士之推重，使得這位青年志得意滿，後來就減色了。這固然是社會之不知愛護人材，也是青年不能自己愛惜自己。」

黃先生的話太誠懇了，一字一句都是真摯情感的流露，是鼓勵勸勉和訓示，不僅對作者個人實在對現在一般青年的藥石之言。黃先生的偉大人格，給予作者一個永不能忘記的印象。

第二天黃先生介紹作者出席學會技術組會議，第三天黃先生邀至私邸午餐，並以短期晤談為不足，留作者在滬服務，以便時常見面。作者以青市工程未了，只有辭謝了黃先生的厚意。第四天，造府謁別，由南京濟南回到青島，在嶗山麓的自來水廠，又繼續作者白日工作，夜晚讀書寫文的生活。會修書致謝黃先生的殷殷款待和誨人不倦的盛情，下面是黃先生的復信。

「半載神交，一旦識荆，精神與形骸，俱感快慰，惠示奉悉，款洽多疎，方感不安，乃荷齒芬，徒增顏汗。」

「蘇聯五年計劃」一稿，正在校閱中，宏篇鉅著，不無消費時日耳。」

以上將「半載神交」的經過，在匆忙中敘述出來，不知道黃先生的偉大人格，和愛護青年的熱情，能由拙筆描繪其萬一否。

人生遇合之際，豈無緣哉。予之初遇臈白先生也，遠在十六年前。時予正負笈於新大陸，經友人之紹介，獲識先生於紐約。傾蓋歡談，識荆恨晚。返國以後，先生不以予爲不肖，教之誨之，振之拔之，南北追隨，不離左右。在政之時，各尊官守之限，在野之日，不忘友仕之私。雖個性有緩急之殊，意見有仁智之別，而信義相孚，十餘年來，始終如一。日聞古之人有邂逅相遇，遂成生死之交者，昔或有之，今所難得。今先生現病不起，與世長辭，邦國有殄瘁之悲，予無論焉。家屬有喪親之痛，予無論焉。而十餘年來相依相守之人，頓有茫茫宇宙舉目無親之感，其五內之哀痛，曷有極耶。回憶十六年前紐約初遇之日，彷彿如昨，撫今思昔，不覺涕淚之滂沱也。民國十年，爲予留學美國最後之一年，初畢業於耶路及哈佛兩大學，略具政治歷史學根基，轉入紐約城之哥倫比亞大學，專習外交及國際公私法律。時約翰馬埃教授爲美國國際公法學之權威，方設帳於哥倫比亞大學，故研究國際公法者，莫不趨之。紐約爲美之鉅都，國際冠蓋往來如雲。是年初夏，臈白先生攜眷赴歐，道出紐約。予先在同學朱君經農處，獲讀先生之新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一書，對於歐戰四年之影響於中國政治經濟外交軍備諸問題，發揮詳賅，蘊義深宏。其指陳之點，尤屬獨具隻眼。予爲當時研究國際問題之學子，拜讀之餘，深爲心折。又聞先生於民國九年間，尚有「戰後之世界」一書出版，然遍訪紐約中西友好及公私圖書處，均未得此書。當時留

美學生中除極少數同學關心祖國政情外，鮮有閱讀國內報章雜誌者。國內名人著作更難購讀者。故知有此鉅著而未能先睹為快也。予既心儀廣白先生之論著，知其道出紐約，亟欲一見風采，卒由同學袁君守和之介，得遂識荆之願。袁君事後謂予曰：「廣白先生遊歷歐美，抱隨時隨地物色人才之意，故極願與留學界接談也。」袁君為便於晤談起見，款之於逸仙樓中英社。國人之旅居歐美者，每嗜故國風味，逸仙樓地靜茶優，價廉物美，為紐約留美學生常聚之處。故就食焉。座中廣白先生詢予年齡籍貫學歷甚詳，及聞予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外交國際公法之學，乃鄭重為予言曰：「國際有公法乎？強者定之，弱者守之。歐洲之不免於大戰者，乃強者超越公法範圍之故。有法而不能守，國際間無有能強制執行之者。此公法之所以異於私法也。我國閉關以前，不諳外交步驟，更不知有國際公法。國內有萬國公法等名稱之書，非譯自西文者，即譯自東文者。近數十年來，國人之深遽於此學者，尚不多觀。今足下專心研究，將來定多心得。惟此乃一種致用之學，用途之廣狹，視國家之強弱而定。今後世界形勢，國際關係，商業競爭，人民思想，社會組織，戰後與戰前之情狀，必大不相同。如有餘緒，似當一并注意及之。雖直接與國際公法無關，然學外交者不可不洞悉乎此也。」予聆廣白先生言，默識其深意之所在。廣白先生深望留學生中，在求學時代，除專心求學外，更留心一般問題。一旦學成歸國，可成為國家體用兼備之材。蓋其時歐美各國企圖戰後政治經濟之發展，均將集矢於我國。吾人不可不研究有素，預謀應

寸之方也。惜乎予回國十六年所用盡非所學而所學均不能用。此予個人之不長進歟。抑政治環境不許學者盡其尺寸之長耶。臍白先生抵紐約後以天熱不急急於赴歐。紐約華昌公司經理李國欽極力從廉賃屋於近郊之長島作消暑之謀。臍白先生遂租屋而居。與李君爲鄰。時留美學生中慕名往謁者日有數人。袁君守和曾告予。臍白先生樂與留學界接談。予因亦介紹王成志林可儀二人晉謁。王君爲西郊陸軍專門學校之學生。國人之欲入該校肄業者須經美國國會之特許而名額限於二人。故入該校求學殊非易事也。林君乃哥崙比亞大學同學。專門研究化學者。二君謁談之餘深爲臍白先生所嘉許。先生亦詳詢齡籍學歷而盡錄其日記簿中。并以孜孜求學爲國儲材相勸。雖十餘年後二人之名先生不忘。先生後嘗謂予曰：「生平有一好習慣。卽日作日記數十年來從未間斷。雖政務最艱不遑寢處之時亦必忙裏抽暇。簡單登記此項工作猶如生命之氣息決不可斷。吾人在紐約餐館之見面。長島夏舍之長談無不在吾十餘年前之日記中也。」時美國政府召集太平洋會議於華盛頓。駐美施公使植之函約予與其他留美學生張顯二君參加。并先爲搜集材料預爲籌備。予與施公使素昧平生赴約之先彼此各圖一晤。會施公使到長島訪臍白先生。適予亦往謁。午餐後遂在長廊下晤談焉。臍白先生聞予應施使之召欣然執予手曰：「所學可用矣。新礪初試。慎之慎之。願存心爲國家效勞而往。弗爲作官而去也。」予默誌之。歸國後由筆政而轉入仕途。尙引先生之言爲圭臬。故十餘年來祇知盡吾學力以

任事從未與人爭一日之短長也。今先生與世長辭矣。老成凋謝。遺訓猶存。十五年前在長島握手面屬之詞。每一念及。如聞馨欬。其感予也深且至矣。茲約略追述紐約初遇之經過。以誌不忘。

廿年友誼十載佛緣

太虛

膺白先生之德行文章事功久爲海內外之所同仰無待余之贅述茲以先生紀念刊編輯諸公之徵及略言余與先生之緣遇。民八余赴平講經過津借穆穆齋君訪先生晤談甚歡承贈以「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戰後之世界」二大著讀之深以欽景是爲友誼之始。後過平津乃數訪之。雖亦屢贈佛書而未以佛法相論究也。然民十六之秋蔣公電邀余赴奉化約討論佛學陽明學聞之他人乃出先生之紹介則其時先生或已留心佛學而隱締佛緣歟。民十六先生長上海市府時曾以護持佛寺與辦佛校之事屢商之。民十七之冬余在歐洲大愚（李時諳會從余剃度）至滬傳心中心咒聞先生乃從之學習持誦備極懇至。從是乃潛心內典能以佛之大悲正覺救國救世而不墮枯寂故處莫千山則惠農興學出爲行政院駐平委員長則受命危傾之際任勞任怨任謗不惑不懼不憂一唯以福國利世爲歸。其後屢晤談於匡廬莫干謂經過持咒後頗著心意安定之効故在平雖曉暮勞煩於種種驚風險浪而夜間著枕卽能酣眠穩睡不疚神明然又以耽著禪定之樂爲非而博究勝義以周濟世用。民二四之夏听夕抵掌談佛學於莫干山上歷時月餘尤深契余無上遍正覺之分析座談每據以爲評判國內外時事之或政或學有冥然罔覺者有覺而不正者有雖正覺而未遍者深致慨於正覺之不易。近人能運用佛法於政治者先生最勝惜乎竟忽以疾終愴懷曷極。

我與黃膺白先生

葉恭綽

我之識膺白先生始於清末其時先生在北京軍諮府服務但泛泛相遇而已自後歐戰起後余自歐游歸讀先生所著關於歐戰各書聳然異之余時方任勸辦實業因聘先生爲參議是爲訂交之始厥後先生繼余長交通余復繼之凡所策畫類相沈澁當先生攝政銳意改革北方習於蹈故多腹誹焉一旦政局改遂務欲反先生所爲且多指摘余頗左右之先生所延攬賞拔之人余亦多所倚任先生固默謂余能知其意也上海市組織余發之於民國十四年閣議及十六年國民政府任先生爲市長其主張又皆不謀而合成績燦然助先生分理市政之傑出者如黃君伯樵沈君怡固皆先生之所厚而又爲余所贊許掖助之者也世人論者頗謂吾兩人處事過密用人求備長短均有相類處余亦頗謂然第余喜哲學文學藝術而先生性不近藝術先生諳軍事政治而余又未學軍事此其異耳今先生永逝追懷往昔益增悵念聊識其小者以當哀辭

十年來黃膺白先生之政治立場

張君勳

歐戰以前各國政治上有一共同現象。所謂德謨克拉西是也。各國均遵行憲法設議會。且許各政黨同時並存。更迭執政。其爲國民者。各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權。此其間有至明顯之一點。是爲黨與國之界限。黨爲國中之一部。國屬於人民之全體。蓋憲法上既規定以主權屬於全國人民。則國之主權應屬於全民。非一黨所能代行。其爲黨者。亦決不敢自居於全國之主人。而代行一國之主權。此十九世紀中之所謂憲法政治也。

然各國政治上之原則雖同。而所以表現之者大異。英國雖爲立憲政治之祖國。然大權操於兩黨之手。其政治上之領導權。惟兩黨之領袖操之。並不因有議會而呈分離之象。反之。如法國者。政黨林立。內閣更迭之頻繁。主張之分歧。爲世所罕見。蓋力之分散而不能統一者。以平時之法國爲最。至於德國。其在歐戰之前。本無所謂責任內閣。以任命內閣之權操之於德皇之手也。及戰後共和憲法成。明白規定負責之內閣。須得議會之信任。其各黨間政見之爭。地位之爭。乃至其背後所代表之階級利益之衝突。久成爲政界中顯著之現象。至於東方之日本。名爲施行憲法。而日皇之大權。元老之地位。至今猶爲政界之主要因素。由此可知。同立於一種民主原則之下。而其內容之不同若此。

大戰既已告終。所謂民主政局日趨銷沉。其發端始於蘇俄。漸次延而及於意大利。德意志等國。一標共

產主義一標法西斯主義互對峙而不相容然其間彼此相似之點之多有非彼等所及料者兩方同爲獨裁一也兩方不許其他政黨之存在二也兩方統制思想遇異己之思想則力排斥之三也民衆不得享受憲法上基本權利四也兩方各採經濟的民族主義五也且既已一黨獨握大權自居於國中最高地位於是黨之地位之尊與國家等矣吾國十餘年來受各國戰後政潮之激盪乃有聯俄容共與國民革命之役所採政治上之機構皆取之於俄如以黨之中央政治會議駕一切政治機關而上之其尤顯著之點也以上五種特點之中除第五點礙於條約不克施行外餘四點皆已實現故謂十五年來之吾國爲洪克推多政制之國可也

膺白先生自清末從事革命運動國民革命戰役中之要人多爲其舊友然於近十年之政局雖盡協助之力而並未以黨員自居且聞未曾入黨其所以然之故或別有苦衷乎抑殆以憲政學說深入人心故膺白先生不因俄意一時之成功遂降心以從乎歐戰後獨裁之局雖風行一時然其政治基礎穩固之國如英吉利如美利堅乃至如日本初未嘗拋棄憲法禁止政黨與夫毀滅人民之自由也卽有國家之大危難如一九三二年英國金本位之停止一九三二年以來日本因侵略吾國而大倡法西斯學說然英則以聯合各黨成立國民內閣爲補救之法日本則根據天皇大權以海陸軍人主政而今國中政黨但居於協贊地位彼英日兩國所以不推翻憲法而代之以專政者誠以專政爲一種非常之局且每以

一人爲主體。此一人立於根本大法之外而爲所欲爲一切「牽制與平衡」(Check and Balance)之機構。俱歸於無所用。萬一此一人而有意外。則後起者必難得其人而國家陷於大紊亂而不知所底止矣。故所以反對獨裁而贊成民主者。非有他焉。爲法治計也。爲議會之監督而免政治於腐化計也。爲提高人民程度而不令其習於盲目的服從計也。爲國家萬年長久計也。齊白先生與現當局交誼之厚。若彼而所以自處者若此。其不苟同之精神。可以昭垂久遠而應爲國人所認識者也。

國家之要素二。一曰團體。二曰分子。團體權力之提高。每在對外戰爭與國內危難之日。當此時也。常以一切大權屬諸少數或一人之手。然後其執行簡易。決斷敏捷。至於此時。議會事權之限制。與個人自由權之限制。自在意計之中。反是者。爲國家養成健全國民計。應許人民以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與夫參預政治之權利。而後彼乃知獨立自尊與自己負責之重要。蓋國家許以自由。予以負責之機會。彼乃知局中之困難。而不專以批評與謾罵爲能事。此等心理。惟在許以自由與參預政治之後。國民乃能循致於鄭重發言。與不輕與政府反對之境地矣。誠能如此。緊急時有舉國一致與運用敏捷之政府。同時更有以負責態度代政府着想之國民。此乃團體權力與個人自由雙方並顧之立國方針也。苟其不然。但尊國家而輕個人。一時雖有英雄政治之表現。其結果則大多數人民。但知盲從。但供奔走。最後則爲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局。此豈二十世紀中立國大計中所應有者乎。齊白先生所以十年來居此超然地。

位者。殆由此乎。此國人所應表而出之者也。

由此言之。國家之中。一方有團體。他方有個人。因而有兩種見解。一重權力。一尊自由。此猶車之兩輪。而不可或缺者也。一國中既有此根本上對立之現象。則一爲現在計。而惟恐權力之不大。又其一爲將來計。而惟恐個人自由之不尊者。非同爲國本上相反而可以相成之兩派乎。此在吾國之有大政治家。盍於紀念唐白先生之餘。一察其正反合之作用焉。

懷上海第一任市長黃膺白先生

張定璠

余友黃公膺白之喪，噩耗傳來，皆爲雪涕。蓋公身後之哀榮，早以生前行誼預爲證定矣。余與公夙居道義之交，復忝規隨之雅，追懷陳迹，痛切黃壤，敢就耳聞心受者，少加抒摠，事雖屬乎末節，語實出於至誠，寸莛撞鐘，莫發洪響，亦聊志悲思而已。

民國十六年春，余奉命從軍東征，既底定淞滬，中央政府爲圖實現總理大上海計畫，而原有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組織苟簡，效能低弱，不足以適應需要，乃將上海市區職掌擴大，改制爲特別市，簡余兼市長之任。時余以軍事尙屬倥傯，政治又非專長，再四陳辭，幸而獲請。聞公出膺斯席，更深爲滬市得人慶。凡滬市重要章則之創訂，宏偉建設之規劃，概成於公。此時首樹楷模，承資導式，惜遽爾高蹈，未竟全功。溯公自七月七日蒞任，八月十五日辭職，爲時僅及月餘，而政績焜耀若是，實不數數觀也。

嗣中樞不以余駑駘，命余重長滬市。余既承政府督促之切，各方推挽之殷，欲自退藏，勢所不可。爰於八月二十四日受命，九月十六日就職。越日訪公於亞爾培路朱寓，公已久候，握手相迎，爲述滬市所屬各局設置之意義，成立之經過，以及各局長選拔之標準。維時地方輿論，以市府規模過大，經費過鉅，頗有責望之語。公力排衆議，主循舊章，謂一滬市華洋雜處，中外具瞻，百凡建設，均待着手，財力固宜珍惜，人力尤可寶貴，須有充分之儲備，與適當之使用，而後建設事業，方能圓滿進行。倘力求減縮，專事保守，則

大上海計劃等於具文。良非因事制宜之道。吾人立法施政。始盡智慮以決之。繼稟勇氣以赴之。終持毅力以成之。義所當爲。浮言奚恤。日後自有事實爲其答案也。前後一時許。而舊令尹之政已盡告之新令尹矣。余感懷風義。悉信公之所信。尠有更張。寅僚亦多屬專材。咸能盡職。故兩年之間。市政日有進展。市民漸臻樂利者。無論直接間接。何莫非公之賜。獨余倖託餘暉。謬蒙虛譽。滋可愧耳。

夫今公之謝世。已三閱月矣。余述此文。覺公誠摯之面貌。猶浮現於眼簾。卓朗之語聲。猶波動於耳鼓也。悲

記者耳先生名在民國二年亡命長崎時。與先生晤。譚爲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張溥泉先生家。先生閱我赴日本當業送「中國之將來」一冊。十九日登輪。便中熟讀。頗是其說。民國十年三月四日。偕友斯烈訪先生夫婦於東京驛旅館。自是於八日十二日十三日。迭次相見。談國事及革命計畫。謂欲紹介晤北方張敬輿先生。記者諾之。民國十一年三月。記者赴西安。馮煥章先生軍中傳道。見其書架上有一「中國之將來」一書。余謂先生愛國不可及。煥章先生頗以爲然。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記者走北平。爲東京青年會募捐告成。代日友瀧澤子壽等請勳章。值膺白先生長外交。張敬輿先生爲總理。馮煥章先生爲檢閱使。東會會務多蒙關顧。三月八日十一日。晤黃夫人於糖坊胡同。談到對日外交。黃夫人云：「二十一條撤廢案已根據國會議決。交到日本當局。」十二日。晤國會議員田梓琴於頭髮胡同。梓琴云：「黃膺白到底是革命黨。能將我輩議決案執行。實可欽佩。」民國十三年國民軍中央革命成功。記者代表馮煥章胡笠僧兩先生赴廣東。歡迎總理北上。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先生與煥章先生同在西山。談到中山先生的外交——打倒帝國主義——完全與國民軍的方針一致。二公均笑。十二月十一日十五日。記者先後訪煥章先生並訪膺白先生。談到青年會事。須回東京一行。先生曰：「我與煥章先生均甚重視日本問題。君久居日本。熟悉彼邦情形。宜爲吾人助。」其意欲記者居

聞海通聲氣。惜記者政治興味不甚濃厚。終負友人期望。

民國二十二年夏。馮煥章先生揭抗日之旗於張垣。記者奉先生電召到北平。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同年十月四日止。一方面代表黃說馮。有時亦代表馮說黃。所談者皆爲「抗與和」一問題。綜其大意。則雙方皆出肺腑之言。深知黃馮兩先生對友對國皆具有真誠。對外交主張雖間有出入。而愛國則一。假使能打成一片。國家前途受益不少。躊躇數日。遂對先生作如下之建議。「利用抗日以和日。蓋日本國民性近則不遜。遠之則怨。若主和。恐欲和而不可得。假使北方將領果如馮先生所言。爲何不任其同跳火坑。吾人謀國須有整個計畫。且在全國統一之下。負起責任來。請先生商之蔣先生與政府。若能起用馮先生。較之任何辦法切實而經濟。先生當知我從不騙人。也不恭維人。先生爲蔣馮兩公之知交。國民黨與國民軍之關係者。假使肯下大決心。負起全責。余雖不才。願効馳驅。」

膺白先生聽到最後十分注意。「君愛國知我然。此舉重大。容熟慮而後行。」幾經討論。鮮有結果。最後於十月三日。偕先生晤煥章先生於泰山五賢祠。先生曰。「安定華北。冀國人知恥雪恥。遠效吳越。近效德法。孰知國人並不了解。毫無覺悟。真是痛心。煥章兄愛國。余豈甘落後。願本北宗。肯精誠團結。姑從小處着手。致力改造。以救危亡。」煥章先生曰。「民國十三年。吾亦因顧全大局。隱居西山。現在的國難。還不是國人自召。吾在察汙日。並非操有必勝之券。譬如爲人子者。明知父母之病已入膏肓。但不能不請醫。」

生現在社會只有利害，無有是非，是一件極可怕的事。精誠團結，確是必要，可說你我同心。」先生於此則曰：「伯援爲吾人好友，以後請其常川往來，傳遞消息。」煥章先生屬記者送先生至濟南，記者到濟南後即中止北平之行，回到武昌。表面上以探妻病爲理由，其實北方局面另有醞釀，絕非手無斧柯者所能爲力。且日本少壯軍閥，其氣甚張，先生終日人事紛雜，忙於應付。九月二十六日在滬晤先生於其寓，屬記者共同北上，記者請其中止北行，留以有待。先生曰：「恐無報國機會，等我仔細想想。」民國二十三年三月，記者由日本返國，便道平津，兩謁先生，屬記者回到武昌，將日本近況直向岳軍先生陳述。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赴莫干山訪先生，談中日問題。先生曰：「中國既未統一，日本復要求無厭，中國固不幸，日本亦是不幸，惟主戰總須先充國力。」其時適上海有電報至，報告日本陸軍中將永田被刺事，先生嘆曰：「日本亦不了！」

以上云云均係記者與膺白先生或馮煥章先生關於中日問題之談話，摘自記者日記者也。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先主任外交總長，敢將二十一條提出向日本討論。民國二十三年毅然北行以緩和危局，先生之爲先生，既不昏曠，又非賣國。先生者，一思想銳捷，手段靈活之外交家，同時又爲一愛惜羽毛十分審慎之人，每於事情識透，但不能冒險去作，徒負寇準之名。（日本小村俊三郎舉先生爲今之寇準，能以外交定中國者）而未得安定國家，甚可惜也。雖然，無論何人，於其時其地情況之下，負膺白先生所負

之責任。鮮有成功之可能。何則？日人謀我，最少限度是三方面的人站在前線同時進攻，或三方面的人輪流進攻。三者何？曰武力，曰思想，曰外交。記者民國二十二年嘗建議，欲支持北方局面，須有黃膺白的外交，韓宋的武力，馮煥章的吃苦本領。始克有濟。先生以單獨的外交手段，以應付整個的日本軍人，其不能貫徹初衷也，必矣。世人以此咎先生，忘却了自己的國策地位，與自己同胞的合作精神，毋乃太不公平。中日問題正多，望國人全體動員，個個奮鬥，人人努力，各盡所能，臻國家於近代化，直接間接，無不可援助外交。若祇批評個人，責備賢者，何濟於事？先生有知，當是吾言。

黃膺白先生紀念詞

穆湘玥

黃膺白先生從政近三十載。其生平高風亮節。久爲人所欽佩。不幸積勞致疾。竟致不起。國家失一人才。社會失一導師。實爲我國一大損失。茲屆逝世半週年紀念。親友各述追思之詞。彙刊以爲紀念。余雖不文。亦不能無述也。

竊念先生一生適當中國政治上發生劇烈變動之時。從辛亥革命前秘密工作起至最近國難嚴重時期止。其一言一語。一行一動。無不影響及於國家。惟其然也。故先生大智若愚。對於一進一退。無不考慮周詳。務求絲毫無遺憾。其結果則對於應盡義務。爭爲人先。不惜犧牲一己。以盡力挽救國家之危亡。其從事秘密革命工作以推翻清廷之專制統治。其一例也。迨辛亥革命告成以後。先生之出處進退。更形審慎。其從政也。必求有關於國利民福者。始出任仔肩。萬一對於所事有不能盡如己意者。則甯退避。惟恐不及。故其結果。成爲難進易退。此非先生之不肯負責也。正以先生名高望重。深知人民屬望之殷。與夫一己所負責任之重。萬不能輕舉妄動。以貽國家憂故。每當國家憂危交迫之時。先生偶一出仕。任勞任怨。以解救國家之危局。但先生自問不能盡如己意者甚多。故於事後。則又急流勇退。以爲謝過國民。此實爲先生之大過人處。而國人亦以此敬先生也。古語有之。「惟有所不爲者。而後可以有爲。」先生有也。

先生之偉大，不僅在於從政之時，其退而在野也，亦無時不以國利民福爲念。有所思慮，則國家地位應如何增進也。有所研究，則民生疾苦應如何改革也。有所羅致，則政治經濟人才應如何爲國家效力也。其創辦新中國建設學會，尤爲中國百年大計打算。惜乎天不永先生之年，使先生所懷抱之蓋籌碩畫，未能盡其什一，此眞國家之一大損失也。

嗚呼！先生往矣，而先生謀國之忠，已永垂不朽。後之從政者，能以先生之心爲心，增進國家地位，拯救民生疾苦，人盡其才，地盡其利，使中國日臻於繁榮，則先生爲不死矣。

悼膺白學兄

葛敬恩

予與膺兄爲友三十有三年矣。時維清季光緒三十年之正月，膺兄來學於浙江武備學堂，是爲相識之始。光陰荏苒三十餘年來，時或一堂聚首，時或數載分離，人事滄桑，愴懷無已。謹記述三數往事，以寄憑弔之情。

一同學浙江武備及革命運動之醞釀

一十年教訓，君子成軍，潮數千載，祖雨宗風，再造英雄於越地。

九世復仇，春秋之義，願爾多士，修鱗養爪，毋忘寇盜滿中原。

予今記述此聯語，直不知涕之何從。當光緒三十年之正月下旬，學校年假開課，於時浙江武備學堂新舊同學咸聚集於張貼此聯語之大廳禮堂上，行開學之禮。其中優秀分子大有相見恨晚之概。而此聯爲恩師伍蘭生先生所撰書者，先生江甯人，富民族思想，以進士爲官，浙江總辦武備學堂多年，力以提拔青年後進爲務。此聯不啻爲先生之教育方針。值甲午庚子之後，全國革命潮流風起雲湧，膺兄與予蓋皆爲伍先生所謬許者也。

予與膺兄在校雖非同期，然所志既同，予更喜其爲人爽快，好學敏思，故課餘聚談，假日同遊，往來甚密。且其學業既冠，膺輩尤有義俠之氣，在同學間隱隱爲全校領袖。時予年最幼，膺兄對予不獨思想學問

多所指引。即起居疾病都甚關心。而予亦以兄事之也。及其奉派留學日本。同學送之門外。行經大廳。特指對聯。謂予曰：「願大家深體聯意。努力做去。他日相見。毋相忘也。」遂別去。

廣兄東渡後。冬夏假期。每抽暇歸國。時予等同學。已畢業武備。分任新軍幹部及機關職員。學校教官等。遍布省內。廣兄於其極短之假期內。必圖一晤爲快。乃豫期約聚於西湖。或舟或陸。作竟日遊。以努力於灌輸學識。及進行革命運動爲蓋。當時同人。初離學校。軍事學術。甚爲粗淺。且於國內及國際情形。亦不甚瞭然。廣兄每熱心演講。並帶來各種書籍。尤有東邦極秘密之本。曾經種種困難。設法携歸。以供同人研究。在東更刊行武學雜誌。以傳佈國內。其後浙江軍界於學術方面。較有造詣者。廣兄之致力實爲不少也。廣兄既在東京識總理。加入同盟會。更自努力介紹同志入會。予卽其中之一人也。時當光緒三十三年之夏。廣兄適在假中。赴嘉興吳君立凡婚禮。卽偕吳君訪予。禾中老宅。介紹予入同盟會。其前後介紹同人之入會者。爲數甚多。其於未便昧然介紹之各方優秀分子。則極虛心下氣。盡情聯絡。蓋廣兄常以爲革命勢力。對內須十分團結。打成整個。對外則務減少阻力。求得多數同情。此其卓識遠慮。大有裨益於其後光復中之工作。而實爲當時我等同輩青年所不可及者。且凡此種種活動。均在求學時期中所爲。而一方對於學業。則不稍荒廢。成績每列第一。此其爲學爲用。爲何如哉。

二辛亥光復中之努力

廣兄既畢業於日本歸國。任職北京軍諮府。其時交遊已遍全國。而其關心

最切聯繫最密者則故鄉之革命策動也。及武昌舉義，清廷起用袁世凱，驅其北洋久練之衆，長驅京漢鐵路而南，直壓武漢。革命勢力岌岌其危。膺兄巧覓機會，迅捷南歸，以赴事機。會陳公英士已在滬上準備響應。浙江內部亦已籌劃成熟，不意南京第九鎮舉事不密，爲張勳鐵良等所敗。於是武漢之勢益孤，各地響應之呼聲雖盛，而實力莫舉。膺兄與英士先生熟籌之下，睹事勢之千鈞一髮，遂決舉平時苦心準備之源浙兩地相繼起義。時爲辛亥九月十三日，杭州省垣則爲翌日十四也。是役予忝列參謀，接洽頗審。回思當日使非有此迅雷手段，以奠定中外視聽，所繫全國金融總匯之上海，則武漢新挫之衆，何以支持。南京初退之師，何以收容。今日之中華，或猶伏處清廷專制之下，年年雙十佳節，或等是一尋常起義之日，而袁世凱等之贊成共和，更豈若是其易易耶。

上海浙江各地既先後光復，膺兄乃在上海盡心盡力於進克南京，支援武漢，促進各地響應，籌備北伐。折衝南北，議和暨安定中外人心等革命中心工作。以翼贊英士先生時總理及黃公克強其他革命先輩先後紛集滬上，膺兄更奮其餘力參與一切重要政務之進行。如推舉大元帥籌組臨時政府，辦理大本營兵站等，而膺兄親自創練之第二十三師，更復精銳整肅，與當時攻克南京之浙軍並稱於時。夫以如此二頭萬緒之事業，膺兄處之而遊刃有餘，使非天稟特異，修研有素者，曷克臻此。

三、推翻洪憲帝制以後

一次革命後，膺兄亡命海外，更值世界大戰，中國受日二十一條壓迫之後。

經歷各國既備受刺激而袁氏又妄圖僭帝新創共和橫遭蹂躪故國基礎益感飄搖時蔡公松坡起義雲南用兵川滇之間袁氏爪牙不獨遍布長江流域即粵桂福建等處亦均厚植勢力其間惟浙江一隅猶是辛亥革命之舊勢力然亦憚於環境不敢輕舉斯時形勢頗似前述辛亥年武漢困戰金陵挫師之局而危險尤甚使無生力響應則袁氏家將勢將由觀望而轉為効命滇川義師東下不易北伐尤難萬一稍挫則共和立毀矣時革命諸先進均來集上海膺兄亦於其時由美急速馳歸共為籌劃以膺兄之於浙軍有深遠之歷史也則期之尤切蓋斯時南京馮國璋既非辛亥張勳鐵良可比而上海楊善德盧永祥所部尤稱北洋精銳處事稍或不慎則川滇之急固無以應而二次革命之失敗且將重演碩果僅存之浙軍豈可輕於一試先是予方在北京陸軍大學亦以憤袁氏之不法潛歸杭州運動浙江起義幸膺兄歸乃共組秘密機關於上海貝勒路道德里積極進行卒使浙中同志自信堅強決然奮起以應事機而袁氏以倒帝制乃減要非膺兄之奔走策劃則以不足一師半之浙軍豈敢在數倍強敵包圍之中倡言獨立乎。

袁氏既卒各地之微官者膺集北京膺兄方自海外歸來洞察世界大勢隱憂祖國前途淡焉不仕蟄居五年日惟著書講學是務蓋深知來日大難國人不及早覺悟及早準備則前途將不堪設想也故於軍閥政客之派別鬭爭則必用盡苦心設法消弭初在上海及其後移居北京天津皆以此為中心目標而

其中最使伊痛心者則桑梓之浙江。少小交好之朋輩。辛亥光復以至推翻帝制之嫡系軍隊。亦以內部軋鏢。至民國五年十二月。久伺上海之楊善德。遂奉命乘機統兵入浙。督軍浙江。時予與膺兄均客北京。朝夕相晤。設法調和。以圖補救。函電信使之往還。不絕於途。而當事者不察焉。致二次革命以後。僅存之塊肉。亦爲豺虎所吞噬。予之痛心。於以知膺兄之痛心也。

其後予留學日本陸軍大學。民國十年春。膺兄再度環遊歐美。道出東京。予與內子君輝宴膺兄夫婦於東京中遠谷之寓樓。膺兄問予憶否母校大廳上之對聯。予曰：「豈敢忘之。惟回顧祖國。不肖軍閥。日惟鬩牆是爭。以較他人。致力國防。日新月異。誠不堪觸目驚心。居此每有誰家庭院之感也。」

膺兄知予喜讀戰史。特於道經巴黎時。向法國軍部購得大戰中全部戰場地圖。寄贈。及予歸國。卜居杭州。膺兄歸來。則講學從政於北京。中間經歷史上重大之甲子事變。以至於民國十六年春。膺兄復來滬。上一別近五年有半。

四、最近十年來之奮鬥。以至於爲國犧牲。民國十七年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公介石。將統兵北伐。完成革命。其時國內大局初定。列國對華。猶懷觀望。而自稱爲同文同種之東鄰日本。更陳兵濟南。阻梗征路。總司令乃邀膺兄出長外交。膺兄自辭。上海特別市長職。方以身體欠健。休養滬濱。聞命毅然不。時予方參總司令帷幄。膺兄以軍事外交。息息相關。會邀予移寓薩家灣外交官舍。以便計議。而資因

應征燕北上濟南旋克膺兄應召北行甫至之次日而惡聲已啟時爲五月三日也一時衝突激烈形勢緊張駐節之地均成火綫幸賴總司令決心鎮定膺兄於倉卒之間不卑不亢應付得宜免除戰端以達成績道進兵先定北伐之大方針冀使稍或失措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進程勢必頹挫九一八之國難可以易時易地而起形勢推移豈堪想像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遼甯事變驟起膺兄方養疴莫干山聞警立電子往三都府對魯昂商談竟日先是膺兄洞察內外大勢深慮北方將有重大事變其影響小則損失國權大則動搖國本曾與予談及且數爲他人鄭重言之至是悔恨無及然亡羊之計非不可籌於是赴瀋奔走以圖補救及經上海一二八之變以至於長城退兵平津告危膺兄籌思焦勞悲憤萬狀痛喪師失地之慘也痛東亞和平從此破壞痛兩國離恨從此永結黃色人種之仇隙將互數十百年而不可解也斯時也以兵臨城下之局政府乃敦促之出長行政院駐平政會時爲二十二年之五月膺兄邀予同往北平而予另有職守不克分身故其艱苦奮鬥以支持國家否極之局也予竟未稍分微勞而其歷歷心酸之經過竟亦無由託其一二予之疚心何如茲追憶二三言行以見其大無畏精神之一斑當五月十五日膺兄由京簡從北上予與邱君躬景渡江送之花旗營車站臨別膺兄緊握予手曰「祖國艱危余此去華北誓必挽救之安定之如有事乞將余之情形隨時函告家中爲幸」又膺兄因公數度南歸予每晤益覺其憔悴因勸其爲國節勞稍留意養生膺兄謂予曰「國家之事至於如此眞

堪痛心。但求於事有益。區區身體。違敢願惜。余昔早具決心。況至今日。余年來皈依佛氏。遭危遇難。心境安然。書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一願與兄共勉之也。」

嗟乎。齊兄。兄既知所勉矣。其如國難太重。處境太苦。終以爲國而捐其軀。雖然。求仁而得仁。兄當無憾矣乎。

一代之大政治家

袁 良

膺白先生一代之大政治家也。言論丰采，道德事功，已昭耀於當世。國人亦共聞共見矣。惟近三十年來，吾國每有興革事變，先生幾無役不與，或身當艱鉅之衝，或謀參帷幄之密，爲人所不敢爲，見人所不能見，功成事定，未嘗一自炫耀，故其辛苦慘淡，爲國家爲朋友之心迹，終未能盡白於天下。今不幸事與願違，憂傷抑鬱而死矣。國人之哀悼追念，不待言。良獲交先生，雖僅十五六年，然肝胆相推，患難相共，平日涵濡於先生者，至深且摯。今欲追溯往事，亦正如環無端，祇就訂交共事之尙能憶及者，筆而出之，勉誌一己仰戀之私誼，粗疏不文，固不足曲傳先生之心事也。

識先生之始末

先生浙籍，與良同里，且先後東遊扶桑，然未嘗相聞問。民國十一二年，同官舊都，先

生方閉戶著書，旋入閣長外交，而良則任參議於國務院，各以事牽率，仍不相謀面也。會有舊友客死哀邸，家屬發生糾葛，停喪不舉，良以片言規正之，家人渙釋，始畢喪禮。時許君修直亦在座，以良爲不負死友，特於次日枉駕納交，卽語良以先生之道德學識，良心儀之旋，以許君之邀約，餐敘於其寓邸。先生於席間縱談世界大勢，及今後所以建國之道，語語精闢，皆平時所不易聞者，中心益爲傾倒。詢知先生寓宣武門糖房胡同，亟於翌晨驅車往謁。至則見小樓一角，圍以短垣，門庭無顯貴氣象。門外繫一騎，鞍轡齊全，以待發者。後知策騎馳騁郊外，爲先生凌晨常課，良至幸早未出也。及入客座，見室甚小，几案亦樸

質無飾。皆尋常用具。知先生將出。未暇作長談。僅一致敬意而歸。此爲良訪先生之第一次。嗣後往還漸密。見先生除讀書外。絕無他嗜。夫人沈亦雲女士。知禮能文。別具清剛風範。故梁孟閨中。對談政治。輒娓娓至忘餐寢。至門庭之整肅。起居之謹嚴。尤非時下所能及矣。良識先生纔年餘。卽達甲子國民軍之役。是爲良與先生共患難之始。

民十三年甲子國民軍之役。先生幼富革命思想。稍長遊日本。卽有丈夫團之組織。清末學成歸國。更奔走南北。致力革命。而在滬甯各地。所建樹之豐功偉績。尤昭昭在人耳目。無待贅述。民國十年張紹會將軍。出任閣揆。邀先生長外交。初先生以辛亥革命委曲求全。精神勢力均未達黃河以北。北平號爲首都。仍爲惡勢力所盤據。而廢帝高居故宮。儼然小朝廷。尤爲不澈底之障。欲一舉而成革新大業。改變思潮。應從首都入手。爰以首都革命自任。隨在留意同志。物色人才。時馮玉祥將軍方督辦河南軍務。爲北方軍界中素具革命思想之一人。張將軍任爲陸軍檢閱使。使率部拱衛京畿。其後十三年國民軍之役。卽肇於此。先生既抱此宏願。故與馮將軍往還甚密。常講學於其營中。爲時既久。馮先生所部將士。皆抱革命思想矣。迨賄選成。先生認首都革命之時機已至。立與諸同志密謀奮起。蓋卽馮先生煥章與胡先生立生孫先生禹行是也。馮先生出征古北口。派其參謀長劉君菊村暨劉君子雲爲代表。參與其事。先生此時爲教育總長。身居虎穴。與馮先生內外相應。函電無虛日。時南方有蘇浙齊盧之爭。北方有直

奉吳張之戰。吳分兵三路以迎奉軍。自任東路。逼山海關。以王懷慶任中路。胡景翼副之。馮軍任北路。出熱河定。緩進急退計劃。先生一面令良往天津謁段合肥。請其合作。時曹之左右亦有知局勢之不穩者。獻計求助歐美。以謀牽制奉軍。於十月十八日。電令某某駐歐兩公使。與各該國政府接洽。先生因係閣員。略聞消息。百計探詢。始得原稿。乃星夜遺急足馳報馮先生。於十九日晨得訊。當夜班師奔馳。三夕全軍皆抵北平。鹿旅長鍾麟率所部首先入城。餘軍暫駐北苑。時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先生得同軍訊。急出城。遲之中途。以城中戒嚴。自備車或爲人注目。先步行至良寓。另賃街車以往。不意車甫出城。機油告罄。復往返取油。一時頗有洩露之象。幸天佑先生。卒與馮軍相遇於密雲縣附近。遂依預定步驟。積極部署。先生隨軍入城。主持一切。驅除賄選。修改清室優待條件。遷溥儀於別館。廢皇帝尊號。辛亥革命之闕失。一一彌補之。北方封建之根孽。澈底剷除之。不數日而大局奠定矣。於是先生喟然語良曰：「首都革命之願。今日得償。余懷稍慰矣。」首都底定。衆推先生出主中樞。兼攝大政。氣象爲之一新。先生之意。原冀驅曹後。卽以政治手腕聯合南北。共謀統一。完成辛亥未竟之大業。不圖合肥成見未泯。首次通電。卽與先生枘鑿不合。對溥儀出宮事。又多持異議。孤掌難鳴。祇得掛冠而退。爲山九仞。虧於一篑。可痛也已。此爲十三年國民軍之役。良先後與共身親目擊之大略情形也。

濟南事變之交涉經過

十七年春。先生就任外交部長。任良爲第二司司長（亞洲司）。時北伐前鋒

已抵魯境。奉命派部中要員隨軍應付交涉。先生初擬派夏嗣蔣公約先生晤於徐州。先生遂親往。不意軍事進展甚速。蔣公時在前線。先生於五月一日啓行。二日晚始及蔣公於濟南。與同行各人安行李於城外鐵路賓館。三日晨入城晤蔣公正坐談間。適有日軍官及駐濟日總領事來見。先生與蔣公共同延接敘談。尚甚歡愜。迨日領等辭退。先生亦即告歸。車行至小西門。突聞槍聲大作。正詫愕間。遇某軍官告曰：「中日兩軍已發生衝突。」先生遂命車急趨返寓。此時槍聲愈烈。即有日軍一隊圍攻館舍。館中既乏抵禦。亦不及避地。我交涉員蔡公時死。此當時羣情惶駭。而軍情憤激。措置稍有不慎。且立肇巨變。先生以北伐過程中。萬不宜擴大國際事變。遂躬向日本軍部痛述利害。商定停戰。風波得以暫息。先生即邁返首都。赴國民政府中政會報告此案經過。並議定應付方略。歷碌至日晡。始蒞外交部。竟未暇晉午餐。旋命良擬對日抗議書。良知先生已辛勞甚。意欲勸其少息。然先生注心公事。神情緊張。竟無從晉言。祇以夙備之抗議書稿呈閱。先生繙閱數次。始提筆刪改。良退回司室。約逾兩小時。再往見先生。握管凝思。不暇旁瞬。良入室亦未之覺。注視其面。則紫中泛黑。良因啓窗換室中空氣。並請先生稍息。先生顧良微笑曰：「吾近三夕皆徹曉未眠。今日又僅進一餐。居然尚能了事。吾體足稱健也。」良應之曰：「否否。此所謂心火上升。非真強也。良終望公爲國珍重耳。」先生不答。指案上書稿曰：「此稿余已悉心斟酌。恐仍有未妥處。望爾等再審查一過。」並詔良以應付方針及步驟。嗣後先生應付此案心力交瘁。燎原

之火幸熄。北伐之功以成而世人不察。誤會橫生。先生爲大局計。不一言致辯。至其內容經過。史家當另有記述。不須良之贅言也。

出任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始末 民國十七年後。先生不問政治。特息影莫干山以圖休養。中央叠徵以要職。今行政院長蔣公且一再挽之。終未一出。有時辭不獲已。則荐賢自代。然往來杭滬。仍未能忘情國事也。每遇當局諮詢。或友朋請益。亦仍竭誠披瀝。至於軍國大計。外交方策。苟有所見。亦必獻之當局。而身獨堅臥不起。嘗謂吾輩出而問政。必期有益於國家。且必國家亦確需吾輩。若但求一官。則又何所取義。迨東北變作。滬戰繼之。廿二年復有熱河之失。國軍與日軍激戰於長城各口。勢已不支。華北大局岌岌不可終日。先生於是時竟拜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之命。且劍及履及。立時上道。親友皆堅阻之。以爲既已屢却徵命。何必於此時作無謂犧牲。且此局有過無功。不待善卜。先生寧不知自處耶。先生喟然嘆曰。『吾豈見不及此。第國事危迫。覆巢之下。寧有完卵。吾遲早終爲犧牲。與其犧牲於將來。與國人同盡。何如犧牲於今日。猶有幸全之望。吾自入山以來。豈復計及毀譽。佛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吾今實踐此言。天如憐予。當不虛負此行也。』及抵平。即請軍政部何部長召前線將領。聽取應敵報告。及前方戰況。將領皆以久戰疲敝。實力懸殊。良久未有決策。日軍則逐步南侵。越密雲而薄高麗營。全城震驚。人心浮動。先生念平津爲北甯平綏平漢平浦四大幹路之樞紐。數千年文化之

所寄託中央稅款之徵於此者年達億元以上。一旦有變，黃河北岸將無法支撐，而事勢危迫，不容猶豫。且政府亦有電示交涉範圍，遂挺身向之交涉。彼時敵強我弱，敵勝我敗，敵方所懷之慾望極大，所挾之要求極奢。先生含悲茹痛，與之談判，將所提條件減至最小限度，遂立停戰退兵之約。嗣經雙方派員續商訂塘沽協定，平津遂得瓦全。然先生以救國之苦心，而國內輿論至不一致，內外應付且極困難。內鬱遂深，致死絕症，實肇於此。當先生奉命北行，良方備員，江西省政府兼領保安處事，先生邀約同行，局面稍定。良受命任平市長，其時人心未定，環境複雜，感先生知遇，於內外夾攻之中，努力奮鬥。在職兩年，如整飭風化，厲行烟禁，發展交通，保持衛生，救濟農工商，改良自治教育，以及籌設遊覽區，整理故都文物，無不兼程邁進。冀以建設力量，轉移國際之觀聽，維持殘破之局面。先生指示周詳，計從言聽。今先生已矣。北方之局，又一轉變。濡筆至此，家國之念，知己之感，紛集於懷，不知涕之何從也。當先生坐鎮平津，對於外交方針，力持正義，事事秉承中央意旨，殘敵之局，勉就安集。閩中人民政府之變，本有種種背景，先生多方努力，以安定北方為己任，政府乃得以旬餘之力，消彌變亂。當先生初出時，某方頗冀能為之用。每遷就先生至此，始識先生風概，知希望終不得達。於是昔日之歡迎者，一變而為排擊矣。而國內各方，又未諒先生苦境，事多枘格不通。先生精神體力，日以不支。遂於廿四年之夏，謝病還山，辭章數上，始獲俞允。然病中仍綢繆大計，未嘗一日忘國事。易簣之前夕，猶喘息詢綏遠戰況。先生愛國之精神，可謂至

死不泯者矣

綜觀先生生平剛毅不屈。臨機獨斷。眼光敏銳。照徹四方。奉身為公。不計毀譽。功成勿居。受過無愠。出處進退。必思有益於國。不爲閒官。不食清俸。蓋卓然具大政治家之風度者也。至於論交則久而彌敬。數十年舊雨未嘗一語及諧諛。待屬官僚友。推心置腹。既用不疑。詔妻孥。最後生必引之於正道。當在北平時奉命長內政部。先生以勢難兼顧。無補事功。終不肯就任。足明淡泊之志矣。良涉世數十年。踪跡遍萬里。如先生者。誠未嘗再見。目爲一代完人。蓋非過譽。今先生長往矣。大星忽隕。河嶽猝崩。國喪棟樑。我失前導。私情公誼。感喟百端。後死之痛。不忍復言矣。嗚呼先生。

黃膺白先生外交上之抱負

金問泗

黃膺白先生逝世之半週年，生平友好，議爲先生編印紀念刊，遠道來徵文，問泗不敏，請自問泗識先生之時起，就先生之言論行事之有關國家大計，而爲問泗所深知者，質直敘述，一以留紀念，一以寫哀思，而尤注意於外交一端云。

當民國十年十一月時，美政府召集太平洋會議於華盛頓，我國被邀與會，先生來美參加會議，問泗亦自倫敦從使抵美，問泗之識先生自此始。當是時，我國方面最重要問題，實爲山東一案。先生既精通日文，復深悉彼邦情形，對此問題，並嘗作深切之研究，於是本其觀察所得，與我國諸代表共同商討解決途徑，山東問題之得以解決，先生與有力焉。其後數年，問泗嘗於北都進謁請誨，關稅會議開會，先生任委員，問泗適亦參加編輯工作，聞先生談論之機會益多，先生之論事也，研討必極深，分析必極精，原原本本，條理井然，聞者如身入山水勝境，始至有得，稍深忘疲，莫不豁然領悟焉。

國民政府既成立於南京，設上海特別市，任先生爲市長，先生則招問泗爲參議，問泗之追隨先生自此始。時爲民國十六年，國都方定，草創伊始，內之則國民革命事業之未竟，外之則各國對我態度之未明，時局多難，百端待理。上海自中外互市以來，數十年間，向爲商業都會，國民政府成立之初，並成政治重心點，加以其地華洋雜處，實爲國際視線所集，地居衝要，治理尤難，先生之任市長，爲時雖僅匝月，而對

內對外，布置秩然。其於市政建設，尤復精心規畫，洪纖畢具，選賢任才，各稱厥職。人謂今茲大上海計劃之基礎，實立於先生任職之時，豈虛語哉。

次在春，先生拜命為外交部長，當是時，我方所揭櫫之外交方針，為廢除不平等條約，一唱百和，衆口同聲。羣衆心理，且以為廢約之事，易如反掌，咄嗟之間，可以立辦。而第三國際之徒，又從而多方煽動，以期達其離間友邦之狡計，影響所及，隱患自深。是廢約之利未得，而弊先乘之。先生之意，則以為不平等條約之當廢，是國民合理的願望，即政府應盡的天職。外交當局，尤應懸此目標，作最大的努力。惟是廢約的方式，當以平等互惠及互尊領土主權諸原則為基礎，向各國提議修改現行條約，而另訂新約以代替之。是則由修約的途徑而得廢約的實益。方符總理中山先生提倡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真意。是以先生於就職之始，即本此意向，輿論機關發表半官宣言，而向英方交涉解決草案之時，又堅主以修約為結束此案之基礎。茲查當時解決草案之草案，其第五節曰：

「外交部長最後表示希望南京事件解決之時，在中英兩國外交關係上開一新紀元，並提議為欲除去煽動者藉以破壞中外各國間友誼之口實計，英國政府從早設法，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為基礎，從事於修改現行各項條約及解決懸而未決之各項問題。」

前項草案所表示之願望，當時駐華英藍使實已表示完全同意，且允向其本國政府切實建議，不幸倫

致政府未能贊同。遂致交涉停頓。然其後歷任外交當局之所爲。日夜孜孜。暨政府年來所昭示之外交政策。其所採取之基本原則。要不外是。在最近的將來。循此途徑。以達到廢約之目標。此先生之志也。未幾而有濟南之難。先是十六年五六月間。國民革命軍第一次北伐。日本以保護其僑民生命財產爲名。忽出兵山東。經我提出抗議。旋乃撤退。翌年三月間。蔣總司令復率師北伐。日本仍以保僑爲名。再度出兵山東。雖經我再提抗議。要求停止出發而不顧。五月一日。國民軍克復濟南。其時日軍正駐於濟南車站附近之所謂商埠地。夫以本國領土而有外軍駐紮於其境。其足以發生緊張狀態。自無待言。日軍在此狀態之下。釀成衝突。破擊濟南城垣。戕殺我國交涉員。屠戮我兵民甚衆。世所稱五三濟南慘案是也。其時先生隨蔣總司令在軍中。一面挺身折衝。一面贊襄移軍。卒之國軍繞道渡河。竟北伐之使命。開統一之新機。使彼虎視眈眈之徒。無復能破壞我統一事業之成功。此其用心甚苦。立功甚偉。而國人或不察。竟傳播種種流言。甚至謂先生在濟南嘗爲日軍官逼令簽字。承認濟案責任之在我。此種傳說之絕無根據。固已不攻而破。即觀十八年三月間解決濟案之文件。有相互不課責任之語。假使彼方手中果有我自認咎之明文。豈肯不執以相繩耶。然先生對於一切謠誣。概不置辯。獨自引身而退。此其胸襟之恬曠。概可想見矣。

當九一八事變之未起也。日人藉口於內寶山事件與朝鮮殘殺華僑及中村失蹤各案。秣馬厲兵。爲種

種作戰之準備。然其真欲啓釁而有侵襲瀋陽之舉。則爲國人所未及料。先生於事變之先。怒焉憂之。先生之言曰：「日本軍人之於我國。其舉鎗欲擊久矣。獨幣原伸手當之。目前雖未發彈。而幣原之手固已放下。今日之事亟矣。」故問泗祭先生文。有一公方杜門。獨居揮涕。先雪維霰。逆知禍始。敢云見微。言曷能已。庶幾綢繆。式免抵悔。一數語。蓋紀實也。無何。四省淪陷。平津危急。先生於廿二年五月間奉命爲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兼程北上。以一身當強敵之鋒。卒能運用政治手腕。轉危爲安。北方賴以保全。其時間泗從使於日內瓦。得先生是月十二日手札。謂「國事敗壞於斯。爲極。內憂外寇。交相煎迫。乃不自量力。將單鎗匹馬。以入重圍。果此一點愚誠。能上感神明。使吾民得一息喘之機會。於願已足。不敢再存奢望。」紙尾又云：「戰事又起。二三日內。擬即摒擋一切。入京轉車北行。」於以見先生任事之勇。與其謀國之忠。今也國難猶殷。而先生已卒。人之云亡。棟折榱崩。問泗檢尋遺蹟。墨瀋猶新。音容安在。不自知涕淚之何從也。

去歲問泗自荷蘭回國。屢謁先生於上海杭州間。先生已病。見問泗至。甚喜。雖病仍詳詢歐局狀況。並復談論國事。語至沈痛處。往往憂戚見於色。抵掌而談。娓娓不倦。一如其平日未病時。某日先生語問泗曰：「我一生做事。總是遇着危險。每當國家有難問題時。我乃出而任事。不久即復引退。此余之命也。我則安之。」追問泗於八月間出國回荷蘭。登莫干山謁別。見先生病已深。然先生正服中藥。頗效。私心以爲

病非不可治。且慶且憂。則勸先生俟稍瘥。出國休養。先生及夫人咸以爲然。及問泗行。抵歐洲八十餘日。而先生逝世之凶問。遂來。嗚呼。問泗與先生自莫干山一別而後。幽明異途。竟成千載。追維疇昔。愴念曷已。茲值先生逝世半年紀念。謹述先生之嘉言懿行。以勉來者。或亦吾儕後死者之責歟。

紀念黃膺白先生

馮玉祥

嗚呼先生與世長辭。瞬將半載矣。頃因各方友好擬於先生逝世半週年發行刊物以爲紀念。徵文及余。余雖不文。然因與先生共同努力革命公誼私交甚篤。豈可不藉此以申永懷耶。蓋余與先生相識有年。歐戰後獲讀所著「戰後之世界」及「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兩名作。益覺心折無地。後余治軍南苑。屢請先生爲部屬講學。全體官兵聆其言論。莫不奮發。從此引爲知己。相與抵談國事。比以國勢阡危。而當國者猶復慘慘。甚至選舉大典。竟以賄成。知非改造。難期挽救。遂與先生密商。共謀革命陣綫之聯合。乃實現十三年北平革命歡迎總理北上之局。自此革命基礎深植。北方人心籌畫策維。其力實多。猶憶熱河班師返旆。故都之夜。先生迎余於平郊八十里之高麗營。草擬文告。倚馬立就。翌晨聯袂入都。義旗甫揭。艱難萬分。而先生毅然組閣。處危若定。爲時雖暫。功實不朽。往事歷歷。如在目前。茲者國難嚴重。更甚往日。而先生撒手以去。倏焉半載。徒重後死之責。彌切追憶之感。故謹藉此略抒所懷。俾世人知余所以敬重先生及先生與余共同努力革命之一頁歷史。至於先生一生事業及其在社會上之種種貢獻。自有其整個歷史在不盡述也。

診病中認識之黃膺白先生

范石生

余以清末讀武學雜誌知膺白先生學識淵博。亟欲親面求教。人事擾攘。徒存虛願。入粵而後。欣聞國民軍返嚮燕京。先生實發動之。吾黨北伐時期。先生適當外交重任。長城抗敵。師徒撓敗。敵壓舊都。先生又出支危局。凡此皆得之報章。仍未獲與先生作良晤也。

民國念五年夏秋之交。報端偶載先生抱病。然語焉不詳。及九月下旬。譚炳訓先生深夜見訪。邀余入滬。爲先生診治。余以夙願得償。慨然應允。廿八日由山至滬。入宏恩醫院進診。爲處方而出。次晨復診。先生神識已清。能言談。互道傾慕之忱。邇後每日兩診。診必敘談。益知先生人格學識。爲我國魯靈光。余更感治療責任之重大。於是進而推求先生致病之原因。

先生天聰慧絕。好學不倦。世界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咸有深厚研究。用能燭照萬有。國際動態。知之特詳。對我國所以自處。所以對外。皆有適切之主張。尤其篤於愛國。故身經目擊種種。欲行不行。外患日深之實際狀況。憂憤填膺。蓄之既久。肝癆斯成。

先生之於對人。惟恐其受委曲。自處則一切委曲。悉忍而不言。蓋寧使自身委曲至死。而不肯予人以難堪也。

夫以先生之學識能力。愛國天成。國之瓊寶也。迺余學術兩疎。未能立起沉疴。對國家失中流砥柱。對社

會失良師益友。余之罪上通於天矣。而今而後。惟誓以未盡歲月。努力前修。期舉世目爲絕症之肝癌。得相當治法。以報先生於地下。

綜余爲先生診病。互兩月有餘。無日不談。無談不關懷國事。尤集注於舉國一致。在領袖蔣先生領導之下。團結抗敵。語不及私。彌留之際。發爲謔語。皆抗敵之詞。嗚呼。先生可謂至死不忘國家人民者矣。

黃先生的無我精神

汪績熙

膺白先生一身的文章事業自有史筆記錄。有長者追述。本毋庸我喋喋。不過我嘗念成就任何一種事業和文章。除需要很大的努力外。還需要一種動力和信仰。假如這動力是純真的。則其事業就更可寶貴。

膺白先生一生的事業最可貴的。我以為就在這動力的純真。我以為膺白先生修養的結果已達「無我」的境界。因為具有「無我」的精神。所以才能「無所懼」「無所私」。他的一生是貢獻於國家和社會的。

我追隨膺白先生的時日甚短。事業也只是極小的一部分。但已很顯然的。可以發見三種特點。就是膺白先生是為國家奉公。為社會服務。隨着社會而前進的。至上一「無我」的人格者。

一為國家奉公。表面上看來是極普通。但在實際上却是甚難。尤其中國一般在位者。習氣甚重。遇危難即圖卸責。獨有膺白先生。知不可為而為之。他歷來出任艱難。沒有一次的。事情不是其他任何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其結果是功是罪。可讓公正的史筆去批評。但是這偉大無我的精神。在近代實屬僅見。

二為社會服務

廿五年十二月。我送膺白先生安葬於莫干山麓。庾村時。靈車方到三橋埠。距庾村

尙十里以上，卽有無數鄉民迎候兩旁，參拜致祭，至誠畢現到庾村，便有許多小學生佩了喪章，非常嚴肅整齊的前來，默默行禮，給我一個極深的印象。在政治上，詹白先生的功績，是有目共睹的，但在社會上的功績，很少有人知道，但我覺得其價值，若兩相比較，後者或比前者更要偉大。何況我們中國多數下野的偉人，不累社會而爲社會努力的，能有幾人？不標榜理論而從切實淺近親自做去的，更有幾人？黃先生在庾村經營的鄉村事業，與所創設的莫干小學，是無一不證明黃先生爲社會服務的精神。

三、隨着社會而前進 詹白先生的思想，永遠是革新的。對於社會的推移，文化的進展，永久站在前綫。詹白先生之所以能如此，不外乎寸時不肯荒廢，手不釋卷的讀書。詹白先生是沒有娛樂的，愛好娛樂是人之常情，不過他決不爲一人的享受而妨害他救國救世的大志，所以寧肯犧牲一切娛樂去讀書，去修養，充分的蓄積學識，以作謀國的根基。

綜上三點，我總結一句，這都是「無我」的至高的表現，處處爲人着想而忘却自身的存在，平生志不求溫飽，這種精神古今能有幾人？我知詹白先生的事業文章必定永垂不朽，我更深深的希望文章事業而外，這種「無我」的精神，也將傳之無窮，永爲後人表率。

我認識黃膺白先生是在民國十五年冬天。那時我追隨蔣總司令北伐到了江西奉命駐九江辦理海關財政兼任江西交涉員。膺白先生因公從上海到九江蔣總司令自南昌來電囑我擔任招待。因此我便開始和他認識。那時候九江租界恰有工潮發生我接受革命民衆熱烈的情緒執行交涉員的職務。請准政府把九江租界從英日人手中收回來。在辦理這個第一次向外人收回租界的重大交涉當中我獲得了膺白先生許多寶貴的指導。他態度的真摯和才識的卓越給予我極深刻的印象。到民國十六年我擔任上海特別市政府祕書長。在公事上得有機會看見膺白先生。在第一任市長任內用行政的規劃使我欽佩之餘對他的印象更深刻了。因為他給予我這樣的良好印象。後來便增加了我追隨他到北平擔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工作的勇氣。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旬的時候。日本軍隊在北方奪取了長城各口。乘勝向北平進攻。中外報紙天天滿載着緊急的消息。看來那麼古老的都城快要危在旦夕了。我在上海連接到在北平教育界服務的親戚來信說故都充滿了可怕的危機。不止有錢的人家走避一空。連窮人也忙着逃命。他們的學校就要南遷了。那時我同家人正在準備騰空一兩間房子留給那位親戚來住。忽然黃伯樵先生跑來。他告訴我北方局勢嚴重。政府決定請膺白先生刻日赴平支持危局。膺白先生已經答應了。很想邀集幾位

朋友幫忙並且有意要我同去我聽了這個消息心裏便想華北局勢已是這樣嚴重。齊白先生受命於危難之際責任太重了。而我有什麼方法幫他忙呢。懷着十分焦慮的心情第二天我就去拜訪他。請問他準備怎樣緩和華北。尤其是危在旦夕的北平局面。他很堅決的說道：「我只有盡我最大的努力。這同許多親友都勸我不要去。但是華北的局面如此。政府一定要我去。我不能夠爲我個人打算。只好決定去了。我還想你同去。」過了一天他在百忙之中約我晤談。我同他說：「我不懂日文。又不認識日本朋友。到那邊去恐怕沒有什麼可以幫忙吧。」他說：「我們到北方去。並非專爲對付日本人。我們還有許多地方上應做的事情要做呢。華北一天沒有被日本人拿去。總是我們中國的土地。中國人不能不管。絕不能聽其自然送給日本人的。」爲着這事我同齊白先生敘談了好幾次。每次我都爲他忠誠爲國的精神以及勇於任事的熱心所感應。同時我感覺到國難嚴重至此。如果袖手旁觀。實在太對自己不起了。因此我也不顧南方朋友的反對。決定和齊白先生到北平去。

齊白先生到北平後。在驚濤駭浪之中。危疑震撼之際。憑着他的熱心勇氣和誠懇的精神。終於把北平從危急的局面中救出了。把華北的人心安定下來了。他便開始想做一點根本的救亡工作。要把華北的政治和社會引上建設之途。他覺得整理內部是實際工作開始的第一步。便在那年十二月把政整會內部改組原來政整會的組織。分爲秘書處。政務處。財務處。三部份。齊白先生很不願意自己管理財

政要求政府把財政權從政整會裏劃歸財政部這是歷來華北當局所未會做到的事也是國民政府財政始終未曾統一的障礙總算在臍白先生手裏簡單坦白的奉歸中央了對於華北政治制度的改進臍白先生主張採取漸進主義他不願意過分干涉各省行政因此連政務處也一起取銷臍白先生認爲一切建設事業必須注重實際而實際的根據首靠調查調查工作做得好實際施政的時候便不會有空洞粗疏的毛病因此他在政整會裏設立了一個調查處內分民政財政教育建設經濟各組對於政整會所屬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島三市等政府關於上列事項作有系統的調查和研究各組工作人員是就前財政政務兩處的優秀份子分別調用並且按照各組性質網羅社會各方專門人才臍白先生這樣注意調查處工作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爲顧名思義政整會設立的用意原在「政務整理」方面可是那時候華北還在一個軍事未定的時期事實上整理華北政務很爲困難臍白先生只好在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他便決定先從調查工作入手根據實際調查的材料來定出種種改進計劃以供華北各省市政府實際參考因爲華北各省市政府每年都要決定施政方針調查處北平的人才集中起來給各省市的實際政治問題提供一點解決方案無疑地對於各省市政府是有很大的貢獻了並且調查處對於各省市的工作只在一事一的問題上貢獻意見一人一的問題由各地地方當局直接處理因此各地方當局對於政整會可以避免許多無謂的誤

會而政整會在整個華北政治機構上所處的地位恰到好處。這就是臧白先生高明的地方。調查處之外，還設立了一個建設討論委員會，聘請北方各界名流學者担任委員。這個會和調查處有極密切的關係，因為牠設立的用意是在於把調查處所擬具的各種計劃加以討論審查，使政府與社會各方有志於建設事業的人士取得密切的聯絡。如此政整會便能和社會人士融成一片了。政整會改組以後的組織，分爲秘書處、調查處、建設討論委員會和參議廳四部。從此政整會的內部組織更臻鞏固，整理的工作便得有目的地循序進行。那時我在會裏負責調查處的工作，對於臧白先生的計劃很是贊成，做也感着極大的興趣。可是我心裏仍有懷疑，到底將來實現的事實，是否能和理想相符呢？有一天臧白先生告訴我，要開一次全體委員會，討論推進政務的辦法，並囑咐我準備一點報告和提案。那一天開會之後，臧白先生的興緻很好，他問我聽了各省市長官報告後的感想如何。我說：「各人的報告都很誠懇，比較上以青島沈市長、北平袁市長和綏省傅主席的報告更有條理，辦法也較爲切實。」臧白先生深以爲然，他說：「傅宜生在綏遠能辦到這樣，真是不錯。從這個會議看來，調查處的工作並不難推進。」

民國二十三年秋天，臧白先生到南方跑了一趟之後，回到北平來，對於他所注重的調查處工作，加以細密的檢視，便說：「現在我們有了這樣不少的計劃，應該設法促其實現。」跟着他，決定了舉辦一個

地方行政人員訓練所。所內分設縣長班和公安局長班。就華北五省三市所屬現任縣長及公安局長或同級人員。請各主席分批選送來所。受三個月時期的訓練。縣長和公安局長都是在實際的地方政治工作上負直接責任的人。調派他們來所訓練的意思。是要他們了解政整會對於地方政治的各種設計之後。回到各縣裏可以按照計劃來切實推行。換一句話說。計劃是由政整會給各地方當局想出來的。但是仍交由地方當局負責執行。這樣各省市當局對政整會減少了隔閡。政務的推行自然更爲順利了。臧白先生的用意。在於替地方上做有利益的事。而絕不計較要他自己派人到各地方去做事。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是我們從政的人員所應當永遠效法的。訓練班開辦了兩期之後。各省縣長都明瞭政整會的計劃了。可惜後來因爲政整會結束。訓練所便不能繼續辦下去。但是事後根據各方報告。受訓回任的縣長和公安局長對於地方政務上有建樹的很多。

臧白先生從政之餘。是很注重農村改良工作和合作事業的。他很久以前。在莫干山廣村辦了一個莫干小學。以提倡生產教育做學校的方針。已經有了極好的成績。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在民國二十四年春天。在北平開辦了一個農村合作事業指導員養成所。從這裏訓練出來的合作人才約六七百人。他們大多數分散在華北各地爲農村服務。如果不是政整會結束的話。我相信華北各地農村的進步一定更快。政整會兩年以來。在臧白先生領導之下所辦理的事情極多。我現在只能就和調查處有

關而且足供各地參考的幾件大事情簡單的敘述出來。使我們大家知所取法吧了。

當民國二十四年春天齊白先生被任內政部長的明令發表後。有一天他約我晤談。問我對於辦理內政的意見怎樣。並徵求我担任次長的同意。當時我因為不願意放棄調查處工作。同時感覺到南方想辦理內政的人才已經不少了。便向他辭謝不去。可是我很想知道他的辦理內政的計劃。於是便提出這一點來請問他。他告訴我將來準備在改善縣政入手。並囑咐我將在縣長班所教的與在調查處所得的草擬一個「縣政改革勸議」的意見書。

我和齊白先生可說是沒有半點私的關係。全是道義的精神。他在公事上指示我之外。常約我作友誼的深談。特別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有一回他和我談及他的對國民黨關係的事情。齊白先生乃中國革命的一員老戰士。而沒有取得過國民黨的黨籍。這一件事頗為許多黨中同志所不滿。誰曉得他的耿介的心中一向以老黨員自命呢。我現在就把那一次的談話追述出來。

那是民國二十四年的新年。孫哲生先生到北平來。齊白先生約我同往北京飯店訪他晤談。事後他對我說：「哲生先生真可敬愛。他對人的誠懇治學的精勤。很有乃父的遺風。」跟着他和我暢談他個人和中山先生關係的事情來。我看見他這樣的高興。便不客氣的問他：「委員長。你為什麼不加入國民黨呢？」這句話可更引起了他的談鋒了。他說：「我沒有脫離過國民黨。當民國十五年我們在九江的

時候蔣（介石）先生命楊嘯天兄送來國民黨入黨志願書。由蔣先生和張靜江先生做介紹人。要我加入國民黨。我當時沒有遵辦。因為我本來就是同盟會的老會員。並沒有宣佈過脫離黨籍。我何必再填入黨志願書呢。我當初之所以跑到北方來。中山先生是完全知道的。我到北邊來了多年。單人匹馬。慘淡經營。那時也只有中山先生深切瞭解吧了。有一次我回到上海。中山先生約我到莫利愛路他的公館裏晚飯。同座某君當面指責我。說我不應該跑到北方去。中山先生立刻便斥說他的不是。飯喫完了。中山先生上樓。拿下一「孫文學說」的稿子來。交給大家傳閱。並詢問各人的意見。我有一點簡單的陳述。某君又加議論。當時我便向中山先生辭去。第二天我離開上海。留下了一封信。說「我不求南方的朋友了解我。我還是回到北方去做我的工作」。自此以後。我便很少同南方的朋友通信。到了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北上的時候。黨裏已經發生了派別。我心中很是憂慮。有一天我把黨裏意見不同的朋友請在一起吃飯。席上我很誠懇的說了許多話。希望他們大家能夠消釋一切。我自問對於黨的工作。前後都已盡了我的力量了。對於國民黨。我是始終忠實的愛護。我自己不想利用什麼地位。無所謂加入或脫離。過了幾天。中委李綺庵和關素人兩兄到北平旅行。他們往訪謁臧白先生。臧白先生對他們談了兩個鐘頭。都是愛黨為黨的好意見。這就可以表見臧白先生一生的精神與國民黨的關係了。去年春天。臧白先生自莫干山來上海醫病。聽見了西南異動的消息。心裏異常難過。有一天我去問候。

他和我談起了時局。我勸他設法做點調解的工作。他沉痛地說了一些意見。隨解開胸襟。把生病的部份指給我。看說他實在有病去不動了。我用手在他的胸部細按了幾下。感覺到那裏已經結成了硬塊。心中不覺的起了一種莫名的空虛。記得民國二十三年春天的時候。臧白先生正想離平南下。在他動身之前。袁市長請他夫婦和我們逛頤和園。那一天的天氣很好。我們在湖濱柳堤上緩緩走着。空中有很多的飛虫。黃夫人說：「這是朝生暮死的蜉蝣呵。」我說：「人生數十年。上界視之。何嘗不是蜉蝣。」臧白先生說：「人要做事。應該多活一些年紀纔好。一個人真能做事業的時候。是在五六十歲開始呢。」會幾何時。臧白先生瞑然逝世了。想到了人生如蜉蝣那樣的命運。固然使人可哀。然而真能做事業的人。像臧白先生那樣的。竟然在正好做事的年齡中。溘然長逝。這更不止是親友們的私痛。而且是國家喪失良材的極大不幸呵。

黃膺白先生逝世感言

張羣

黃膺白先生弱冠即奔走革命，獻身於國家民族者垂四十年。余於丁未年赴日留學，始識先生於東京。時先生已創立「丈夫團」，結合同盟會中之武裝同志，準備革命，並主辦武學雜誌，鼓吹軍人革命精神。余入同盟會後，即由先生之介而參加「丈夫團」，遂與先生訂交。從此休戚相關，患難相共者，凡三十年。先生資稟聰穎，迥絕常人，又好學不倦。自其學生時代，所學即冠其曹，尤精數理，更以餘力留心世界大勢，以及社會政治經濟諸學。其後習以為常，無論從政治軍輒以暇晷從事學問。數十年間，繼續致力，未嘗或間。故於世界文化之源流，國際形勢之推移，以及各國政制之沿革，社會之遞嬗，經濟之變遷，莫不窮源竟委，探驪得珠。晚年治佛學，亦能妙契玄理，深究內典。蓋以先生之勤治學，故成其博。以先生之慧治學，故成其精。其平生著述，早年除化學等科學書籍外，譯有「肉彈」一書，及歐遊歸來，復著有「戰後之世界」與「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兩書。先生雖不以著作名家，然其書精心結撰，要不可沒也。先生又以民族之綿延，繫於繼起之有人，故獎掖後進，不遺餘力。雖處繁劇，猶時時講學，以資啓迪。凡青年之可造者，則予以培植。成才者，則予以汲引。百年樹人，其旨深矣。今先生溘逝，瞬將半載，親友議編印特刊，以資紀念。以余與先生之交誼，不容無言。顧三十年來，公私生活，關係繁複，如欲詳述余之感想，雖累萬言，不能罄也。所幸先生知交滿天下，並世諸賢，不乏縉紱之雅，燕許之筆，必有能傳先生

者其生平事蹟國史具在更毋煩余言茲姑就先生平生行誼最爲余所心折而容爲世人所不盡知者述其一二知言君子倘許之歟

先生留東之日既洞明當世之務尤究心於中日關係歸國後仍時時留心繼續研究故先生對於中日問題確有獨到之見解吾國一般社會固或闇於大勢即日本有識之士亦不免囿於偏見未能認識東方文化之眞實價值與兩國不可分離之密切關係此則先生在天之靈抱憾無窮者也猶憶歐戰後先生返自歐洲相與抵掌談天下事先生即認中日問題爲國際間一極重大問題歷述未來之趨勢如燭照數計當時即引爲殷憂謀所以綢繆未雨者甚至及華盛頓會議時先生嘗謂「中日問題終當由我兩國以平等立場互尊主權之精神自行解決若必求世直之平亭於國際會議寧非吾兩大民族之恥」其見事之明迥出恆流如此惜由高和寡日方尤厲行其大陸政策以一意孤行爲得計以親仁善隣爲迂談於我國民革命北伐進展之過程中遽興無名之師而有濟案發生時先生身負折衝重任又在至艱極危之境而處之泰然雖脅以威弗能動也卒以先生之鎮定使北伐之功不因濟案而中輟後之繼者遂得以轉圜惟我國正在革命進展之際國內多故日方當局因利乘便相激相盪以有九一八之變以有一二八之變前此先生未雨綢繆之抱負既形格勢禁未克展布至此仍竭其忠貞爲亡羊補牢之計迄長城戰役以後華北局勢危如累卵先生起而負整理政務之責世人皆目爲跳火坑而先生毅

然不爲所動。大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概。蓋先生早歲奔走革命，卽矢以身許國之志。大義所在，毀譽有所不計。生命有所不惜。此種精神，固爲我革命同志所具有。而先生出處大節，尤一以犧牲小己，以利國家爲準。其任事之勇，不避艱險如此。

抑先生之最不可及者，尤在其謀國之忠。間嘗論之。先生之處境，頗似法國之智業。智業嘗謂：「余爲國民計者，不在虛聲，而在實際幸福。」先生之謀國，亦猶是耳。去年三月間，余在外長任內，以中日談話，詢其意見。先生答書有謂：「中日兩國欲求表裏合一之親善，實非從根本上解決滿洲問題不可。然體察年來兩國內情，此問題一時實無法解決。故兄於前年冬，卽命桐生姑先與對方爲廢除塘協之運動，不料辦未及半，卽遭反對，遂爾中止。嗣後北局日非一日，今則對方認華北已爲彼之特殊勢力區域，既成事實範圍，任何政治家外交官，均不敢越此限界。吾弟適於此時，身當其衝，困難可以想見。他人或不知兄過來人，此中滋味，眞俗語所謂「寒天吃冷水，點點滴滴在心頭」，終其身而未能忘也。」此寥寥數語，可以明瞭先生對於中日問題之眞實態度。亦如智業所謂不在虛聲，而在實際幸福。至於個人，雖因此而叢疑謗，亦如會湘鄉所謂「打落門牙和血吞」。先生初不向國民有所申說，而我國民見理透澈，亦能曲體先生爲國盡瘁之苦心，是或足以稍慰先生於萬一者也。

綜上所述，先生一生殆與中日問題相終始，而有其前後一貫之主張。後之史家若紀述十九世紀末葉

以迄今日之史跡無論在世界史抑東亞史上中日問題必爲其重要之一頁而先生必爲其中之重要人物殆無疑義。先生對此問題所遺留於吾人者有二要點。一爲中日人士所應共同認識者。厥有二義。其一東方文化之可寶貴而其發揚光大之責必由我兩國國民共負之。其二兩國之問題應由兩國國民以互尊互諒之精神解決之。又一爲我國人士所應深切認識者。厥爲有健全之新中國而後有東亞和平或世界和平可言。當先生瀟留之前數日。余候之於病榻。神志湛清。一如平日。時適國軍收復百靈廟之後。先生談及此役。認爲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並謂今後全國上下更須精誠團結。方可達到救亡圖存復興民族之目的。可見先生病中仍時時以新中國建設前途爲念。由此以言。先生見事之明。任事之勇。與謀國之忠。容非人人所可企及。而其偉大通達之人格。要足以牖啓吾人。驅勉於新中國建設之工作。繼續努力。以完成其遺志。是則今日吾人所以紀念先生之意義也。

負責而已負責而已

劉文島

膺公紀念刊編輯委員會囑就「認識感想」一項爲文。岳軍後聖伯樵諸公復先後函電相促。嗟夫。雖以余之不文亦曷能已。以余愚鈍其認識感想之所及。曰膺白先生負責人也。

辛亥革命余與亡友張森師長至友藍天蔚學長在滬籌資招募士兵數百操練既熟徒手無槍訪公文涉公卽許給槍成營。當是時公爲英士前輩督署參謀長余爲初入社會十七歲青年自度給槍成營談何容易乃詢給槍是否負責公拍胸曰負責余等所召集遂以全副武裝編爲滬軍第一師之一營。此余認識公顏色之始亦認識公爲人之始其始也。知公負責知公對軍事負責。

其後十數年間余因留學東西鮮親顏色。國民革命軍達武漢公及夫人雖曾一度下榻余之漢寓亦惜戎馬倉皇遽爾離別。逮夫由義兩度歸國在南京在莫干山作懇摯長談深知公之出任駐平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實欲負責如普法戰後之法國智葉實欲負責如歐洲戰後之德國史特萊斯曼更欲負責如威瑪國民會議中之賀柏斯柏蓋歐戰方終國民會議開在德之威瑪城和平會議開在法之凡爾賽宮城宮間電話特架消息直通其苛酷條件德出席凡宮代表啼噓報告國民會議人人痛哭聽聞卒之聞不忍聞乃割斷電話表示決不簽字字苟不簽聯軍行將佔至威瑪城整個德國行將喉斷肢離永難恢復進退維谷萬籟失聲國民會議全呈死色於斯時也一人歷階而上涕淚而言曰「今日之事不在痛

哭流淚不在慷慨激昂乃在有人負責簽字救國但僅簽何救必也簽後政府民衆上下一心齊攻齊守齊死齊生」其言甫畢生氣頓蘇於是向拒簽字人人覺而附議即簽於是史特萊斯曼希特勒藉獲其後來用武復興之地其一人維何即當時國民會議外交委員長未幾被刺殉國之賀柏斯柏也賀之被刺固早自逆料逆料而竟主簽負責而已負責而已嗟夫齊公豈特勸國人一致擁護蔣委員長共當大難之遺囑實與「齊攻齊守齊死齊生」之言相彷彿而赴平如救火探沸焦頭爛額固在意中過津被刺亦所逆料逆料而仍赴平負責而已負責而已中德之是非曲直不同歐亞之國際情勢亦異諒賀者未必諒公公仍赴平負責而已負責而已賀簽字而能退兵公任勞怨而敵仍思逞賀幸而公不幸不幸而仍駐平負責而已負責而已此余感想公顏色之終亦感想公爲人之終其終也知公負責知公對外交負責

黃膺白先生所期望於後進者

沈昌

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上海市政府成立。余適自美國抵上海。越二日始識膺白先生。及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九日。余自歐返抵上海。先生適於是日安葬。已不及見矣。自維識先生晚。追隨日淺。不足以知先生。然余自幼失怙。無期親伯叔。無同胞兄弟。雖在母教之中。而無賢父兄之樂。十年以來。稍稍涉世。亦頗受知於人。然督責撫循如父兄之深且厚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於後進。皆期其大成。故每進見。述說國際大勢。講解風土民情。往往亘數小時不倦。而於立身處世之道。尤殷殷注意。以余性剛。常爲述「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義。又以余年少好勝。急於事功。常云「好利固不可。好名亦不可。卽好事業亦未始非病」。並爲闡明「忠恕」及「知止」之義。然余年未三十。血氣正盛。雖靜聽而未能了悟。及昨年旅病柏林。百感交集。每當煩慮。輒默想先生之言。爲之矜平躁釋。故病雖危。而方寸不亂。嗣後論事。遂近於平恕。惜乎先生不及見矣。

余識先生八年。承其特賞。而爲僚屬者。實僅上海市府。爲時不足三月。先生政事忙。無片晷之暇。余又在下僚。然於余擬公牘。必躬自批閱。甚至摘由繕寫一字之誤。亦爲標出。又告余「辦一案。必先熟看舊卷。明其本末。擬一稿。必首尾完善。條貫清晰」。余彼時視爲常談。其後歷官京內外。多見案牘凌亂。且有字跡塗乙。改竄莫能辨悉者。恨不使一一皆受先生之訓練矣。

上海市府初成立。適當革命怒潮。人人欲推翻舊有法令。以快意。先生獨務持重。非至不善者不輕易。而新法非至完善者亦不輕行。余彼時亦未能領悟。及更事稍多。始知政令紛更。足以害民之深。是以遇事必謹誌先生之教。

先生之教後進。惟在「平正」二字。又常語余。「處世從政不能無過。一切過皆可改。但涉「賊」字則不可救。」二十一年夏。余受知於孟餘先生。經辦事務。動盈千萬。人爲余危。先生則曰。「孟餘先生清廉。出於本性。汝家亦勤儉。有則吾固不爲慮也。」迨余出任平綏路局。先生方開府北平。二年有餘。從未薦一人囑一事。時政局複雜。先生窮於應付。究其糾紛之源。良由失業之衆。先生終持正不肯使近政事。分其勞怨也。余以整飭路政。裁員二百人。謗者洶洶。先生調護不可得。至損俸金。示惠閒員。以弱攻訐之勢。余則未知也。乃對於平綏局如是。對於省市政府。乃至社團工商組織。亦莫不如是。烏乎持大體具遠識。居長官者。甯不當若此歟。

方今競言建設。而人才消沉。余故詳述先生往日培植愛護後進之方。至於二十餘年以來。主持國家大計。其非顯爲人所知者少。而運用無形。造福邦家於久遠者。實不知凡幾。然事跡彰明者。國史固當記載。而隱晦者。先生生前既不願自言。余等亦當體其意而已。

偉大光榮的一生

張湖生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六日一代大政治家黃膺白先生竟因患肝癌不治之症而與世長逝了。時間無情地向前飛奔，離開這不幸的一天轉瞬已有半週年了。

誰想得到一位精神健旺，渾身充滿力與熱，到去年纔祇有五十七歲的黃先生會這樣賣志以效的。也許是造化體恤他三十年來為國家不斷的操心勞力，為民族過度的憂鬱勤苦，不忍再叫他看到國家民族被人蹂躪侵略而刺痛他的心靈，寧願讓中華民國失去了中流砥柱，狠愛護地引導他同進了安逸的天國的確在這三十年來黃先生對於我們的國家對於我們的民族所盡的心力早已超越了一個人所應盡所能盡的份量了。他在這時候安息也不能說是過早，只是因為我們對於他實在印象太深，我們所受到他感化的力量實在太大，我們寧願負着「加長他在這世上的憂勞時期」的罪名，捨不得他就這樣離去了。我們但是可痛的是人力終究不敵天意，歸根仍在羣情悲苦之中，奪去了我們的導師。

綜觀先生一生的事略，從他弱冠時代直到最後離開這個世界，他是無時無刻不在為國家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他對個人一己的幸福以及一切為他人所爭奪的物質享受無不置之度外。試看每次在驚危萬分中挺身而出，冒大險，排大難，不顧敵人的威脅，忍受着國人的誹謗，挽救那既倒的狂瀾，遠言

中有『予以渺小之身，參與諸役，九死餘生，早決以身許國之願』。是何等的壯烈！不但如此，在他最後彌留之際，還是深深地念着國事，吐露出對國人與鄰邦最後的忠告。這種偉大的精神，是決不會在人類腦海中泯滅的。

先生遺著「戰後之世界」中有謂「法總理克勒索梭氏出長和會，外受世界之責言，內為兇手所狙擊，執掌年餘，備嘗艱苦，幸而和議告成，全部結束，收回亞勞兩州（中略）既未喪權，又未辱國，現法國會另選新總理，彼乃飄然下野，出遊埃及，老子云：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元老雅量，真不可及。此我所當師法者也。」先生歷屆出任鉅艱，而能每次功成不居，潔身引退，足見他平素的修養。先生常說：「救國無分在朝在野」，在他功成引退，閒居家園的時候，並無一刻停止了她的努力。例如他創設莫干小學，以為改造農村的基本組織，新中國建設學會，以為研求各項建設事業的中心，祇有先生纔肯背負起這種專從根本上為國家民族着想的事業。他這種高超堅忍的毅力，決非普通人所能勉強仿效的。

先生處世之道，在他一生所奉行的「三三論」中，已是詳述無遺。「三三論」者，即所謂「人之生也，不外對人對事對物三種接觸，對人則須「和」，須「恕」，須「去」；對事則須「敬」，須「敏」，須「審」；對物則須「整」，須「齊」，須「惜」。先生又說：「以上所說九個字，似乎是老生常談，然而無

論世界如何進化，均有不可磨滅之真理在其中。他對這九個字力行不倦的結果，成就了他偉大光榮的一生。現在他是永久的安息了。我們不能再看見他尊嚴的容貌，不能再聽見他動人的言論了。不能再受到他精神道德思想上的感應了。在這半週年的期間，我們追思緬想，實已辨不出我們的傷感悲痛已到了何種程度。

服務感想

高仕鑾

鑾於民國二十年春間初視膺公之丰采其時張岳軍先生因學運風潮被圍于上海市政府鑾奉方韻松先生命隨李協和先生入圍照料公適亦來探視從旁瞻公態度之瀟灑聆公詞令之正直私心竊慕之迨二十二年二月華北事起公奉命北上主持大局鑾蒙張方兩先生介紹在政整會服務一夜散值矣適有事未歸公步至見鑾一人在辦公室詢爲誰謹對曰高姓公卽知爲鑾垂問韻松先生甚切鑾隨公之日尙淺而公一聽其答便知其人聞公民元在滬一日中接見各方各界來謁者百餘人每人略問來意次日復見卽就某人答某事不稍舛誤公記憶力之強蓋有如此

二十三年隨節南下親聆公與新聞界談話公曰「余山居六載不問世事徒因華北風雲緊急半壁江山已在險境爲國家民族計不得不捨一己之清閑盡個人之棉力憑三寸舌以理智論述東亞利害塘沽協定絕無附帶條件至于余家上無父母下無子嗣本人除國家觀念外絕無政治慾望世人有不諒者惟有付諸一笑耳」一片公忠體國之誠在此寥寥數語中盡情畢露此其愛國丹誠乃有以濟其艱貞而成其偉大人格也

公之起居極有秩序默運以軍事化時不虛擲手不釋卷好尚既殊嬉游蓋寡以鑾所見如是所聞如是蓋公之操行固數十年如一日也接待賓客既定時間概不爽約凡有益國家之言論無論其他位之高

低必虛懷以納。如進言個人之權利勢力。不問其背景如何。悉峻拒之。在平時有說以如何保持華北個人地盤者。公始終不爲所動。他如不以正道之毒化籌款方法。謀之者用盡手段。欲進謁游說。公或婉拒不見。或見而不使盡言。有見公嚴正。仍袖其說帖以歸者。皆未屬參與招待時所親見。

公提攜後進。常破格錄用。舊屬許靜芝。譚炳訓兩先生。皆未經謀面。以文字邀特遇。擢拔無私。大率類此。公平居嘗命鑾等讀書鑾讀其所著之「戰後之世界」及「中國之將來」兩書。竟益歎公在歐戰甫終。卽具巨眼。推測世界未來之局勢。甚至中日糾紛之局。亦隱隱有所預言。此其高瞻遠矚。誠非常人所能及。

嗚呼。華北時局。賴公而苟全。而公則因華北時局操勞過甚。得肝癌病。以不起。謂天不相中國。胡爲生此賢人。謂天果相中國。胡爲奪此賢人。

紀念黃膺白先生

吳鐵城

膺白先生不特爲實際的政治家與軍事家，同時又爲一博學審問之學者。先生從政三十載，出處動關大局，其盡瘁國事之苦心，早爲識者所欽佩。國難以後，復集合同志，創新中國建設學會於海上，此其識力尤屬遠大，而其謀國之誠，更遠在常人之上。

卽就市政而言，中國市政固以廣州爲嚆矢，惟上海市政之發展，則不能不以先生爲先導。以滬市地位之重要，又承鼎革之後，獨先生於草創之時，能本其經驗，運其識力，組織規劃，確立發展之基礎。經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鐵城承乏滬市，幸免曠越，飲水思源，實不能不深致其景仰之忱焉。

先生自奉儉約，立居刻苦砥礪，其清風亮節，尤足以矯末俗，執筆至此，益用嚮往已。

人們是生存在時代中的。時代常使人獲得幸運，也常使人做牠的犧牲。造時勢的英雄，古今中外能有幾個。歷史上儘有露頭角建功業的人物，若逐細檢點一下，恐其中許多是遭逢時會的幸運兒。至於犧牲於某一個時代的人物，在個人是失敗了，而這個失敗却往往是時代的必需。我們對時代人物的評價，對於遭逢時會的成功者不必便予揄揚，而對於明知其不可為而不忍不為的犧牲者，却應寄與無限的同情。最值得我們同情的，是一個人的犧牲，在時代上有絕對的需要，却不必便能獲得人們的諒解。這是我在憶念黃膺白先生時所不容已於懷的一種感慨。

二十世紀的世界是一個大局。近十年來的中日關係，尤其是一個變局。日本在東亞大陸上的野心，民四條約（即所謂二十一條）未能盡其百一戰後勢異，華盛頓一席會議，中國未費一兵一矢，收回山東半島，造成遠東的和平均勢。日本人認為那是一種屈辱，中國却誤會自己的領土與安全已有了鐵的保障。這一點誤會，便使我們食到九一八的後果。這種誤會，我們不暇去怪北洋政府，而以建國自任，並領導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也陷入這個誤會的深淵。那便不可原諒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是會與日本發生過密切關係的。他的外交政策是常把日本置於第一位的。不料他的黨徒却忽略了這一點。國民革命軍北伐，是近代中國的政治主流。當武漢政府收回漢澗租界時，國民黨的外交局面真

如麗日中天，誰知這一點小小的勝利，背後沒有真識實力的支撐，高張着虛僞之氣，闖出了南京事件。下關的砲聲，便戳穿國民黨外交的紙老虎。田中義一看準了這個弱點，纔敢悍然發動濟南兇案。濟南事變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牠的涵義並不簡單。那一個事件的意義，淺近說是北伐外交的粗疏，往深遠看，則是日本與國民黨之間關係的開始爆發。我們試一回溯國民黨的歷史，在她的發育初期，曾與日本發生過深切的關係。即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在倒袁運動中，中山先生尚與日本有不少關係。這些關係，無論日本的動機如何，對於國民黨總是友誼的。國民黨與日本的關係，在現存的老輩國民黨員中，當有不少能記憶其詳細經過者，但恐亦只能追述自同盟會至民四二一一條交涉時代。自民四的下半年，一直到民十七的五月，國民黨與日本的交情是漸疏漸遠，以至於無了。國民黨與日本間有這十幾年的空隙，直到十七年，國民黨已掌握新中國的政權，國民革命軍進展到黃河流域，國民黨還沒有佈置對日外交的打算。「五三」之血，一流，國民黨與日本的關係爆發了。

濟南事件是日本與國民黨由友到敵的一個記號。十幾年空隙的爆發，黃先生這時候是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他正碰到這個爆發點上，他是失敗了，他個人所應負的責任却是很小的。

在濟南事變中，田中義一已明白告訴國民黨：「你們不要忘掉日本。」誰知國民黨仍未能接受這一個歷史教訓，仍在空疏誇大的閉着眼睛喊：「打倒帝國主義。」我們的一位「條約」部長，在九一八

事變的前夕，還把關於日本的情報鎖在抽屜裏，夢想着收回領事裁判權的得意文章。我們中國人真要成爲打在身上不知道疼的怪物了。

濟南事變若是九一八的預報，則塘沽協定便是九一八的段落。這兩件事黃先生都是當衝者。濟南事變是他不幸碰上的，塘沽協定却是他心甘情願的去跳火坑。

湯玉麟不名譽的放棄了熱河，長城抗戰到了筋疲力盡的時候，這時固不免有人作焦土抗戰的主張。事實上我們的國家在那時却需要喘一口氣。塘沽協定的醜惡字句，會使我難過得睡不着覺。但在良心上我不能否認牠在當時的作用。黃先生是一個聰明人，他自然想像得到事後的悠悠之口。他是明知其不可爲而爲的。這一點精神，只有用仁人志士的心情纔能了解。

現在我們的國家尚在存亡絕續的大關頭上，我們的政治家和國民還需要剛勁，更需要沈勇。假使我們覺得現在我們國家的前途比較三年前已有一線光明，那便是我們在忍耐下加緊準備的成績。我們要在這個基點上繼續前進，同時也不應該吝惜寄與爲國家做忍耐力工夫的人以同情。

我雖多年執役於北方新聞界，與黃先生却是素昧生平。我認識黃先生是廿三年夏間在牯嶺時。那時是塘沽協定的翌年，外交無策，北局擱淺，大家希望黃先生回北平的時候。關於我所認識的黃先生，我在當時寫的一篇「贛行雜記」中會有以下一段記載。

「黃先生在牯嶺住在特區二三一號與段合肥比鄰我第一次見他是在八月十三日上午十點半鐘因爲他所處境遇的困難及其談話的沈痛使我得到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說北方人士多盼望先生早去冀以減少「戰區」民衆的痛苦黃氏很感慨的答道「恐怕無補於大局呵」接着說「這一年的經過在明瞭國家情況的人當然能夠諒解一般人則以爲我黃某天生賤骨頭甘心做賣國賊對外未會做了什麼事對內却須時時做解釋工夫真是痛苦萬分一年以來對內對外儘做矮人我並非不知道伸伸腰只是伸腰之後有什麼善後辦法爲國家設想不能那樣冒險我現在好像打 tennis 的 Liu 日本人說「黃先生你若是沒有辦法還不如請你趁早躲開免得礙我們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來到了南方逢人便問「膺白你什麼時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但一談到辦法便好像我向中央討債夾在這兩種心理中間能辦出什麼成績來對方的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慾無窮國人則眼光是短的調子是高的肩頭不負責任我的困難可知且掛着華北政整會的招牌辦理對日本關東軍的外交北方各省的事情無論什麼都可以找到頭上來但結果是什麼事都管不了」黃氏的談話感慨甚深尤深憾於國人的不諒解我引陸奧宗光接受三國干涉和小村壽太郎簽訂樸資茅斯條約的故事兩人都曾爲國人罵爲賣國奴但現在大家都知道他們是爲了國家的利益而不計個人毀譽的有這種犧牲精神才

有他們的功業我常說「外交家在勝利中求收穫易，在失敗中而不償事難」外交家尤須具有政治家的風度黃氏說「王先生的安慰話我很感激爲我個人設想絕無再回北方的理由但國家既需要我唱這齣戲只得犧牲個人以爲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會做過尙復何求顏駿人先生說中國外交有三條路好走實則仍須自己有本錢我以爲國家的出路有三句要訣一放大眼光二咬定牙關三勒緊肚帶大家能本此三點奮鬥下去國家前途才有希望」從這一段談話裏很可看出他那種悲憤而仍願犧牲的精神第二次談話是在八月廿四日下午五點多鐘這次談話的印象覺得黃氏的態度比較上次積極多了他開頭就說「我在廬山住了許久覺得這裏確是熱誠努力的幹這或者是中國前途的一線曙光」這話我很同感二十三日晚上在暢聊先生的召宴席上黃先生開我的玩笑說「我每次見新聞記者好像犯人見法官似的被種種盤問今天我要掉轉頭來盤問盤問新聞記者請問王先生在廬山住了多日你的感想如何」我的答復是「很有朝氣」黃先生以爲華北的最大危機係在心理方面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將華北放棄認爲已無可救藥一切皆趨消極故欲挽救華北首應剷除這種心理盡心盡力去做而歸結於中央與地方應該共同努力黃氏此次到莫干山消夏原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其近友亦覺得以黃氏的資望才力儘可以爲國家做些其他的事何必坐在北平去敷衍日本關東軍但是國家需

要這樣一個人在北平黃氏遂亦犧牲一切這一點是應該值得我們同情的」

在那幾次晤談中黃先生曾一再提及我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並且很誠懇的對我說願意把關於塘沽協定的全部檔案交給我作研究的資料其後黃先生回到北方人事粟六雖平津咫尺而未再見去年九月我來上海黃先生正在此間養病屢欲詣病榻一探輒以恐擾其神而止誰知黃先生竟以有爲之年棄其國家而去而吾亦卒不能再聆其憂國之論矣悲哉

北方兩度追隨誌感

許修直

余自民國五年以來，追隨先生二十年如一日，所知或較明確，見其處事之精密，應機之靈敏，智識之卓越，與其愛國之熱烈，持躬之狷介，並世實不數數觀。且出當大任，每於危艱震撼間，不容髮之際，此尤爲人所難爲者。雖曰時會使然，亦由先生才識膽略足以濟變，應運而生，非偶然也。而今先生已矣，國難方殷，需才正急，豈獨私人知己之感已哉？先生過去之偉績，關係於國家安危，以及立身行己之聲華大者，當世賢哲，已多敘述。茲僅就北方兩次追隨之經過，銓次崖略，誌其感想，爲紀念先生史料之一助焉。

辛亥革命後，軍閥主政，政治腐敗，政體雖革，而革命勢力幾如告朔餼羊，其弊或有甚於前清。先生盱衡時局，輒興感喟，嘗謂余曰：「長此以往，江河日下，後世不察，將謂革命黨推翻帝政，祇能破壞，不能建設。」於是謝絕一切，埋頭於經世學術之研究，而有「歐戰之教訓」「戰後之世界」兩名著之成果。時恰與孫總理之發布「知難行易」學說，及完成「建國方略」同一時期，而又不約而同，出於同一步趨也。會民國十三年賄選告成，舉國譁然，先生默運神智，多方策略，以圖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業。先是因張敬輿先生識馮煥章先生意見相洽，往返甚密，每周至南苑馮先生兵營講軍事政治之學，乘間灌輸革命真諦，並所以救國救民之道。馮先生亦深知政治若不澈底改革，國是前途將不可問，乃與先生密謀革新方略，所見相同，奉直再戰，全國洶洶，先生謂國家置軍原以對外，移以內爭，徒使國力滋損，且軍

閱爲個人爭地盤而張兵威更屬狂謬而馮先生時任喜峯口一路總司令以爲奉直之戰結果皆無裨國是雅不願塗炭生靈合肥自政治失勢隱居析津以來與奉張則仍時通聲氣信使往來不絕於道其左右謀乘機擁以秉政以「南北合作奠定國是」爲號召以此遊說於馮先生一面另派袁君文欽爲代表謀與先生洽商余則知先生素志且悉袁君勇於任事爲一血性男子乃介以往見立談之下異常契合即以任奔走平津隨時交換意見之責先生亦以南方同志尙無力能及北方且全國多爲北洋勢力所踞此時欲圖澈底改革非在政治與軍事中心之北方起一類似法國之「都城革命」無以達到目的乃由李筱園先生聯絡總統府衛隊師長孫禹行（後編爲國民三軍）張君三銜聯絡胡麗生景翼（時爲第三路總司令後編爲國民二軍）約期舉事謀既定共推馮先生首先發難顧其時處境之最難最危險者莫若先生蓋先生以一介文人且身任教育部長時內閣每星期一三兩日爲例會閣員必須出席十月廿二日之會仍不動聲色照常出席散會歸即改換戎裝出城赴高麗營夜半值馮先生於途密贊戎機布置一切二十三日晨國民軍前鋒整隊入城七壘不驚完成辛亥未竟之業乃共推先生出任內閣總理兼攝臨時總統於是肅清清室修正優待條件布告中外此役馮先生實主其事而先生則運其謀也嗣段氏尋以執政名義入都而先生以環境關係不能贊澈初衷遂浩然告退迨孫總理病逝南方革命同志復不能立足先生乃息影津門以上所述經過不免掛一漏萬蓋其中困難複雜情

形實多紆回曲折有非局外人所能盡者。

日本以同文同種之國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奪我東北三省翌年復蹂躪我淞滬關東駐軍復以三路大軍突破我榆關古北口喜峯口長驅直入有囊括我北方以遂其武力侵略之勢其時北方已陷於戰時狀態之中加以伏處平津之我國各派失意人物或有昧於國家觀念頗欲乘機竊發而中原數省又被共匪之禍內憂外患迫於眉睫我中央政府苦心應付蔣汪二公特邀先生出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處理北方政事外交藉以支持危局挽回頹勢先生激於愛國熱忱毅然允諾即約余至滬寓爲言任命經過並屬從旁襄助命先北上與各方交換意見並得確息竊與先生爲二十年患難同志國勢至此理無獨專公誼私交不容推諉惟思茲事體大即謂先生曰「事先不可無有攷慮丁此千鈞一髮之秋以吾人之唇舌能否使彼敵人懸崖勒馬取消種種之策劃再國內猜疑恐懼日益加甚不成則如何能使國人諒解救國救民之苦衷」先生則曰「蔣汪二公身當中樞其危難更有百倍於余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忍使人處其難我處其易袖手而說現成話唱高調僅爲個人計余所深恥而不爲佛家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至能否轉危爲安實無絲毫把握不過國難至此地步邊能再計個人之成敗毀譽聽人成敗聽天弱國外交誠如曾文正所云以「誠」處之而已倘能邀天之幸得以保全華北領土主權之完整一方救人民於水火予我以徐圖復興之機會於心無愧即可

矣。余知先生已抱絕大犧牲之決心。遂即日就道。於五月十日晨十時抵津。本先生之意。先與各方接洽。說明國家之利害。全國存亡繫於此舉。不容自己再事分化。以及先生出任巨艱。安定北方。即救國之唯一途徑等旨。幸津方各界知名人士。咸以國家大局爲重。允盡量協贊。共策進行。于孝侯主席則謂「黃公此次能擔負艱難。尤所敬佩。唯盼速來領導。當盡最後之力。維持地方秩序。捍衛疆土。且目下津地已演戰事行動。屢有暴動。日租界便衣隊每夜四出騷擾。形勢已危在旦夕。轉危爲安。全繫於黃公一人耳。」其時有人擬欲阻止先生北上。密圖加害者。余既明瞭現勢。了解各方之意見。愛國之心。人皆有之。天下事尙可爲。即電先生迅速北來。安定人心。並請其特別警戒。此時日方飛機。每日至平津示威。北平秩序。尤其混亂。各路要口。滿堆沙袋。晚間九時。斷絕行人。城內便衣隊亦時有暴動。雖軍警當局維持得力。未致釀成巨禍。然居民紛紛遷避。車輛不敷。擁塞車站。行李堆積如山。一若平津大難將臨。而先生乃於此時翩然抵平。時爲五月十七日上午十二時也。隨身僅秘書譯電生。庶務侍役各一人而已。京滬路上及天津西站。果兩次遇險。幸皆無恙。殆亦有天意存乎其間也。先生目擊現狀。知事已急。即首與軍事領袖何敬之先生密議。應付方針。二十二日上午。情勢緊張。余因事又赴津。得錢新之先生（黃公電請北上協助經濟事者）電話謂「我方前線各路隊伍已總退却。恐已無力抵禦。東路日兵先鋒隊已至通州。有即晚進佔北平之說。」同時敵方飛機亦均密集於平方一帶。作種種示威之舉。我方軍政當局。

則正在密議最後應付之計。似已傾向於向西退却。在此種情勢下。先生以爲與其放棄平津。再於無可如何時。與開談判。不如姑作萬一之努力。以謀保全。遂經種種間接之交換意見。與日本海軍方面之斡旋。至五月二十九日夜。先生親出應付。澈夜與日方會談。秉承中央所示範圍。商定停戰辦法。由軍事當局派員講訂塘沽協定。華北風雲。於此告一段落。而平津遂以無恙。先生臨危不苟。投大遺艱。在位二年。中經無數交涉。忍辱負重。一言難盡。因之心力交瘁。痼疾已伏。自知不堪久持。即向中央懇辭。歸隱莫干山。先生卸責後。華北有種種事態發生。此則先生雖山居養疴。而又無時不爲之痛心焦慮者也。

黃先生之農村事業

張鏡心

當東北事變後所繁迴於舉國朝野之心目中者厥惟和戰之抉擇及如何謀統一聯與國作戰備耳。慷慨陳詞激昂建議報章雜誌累牘連篇就黃膺白先生之過去暨其著作中之國家觀念與世界眼光言對於此類問題宜不能漠然無動於中然其時黃先生除勉人以「各安其適各盡其職各精其業」(廿年十一月黃先生對新聞記者所發表之意見)外其注意之點似舍去舉世紛紜之救國主張而集中於山灣水曲之一小農村誠有耐人尋思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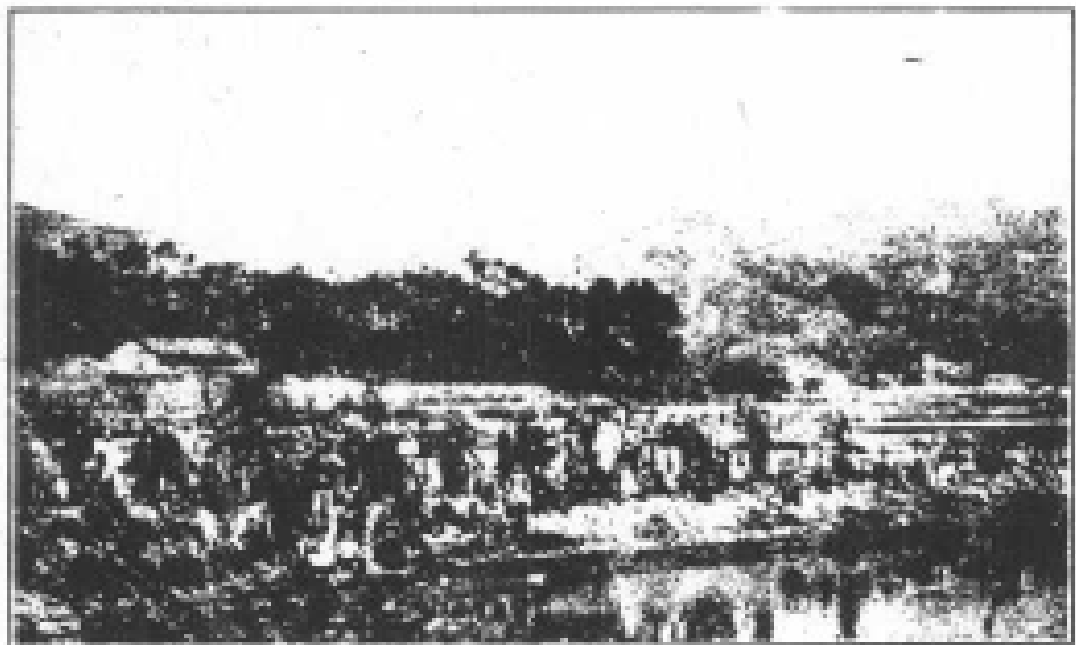
不知黃先生之意以爲應付時局之治標辦法其效果如何殊屬可疑縱能暫解倒懸苟安旦夕若不爲根本之圖謀則癥結所在後患曷免古人有足食足兵之訓今日各國無不求文化之提高經濟之充裕以爲強國保種之基斯則遠在歐戰初停之際黃先生所大聲疾呼(見黃先生所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近頃國難日亟猶爲國人所忽略者且自民十七以還黃先生頻歲山居常以暇日遍訪山陬村落以深入民間故於農村生活見聞親切目覩村人知識之幼稚身體之羸弱道德之澆薄與夫生產手段之拙劣益覺鄉村爲國家之本以如此之鄉村與人民何以與建近代國家而抗敵圖存於是決於莫干山麓之廣村手創農村改進事業以爲實驗而資倡導是後出鎮北平喘息初定卽有農村

廿五年春

廣白先生在廣村植樹



廣白先生植樹時與共勞者亦要人



植樹後與民合影（中帶異種者為白先生）

指導員養成所之設立。而自兼所長。蓋本於一貫之主張。黃先生於庾村之改進事業。計劃於事先。指示其進行時。復考核其成效。思所以廓而展之。所費之心血。蓋不在少。病在垂危。猶且惓惓不置。使天假以年。則豈獨庾人之受惠無窮。青澤所流。寧有既極。述其良法美意。微直峴首愴懷。羊公在念。抑使闡風興起。共致力於農村。亦黃先生之微旨也。

二

黃先生根據深入民間考查觀察之結果。亦覺時賢所論鄉村人民貧愚私弱之四種病態。實為中國農村所共有。因於復興農村之原則。定為

一、自教 耕讀並重。養成生產知能。國民常識。及勤儉忠慎之習性。

二、自養 以生產技術之改良。生活享受之縮減為主。

三、自治 改善鄉村之組織。以發展公共事業。改良惡劣習慣。

四、自衛 務求生活之軍事化。與衛生化。養成捍衛鄉土之觀念與責任。

其步驟之先後。即依上列次序。始於教。繼以養。乃由自治而自衛。（此就庾村環境情形而定。於其他場合。黃先生則主養先於教。）然進行之際。相互連繫。並非絕對分立者。至其實施辦法。則以學校為中心。而發動農村之改進。對於農村之基本組織。各國雖多傾向於大農制。而就我國之歷史背景與自然條

件而言。黃先生以爲宜保存小農制而推行合作方法。則有大農制之利而無其弊矣。

三

黃先生所以莫干山麓之庾村爲初期實施改進之區域者。因於庾村之自然的與社會的情形。有明晰之觀察也。

庾村四圍皆山。修竹茂林。經冬常綠。西有莫干山。滿綴近代建築。不啻一幅風景油畫。舍南舍北。溪流潺湲。東則平曠千里。一望無際。所得於自然者。似不可謂爲不厚矣。然而蚩蚩者方凍餒之。是虞。詎復有欣賞山水之閒情逸興。比年交通愈便利。汽車可以直達京杭。而農產山貨之運輸。依然惟人力是賴。嗚嗚。汽笛傳來近代消費之風。硜硜農人不改中世生產之舊。村人凡百八十餘戶。千二百餘口。業農者佔百分之八十而強。自耕農甚少。大半爲佃農。生產所入。水田而外。爲柴竹絲茶等山貨。土地瘠瘠。耕作固守舊法。生活異常艱窘。蓋平均全村歲入。不過二萬元。歲出需二萬五千餘元。官租私券。屢年委積。爲數殊不在小。惟轉輾於高利貸之下而已。五年以前（其時莫干小學尙未開辦）成年者僅二三人曾受舊式教育。兒童則皆失學。風俗澆薄。苟安懈怠。僥倖自私。復多染有飲酒賭博之惡習。

故庾村實爲崩潰中之典型的中國農村。黃先生既決定以庾村爲改進區域。即根據以學校爲中心之原則。於二十一年六月設莫干小學於地點較爲適中之汪家村（組成庾村之一小村）自任主席校

董與黃夫人親臨主持開學典禮。其始儋民居爲教室。闢荒地爲運動場。繼即自建校舍。半年而落成。學生自四十人增至二百人。成人之入夜校者亦五十餘人。乃於廿二年三月借一通力合作之事件爲動機。組織「莫干農村改進會」。主其事者爲學校中之教師。二地方幹練人士。九組織既具。村人亦以學校爲一切活動之中心。於是按上述步驟。實施預定之計劃。主要綱領。皆出於黃先生之指示。施行細目。由學校教師與地方人士共籌議之。懷疑之處。問題之生。隨時請示於黃先生。施行或有失宜。而施行者不自覺其不當時。常得黃先生之糾正。蓋黃先生即在主政華北之日。不出半年。必來山中。黃先生不能來時。亦必由黃夫人代表來。庾主持一切也。各項設施。分別述其梗概於后。

一、自教 關於兒童教育。設有莫干小學。現有學生二百三十餘人。畢業者已有二屆。校中設備。如工場、農場、運動場、游泳池等。均甚完美。成人教育。由學校輔助改進會辦理之。設有農民夜校、農民教育館、健身場等。民校計已畢業六期。達三百餘人。其所教爲公民、國語、珠算、常識等。每週復有特約演講。與時事報告各一次。農民教育館則常舉行衛生展覽會、兒童健康比賽。及關於改良風俗之化裝演講。與通俗演講。此外並有農作上肥料種子之選擇。及新式育蠶方法等之傳習。

二、自養 多爲生產技術之改良。金融之流通。及災荒之救濟。更分別述之。

改良蠶種之推廣 前數年來。絲價慘落。蠶業大衰。桑地多夷爲麥田。經改進會提倡新法。推廣新

種（黃先生授意特許以土種掉換新種如有損失照土種預計收穫賠償）後收入大增信仰以生。定改良種者自四十張激增至千餘張。桑地不僅恢復舊觀且多新裁。近以需要日增已決定設場自製蠶種。

改良麥種之推廣 村人向少冬作勤勉者略種芸薑蠶豆餘則任其荒蕪。廿二年冬提倡種麥特約農家試種金陵廿六號麥種成績甚佳乃收集麥種貸與農人推廣面積改進區內外已達三千餘畝。

提倡造林與植桐 莫干山建築繁興原有林木紛紛砍伐未成新林多為人偷作燃料。改進會四年以來提倡造林先後所植松杉苗木幾三萬餘株。去年復提倡植桐先由學校植桐二百餘畝以為之率。村人有合作植桐之組織。

信用合作 庾村信用兼營合作社成立於廿二年春。辦理放款儲蓄及購買等合作事業金融之調劑全由黃先生私人籌措之。

公共倉庫 廿三年冬黃先生在山見村人新穀初登即盡數賤價出糶以償風通不留餘糧。越年青黃不接勢不能不高價糶入。因指示改進會設立押米倉庫。三年以來平均押米自五百担至八百担。押款自三千二百元至五千元。

水利交通之建設 比年由村中壯丁義務服役先後疏濬溪流二百五十餘丈修路五百四十餘丈築路三十餘丈。

提倡副業 農家本多畜雞鴨畜羊豕者而種既不佳方法又不合理近由學校購置「安哥拉」兔「美利奴」羊「萊格杭」雞一面教兒童飼畜一面指導農人並發給優良種子惟進行尙少成效擬以合作方法推廣之。

旱災救濟 二十三年大旱先生夫婦見災情嚴重斥資救濟並詳示辦法務本自食其力之原則不使災民長其依賴乞憐之惡習分貸賑工賑急賑三種貸賑有一小麥種子貸放二冬作放款及三春作放款總計放款三千餘元工賑結果開池二築閘二修堰三疏溪修堤十餘里凡一萬二千餘工用款在七千元以上急賑限於孤苦無依之老弱殘廢因工賑並及力弱而勉能工作之童七故急賑所施不過百二十二口此次救災歷時百五十日救濟區及鄰近村落賴以舉火者凡五百餘家。

三自治 地方自治事項中之戶口調查保甲組織等本有鄉長副負其責而是項人員既無辦事能力又少從公觀念全賴學校及改進會訓練其使用民權且補助其進行而督察其成效此外另組調解委員會以處置糾紛而避免訟累立山林公約以尊重產權而保護林業至婚喪禮俗之改良亦有相當

效果。

四、自衛 包含警衛、衛生及消防等事項。其中衛生事業開始於學校初立之際，餘則發端較遲，略述如下。

警衛 廿四年冬選集壯丁，施行軍事訓練，械彈服裝置備無缺。訓練完畢後，以地段分班，由學校教師任班長，平時無事，每二週複習一次，每月會操一次，有事由班長召集警衛地方。

衛生 由學校與改進會合設醫診室，聘請醫師，備置藥物器械，特別注重家庭及公共之衛生。時由醫師前往查察指示，平日就醫，只收號金數枚，以示限制。藥物手續概不取費。春秋佈種牛痘，遇時疫流行，則注射防疫針，設臨時隔離病室，亦均分文不取。比較統計，死亡率確見低減。

消防 廿五年春設立消防隊，由各村推選三人，合二十一人為一隊，備有水龍、銅帽、滅火機等。

上之所述為五年來見諸事實之一般情形。自去歲起，黃先生見改進區內各種事業漸就軌道，乃先後補助鄰近鄉村（孫青鄉、何村、莫干山）組織阜源、何村、劍池等三小學。於是隣村人士就「以學校為中心發動農村改進」之觀點，而確信黃先生將擴充其改進事業於該數村矣。及聞黃先生之逝，不禁凄然有對夫天之不為若輩懸遺也。

或於松竹蔭翳之橋畔。或於禾黍秀茁之隴頭。或在瓜棚之下。或當負暄之際。常見一中等身材之紳士。目光炯炯。精神飽滿。服裝整潔而樸素。——長袍而馬褲。向三數衣衫襤褸之田夫野老。踞蹠而談。聽者或悚然動容而有所悟。或欣然色喜而有所慰。時亦於一小禮堂中。集二三百老幼不等之村夫。雜以村婦。傾聽此精神飽滿之紳士。作懇摯之演說。首肯者有之。索解者有之。時亦有青年六七輩。環坐而諦聽。此紳士作周詳切實之啓示。時而村中久不見此紳士之音容。則學校及車站之人員。常苦村人詢以此紳士蒞止之期矣。果何人乎。乃不辭猥褻與村老伍。而又得村人之依戀如此。此則黃膺白先生之在庾村也。

與村人談話。非易事也。必有親切之態度。以感動之。必有平易之口語。使領會之。以黃先生之地位。使之敬畏。易使之親近。難以黃先生之學識。陳高深之義。易出通俗之語。難然而庾村人民之見黃先生。老者如見其兄。少壯者如見其父師。庾村人民對於黃先生之教訓。類能了解而實行。舉公益之事。曰「黃先生教吾人爲之」。遇爭執之端。曰「毋使黃先生知之」。

爲村人謀改進。亦至不易事也。惠之類。易養成依賴之習。迫之切。恐益其畏難之心。輔之周。則難期其自動。任之驟。則尚無此能力。故黃先生常勉庾村之從事改進工作者。以勿爲拔苗助長之謀。當期循序漸進之效。

庾村改進事業之得以進行無阻者。不僅經濟人事之措置得宜。實由於黃先生精神所感動者多也。庾村人民有疾苦。則訴諸黃先生。有需求。則請諸黃先生。事有懷疑。就黃先生而決之。行有不當。乞黃先生之恕之。宜乎當黃先生之逝也。樵歌輟響。牧笛無聞。惶惶然。愁疑恐懼而來會中問訊者。日何慮數十起。及先生之安葬庾村也。佇立而迎觀者。途爲之塞。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一今而後。誰爲吾儕惠者。一村人無不知。窳窳所安。福星長照。黃先生之事業。將發揚光大於無窮也。

敬悼黃膺白先生

李協

協於膺白先生知之較晚。民國十六年蒙其識拔。始得謁見於滬上。十七年國府任先生爲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協爲工務處長。方幸得追隨共事。而先生以疾病在躬。力辭不就。余會趨謁於莫干山上。敦勸未獲所請。此後亦常時蒙函教。東北難發。華北垂危。先生不忍坐視。披髮纓冠而往救之。華北轉危爲安。雖世俗論者多不肯加諒察。然國勢至爾時。若非先生出而任勞任怨。則其結果將更不堪設想。然而先生心力卒矣。病益加矣。至濟危之時。猶苦口勸告中日人士。其憂國憂時之心。於可白矣。先生才華縱橫。而天不承年。丁茲艱屯。未能多所發展。悲哉。

永遠了齊師的教言。在齊師逝世半年後的今日，不由使我想起幾件事情。雖然時過境遷，却彷彿猶在目前，而令人不能輕易忘記。

頭一件事，民國十二年，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正因為校長問題鬧得大翻地覆，無法解決，連輿論界全感到事情的棘手時，齊師那時正長教部，毅然決然接受學生的請求，電請遠在歐洲的范靜生先生返國。長校學校因以安然復課，平靜如恆，設非齊師處置得法，校事殊難預料。後齊師卸去教長職務，范校長特聘齊師來校教授我們班及史地系四年級的「世界政治地理」。因齊師由歐美考察回國不久，對於歐美各國最近政治情形，至為明瞭，講得切實動聽，每次上課，教室必告滿座，且有每座擠兩人者。後來者均立倚在窗台而聽，他班同學，常拋去自己所選的課程，而來此聽講。當時和魯迅先生所授的「小說史」同為最叫座的課程，同學們競競聽講，大有「欲知天下事，便入此室中」的情景。那時同學們正為得一良師而自慶，幸却不料事出意外，十三年冬，國民軍班師同京，齊師因主持政務，辭去教職。同學們失望的心情，宛若思念遠離的慈母，齊師也很知同學們切盼之殷，曾兩次來信安慰同學，並說明此中不得已的苦衷。同學們稍稍冷靜下頭腦之後，想到齊師此番所作事業，是在樹立革命的根基，與民族解放運動，任務重大，比起專教我們四十多人的功課，前後相較，權衡輕重，也就不再作齊師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90 | 91 | 92 | 93 | 94 | 95 | 96 | 97 | 98 | 99 | 100 |
|---|---|---|---|---|---|---|---|---|----|----|----|----|----|----|----|----|----|----|----|----|----|----|----|----|----|----|----|----|----|----|----|----|----|----|----|----|----|----|----|----|----|----|----|----|----|----|----|----|----|----|----|----|----|----|----|----|----|----|----|----|----|----|----|----|----|----|----|----|----|----|----|----|----|----|----|----|----|----|----|----|----|----|----|----|----|----|----|----|----|----|----|----|----|----|----|----|----|----|-----|

獨自強無日國將不堪」其見事之遠臨事之勇實非常人所可比擬。

末一件事塘沽協定之後，齊師約我在平任事某日法國大使館有人偕一阿爾薩斯勞雷州的人來謁，齊師命我參加談話。法國大使館的人介紹阿爾薩斯勞雷籍的人說：「這是法國的『滿洲國』人。」齊師指着介紹我說：「這是中國的一阿爾薩斯勞雷」人我請你將努力復仇的經過指導他聽。」這次談話我有說不出的感觸而齊師用心之深可以想見。

現在齊師的生命雖然逝去肉體長埋於莫干山麓不再能親自教誨我們領導我們但齊師的事業與精神却根深蒂固滋養在人間齊師的兒女雖不多但政治的子孫却永永繼續瀰漫全國我個人雖自顧渺小更不敢疏忽自己的職責使齊師的精神不死所恨者齊師死得過早失地既未能在他的手裏收復也未能在他眼裏看見收復英靈在天遺憾何如。

我書至此謹錄齊師前夏在莫干山上爲我題扇之詩以作結束。

一力薄難回劫後災莫干山住賦歸來簷頭春雨連宵滴塞外迷雲那日開」

一

辛亥以還鏡宙濫竽報界凡數載。以是嘗獲與海內賢士上下其議論。而於膺白先生獨深敬其爲人。蓋腦筋之明晰。眼光之遠大。議論之有條理。於並世諸賢中實罕所倫比。至其愛國之熱誠。更不必論。特此爲一國民道德上應具之基本條件。否則無論其人才力如何宏肆。智識如何豐富。議論如何超越。皆不足取。若夫政治中心人物。則此基本條件尤不可缺也。茲者國難方殷。哲人已萎。同人以先生生平一言一行。均關國家大計。爰有紀念刊之輯。屬爲一言用述先生內政外交中最關重要者。一聞發之。其他個人談話。足爲他日史料者。將另著於篇。

二

諸藩歸政爲日本明治維新之基點。日本之所以能成爲近代式之國家者。實皆出自當日諸藩熱誠愛國。以軍政大權奉還國家之所賜。膺白先生當辛亥革命時。本爲二十三師師長。駐節滬濱。當南北之衝要。地位不爲不重。洎統一告成。卽以解散二十三師請以爲軍權歸還中央之首倡。夫當舉世競言擴張個人武力之時。先生獨能犧牲一切。首創歸政之議。其眼光之遠大。愛國之熱誠。當世實有其匹。惜乎繼起無人。先生之言。終成廣陵絕響。迄於今。尙有以不足一個單位憤憤不平者。緬懷高風。能毋感恚系之。

今者國勢岌危。外禍日亟。人之謀我。無微不至。軍權統一。視昔尤急。惟有光大先生歸政之精神。奠中樞於磐石。然後從整個國家上謀一致之對外。民國前途。庶其有身。

三

中日同爲東亞僅存之獨立國家。有同文同種之雅。真所謂兄弟之邦也。中日互助。則全世界人類被其福。中日交惡。則全世界人類蒙其禍。此爲兩國有識者所共鳴。先生之外交主張。欲於中日共存共榮中。以奠定世界和平之基礎。觀其臨終遺言。先生之苦心若揭矣。兩國人士。苟理智未泯。對於先生之遠大眼光。當無不表深切之同情者。蓋中日相互猜忌。相互排斥。無論勝負誰屢。皆非兩國前途之福。其結果徒爲世界無色人種造機會而已。倘中日兩國。能在絕對之自由平等。互尊互利下。共相提攜。發榮滋長。則世界未來和平之關鍵。必盡操於中日兩國者之手。非僅東亞和平。可永奠於無疆也。先生嘗秉此精誠。以與吾友邦人士相見。初以爲至誠之下。金石可開。是以北平之命。舉世人士。爭相重足。趨避不遑。而先生獨能不顧一切。毅然受命者。非其聰明材智。不及恆人。一則激於愛國熱誠。不願於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之日。自惜羽毛。以爲明哲保身之計。一則鑒於中日國交。頻於絕境。東亞和平。危如累卵。不得不挺然而出。期以一身挽此危局耳。

先生對於國事之貢獻。數十年來。無役不與。吾人無暇縷述。特舉其大者二事。願世之紀念先生者。擴大

先生之精神使軍權早日統一更願友邦人士之具遠大眼光者粹然改計以謀東亞永久之和平進而共謀世界人類之福利則先生雖死猶生也

追念黃膺白先生

朱鶴翔

民國十一年翔於故都始晤見膺白先生厥後時相過從縱譚政治道德國際形勢及我國外交上應取之步驟深相契合而語不及私偶臧否人倫務持正寬和不爲偏苛之論而於後進尤愛護備至蓋其謀國之忠愛人之誠積數十年如一日海內人士無識與不識靡不欽仰先生之爲人也十九年蔣主席蒞平召翔往晤垂詢外交大計實由於先生之先容而先生初不以告迨蔣主席示及始知其概滬戰時翔適在滬上屢上書數陳意見多蒙採納並轉陳主管當局見諸施行前年翔奉命使比辭先生於上海祁齊路私邸先生爲備述北平政委會對日應付困難情形於東亞和平深抱殷憂蓋日本軍人在華橫暴舉動無非藉此爲獵官邀功之機會故雖有明瞭大勢之中日人士欲爲兩國人民謀真正之福利而頹運所趨恐一時未易挽救此實中日兩國間最可惋惜之事因中日如能提攜合作則第三者之勢力自無由伸張於東亞發揚光大正可有爲何必自作箕豆之煎以傷促兩國元氣中國自有其悠久之歷史決無滅國之可能日本此種跋扈舉動徒爲東亞和平之障礙耳其析理精當雖爛照數計無以過之翔抵歐後時與先生通信報告國際政局並討論外交問題先生亦時報書申以所見兩年以來積牘盈寸手澤尙新而先生遂捐館舍迴念音容愴懷曷極茲檢先生遺書二通刊附此冊後之覽者可窺見先生之文章經濟於一斑也

國干井先公使大麓十一月十七日

廿二日

西事教均任持補我 兄慶時之切溢於

言表頃已將子函大意密對岳軍部考

俟其參攷華北情形實出機就此次掩耳

盜於之辦法在神方實出石石已呈在对方依

台步佛也逆料和個步涉若否依原用則

三教內華北仍有變化惟此次中央組織後

前似稍健全而对外關係務院考之決心與方

針亦已在五全不全到切南順

南此稿山弄譯印成
七册由部分守各社外

傅鏡碧兄
已早閱及矣

今作

凡在此系一切對外通旋其對內

觀察均可依該稿為標準而下判斷當否大快

因該稿實幾經討論幾經修改而成且自全部

幹部之一致贊成而定者也弟對一切左義均已提

脫淨尤為仍擬暫寫上海社注附同高美順

頃

弟

李東原

政周

十六廿二日

鳳千祥先是使

憲承 亦名

國內情形 海外

在一面繼續努力

中惟日方近來

其故蓋有三因

(一) 對內有以邊議

勢以既往之不移一

兩侯其野願故稍飲其允鯁耳
兄持節他邦正能存國政狀必極周切
附轉行藉供參考致望幸勿為外人道
不
高復快頌

大安

弟

何好能

二月二十日

余與膺白先生交往之經過

冷 通

余之識膺白先生在民國紀元前三年其時余適因皖省革命事作（熊成基等主倡）爲清督端方拘於南京經各方營救出獄方欲束裝南行適聞膺白先生將自日本送同志郭君實先生返國且必來南京乃滯俟之不數日先生果來經趙厚生先生之介紹相見於圖南書館樓上圖南書館者趙厚生先生所創辦爲革命同志之通訊機關也數載神交一旦傾襟懽慰逾恆先生貌清矚目光奕奕顧盼間神采飛越而態度尤殷勤可親三人促膝小樓暢談竟日所談大率爲國內外革命活動及黨務進行事宜猶憶予語先生曰「現時多數同志多在揚子江流域活動沿江各省已有相當勢力一朝舉事當無缺少聯絡之虞惟獨北方爲北洋重兵所在而同志空虛異常將來苟欲收大效北方不能不先事佈置我人必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之精神深入以經營之顧北方爲清廷根據所在活動較難危險亦大非膽大心細如兄者不足當此大任」余意默察先生沉毅果敢論事尤多遠慮故以此爲言而當時先生所見亦完全一致且以此至艱難至危險之役自任其後先生果投身軍諮府潛結同志爲北方樹立革命基礎此爲辛亥以前一段史料與先生後來歷任北方艱鉅有相當之關聯者也

然予與先生之關係至辛亥革命告成而始密切時先生任江蘇都督府參謀長兼二十三師師長趙厚生先生爲之副余則領第三師駐徐州因此過從既密情感日洽而余等於軍國大計主張往往相契時

大局初定，患在兵多。即以江蘇一省地面而言，有軍二十六師，量多而質不佳，非特軍需浩繁，有事亦不能爲用。爲昭示我革命黨人純潔愛國之心胸，遂以收縮軍隊爲先務。先生毅然先將二十三師自行裁編，以爲首倡。於是相率擲風，不期年而蘇省軍隊編遣就緒。至癸丑二次革命，余等明知軍事上萬無倖勝之理，然以黨議既決，先生助英士先生力圖滬局，而余苦戰徐州，失敗以後，雖分別東渡，然各乘機潛心於學識上之修養，其行逕又相彷彿也。

洪憲事起，先生由美國內渡，予亦由東京移滬。雖彼此不常謀面，然對於護國軍之有所嚮應，則又有聲應氣求之感。迨民國七年，段氏主政，意欲以武力壓倒西南之護法軍，完成其北洋中心之統一局面。余念西南護國有殊功，保全西南不特免犧牲實力，且即鞏固民國基礎。因贊助岑西林先生於主張和平名義之下，力阻段氏之武力征服西南政策。而其時膺白先生在北方，又與余等之主張不謀而合。偕張敬輿將軍南下來滬，共謀進行和平運動。此種策劃的過程，卒以胚胎後來之種種演進，而爲國民革命開先驅之路。此中爲國苦心，當世尙有幾人知之耶。

綜上所述，爲余與膺白先生初次晤面及共事之經過。悉本事實，不敢以曼辭緣飾。意在因此補助先生之史乘云爾。

「我從小沒有父親，家境困難，除母教外，全靠國家和社會的培植。近年常居莫干山，每次經過鄉村，總看見許多小孩，或逗留道旁，或嬉戲山間，一無所事。這當中不知耽誤了多少聰明有為的青年。我國自古以來，成功的將相，以及各種大學問家，多半是窮鄉僻巷的農家子弟。在這樣山清水秀的莫干山四周的鄉村中，正不知蘊藏着多少聰敏可造的兒童。但是他們的父母都是些無知無識的愚民，那裏知道應該怎樣的教育他們。在國民教育還不能普及的我國，眼看着他們又得學着他們的父母，終日兩眼看着天的度過他們的終身，豈不可惜。把一個國家建設在這樣的國民身上，又豈不危險。回想吾幼年曾受社會的幫助，現在也應做些社會事業。這也是國民應盡的義務。所以我在購買山上五百零九號房子的一年，同時在山麓的庾村也買了十幾畝園地，想將來在那裏辦一個小學，同時做一點改進農村的工作。在一年以前，因為中華職業教育社在徐公橋主辦鄉村改進，很有成績，就托黃任之先生物色一位辦學並主持農村改進的人。但至今尚未找到。無形中又擱了一年多。不意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現在南北鄰國的謀我愈急，國事日非。所以我想要為社會盡一點義務，也得趁這還有可為的時候了。你對於莫干山情形很熟悉，又是學農的，能否為我去主辦這個學校。我雖然積蓄無多，但一二萬元的開辦費和每年三四千元

的經常費的負擔。還可以沒有問題。我居住在上海。每年的開支平均總要伍千元以外。將來校中爲我留下兩個房間。到外面社會上不需要我時。我就把上海的寓所撤銷。搬到校裏一住。省下來的錢。想也夠學校的開支了。」

這是吾們故主席校董黃膺白先生在一二八事變定後對吾一番很懇切的談話。一個不學教育能力低微的我。爲愛國熱忱所激。竟不自量力的接受了這重大的使命。

四月下旬開始選擇辦學的適宜地點。因爲庾村已在一年前設有鄉村小學一處。想在山麓其他方面另擇一未有學校的地點。但多是山村。人口稀少。交通又不便。後來查得庾村學齡兒童有一百多人。而在學的祇二十人左右。曾去參觀了一次。在上課的不過十一二個學生。據校長說：「開辦時也會有三四十幾個兒童入學。後來都中途輟讀了。家長都不明瞭子女求學的重要。實在沒法辦理。」從他說的話裏。可以知道這個學校還沒有適合于村民的要求。我就想決定把學校辦在庾村。我把這個情形報告先生之後。先生爲審慎計。決定親自做一次視察。在隔日我陪着先生步行到庾村。走進西面山谷裏的一個小村。叫做莫二塢的。看見許多天真爛漫的兒童在溪邊玩着。先生問他們空着爲什麼不去讀書。他們祇低下頭去。微微一笑。後來碰着一位老者。先生就和他談話起來。知道這個小村子裏也有三十幾戶人家。大約有二三十個兒童。都還沒有上學。先生問他爲什麼小孩子都不讀書。他說：「庾村雖然

有一個學校但是在汽車站外面小孩子走過車站總不大妥當況且我們農家的孩子讀這些洋書也沒多大用處要想自己請個教師來教他們又沒有錢也請不到好教師」先生問「那麼要是我請一個教師來教他們怎樣你們村子裏有沒有房子可以辦學校的」老者說「那當然好的那面這個庵（手指着一箭路外的白雲庵）到是六開間門面的房子要是可以用那麼學生上課和先生住的地方都夠了」說到這裏他才想起問「先生你尊姓是那裏來的怎麼這樣好肯請教師來教我們的孩子讀書」待我替先生向他說明來歷之後那老者驚訝的叫了一聲原來是黃部長先生（這是莫干山上的人對於先生慣有的稱呼）一種雖未見過面而景仰已久的神態畢露在面上就此到庵裏去商量着怎樣修理校舍怎樣招收學生等問題後來先生對吾說「你看他們望兒女讀書的心是如此之切我們趕緊籌備決在最短期內開學你一個人先教授起來讓他們早一天有得讀書也是好的」第二天清早先生手裏拿着一張圖來對吾說「我昨夜半夜睡不着我想辦學校總得建築幾間校舍起來一方面兼作將來改進農村的辦事處纔好我已擬了一張校舍與圖在這裏你把牠謄清一下就給營造廠估價我想最好在舉行開學典禮的一天同時行奠其禮」一所五年來很覺適用的校舍就是這樣脫稿在先生半夜的不睡之中這種驚人的精神在吾的腦海中是終生也不能泯滅的了後來臨時校舍因一部份父老的要求以莫干塢偏在一角前後中三村的兒童來讀不便改用了汪家村的

一間民房就此購置用具。辦理招生籌備建築校舍。決定在六月一日開學和舉行校舍奠基典禮。

開學的一天到了。十幾位來賓和四十個學童（學額限此）。先生夫婦也親到致訓。我還記得先生那天的訓詞對於他幼年求學的困難。和此番創學的意義說得很詳盡。現在約略的記述在下面。爲學校同仁和前後學生作永久的晨鐘。

「人類相處的道德第一是互助。我是一個不滿七歲就沒有父親的孤兒。我的母親含苦茹辛十二年。養教我成人。但其間隨時隨地都得了社會的助力。我從舊式的讀書到入庠。新式的讀書到進武備學堂。以至出洋。都是國家和社會栽培的。十幾年前。我在北方時。常對我內人說。國家待我真不薄。我自問成就太小。不足以報國家。我們將來就以受之社會者報之社會。老年回到家鄉。盡其所有辦教育吧。所以我買山上的房子時。即買了庾村的校址。祇以人事未經安排。多年不會着手。現在國難日亟。應該做的事就該早動手。所以請了熟悉山上下民情。自己學農的鄭性白先生來做我們的校長。籌備三月。今天纔算正式開學。同時行我們新校舍奠基禮。我夫婦二人將來即以學校爲家。願鄉村父老與以合作。使莫干小學成爲我們農村改進的先聲。莫干小學的學生。個個爲地方上有用的人才。『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我以此祝莫干小學。我以此勉莫干小學。」

第二年的春天。校舍落成。先生夫婦相偕來庾村同度學校生活。就住了西樓的二間房子。不帶一個僕

役一切親自操作。飲食也和我們師生同在一處。這時候學生已有一百二十人。教職員也有五人了。每在飯後和課餘。就同吾們講解辦學和改進農村的要旨。尤其對於今後的國民須具備「勤儉忠慎」四個條件的一點。翻覆周詳的講之再三。並親筆寫這四個字爲校訓。又寫一匾一對是「耕讀」和「自治自衛自教養」。一相友相助相扶持。兩句懸掛在大禮堂上。作爲今後辦理整個農村事業的指針。這一年的夏天。學校的規模粗具。對於農村改進也逐步開始。決定在六月一日舉行學校成立週年紀念。到五月。先生因爲國家多事。出主華北舉行紀念的一天。正是先生在前方折衝。食不知味。寢不安席的時候。但仍來電相勉說：「六月一日爲本校成立一週年紀念。予身在千里。心在咫尺。國家多難。非亟自振作。不足以圖存。切盼全校教職員時時誥誡學生努力耕讀。至爲盼企。」這一張電文。現在也成了吾們寶貴的座右銘了。

膺白先生何如人乎

程遠帆

予識膺白先生僅十餘年，實不能爲文狀先生。然此十餘年中，過從頗密，其思想精神，稍有認識。今先生去矣，竊歎國家有此不世出之人才，而憂國以終人多未諒。「吾不能無感，吾不能無言。」昔者先生悼其亡友陸君光熙，曾有此二語，且曰：「予今重讀陸君之文，予淚泫泫下。」予今以先生之言悼先生，亦悲哽不能自勝矣。

予與先生友好之經過

予初見先生，在民國十一年。爾時予在英倫，先生道出倫敦，一夕蒞臨駐英使館演講「中西文化之比較」。予聆其言，已極心折。迨十三年春，予赴北京，從事銀行，先生適亦在京，因內子與亦雲夫人有同學誼，予亦遂得締交於先生。二易寒暑，常得晤教。當時予無意政治，對於先生之實際工作，聞焉不詳。然其政治識見之遠大，與夫救國情緒之熱烈，已印吾腦海。予痛惡舊日官僚社會，一日先生謂予曰：「曩在天津所最敬愛者，爲嚴範孫先生，望之如出水蓮花，一塵不染，其立品爲不可及。」此時予之感想，先生處身於十丈紅塵中，其高潔殆亦出水之芙蓉也。十五年秋，予南歸，認爲中國已有轉機，遂參與浙滬間之革命工作。其後服務桑梓，而先生則翊贊蔣公奔走各地，晤教之時不多。自十七年至二十二年，爲先生退居莫干山之時期，予亦常往山中，過從益密。予之深知先生，蓋在此時焉。先生患胃病頗重，而自強

不息黎明即起習拳習劍不稍間斷有時與予競走山林日行四五十里不肯示弱此數年中先生讀書學佛致力甚勤二十二年五月初旬先生在滬寓予往訪之忽密謂予曰「華北危矣余受政府之囑托將往圖挽救事雖無把握願國難嚴重至此吾輩胡能袖手余往華北中央許便直行事但余對於軍務財務不願與聞即政務一端亦不過暫負領導之責然余既駐節北平一市之中不可不付託得人擬請兄任財政文欽任公安兄其毋辭」予聞言有難色終以先生大義相督責不能不偕往當時平津一帶強鄰壓迫兵近城下益以多數政客漢奸蠢蠢欲動情勢至危岌岌不可終日二十日予訪先生於寓所見其迴旋不絕於斗室中神思緊張心緒焦灼忽謂予曰「我輩今日必以保全華北爲先着徐待雪恥之機會外敵固吾仇也所最痛心者內變耳天津爲萬惡之藪兄速攜款往周濟一部分之失意政客曉之以大義彼輩亦有爲余舊日留東之同學者今將挺而走險請即致語」膺白赤裸裸之一顆心惟在救國「期其悔悟彼輩有生活艱難者可酌量補助毋庸索收據也」予遂赴津對於安定反側果稍有成效北平亦轉危爲安予因不通和文且目覩強鄰之縱肆不勝憤慨雅不願虛與委蛇後此予遂專事財政間與政客軍閥相周旋絕少與聞外交也予於先生之華北外交政策其初亦不無懷疑歷時稍久始深信此爲當時唯一之生路先生同仇敵愾之心恐比任何人爲熱烈惟能知己知彼深謀遠慮其苦心孤詣有非淺見者所能了解先生對日之根本信念如何予雖不能貫徹其詞然可得而推測者（一）

國人有依賴國聯者矣。民國八年先生著「戰後之世界」其第六章已痛言國聯之不可依賴。十四年後先生仍具此信念。(二) 國人有依賴世界之正義觀人道觀者矣。同書中亦已證明空談正義人道之不可恃。十四年後先生深信英美各國對於日之侵華雖常有正義人道之宣言然萬不能望其有實際之援助。蓋彼自顧不遑其在東亞實力亦非日本之敵。(三) 國家受辱至斯以常理言惟有戰之一途。然默念當日情形對外既不足以言力在內亦且無以自安而平津之間內憂更多苟孤注一擲其結果何如亦可想見。(四) 先生深信犧牲應有決心惟亦應有準備嘗云「吾輩應咬緊牙關結緊肚帶握緊拳頭以待最後」。(五) 前數年中日之侵我我亦有自取之咎在內則變亂不已對外則應付無方。(九一八之前數年東省當局之應付日本幾如兒戲) 既招其輕視又激其憤恨使彼邦抱侵略主義者益佔有優勢。懷穩健思想者漸趨於沒落。雖然平心靜氣以策久遠我固有覆滅之虞彼亦有自焚之禍。有復讎之決心者不輕言復讎。有自救之決心者亦不吝救人。故先生對於日人不惜噁口瘡音曉以東亞安危共存共榮之義。而對於國人則惟恐彼之終不能省悟常以不動聲色急起直追以備最後之犧牲相勸勉也。近一年中之外交政策猶是先生之前矩。而當時之責備先生者何其苛乎。二十四年春先生南歸華北漸成離心之局。夏間予兩次返浙堅勸北上而先生傷感已深卒不肯往。十一月予亦南歸。翌月予謁蔣公陳述華北之危機且曰「齊白先生之在華北有數利焉。一華北外交非有赤膽忠

心者任之不可。先生在華北，卽華北有一精忠報國之政治領袖。二先生爲東瀛人士所尊敬，坐鎮彼方之時，雖有枝節之問題，尚不敢有過分之要求。三先生在華北，可以籠絡政客，鎮懾漢奸，惜乎歸矣。一蔣公似深以爲然，而對於先生之忠誠謀國，則喟然曰：「是。」蔣公誠先生之知己也。猶憶是歲十一月間，先生兩度赴京，贊襄大計，而神色憔悴，體態羸頓，予竊憂之。十二月十五日返山，從此不再入都門矣。二十五年一月，予來浙，三月某日，予與先生及青甫、文欽、湛侯、炎之諸先生同餐於文隱小築，閒話之際，偶戲談彼此壽命，予大言曰：「予自信不易死，科學家謂壽命有遺傳性，予之祖若宗多享大年，未臻八十，卽謂之夭，由此論之，予亦不易死。」膺白先生笑曰：「將來我輩後事皆托遠帆。」孰知此卽先生之讖語也。耶兩廣變起，先生已難支持，予尙勸以力疾赴京，共挽危局。先生心動，而病莫能興。夏間養痾山中，予數往訪，察其病狀，似尙無大礙。迄八月下旬，先生返滬，入宏恩醫院，經割視後，西醫斷爲肝癌，不可治。由是日趨困頓，寢至大漸。十二月初，先生病危，五日之夕，予與岳軍先生同假寐於黃寓客室。六日晨間，先生逝世，予亦在側，以先生近年耽禪悅，治佛學者，禁哭，予等惟泫泫淚下而已。

先生何如人乎

此一問題予不能答，但國人之眞知先生者不多，予又不能不答。

先生之識見卓越

先生頭腦明晰，觀察銳利，深謀遠慮，料事如神，洵當世之奇才也。試舉數證：一先

生著「戰後之世界」尚在國聯創立之初。先生即曰：「發起聯盟者。自身已表示不信任聯盟。」又曰：「聯盟之作用。其前途可以想見。」又曰：「吾人不能依賴國聯。」而今則何如？二先生主持華北政務之時。其對日政策。即爲今日之政策。當時國人多誹議之。而今則何如？三先生深信中國惟有自力更生之一途。任何列強。可以爲友。而不可以依賴。此先生之又一警告也。

先生之情緒熱烈。先生秉性誠摯。富於感情。七歲失怙。去年身已病矣。猶自撰書「懷抱思親圖紀」。至情流露。詞義悽惻。莫干山中有陟屺亭者。則先生思母之亭也。先生嘗與予論交友之道。一則曰：「道義相交。生死以之。」再則曰：「宗旨相同。歃血爲盟。」又曰：「救國救民。共灑血淚。」今讀先生所譯「旅順實戰記」之六版感言。對其亡友陸君光熙之傷痛。可知其交友之情摯。先生愛國家。愛民族。則其情緒更熱烈矣。先生少年入同盟會。組丈夫團。遂譯「肉彈」(即旅順實戰記)。佐陳英士先生革命。因袁世凱懸賞購緝。亡命海外。洪憲僭號。歸國爲浙江獨立運動。以倒袁。其後蟄居津門。潛心著述。所言無非救國。從政南北。皆在危濤駭浪之中。一生言行。有淚有血。其所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第一編最後一節。有云：「吾之腦中。惟一國字。」蓋先生憂國家。憂民族。其情緒熱烈。有不可以自遏者也。先生之抱負偉大。先生誠非常人也。有澄清天下。挽救國運之志。辛亥之前。致力於光復。辛亥之後。致力於除舊惡。導眞新。其在北京也。推翻賄選。掃除帝制。十二三年間。先生爲國民一二三軍之導師。其

廣白先生手書懷抱思親圖記略

文治藏書樓懷抱思親圖記略

我生亦七歲而孤先父孤公辭音笑貌均不能記憶少時先他人之月父者無幾而暮之別頃之間先此任大人以先人在世時事先此為言予三歲時彷彿得為史衣不俱痛步足予不覺不覺而後歲冬父感予寒亟結襦似予懷也指門上聯句使讀者在止予哭也隔表少忽自指門聯成讀先父不奇自是十歲以字為所此予一主受教始乃在親無幾者二十五年來每四思淚淚下氏圖二十五年丙子夢予年五十七雖先人棄養五世化矣茲藏書樓於莫十院演村莫十小學以前以先父傳名曰文治藏書樓樓成予妻亦空談作懷抱思親圖以福泰泰及人許名付且為誌賀文達居餘之懸於藏書樓之堂時時在圖而懷當思此從之雜然又之事續續世之借濟委之同懷念之推及止性而集乃行日倫常之獨厚宜是以習之懷思之懷生心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正月

黃印謹識

德望且及於吳楚。曾密謂予曰：「中國革命勢力統一南北，今有望矣。奉化蔣公現在粵中，必有驚天動地之偉業。自大江以至燕趙，吾當努力助之。」其後輔佐蔣公，出死入生，所志者救亡圖存，建國復興耳。其對於中日之關係也，欲中國之警覺而起，準備犧牲，而同時仍望日本之省悟。先生之抱負如此，而人多未諒傷已。

先生是政治思想家 先生一生從事於實際政治之時期不多，蓋志行高潔，故難進而易退。但其思想精神，無時無刻不貫注於政治。今試讀其遺著，語長心重，皆為救國。曁昔與朋友閒談，亦惟以國家民族之興衰存亡為念。識見過人，謀國深遠，洵曠代之政治思想家也。

先生是真正革命者 先生革命之事實，前文已略言之。生平燕居默處，潛養學問之時為多，偶出問世，皆在國家極大危難之日。有己立立人之大志，有赴湯蹈火之決心，特立獨行，不願隨俗俯仰。蓋真正革命者，固自有其信仰也。

先生是時代之先驅者 先生政治識見之遠到，幾若預言。其著述中，如「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如「戰後之世界」，皆證諸既往而測諸將來。其對於國內政治國際政治之政策，亦皆計及於久遠。先生望中國之警覺，亦望日本之省悟。先生曰：「東亞如果不幸，則我固犧牲，彼亦難免。東亞如果有幸，則彼固繁榮，我亦自立。他日局勢，無論如何演變，禍福共之。」先生雖不能見今後之歷史，然其思想

固時代之先驅者也。

先生是自強不息而有志於聖賢者。先生少年時代是英雄人物及其壯也。思想成熟態度冷靜。十餘年來進德修業用力益勤。竊嘆國內才智之士。往往年齒稍長。壯志銷沉。甚且日趨於頹廢。而先生則自強不息。近歲痛下慎獨之功。蓋有志於聖賢矣。苟天假以年。必臻爐火純青之境。

先生實志以殒。是國家民族之不幸。先生大志未酬。而身已殞。謝環顧國內。覺如此雄才大略之人。不易多見。天喪元良。誠國家民族之不幸也。

吾人將何以紀念先生。

先生去矣。吾輩爲國爲友。無限哀痛。但形骸不能再生。精神可以不死。論先生之才智。如莫干名劍。先生常居莫干山。有劍池。俗傳爲莫邪。干將夫婦磨劍之處。寒芒逼人。此天資也。吾輩不能企及。論先生之情緒。如旅順「肉彈」。噴火而出。此天性也。吾輩亦當同有先生愛國家愛民族之精神。吾輩可保存而宣揚之。今之國人。多未知其偉大。後之國人。必有追念先生者。先生愛其國。亦愛其敵之精神。吾輩亦可保存而宣揚之。今之日本。雖有知其偉大者。而尙未多。前上海日本總領事若杉先生。稱先生爲東亞罕有之政治家。後之日本。亦必有追念先生者。

黃膺白先生與史特萊斯曼

趙才標

語云「弱國無外交」。斯言也。蓋言弱國外交應付之艱難，百千倍於強國，而非謂弱國無外交可言也。誠以實力為外交之後盾，「苟非自力充足，國際道德，毫不足恃」。立國於世界，必內政與外交相輔而行。強國固藉外交以遂行其侵略，弱國更賴外交以掩護其內政建設。近數十年來，科學猛進，交通發達，一國實力之增減與壇坫折衝之勝負，其關係之密切，有如影之隨形。是以今日得稱為敏慧之外交家，必同時為遠識之政治家也。

環顧世界，以熟諳國情之政治家，在國家締造之歷程，肩任外交，遭遇非常之艱辛，為國奮鬥，卒至以身殉國者，在並世之中，殆未多觀。有之，其惟德之史特萊斯曼與我國之黃膺白先生而已。

我國自東三省淪陷，舉國言論行動，輒橫遭干涉。華北在武力威脅之緊急形勢下，風聲鶴唳，一夕數驚。此與戰敗後德國受和約之束縛，言動俱失自由，在外交上之不平，與在政治秩序上之混亂，其情勢之艱辛，蓋相彷彿也。而先生當北平政整會時期之備受國人疑難非議，與史氏主張容納道威斯計劃，締結邁迦洛條約時之頻遭國民攻擊反對，其工作之困難繁重，亦相類似也。

自來深謀遠慮之政治家，其政見欲立得人民之擁護，誠非易易，而外交機策之抉擇，更難。當時能獲舉國之了解與同情，史氏深悉戰後之德意志，欲恢復國家已往之力量，必須發展產業，故對於接受倫敦

通牒則以歸還上西里西亞工業區域收回佔領之三海關停止輸供德國原料與貨品爲條件經濟狀況賴以稍蘇對於接受道威斯計劃則以撤退萊茵駐兵爲條件尤以羅迦洛條約之成功德乃獲一時安全之保障得以專心致力國內復興建設語云「知與之爲取」又云「小不忍則亂大謀」古今中外謀國公忠之士靡不內審國情外察國際當機立斷忍辱負重以樹立國家百年大計一時之毀譽固在所不計也

反觀我國二十二年間之華北情形外有軍部與霞關之二重外交內受統一未固事權牽掣之影響動輒得咎啼笑皆非其時局勢之艱辛應付之困難殆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處當時「消極不足以救亡積極亦適足以債事」之形勢先生毅然北上乘單騎入回紇之大無畏精神運用縝密之科學思想歷經艱難之周旋折衝始簽訂塘沽協定先後接收薊灤戰區山海關古北口退引敵人武力於口外蓋其時薊灤被佔平津垂危華北紛亂已入無政府狀態舉國徬徨和戰迄無定議與其坐視寇患日深敵勢漸大何如暫忍片時有限之辱以緩和武力之威脅而制止敵勢無限之深入俾可安心內政建設以充實自力之爲愈乎夫國際交涉固非如個人行動之得以逞意任性也吾人苟一念當時環境之惡劣則亦可知身當其衝者之苦心孤詣矣若夫運用外交技術索還敵入所謂戰利品之數千車輛以及整理平綏路債款減輕數千萬元之國家負擔挽回國權於不動聲色之中其功尤爲不可湮滅也先生嘗言

「我之所信毀譽在所不計。傷時亦在所不懼。吾之腦海別無成見。僅一「國」字爲吾終身不可拔之成見而已。」國人乎。苟同思。平整會時之孤軍奮鬥情形。當不待細繹。先生一生從事革命之史實。已可知其所信所言者。非爲欺世之語矣。彼德意志之史氏。居常亦以自信勵己。謂自信爲一切成功之基礎。是知先生與史氏之同遭橫逆誹謗。而不稍自疑沮者。其素養與抱負。蓋有迥異於常人也。

慨自五四以來。國人對於身當折衝中日交涉之任者。輒以「親日」目之。夫立國於世界。國與國之間。勢必發生接觸關係。焉能離世而獨立。我國與日本接壤密邇。決不能與日本相隔絕。且日本之言動。對我國之利害關係。較其他各國爲尤切。果雙方能樹立一種平等之協調關係。則可同蒙其益。否則兩敗俱傷。尤以我國受害爲甚。故任我國外交之責者。必須洞燭機微。所在而以對日爲重心。先生漫遊歐美。歸國詳審內外情勢。即謀所以調整中日關係。其言曰：「誠欲爲黃種謀長壽。爲東亞謀安全。吾敢一言以決之。曰：親善之道。在乎名實相副而已。」又曰：「吾人決非反對中日親善論者。惟無誠意之親善。片面犧牲的親善。吾不願聞也。」是知中日糾紛之根絕。與真正親善之促進。惟有實施平等誠意之外交。先生固早已不憚煩詞。反復申告矣。當先生易簀時。猶深以中日兩國前途爲念。謂「同種同文之中日兩國。萬無自相殘殺之理。然一面標榜親善。一面維護其錯誤。於東北四省之後。更冀進圖華北……循此不改。所謂共存共榮。必陷於共衰共亂。惟有將華北企圖斷然放棄。進而將東北四省覓取一還我主

權之解決途徑則親善自然實現。」嗚呼何其言之剴切沉痛耶。是可知先生二十年來所抱持中日親善之一貫主義矣。

先生嘗謂「國不自強。往往爲強鄰所左右所播弄。一切立國大計外交方針均不能自立。」當民國二十二年之時。內外情勢之惡劣。中日交涉應付之艱難。可稱空前絕後。先生明知前有火坑。仍毅然挺身以赴。雖犧牲個人有所不惜。蓋先生生平服膺威爾遜氏「質直之言論」與「坦白之行動」。二言其處世待人也。其周旋壇坫也。均以是二語爲圭臬。然先生對於東鄰近年對我之動向。固早已察機見微。當歐戰俄德媾和時。協商國聯合進軍西伯利亞。我國亦出兵一師。先生見當時假道南滿鐵路備費周章之情況。已凜然爲東北國防危懼。迺舉國不察。未加準備。卒至不崇朝而四省盡陷。昔以阻止德勢東漸爲名。誘我訂立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者。今且轉而訂立協定。協以謀我。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可謂極盡詭欺譎詐之能事。近繼「焦土」一水鳥」外交之後。兩國經濟提攜之聲浪。又復高唱入雲。「變吞併性之武力侵略。而爲蠶食性之經濟侵略」一張一弛。得寸進尺。貪慾無厭。誅求未已。殆已復非精誠所能感動。吾人今後當知所以自處矣。

當歐戰爆發。德人趾高氣揚。舉國咸有滅此朝食之概。惟獨史氏已預感德之最後失敗。蓋史氏深知德國之勝負全繫於英人之向背。而是時英德關係已趨於不可挽回之地步。決不能爲德之與國。故當一

九一七年德國尚佔戰爭優勢時毅然排除衆說力主議和卒以德皇不聽忠告拒絕美國建議繼續戰爭遂至一敗塗地國幾不國噫公忠體國之政治家其遠慮卓識常難獲世人之同情了解中外殆出一轍也。

史氏之主張雖未實現然仍展舒愁眉盡力以鼓舞國人之繼續奮鬥當戰敗之餘民多死傷土地驟削國呈土崩瓦解之勢而和約之簽訂尤予國民精神上以重大打擊史氏於舉國頹喪呻吟之狀態中大聲疾呼詔告創鉅痛深之國人曰「此條約喪失權力喪失榮譽誠足使德意志成爲破碎之國家然吾人若不簽訂此約則我民族將至傾覆是以不得不簽國人乎祇須吾人信心不渝將來必有使此桎梏完全消滅之一日」史氏以此自信自矢發爲富於熱情之沉痛言辭以喚醒垂死之德意志國魂現日耳曼民族之得以復興其機端蓋已萌蘗於此。

先生目擊歐戰之因果居安思危深凜夫我國國運之艱危時機之日亟不憚煩詞剴切譬解喚醒國人之自覺激勵國人之希望勗勉共負中興之大責任當時果能未雨綢繆舉國奮發下此決心則二十年來國勢早臻富強之域奈何一再蹉跎時機坐誤吾人今誦血淚交併之遺言當可知先生胸懷之沉痛爲何如今後吾人自救救國之道惟有遵依先生遺言一致信任領袖事事以絕大同情全力協贊庶幾我民族生命得與地球生命並存。

現代之戰爭爲國民戰。經濟戰。實力戰。環顧世界大勢。二次大戰。殆難倖免。我國「儲備近代國家水平線上應有之實力」必須有相當之和平時期。此爲我民族中興必經階段。亦爲外交應付上微妙機樞之所在。善夫東南日報記者之言曰：「中國國民之更生自救。固須訴諸自衛武力。而尤賴充分之和平機會。以克渡狂瀾。誕登彼岸。今後外交家之使命。端宜在此努力。」可謂洞燭時機。深知先生者矣。彼戰敗後之德意志。國脈不絕如縷。苟無史氏之卓識遠見。力排衆議。不辭勞怨。周旋於國際舞臺。以求歐局之和平者。則焉有餘力。潛心從事。恢復踏上復興之大道哉。

綜觀先生與史氏之一生。其遭遇國勢危殆之時代同。個人抱負同。政見之卓識深遠同。忠誠爲國奮鬥之經歷同。一時尤疑難叢集之情況同。因憂時勤勞過度而患不治之症者亦同。今者德意志在希特勒領導之下。國力已臻充實。自動解除條約束縛。返視同一多難之我國。雖統一基礎已固。國際情勢亦瀕好轉。而自力自主之國家建設與民族復興。尙有待於國人之不斷的艱苦奮鬥也。嗚呼。哲人云。亡邦國殄瘁。翹首東望。不勝感慨唏噓。

臧白先生與故宮博物院

馬衡

吾國博物館事業。方在萌芽時代。民國以前。無所謂博物館。自民國二年。政府將奉天熱河兩行宮古物。移運北京。陳列於文華武英二殿。設立古物陳列所。始具博物館之雛形。此外大規模之博物館。尚無聞焉。有之。自故宮博物院始。雖籌備設施。由李石曾先生等負責。而創造完成之者。則為臧白先生。

先生於民國十三年任攝政內閣時。以清室優待條件。經張勳復辟之後。實有修改之必要。因於十一月四日召集攝政會議。商討此事。翌日由警衛司令鹿希伯先生鍾麟。警察總監張玉衡先生璧。國民代表李石曾先生煜瀛。商請清廢帝溥儀移出宮禁。遂以明令組織善後委員會。辦理接收公產並保管事宜。其令文曰。

「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業經公布施行。著國務院組織善後委員會。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協同清理公產私產。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產。暫責成該委員會。妥慎保管。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一律開放。備充國立圖書館博物館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遠。此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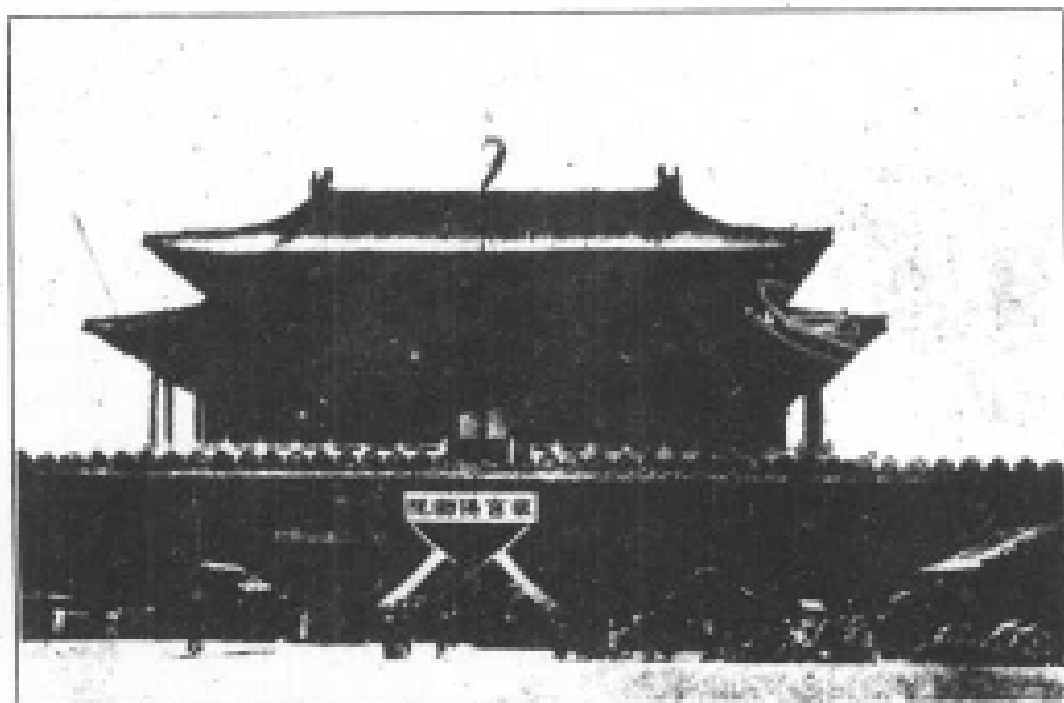
於是故宮博物院之得以成立。遂基於此矣。

清室善後委員會為副國民之期望。加緊籌備。於翌年（十四年）十月始得就緒。即以雙十節為成立之日。先生於開幕時親臨演說。略謂「今日開院為雙十節。此後是日為國慶與博物院之兩重紀念。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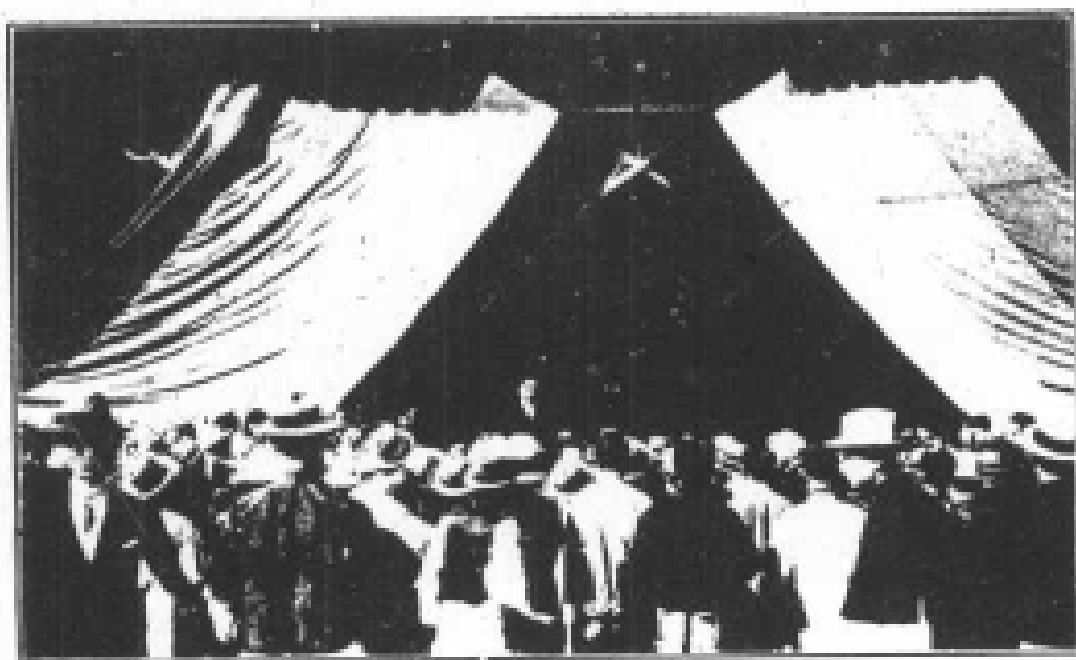
有破壞博物院者。即爲破壞民國之佳節。吾人宜共保衛之。等語。此後政權雖迭有變更。而博物院終能化險爲夷。不爲破壞者。皆先生此言有以召之也。

今先生往矣。而國難嚴重。文物南遷。守成之責。又異疇昔。此後維持愛護。發揚光大。皆後死者之責矣。吾願先生之首功。與故宮博物院同垂不朽也。

民國十四年十月十日北京故宮博物院開幕



故宮博物院門前(一)



白雲先生在北平故宮演說(二)

支配黃膺白先生一生之基本信念

趙正平

凡一代人物在千變萬化之奮鬥生活中就表面觀之紛紜繁複一似無可捉摸然就內心方面稍加靜細之研究剖析必能發見一種一貫之精神此一貫之精神假使自理智出發且融化為自然而然的性習者尤足於不知不覺間支配任何方面之活動恍如人生之舵指導一生前進之方向然譬如孔子之悲天憫人一念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一念岳武穆之精忠報國一念均由理智而融鑄為性習為各自一生活動之大本大源。

老友黃膺白先生自奮臂學陸軍以至作古三十二年中（自予結交時起算）所有極剛性之軍事革命生活與極中性之社會教育生活以至必需富有彈性之政治外交生活一身兼歷紛紜繁複當代罕有倫比於此紛紜繁複之中先生固有一貫之精神乎有之則安在。

此一問題不獨一般國人所不易洞見即在一般友好具有若干部份之共同歷史者亦不易洞見然不能尋求先生一貫精神之何在與其一貫精神之來源者決不能得先生之全亦無以紀念先生當茲先生紀念冊行將出世予竊欲對於此點稍貢所知以告國人以先生知交中關係親切而歷年最久者當推徐青甫張岳軍李曉垣諸先生及予而予較之青甫先生多一東京留學時代之共同歷史較之岳軍曉垣先生多一浙中發軔時代之共同歷史予選此題以示我人紀念先生之真價自信責無旁貸也。

予之獲交先生恰在彼此共同發願投身陸軍之始其時爲庚子國難後三年距今已三十四年其地爲杭州武備學堂先生則拋棄其小學教員地位而來予與亡友夏穎荃先生則以自費留學生不能學習陸軍由日本折回而往彼此相遇遂爲同袍學友適以教室席次予等三人常保持一二三之隣接地位故交誼特親當時對於國事意見雖未敢昌言無忌然不期然而然有共同之觀感三焉

其一 感清廷失政國勢日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竊欲藉軍事一途以爲獻身愛國之志士

其二 感種族革命爲必不能免之一階段因此於課業以外集資密鼓吹種族革命之書籍且對於武備學堂大廳楹柱上之聯語下同樣之註解以資自身與同學間之警惕

附註 武備學堂聯語精警異常上句爲「十年教訓君子成軍潮數千載祖雨宗風再造英雄於

越地」下句爲「九世復仇春秋之義願爾多二修鱗養爪毋忘寇盜滿中原」該聯意義或別有

在然予等解「九世復仇」爲滅國之仇不以歷久而消滅故明末中國之亡於異族雖隔三百年仍

應本此以圖恢復解「寇盜滿中原」謂把持中國政權之異族卽是寇盜並不限於土匪與敵國

其三 感志士修養與結合之重要故在校時除致力於軍事學術兩科外尤以忠人義士與同學相砥礪如岳武穆之滿江紅詞及文天祥之正氣歌等幾成爲類似佛教信徒之經咒而對志同道合之同學彼此輸誠以樹組織基礎焉

此種感想積之既久，至東京留學，遂奮然共鳴於同盟會，而更有具體與深刻的覺悟，發致形成理智的、自然性習。猶憶當時先生與予相率參加同盟會後，時有沉痛之督責，彼此共勉，大意謂「以民族建國大義講，我輩實已成亡國之民，亡國之民，捨身以謀復祖國，猶之子孫爲其祖宗還債，在還債時期，祇有義務而完成此義務，必需置生死成敗於度外，必需以冒大險受大苦爲本分，我身不能完成此義務，則以我人之血，流作後人奮起之資，以待後人之完成。」

要之則當時內心中深切之覺悟，惟有以一身爲復國時期之犧牲者，而形成「犧牲一己以成就國家」之總觀念。在此總觀念之下，非僅政權與名譽，絕未動念，即並普通之人生觀，亦且不存。以當時所具觀念爲必死、爲應死、爲何時死、爲如何死，而絕非「生」也。此種觀念在同盟會成立之當時，殆成爲一般同志間深刻的內心覺悟，初不限於先生與予，惟以先生天賦之高明，軍事鍛練之堅實，此種理智所鑄成之性習，較之一般，或者尤爲浸潤及於全身。至事定功成，生活較爲緩和之時，而猶隨機奮發，幾幾自然而不自覺，其何以致此也？予與先生在形成此總觀念之杭州、東京兩時期，常在形影相依，精神相照之境，知之較切。故在先生臨終前之半年養病、莫干山時期，以及臨終前一星期養病、滬寓時期，予曾有「我輩早應死，所以未死，已屬徼天之幸，及今即有不測，我輩已較早死者，多所効力於國家，內心儘可泰然」等語，以慰先生，而先生聞之，且展顏微笑也。

同時由必死之覺悟而期達於革命成功之路於是一切行動之精警神祕在所必需先生以同盟會同志人數衆多關係軍事之計劃應有更精警更神祕的組織以爲實行時之個別行動於是有丈夫團之發起丈夫團者取義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意義就同盟會中之陸軍同志別爲一小組以準備實行者也由此種神祕組織產生特立獨行的覺悟與精細機警的動作而此種種遂成爲先生第二性習影響及於學生全部生活者尤非常重大此深交先生者所當共同感覺者也

我人紀念先生必明上述正副兩種性習始足以發見先生一生在種種方面努力之根底與其動力之來源以及生活之方式國人奇我言乎請引申若干實例以爲鐵證

一 以同盟會與丈夫團之兩重革命組織而自東京回國之第一幕即身入防範革命黨策源地之軍諮府武昌發難即託故南下明白表現其正面行動此非具有必死之覺悟與神祕精警之行動者能乎否乎

二 清室退位民國成立認爲大願已酬關於革命黨與政權的關係絕未考慮而贊成黃克強先生之自動取消留守府贊成陳英士先生之自動取消滬軍都督府並將自編二十三師首先編遣以爲收縮軍隊倡此非表示其忠誠爲國之精神乎

三 癸丑討袁之役先生與子明知萬無倖勝之理當李協和先生由贛抵滬子等三人共同擬議以爲

應保留實力以待時機。當由先生代協和先生。擬致方韻松、林隱青、李思廣等同志書。表示相機再動之意。由于予攜之赴贛。然其後黨議一決。協和先生返贛。先生亦即尊重黨議。不計成敗。首先謀上海製造局之佔領。擬以其二十三師編餘一團驅逐北軍。中間曾冒大險。親赴局中。以定實施步驟。此非由必死與獻身的精神而出發乎。

附註 製造局之佔領。爲南京發難之先決條件。英士先生初本有以海陸兩軍驅逐製造局北軍。其事易易之預計。不意海軍觀望。內部步調不一。陸軍亦慎重。遂決調寧波顧適斌一旅。而事又不果。英士先生始着急。時齊白先生約製造局中團營長出商實施方略。而均不能到。因與予親赴製造局。途中幸有亡友徐士鏞先生及傅墨正先生等尾追而至。力阻予等之行。謂製造局已落北軍之手。萬不宜往。卒約營長三人來面商投方略。

四 洪憲護國之役。先生自美趕回。贊劃浙江獨立。並効奔走。然至事定以後。即隱居津門。閉戶著述。〔「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及「戰後之世界」即此時期之作品〕中間除以魯仲連之行徑。借張敬輿先生爲南北和平運動外。對於近在咫尺之北京政局。絕未聞問。此非具有以効力國家爲義務之觀念者。不能爲也。

五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役。以閣員地位。與馮煥章先生合作。實現其辛亥以前所企圖之北方革命。其

事何等艱險。成功以後又不自居。自放棄其權閥地位後。又安之若素。絕未與人較量。其精神又與辛亥革命時代絕無二致也。

六、國民革命成功。今蔣委員長迎之南下。禮遇至隆。其時國民黨已明明掌握中國統治權。一般追求政權者。競以入黨爲榮。然先生以癸丑失敗後。始終以超然地位。効力國家。對於補填國民黨志願書一節。雖經蔣委員長面約。終於辭謝。祇在事實上協助革命事業之進行。此豈心目中稍存政權觀念者所能有乎。

七、民國十七年先生出膺外交重任。適逢濟南慘案。以先生之剛性。何嘗不可通電世界。通電國民。痛數日本罪狀。以博嚴正之同情。然先生志在減少革命過程中之障礙。所有折衝經過。寧多方忍耐。以力避糾紛。擴大大爲前提。濟案卒因以暫得結束。國民革命軍仍得照常進行。事後先生反引咎辭職。山居數載。從未有一言剖辨功罪是非。此又豈非毀己以成國家之觀念。持之有素。而始能自然表現乎。

八、九一八事變前後。先生亦嘗以在野地位。爲事前與事後之策劃。並以國難嚴重。國內必須有朝野一致之精神團結。同心戮力。在國力方面有真實之準備。始可有所挽救。遂聯合各方有志。發起新中國建設學會於上海。不知者以爲先生將在國內政治上自樹一幟。而不知會中發起同人間之信約。反在只盡義務。不爭權利。只爲積極的善意協贊。不爲消積的惡意批評。其真意只欲以國家之成功爲成功。

絕未計及於任何個人方面。此又豈非辛亥甲子兩役居己以伸國家之精神。在社會事業上自然表現者乎。

九、北平政整合一役。以先生之明。豈不知於國家有非常必要。於個人有重大損失。然因毀己以成國家之信念。持之有素。初不以毀己爲念。慨然以蹈火坑自任。此則當世明哲類多言之。可不煩再贅。

十、若就先生生活上通體觀察。則終先生之身。雖有政治上之奮鬥。却無政治上的慾望。因無政治慾。遂忘情政權。且厭惡憑藉政權以扶植個人勢力。於是行政上不事宣傳。用人上不事敷衍。交際上不事周旋。其在野也如是。其在當局也亦如是。其在辛亥前如是。其在臨病養病也亦復如是。國民黨之政策。已自辛亥年前義務時代。躍進於把握政權時代。而先生仍是辛亥年前之義務精神。時代已由秘密工作時期。進入於宣傳時期。而先生仍是秘密工作時期之精神。大多數人士已逐時代之進展。在政權上成己以成人。先生則既疏於成己。更遑論成人（指個人利害言）。遂致一切均形不合時宜。孔子曰：「觀過知仁。」如以先生此種方式爲過。則即先生仁之所在也。

要之。「犧牲一己以成就國家。」「特立獨行以成其志。」此兩種正副觀念。在辛亥年前已陶冶爲習性。已深植根柢於心胸。辛亥年後。雖未如宗教徒之牢牢信仰。有形式上之修養。而形諸一舉一動者。無論在何環境。往往隱受此觀念之支配。畢生一貫。先生逝矣。竊謂此種精神。仍是我民族復興之要素。國

人其有不以個人爲前提而以國家民族爲前提者乎。此種精神可爲師也。雖然此種精神與其謂先生之精神毋寧謂爲辛亥前革命精神之代表。我紀念先生我尤不能不紀念辛亥年前之革命精神。且將進而祝禱此種精神之不死。則先生亦將與我民族國家永遠並存乎。

對於黃膺白先生之回憶

汪精衛

我第一次見膺白先生是在辛亥十一月那時候。我由北平天津回到上海。陳英士先生和膺白先生都詳細告訴我光復上海與光復南京之經過。這於中華民國之創立有莫大關係。總理遺教中已鄭重指出於此不必再贊一辭了。

第二次見膺白先生是在十三年十二月。那時候膺白先生正協助馮煥章先生等掃除曹吳勢力。歡迎總理北上。總理於十二月四日到天津。臥病行館。至十四年元旦始入北平。我在這一個月中數數奉命往來平津。那時候段芝泉先生為臨時執政。膺白先生已退閒在寓了。我和他相見並詳細告訴他廣州一切情形。尤其將蔣介石先生在黃埔辦理軍官學校的情形詳細告訴。因為我知道這是他最關心的。他聽完之後很感動。並很感慨的說道：「許多年來各位同志都在南方幫著總理努力奮鬥。北方事情不免丟下。因此我便潛在此間盡其心力。稍稍布置。只是零丁孤苦的情味。真是說也不盡。」於是他把許多年來在北方的工作。歷歷告訴了我。我聽了十分感動。覺得這時候的膺白先生。比起辛亥年間勇敢負責的精神。還是一樣。而操心之危。慮患之深。卻與日俱增了。

第三次見膺白先生是在國難發生以後。自此常常見面。以至二十二年五月膺白先生就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這兩三年是我與膺白先生密切共事的時候。其中曲折繁重。決非片言能

盡茲略舉如左

當二十二年四五月份間長城各口軍事失利北平危在旦夕那時候中國所取的方策只有兩種其一是繼續抗戰其一是設法暫時停戰這兩個方策各有利害繼續抗戰之利是不致將民族奮鬥的熱烈情緒銷沈下去其害則軍事沒有把握北方若陷於淪亡黃河以北各省將守不住黃河以南諸省亦受其威脅設法暫時停戰之害是容易使民氣銷沈且因此政府與人民之間及其相互之間容易發生隔膜而發生誤會生心害事為患不淺其利則藉此喘息可以努力於以下工作一從政治上經濟上致力統一以形成整個的對外體系二對於赤匪之騷擾後方牽掣兵力予以掃除俾無後顧之憂三盡可能的努力謀物質上之建設以期抗戰力量之增強加大以上三者有些人說必攘外然後可以安內我們認為這話是錯的因為攘外是目的不是手段若以為必攘外然後可以安內那無異以攘外為安內的手段了攘外是將國家民族之存亡付之孤注何等重大如何可以之作為安內的手段呢至於暫時設法停戰其害處我們亦已顧及但我們以為民氣固然不可銷沈但虛橋亦無用處我們務必要使民氣歸於沈著做個譬喻民氣如生鐵欲其得用必須加以鍛鍊使成熟鐵有些工具且非使成為鋼不可我們不願將生鐵浪費而必欲使之成為熟鐵成為鋼以供國家民族之用這是我們常說的話我們深信在喘息時間如果沒有辦法沒有工作那麼民氣必然歸於銷沈反之如有辦法且其工作日積月累得到

進步則必然於銷沈與虛橋兩條路之外更找尋出沈著一條路。這條路是可使中國走入復興之境的。我們本於「兩害相權取其輕」之義所以決定設法暫時停戰而不顧一己之死生毀譽挺然擔此責任的。齊白先生實是第一個人。

我寫至此已無多話了。但我心中所耿耿的是這兩三年間齊白先生在北平遇著困難的時候我不能設法替他解除。所謂不能也許是我力量所做不到。也許是我未能盡其可能的去做。以此之故使齊白先生日日在困難之中終不能不出於辭職。這是我心坎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我如今回憶齊白先生除了佩服景仰之外就是這心坎中說不出的痛苦。

忍天下人所不能忍爲天下人所不能爲

張水淇

民國廿年初夏余游日本經朝鮮歸瀋陽北往哈爾濱又南經瀋陽北平而同滬探知日少壯軍人將於最近將來有事於我東三省對日外交不容疏忽歸過首都告於當局當局不信以爲未必有此嚴重之局勢回滬後告之於識者如黃任之趙厚生先生等皆以余言爲非無根之談任之先生更另有所聞足以參證厚生先生更謂余曰「莫干山上之黃膺白先生對此亦憂慮極深蓋先生已於春間得東三省將有事變之密告告者即爲與日關東軍極密切而久居東三省之人先生亦會據以告之當局而我外交當局夷然也」余乃益知形勢之緊急而一書生之呼籲更不足動聽矣及九一八之變暴發東三省將被日人席捲囊括以去我主持外交之當局對於肇變之對方之內情未深切認識而應付之時剛柔迎拒不能適應機宜雖有可解決之機而一再坐失繼而一二八滬變發生國難之嚴重益增久居莫干山之膺白先生已因國家危急而返滬寓輒集滬上識者相聚討論對策滬變之未進成巨禍先生暗中疏導之力也嗣先生以國家多難建設萬端不可不有詳密之研究乃集各方人士創立新中國建設學會研究建設國家之詳細方策余因以得識先生先生每於集會之時發精闢之議論透澈之見解以極淺近之事顯極深邃之理聞者皆五體投地熱河之役將起余謁先生而告曰「日人之垂涎東蒙久矣攫我東三省更欲襲滿亡明故計先收內蒙古諸旗頓兵於長城外然後南下熱河爲冀察屏障熱河失

僅有長城諸口可守。然自山海關至北平之綫，因庚子之變，辛丑條約之關係，門戶洞開，無可守之地。故熱河失，則冀察將在人掌握中。今我民氣甚強，而實力未逮，若交兵火，則湯玉麟等所率烏合之衆，不知新式之戰術，何能敵科學化之日軍一戰而敗。則失地一時，既難收復，善後亦至爲艱難。斯時尚有用政治手腕平和的保我熱河之路，何不採取政治解決之方法？」先生曰：「日人攫我東三省後，於瀋陽故宮舊檔中得清人入關之方策，今思襲用之，熱河之不可失誠然。惟我國人爲憤怒之情所激，幾不能憑理智以處事。前余曾言之，今日我國人第一要張開眼睛，洞察全盤局勢；第二要咬緊牙關，堅決忍痛於目前；第三要束緊腰帶，奮力締造將來目前大勢。恐汝之所憂，將見之事實，曲突徙薪，計每不用。自九一八以來，我人失解決之機，已屢矣。鑿洪爐而不計消防，國家之損失，豈可量計。言念及此，悲痛而已。」繼而果有熱河之戰，湯玉麟等望風而逃，雖守長城諸口，各軍竭力抗戰，終以山海關至北平之綫，隨地有敵軍散駐，作戰困難。如北平國軍作防禦工事之時，敵軍可任意監視我北寧路，敵人可利用辛丑條約自由運兵，守山海關之東北軍不能固守陣地，敵人乘勢入關，平津危殆。斯時賡白先生爲政府所敦促，就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之職，先生將行，余曾告曰：「論國家如是之危殆，先生不可不往，但外有多愁無厭之敵，內多別有懷抱之輩，恐不易收拾，爲個人計，不去爲是。」先生曰：「國家如是，不容計較個人，余已決心犧牲而去矣。」嗚呼！不幸斯言竟成讖語。五月十七日，先生到平，時敵軍

東進益深。適有人自東京來言：「目前日軍之行動，其內閣不能制，祇有與前方軍隊商，或可得解決之道。內閣及元老重臣之意，實不願多事，以日經營東北，已屬至艱險之業，再進益耗其國力，而增加危險，將不堪收拾。惟前方軍人乘戰勝之勢，或行爲過分，內閣無從遙制。」云云。余據以告膺白先生，時日軍已迫通州，北平指揮總部有退長辛店之議。余在滬，日夜焦慮，曾有告黃夫人書曰：「今日之急之險，有甚於跳火坑者。」既而得停戰之訊，深佩先生老謀深算，明察敵情，審機應付，得緩其勢，當時商決之結果，卽世所稱之塘沽停戰協定。乃先生澈夜努力得之者也。此協定論者毀譽不一。先生北往之本意，在求國家人民有休息培養實力之時間，凡所行爲，本決付諸後世史家之批評。一時之毀譽，固所不計。然以當時之情勢言，我國家之實力，既未足以抗強敵，且內有共黨之亂，當一二入滬戰正劇之際，共黨東進，欲乘機搖動國府之基礎。長城之戰正烈之時，又蠢蠢欲動，牽制抗敵之兵，不能盡力應戰。使當時不商談停戰，而繼續抗爭，悉國中之精銳，盡赴前敵，則戰具既不如敵，在平原作戰，所必要之戰車、重砲，及戰鬥飛機等，皆遠不及敵。將見北方繁華之都市，毀滅以盡，共黨亦必乘虛而起。其糜爛之情形，瞑目一思，卽能揣想及之。故塘沽停戰之協定，至少可使國家人民有喘息一時，整頓內部，培養國力之機。猶憶日本德川之末年，屢遭美英法荷海軍之砲擊，其人民雖高唱攘夷，其政府則自審海防不備，力不足敵，不得已行和親之策。及明治政府興起，先整頓內部，充實國力，而後始敢對外作戰。德敗於拿破崙，常備

水其形尤方寸廿百發 手亦手志承

亦名市一由深同感吾儕心力已於俯仰身

愧所欠缺者誠信不足以感人耳 弟侯天

氣稍涼推返行一行不知出中舍前

兄有南行之機會否高復修頃

福安

弟侯天

十月三日

此民 國廿 四年 十月 三日 廣白 先生 復余 報告 非北 危狀 之函 一月 而所 謂自 治運 勤之 怪事 出， 每檢 誦斯 函， 輒作 長嘆 息。

軍僅限於五萬人而德人臥薪嘗膽統一諸侯養成國民軍而卒達復興之目的故國家力不足敵人而遭外國之壓迫時歷史上所示對策必爲表面上對外顯示和親以緩敵之壓迫而內則日夜磨礪舉國奮發以謀實力之充足而圖再起最近德國軍備之再充卽其例也。唐白先生在華北以口舌與敵周旋其所焦望者卽爲國內之統一國家之復興以一身任勞任怨忍誑忍辱而願全國安定再造此爲先生之苦心而躬行實踐者二十三年六月下旬余以辦理東方旅行社事北往見先生之機益多蓋社設山海關爲往來之要道爲善時我行政權力所及之最前綫自身以職務關係時東奔西馳見聞較切隨時舉所知告之先生先生亦時予詳細之訓述上所述先生之苦心乃當時親聆於先生者也其老成謀國不能不使人感奮廿四年初夏殷桐聲先生與余同遊日本余又經朝鮮東三省歸時平津之間又有絕大波瀾唐白先生以病早歸南中桐聲先生則自日往上海向先生報告遊日之見聞余在津目覩危殆之情狀覺非先生北返無人支撐危局屢電籲請返平而先生以病及他種阻格不能回平且辭職矣政府雖未准而派員代理其後平津之間陰霾日密且有流言中傷先生余告先生得復示曰「我輩心力已盡俯仰無愧所欠缺者誠信不足以感人耳」先生之心境可於此窺見一斑至初冬風聲雷聲彌滿津門而黨察之局面遂愈趨愈危矣先生一去平而北方危其有關於國家何等重大可以由斯推知廿四年十二月中旬余歸京供職鐵道部謁先生於京寓則精神尚健惟勞瘁過度憂憤鬱積而肝病潛發

廿五年季春之月，余赴廣村謁先生，則肝病作痛，夜輒不寐，雖行坐如常，而瘦削日甚，蓋肝癆已日漸活動矣。言及國家危險，人心奸惡之時，輒作長嘆息。迨後先生以治病歸滬，寓余往謁，則在診治之中，醫謂肝癆爲患，以針藥除之可療，不料自後日益加重，而終經割治，乃始確定爲肝癌，而爲不治之症。使先生不往北平，無憂憤以瘁其神，無劇勞以傷其體，無冤謗以痛其心，無疑忌以害其志，則元氣不損，而體力可以抗病魔，嗚呼！先生以病軀忍天下人所不能忍，爲天下人所不能爲之事，致促其壽，而國家於是殞擔任艱巨之元老，瞻望今後，緬思過去，不但爲先生痛，更不能不爲國家民族失導師悲。先生之勳功炳赫，自有史冊傳之，余之所記，僅江海之一滴，其偉大之人格，偉大之心志，余無時不盤旋腦際，同人有紀念刊爰記一二於上。

膺白先生北大講學時之追憶

康選宜

民國十一年之問，北大在校同學常聚首而相告曰：「近年吾校師長之中，最有叫座能力者，除「古月」博士之外，當以膺白先生爲鉅擘焉。」此當時全校之公論也。適之先生爲班中基本名角，其能博得歡迎固宜。膺白先生乃「非職業」(Amateur)之教育家，亦爲同學所愛戴，此其所過人者遠矣。

先生所任之課，係自由講座性質，上其課者不受點名，不經考試。先生受薪甚微，學生不取學分，然而生徒學而不厭，教者誨人不倦，每次教室座無虛席，如是二年有餘。

先生教學方法迥異於時下之一「催眠」教授，多在課外借題發揮，或述其環遊世界之觀感，或述其歷年從政之經驗，或述其應事接物之方略，或述其修己治人之素養，或述其經邦濟世之懷抱。凡此諸端，皆饒興趣而切實際，同學如能服膺無失，畢生受用靡盡。

中國歷次革命，先生無役不與，且曾參預密勿，故於歷史掌故知悉特多。例如民國陪都原定乍浦，蓋以海寧秋潮象徵新興民族蓬勃之氣，實前此所未聞也。

先生最健於談，講演娓娓動聽，至誠尤能感人。天下事理之最平凡而最枯燥者，一出先生之口，覺生動而津津有味。先生胸無成竹，偶因臨時感觸所及，或因同學質疑之啓發，就一小題常能發揮至數小時之久。隨興所之觸類旁通，左右逢源，豁然一貫，初不自知問題所由起，後亦不知結論所由終。凡此皆足

以見先生學識之淵博。經驗之豐富。而機智之敏捷。實有速於電光者矣。

其講演如是。其對談亦然。學生每次晉謁。但聞先生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一談輒二時。連續不斷。學生惟傾耳恭聆。訓誨不敢妄贊一辭。作者於民國廿年特往莫干山道署。暇則過從。時親教範。獲益實匪尠也。先生於講學之餘。復指導北大軍訓學生軍之得成立。先生倡導之力也。先後受訓者數百餘人。時行野外演習。先生與蔣百里先生親臨檢閱。軍容士氣甚威。北大學生軍雖在北京政府之下。亦曾電賀蔣委員長東江之捷。覆電謙遜不違。原文披露於北大日刊。先生與委員長之關係。生等當時尙未知也。先生謂「軍訓目的。不僅在使吾輩體魄壯健。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軍訓價值。尤在精神上之陶冶。以養成敏捷。沉着。果斷。剛毅。勇敢。整潔各種習性。有此素養。不惟有裨於軍旅生活。即在立身處世。從政上亦皆受用無盡」。先生謂「昔年我國學生初次東渡習武。不慣入伍生活。其時校長常施內務檢查。營中各物位置必有定所。隔離須有尺度。掃除淨潔。一塵不染。校長着手白套。攜準繩。隨地量度。差以毫厘。手着微玷。輒受譴責。留學生輩初以其平凡不值注意。更不勝其繁瑣。負笈遠涉重洋。所得僅乃如此。不免怨聲載道。校長微有所聞。集諸生於一庭訓話。愷切曉示其中深意。始各恍然而退」。先生自謂「治家井然有條。深夜關閉電燈。暗中摩索各物。可以百一不爽。皆得力於軍訓也」。

先生自奉甚約。惟其能儉。是以不貪進。固可以養廉。退亦無後顧之憂。故能淡泊明志。而不急功近利。

先生主張學以致用，抱殘守缺，無異書蠹。誦詩三百，亦奚以爲？又示人以接物處世之兩大原則：「一曰說實話，一曰謹言行。」先生謂「世人各有聰明，君子難罔以非其道。」「凡以別人爲愚昧可欺，其本身必爲傻子。」「言必三思而出，事必三思而行，謀定而後動，慮勝而後會。」孔子之器重兩容，即以其三復白圭。」

先生示生等以從政步驟，應由小而大，登高自卑，盈科後進。軍官經過士兵階段，始能深知士卒疾苦。先生謂「事務官應有專門技能，政務官應富高等常識，前者施行政策，故應守約而重經驗，後者主持大政方針，故應尚博而有眼光，但事務官亦爲從政必經之階段。」惜北大同學多自負不凡，好高務遠，鮮能遵從其言，殊負先生之期望。

先生精力過人，教學極負責任，雖值政務鞅掌，軍書旁午之際，每週猶按時到校上課，無間寒暑。二年餘如一日，每次講演兩小時，連續不斷，而先生適櫻胃疾，課畢以後，常覺腹痛。北大同學之任教職者，先生恆以「負責任」相期許，蓋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

先生之於生徒，常予深切注意，時命同學作文，各抒所感，卷首詳註履歷，閱後簽註考語，點名選卷，個別觀察，蓋有心人也。先生謂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樂也。家中子姪，不必盡如學生優秀，嘗述左忠毅公遺事，當其主試京師，史可法名列冠軍，公召史入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先

生自比雨露將以澆養成器之材。先生極重然諾。愛護學生。無微不至。凡事得其首肯。即可期其實現。作者之入國立勞動大學擔任教授。即蒙先生推轂之力。先生適在病中。力疾往訪。勞大校長王石孫先生。此作者所沒齒不能忘者也。近人輕諾寡信。以視先生。實有愧色。

先生功在黨國。早已蓋棺論定。無待作者辭費。先生在西北軍中。會下苦功。公餘常至南苑對官佐士兵訓話。西北將領聞其偉論。無不歎服。十三年倒曹之役。全賴先生運用之功。因此政變之掩護。而革命勢力得達北方。總理亦得因之北上。先生是時以內閣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十六年寧漢分裂之際。因先生從中斡旋。蔣委員長與馮煥章先生會於徐州。南京中樞遂益鞏固。蔣馮連銜通電。聞由先生起草。二十二年平津危急。先生躬冒危難。深入戰地。坐鎮冀察。數省轉危為安。微先生華北早已披髮左衽矣。先生公忠體國。但求於國有利。不恤怨謗之叢集於其身。其從政重實際而不尚宣傳。故謀國苦衷。不盡為海內人士所共喻。世人常以先生親日。而作者留學東瀛之際。默察彼邦輿情。有以先生為「未來主義」之排日家。可謂真知先生者矣。先生臨終。猶以恢復失地為念。其遺言頗足以發東鄰人士之深省。作者在學生時代。於師生關係。未甚重視。及自為人師。始知尊師重道。亦猶人有子女之後。始知孝順。父母。母年來於師道。尊嚴竭力提倡。並身教示範。以挽頹風。近年國難空前。未有向使賈誼復生斯世。今日事勢之可為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不知其幾千萬也。予對國事。始終抱樂觀。未嘗一度悲感。獨近月以來。

不禁兩次隕淚。一在莫干山麓謁靈之時。一在五老峯下觀劇之際。（中央軍校員生近表演史可法入獄謁見左忠毅公逸事。獄中師生相見悲壯之情。觀衆爲之感泣。劇名曰「未完成之使命」）

作者於學力未敢自信。十年株守大學講座。方期於學成後追隨先生共赴國難。今甫歸自海外而先生已捨生等而與世長辭矣。而今而後爲先生繼事述志者。將爲誰歟。嗚呼。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泰山其頽。良人其毀。臨穎愴痛。墨與淚俱。

黃膺白先生之死。在中國對內失去一大政治家。對外失去一大外交家。而國家民族處此危急存亡之秋。先生之遽謝人世。尤爲一種不可補償之損失。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九原不作。傷如之何。

余於先生逝世之前一年。始與締交。猶憶一夕約會於杭州錢王祠畔葛港侯先生家。彼此抵掌談天下事。上下古今。所涉至廣。先生忽喟然歎曰。『凡吾所爲。千秋後世必有識之者。功罪吾所不計。惟耿耿此心。自信無負於國家耳。』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仲尼行藏之道。平生所拳拳服膺而立身報國。尤奉之爲圭臬焉。』時中日風雲正亟。先生方卸華北政務委員會事。養疴山中。世多不諒其苦心。故「千秋功罪」及「孔氏行藏」之義。皆不憚慨乎爲余言之。先生故重余。居恆對湛侯及趙正平程遠帆諸先生。屢爲溢譽之辭。至是縱論古今。以謬獎之切。遂不覺其言之深。就中於中日外交應取之途徑。及對中外名士夫之評議。發抒尤詳。其言甚多。經緯然不足爲外人道。惟有誌諸心版。永爲先生紀念之資而已。終先生一生。余僅兩度見之。而書札往還。亦祇二三次。然先生所留之印象。則深鑄於余之腦海。吳興陳果夫先生爲余於領袖外最敬仰之一人。其德業尤爲余所傾慕。至余於先生。則深佩其富於熱情。博雅而雄辯。實爲一典型之政治家與外交家。其在世界大戰後所著「歐戰之教訓」諸書中。推斷之問題。至今相隔幾已二十年。而輒多奇驗。其卓識高見。大率類此。先生從政三十年。出處動關大計。而尤每於

中日關係惡化中。出當外交之衝。艱難肆應。勞怨不辭。先生幕中嘗有所謂「日本通」者。其周旋折衝之技。或不免爲先生盛德累。且先生政見。亦間有非余所敢苟同者。然先生乃一眞愛國者。實爲余所深信不疑。而其涉踐艱危。困心衡慮。以求奠東亞大局於長治久安之精神。如不以一時成敗利害之見判之。則尤當爲薄海遠識之士所贊佩者也。

先生捐館舍數月矣。其友朋故舊。謀於先生逝世半週年時。爲發行紀念刊物。囑爲一文。余爲一報人。固有言責。且嘗聞教於先生。接杯酒之歡。又安敢不敬致一辭。爰略述所知如上。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先生於新中國建設學會第一次演講大會席上從太平洋風雲論及我國之出路問題其詞云。

「今日兄弟未演講之前先要將第一次組主任會議的經過報告一下。那次開會時候兄弟隨便說了幾句個人的感想。以為目前世界風雲如此緊張萬一太平洋上發生變化吾國將何以應付。我們的海軍力量既不如人則大啓干戈之時敵人一定要將我們的海口一一加以封鎖。果爾則我人之食糧就要發生恐慌。因為一部份的米是從安南與暹羅來的。麥是從美國與加拿大來的。海岸被鎖就不得進口。寧非絕大危險。此次日兵侵犯上海的時候尚有法國人代我由安南運米入境。但是到了世界大戰時這是絕對不可能了。我人爲自保計就不得不設法保留一自由海口。現在雖有「遠交近攻」與「近交遠攻」的一類流行話。但是究竟能收幾分實效呢。照大勢觀察。如果北方的渤海灣控制不住。便不得不注意到南方的廣州海口。而要保廣州則粵漢鐵路的完成。又爲當務之急。此外論到我們的國都。洛陽既已改爲行都。西安改爲陪都。則隴海鐵路更爲衝要。應當將全段早日完工。凡此種種皆是交通方面所宜注意的。

其次論到教育應當改良的地方。固屬指不勝屈。但有一點兄弟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亟應編定一

種像外國所流行的國民教科書。不論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以及一般識字的人。皆使之深切認識目前國際的形勢。以及我國所處之地位。如此。則他日外侮之來。至少也可以認識他的性質。知道他的嚴重性。不致於慌張驚亂。手足無措。

再次論到財政。兄弟以為吾國財政有一絕大危險。應該大家認清。而想法免除的。目前政府財政。不啻建築於關稅之上。社會金融。皆集中於上海。海關有外人勢力為之庇護。上海有租界為之屏障。因此。歷年內關。以及此次日兵的蹂躪。淞滬。皆未感受到何種大影響。可是。遇到太平洋風雲突變時。就大大的不同了。論海關的稅源。可以完全斷絕。論租界的金融。可以一砲轟毀。眼見公債的價格。一落千丈。今日九折。明日七折。後日三四折。以至於零。我人衣袋中藏着的幾張鈔票。一轉瞬間。盡成廢紙。試閉目一。想到了那時。社會的狀態。當至何種地步。此類懸測。固未必一定實現。且深冀其永不實現。但是世變之來。誰能逆料。我人為國家力謀安全。以備萬一計。又安能不預先深慮及之。

更次論到外交。兄弟以為依照目前國際形勢。必須以政治力量去辦外交。纔能奏效。徒以外交辦外交。是不可能的。我國尚有一類人。以為憑了善於辭令的一張口。就可以辦外交。而收折衝樽俎之功。或者多交結了幾位外國政界中的人。也就能辦外交。那真是更大的錯誤。須知交涉與交際。

截然兩事，斷不可誤認爲一的。現在歐美的外交，已經發展了一種新趨勢，就是達到重要的國際會議，須一國的政治首領親自出席。次要的任務，始由外交官担任之。歐戰以前，美國威爾遜總統親臨歐洲，最近英國內閣總理麥克唐納東西馳驅，席不暇暖，即是顯例。反觀吾國則何如？主持外交的人物，對外既無政治的立場，而對內亦時受輿論的指摘，處處束縛，處處掣肘，大有進退不易之感。處於這種情勢之下，往往內瞻外顧，坐失時機，反使對方得寸進尺，步步緊逼。諺云：「毒蛇咬手，壯夫斷腕。」否則聽其蔓延，其患真不可思議。自從九一八以來，敵人對我的侵犯，逐漸擴大，我方愈無辦法，敵人的侵略亦愈急，至可痛心。所以兄弟的意見，以爲辦理外交，必須內部精神團結一致，而輿論亦盡其扶助力量，方能見功。前次國聯調查團主席李頓爵士到滬，各界設宴歡迎，那天晚上的主席是史量才先生，李頓演詞中有一段云：「日本軍閥很有勢力，中國軍閥也很有勢力，然而皆比不上今晚的主席先生（指史量才先生）。他是輿論界的領袖。」此語可謂扼要。全國上下互相團結，纔是真正的自助，纔能發生很大的力量。尤其在我國人民的知識程度低淺，更須輿論的指導，使之一致共同努力。國人一向喜歡主張的「遠交近攻」與「近交遠攻」，我以爲都不很對。蓋「遠交」「近交」皆未免依賴他人，我不自助，他人何能助我。而且時至今日，東鄰是虎，西鄰是狼，聯狼拒虎，寧有佳理。

此外更有一點，也不妨順便提及。孟子云：「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近例說明之，甘地穿了布衫，牽着山羊，去見英皇與內閣總理，而英皇與內閣總理皆殷勤款待之。此所謂以大事小也。最近駐滬法總領事離滬返國，送行者除了我國若干代表外，還有一位德國總領事，態度殷勤，儀容整肅，而僑居上海的德國人民，未聞以「媚外」相責難。此所謂以小事大也。兄弟特將此點提出者，意在指明「事人」與「依賴人」有別，「事人」並不恥辱，「依賴人」纔是恥辱。

當時兄弟講到此處，就停止了。而各組主任中，有人提議說：本會總章上原有演講一項，就要依據此條，命兄弟開其端，並且規定了今天下午就須舉行。此是今日演講的由來。其實何能稱為演講，祇算一種報告而已。兄弟要趁此機會，再將關於政治經濟等項的意見貢獻一些，請在座諸位多多指正。

論到政治，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嫌制度不好，要想改良，當用何種方法，不可不詳細研究的。過去的四年中，兄弟住在莫干山中，戡影閉戶，看些佛經，覺得大宇宙的自然原則，在於「變化」。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宇宙間的萬事萬物，無日不在變化之途。但是這個變化，是有程序的。是「漸變」而不是「驟變」。他們繼續不斷地在那裏依次蛻化，而絕非一朝一夕間的忽然改

易佛經上說「頓覺」必由「漸覺」而來。就是這個道理。譬如天時的運行，必由春而夏，由秋而冬，決不能超越而過。小言之，即是一棵草，由萌芽而上達，必須經過一定的時期，始能長成。由自然界推移到人事，也是如此。新舊交替的中間，都是連續不斷的。譬如袁世凱在小站所練的兵，後來雖認為不盡合式，應該改變，但是只能逐步做去。直到現今，還有一部份的勢力存在。推而上之，曾左李所練的湘淮軍，直到民國初年，還能發見。更推上一步，清初駐防軍的殘餘，也綿綿不絕的遺留到民國初元。可見從人類歷史上觀察，無論何事，皆是逐漸遞變的。再說一個簡單的譬喻，假使有一盆梅花在此，被一個愚笨的花匠栽植，失當成了很惡劣的形式。我們要將枝條糾正，當用快刀斬亂麻的方法，將枝葉一齊刪去，成一枯幹呢？還是先將最惡劣的幾枝剪掉，其餘的暫為保留，以便慢慢地把形式改轉過來呢？兄弟想，我們如果要看梅花，就不得不採用第二種方法了。我們政制的改良，恐亦不外乎這個原則。將來還須留待本會政制組去研究討論的。

現在且就我國的政治制度上看，也很有應當商酌之處。常常聽人談到我國的政治，每嘆息曰：「沒有法子。」其實這個「子」字，應當改為「制」字。不是「沒有法子」，乃是「沒有法制」。何以故呢？我國幅員廣闊，人民衆多，政治方面，照現在的級制，是很難治理的。就地方上說，一省之中，有五六十或六七十縣，一位省主席，除了省府內五六位廳長之外，更要顧到外面幾十位縣知事。

縱有超人精神，亦斷不能兼籌並顧，應付裕如了。就中央政府方面說，國府主席之下，有五院，各種委員會各部，旁邊有中央黨部，外面還有二十多位省主席，論到統制，也有應接不暇之勢。

講到此點，令人想起遜清時代的多級制，却是行之有效的。那時「縣—上有一府」，貧枯的縣分，與富庶的縣分，每湊集於一府，以資調劑。各府之中，也不免有貧富之分，譬如杭嘉湖最富，寧紹次之，而溫處又次之，則調和之法，操諸於省。二省或三省之上，復設總督以統轄之，例如兩廣、兩湖、兩江、陝甘、雲貴等等，更上則有中央政府，級級相屬，責任分明，有如臂使指之效。古人所謂「六轡在手，操縱裕如」，現在的政治，則萬轡在手，何能應付呢？所以我國的政治，若從制度上著想，或許也能找到一條出路。

其次論到經濟，兄弟是完全外行，本不敢有所論列，不過既屬研究性質，不妨以平昔所見到的，略述一二。歐戰時候，日本的參謀本部派了不少的人，到歐洲去分頭調查，最後得到一個結論，各項物品之中，有七種是立國的要素，煤、鐵、石油、棉花、羊毛、米、麥是也。凡立國於天地間者，不可或缺。因此，他們便努力於此種基本物品的生產，亟起直追，未敢稍懈。他們乘歐洲酣戰，未暇東顧之時，運用人力與資本，到馬來半島去開闢鐵礦，終於立定了堅如磐石的基礎。同時盡量地在國內外經營煤業，不遺餘力，並派人遠赴異域，考察羊毛。至於食糧方面，恐怕國民喫慣了外國米，將來喫虧。

特徵收米稅以爲預防。並且在軍隊方面竭力提倡喫麥。因爲麥可製成麵包。隨時分發。而煮米最爲費時。殊於行軍不利也。現在日本軍隊內。十餐之中。却有八次吃麥。蓋已習以爲常矣。我國軍隊。因爲習於吃米的緣故。有時感到很大的不便。而且還要發生燃料問題。往往軍隊經過的地方。連門窗也不見了。以此例彼。其感想爲何如。

當民國七八年間。歐洲協約國要求我國參戰。允許我們緩付庚子賠款五年。那時兄弟在天津聽了這個消息。有感於中。上了一道意見書給北方政府。請利用緩付的庚款。趁歐洲酣戰的時期。盡量開採鐵礦。立定基礎。當時兄弟的計畫。意欲利用日本的技術機械。惟資金方面。須有確切的規定。務使主權在我而不在人。同時也向日本人談起此事。我說。依照一九一三年的世界年鑑。美國每年產鐵四千五百萬噸。德國二千七百萬噸。英國在二千與三千萬噸之間。而亞洲則僅產一百十幾萬噸。實是東亞人民之恥。不可不急起直追。後來日本利用時機。居然實現了他們的遠大計劃。而我國則何如。兄弟閱牆。循環不已。將所有的五年庚款。糜費淨盡。還借上了一萬萬八千萬的西原借款。前塵回首。真堪痛心。

講到我國的糧食。也有極大的感想。我國本以農業立國。可是到了現在。每年從外國輸入的米糧。其價值竟達二萬萬元以上。而且一遇水旱。還要發生恐慌。我國向有積穀倉制度。達到豐年。將剩

餘的米穀屯積起來以備在歉收的年份向民間散發。這種制度確是法良意美。但是後來受了一輩留學生鼓吹的影響以及若干耳食者的盲從附和竟將所有的積穀倉一起廢掉。這輩留學生剛從外國回來對於本國情形完全隔膜以爲舊穀吃完自有新穀產生設倉屯積是最不經濟的。不知後來積穀倉廢掉之後一遇荒年就束手無策發生絕大恐慌有一次天津附近遇到水災兄弟曾去察看當地的人民因爲絕了糧紛紛遷居天津擁擠得不成樣子米價飛騰難於維持假令當時仍有積穀倉存在則分發調劑能使災象立泯也未可知至少也可減少些恐慌的程度然而錯已鑄成噬臍何及。民國九年時兄弟赴美路過日本那時日本政府正在籌集鉅大款項預備創辦大規模的積穀倉四所。兄弟觸緒感懷想起本國情形爲之傷痛不已。

最後要論到技術組了。兄弟對此茫然渺然實在一無意見祇覺得以上所說的七組之中處處需要技術。故技術組實爲全學會各組的總專門委員會。其性質之重要無待多贅了。——（以上甘豫立先生等紀錄）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五日新中國建設學會開第二屆會員大會先生繼張鎔西吳蘊初兩先生後演講時榆關淪陷國人莫不悲憤填胸先生提出「自力奮鬥」四字與同人同勉其詞云

「回憶去年六月間本會開大會時國難雖殷但其時華北之屏藩榆關猶在吾人之手今則警耗

傳來天險淪陷。本會同人莫不富於國民的情緒。自覺悲憤填胸。皇皇然有不可終日之勢。鄙人以爲外侮之來。何國無之。祇要全國有志之士。磨礪以須。一致努力。則國難未嘗無可挽回。日本明治維新之初。福澤諭吉專心講學。一意救國。甚至屋外槍聲四起。室內仍絃誦不輟。彼門下之弟子。大都成維新之志士。

再近自中俄復交後。國人莫不稱道蘇俄五年計劃之成功。但蘇俄全國上下。自有其一致爲國家奮鬥之精神在焉。前日閱報見路透社電消息。據史太林謂：「俄國第一次五年計劃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但第一次側重於重工業。以致目前日用所需之輕工業品。形缺乏。故第二次五年計劃應努力於輕工業品之製造。否則全國國民缺乏日用必需品。其處境之苦。有如中國人矣。」吾人觀此語。能不瞿然覺醒耶。蘇俄近數年來。對外與鄰邦締結不侵犯條約。一以和平謹慎爲主。對內努力建設。全國緊張。故能在風雨飄搖中國基日固此種「自力奮鬥」之精神。足爲吾人當面之借鏡。願吾同人共勉之。」（以上孫百剛先生等紀錄）

二十二年五月。先生奉命北上。力支危局。八月返滬。新中國建設學會於二十日開會歡迎。先生詳述北方談判之經過。並主張「白晝己以求己」詞云。

「自去年六月十九日本會成立以後。每星期必與諸君晤面。討論中國之出路問題。乃突然受命

赴平不見者已數閱月。今天復在此與諸君共聚一堂，心中非常愉快。此次華北停戰協定成立，外間揣測甚多，現在願將當時經過情形約略言之。

春間精衛先生自歐洲歸國，曾訪予縱談國事，予爲安定大局計，力勸其往京復職。蒙精衛先生採納，並約定有事待商時，可常至南京承教。四月二十二日，承精衛先生首次電約赴京談話，予抵京後，披覽各方函電，深覺內憂外患，交相逼迫，國家行將崩潰。蓋此次平津情形，與滬戰時大不同。蓋華北形勢一變，黃河流域形勢全變，其結果必影響全局也。適南昌蔣委員長亦有電來，約往討論。抵南昌時，正共產黨勢燄盛張之時，予目擊國家危難，雖承汪蔣二公面勸赴華北支持危局，然閱散七年，實無此勇氣，肩此鉅任。中懷交戰者三五日，結果爲大義所迫，勉強受命。五月三日發表明令，四日回上海，十四日起程赴北方。其間予之親友見形勢太惡，力勸不行，但余志既決，遂亦不顧。啓程以後，滬寧路幾遭出軌之厄，津浦路又受炸彈之險，天欲生我，故雖事變百出，仍於十七日安全抵平。

余離北平已八年，人事方面已完全變更。當時在北平方面之日本人亦無相識者，當然不能有所往還。十八十九兩日，前方戰事甚緊，北平天空日機日來飛行示威，人民已逃避一空。廿日晨天津來一舊友，本可設法介紹與日本永津武官會晤，適其時發生一青年暗藏青龍刀過日兵營，將日

哨兵斫傷之事變，不獨不能會談，而日兵隊長因感情衝動之故，遂帶武裝衛兵直衝新華門來責問。形勢異常險惡。是晚十一時，周市長又來電話報告謂：「本晚便衣隊有暴動消息，乞注意」等語。予抵平甫四日，城內防務尚未明悉。除電衛戍司令部請其加緊防範外，當無他法。翌日廿一日，軍分會開軍事會議，各路總指揮軍長齊集，予亦列席。有所獻替，然會商數小時，亦祇能以「各盡最後之力」一語為結論。下午天津北寧路局錢慕霖次長來電話請示，亦謂「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派人至局，要求次晨五時特開一列車，將增派守備隊五百名至平」等語。予與何部長敬之、劉次長子楷討論良久。一因照辛丑條約無法拒絕，二即使拒絕，津方必發生事變，祇能准其照開。傍晚東北兩戰線均告急，且思次日增援日兵如開到，連原駐北平之日兵及武裝日僑合計約有三千之衆，深慮日方必有舉動。至十一時，汪院長忽來一電，謂「除不承認滿洲國外，其他條件皆可磋商」。予乃再至軍分會，至則唯有黃季寬先生一人在。予告以亟須與日人談判，若予個人有事變，請通知予，馮萬惟在予未返時，君幸勿走。予乃偕李擇一君同往，與日方作舌敝唇焦之談判。經過十餘枝雪茄烟五六杯啤酒之後，始擬就一覺書。其時不覺東方已白。於晨曦中驅車歸，六點一刻到豐澤園。事件經過情形如此。

予對於國家執着太深，故忘記自己不顧目前及身後之名譽，故敢單槍匹馬，一無準備而赴之。廿

三日遇見英大使監浦森詢予帶多少人來予答祇秘書四人譯電員一人僕役一人連自己共七人彼云「先生胆太大矣」予曰「予惟人少故胆可大不顧一切而來也」予有三事堪爲諸君道一予個人在政治界有廿餘年之歷史從未倒來倒去對外始終如一有一定之主張二山居七年學佛自遣對政府方面疊次之徵辟常不加考慮一律謝絕此次出任既不爲做官來亦不爲發財來三予住北方多年故朋友甚多但其中因反對政治與對黨有惡感者亦頗不乏人予此次爲消除反動期舉國一致之故皆約彼等來襄予辦事。

至予此次功罪在所不計毀譽有待後世判斷夏日須開風扇冬天須生火爐開風扇時須開風扇生火爐時須生火爐在國家利害之下須犧牲個人政見抗日必須加多生產充實國力在後方者尤須具心理抵抗之決心心理抵抗者即長期抵抗也。

尤有進者國家興衰其構成原因雖極複雜而造端實始乎一己中國之出路亦祇在「求己」二字既往必須各具責己之心以後尤須同抱求己之志自民國元年以來曾經當政之各派以及近七年來之國民黨非甲責備乙即乙責備丙從未先行責己此人類之弱點猶如人生二眼祇向外看而無二眼往內自省也自己不振作而希望外人幫助此最劣等之觀念亦最無效之行爲西諺云「天助自助者」以天工之偉力尙不能助不自助之人何望同在人類故惟有自求自助才能

多福。

予在平最失望之一點，即在危險迫急之時，東西長安街幾無人影，及事情平靜以後，上自軍政部屬下至書記錄事，無不以事相求，希望待遇優，責任輕，與以前無異。現河北省已為暫時之邊疆，前陸地、後河流、長城線、北甯線如蟹之兩螯，隨時可以出事變。華北人民雖已受相當教訓，而於公共建設仍無意設施。凡事敷衍因循，暫時對付。現在有人加予以賣國名號者，亦有人稱予為菩薩者，但予皆不計較。在平二個半月，如在油鍋中煎，自早晨六時工作起，至晚十二時始止，有人謂予「勞苦功高」，予實自謂「勞高功苦」也。危險時際，日本人面色難看，平靜後，中國人之面色更難看。然在北平時上床後即可入睡，此足以告慰於諸君者。此或為予學佛多年之所得。蓋佛家無有得失，行我心之所安而已」（以上新中國建設學會文書科紀錄）

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先生於新中國建設學會在滬會員公宴席間演講，就「建國熱」三字加以發揮，其詞云：

「自從國難發生以來，國人雖手足無措，但總以為辦法很多，以為東也有路，西也有路，然而結果不僅找不出一條出路。國難反一天加重一天。要談到今後的出路，讓我把國際情勢說一下。最近有某國已卸任公使行將歸國，對兄弟說過這樣一段話，謂「由歐洲歷史而觀，除二三月的小

戰爭是例外。通常大規模的戰爭，必須經過半世紀。因為歐洲係徵兵制，一遇戰事，全國皆兵，戰事完畢，仍同社會服務。因此經歷過一次戰爭以後，大都不願再有戰爭。上次大戰，雙方動員者二千六百萬人，現在生存的人，年齡平均在三四十歲左右。其中不少是現社會的中堅分子，當時均會目擊歐戰慘狀，所以現在一聞戰爭消息，一種反對的聲浪，便會自然而然的發生。但在日本則不然，因為他們完全以戰爭起家，以為戰爭愈多，愈可以多佔領土，且國民又從未聞過砲聲，所以日本好戰的情況，恰與歐洲相反。

今日欲建國，必須國民人人具有「建國熱」。蓋太陽地球人類，無熱力則未由生。社會家庭國家，無熱力則必亡。日本人是有一種熱力的。例如上屆世界醫學大會，在印度舉行，日本代表即特別注意於該地之錫產，將樣品帶回本國，以備各工廠之參考。彼國業醫者，尚肯如此留意，恐我國之從事實業者，未必人人能如此留心也。又如莫斯科蘇俄大水力廠成立，日本派三工程師前往參觀。過滿洲里時，以見俄國一望無際之平原，而深慮軍事進行之不易。由此觀之，人家的國民，無論農工商學，無時無刻，隨處隨地，無不以國家之利益為前提。此無他，建國的熱力使然也。然在我國，素來只知「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甚至現在，不但他人的瓦上霜置之不管，連自己的門前雪亦不掃了。兄弟昔在日本，見日人遇苦力推車上坡，無論何人，必見而助之。獨我國人

不但無此種互助精神，反而袖手旁觀，以爲笑樂。他如甲報館希望乙報館銷路不暢，丙銀行希望丁銀行關門大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此種劣根性，不知何時養成，擴而大之，則互相嫉妬，排斥異己。見人在政治上成功，必詆毀破壞而後快。此皆無「建國熱」之故也。更舉一例：某日余便飯於北平美使館，在公使辦公室中，見牆壁四週滿懸各種統計圖表，桌上並有百年來白銀統計圖一紙，詢以何用，答因彼國調查白銀專家羅傑士行將來華，特代搜集以供參考。我國人即在分內之事，且不負責彼國一外交官而能注意到白銀的統計，蓋彼等均以國家利益爲基準，故能無微不至。此「建國熱」之養成，我國人所當急起直追者也。」（以上新中國建設學會文書科紀錄）

二十四年二月九日，新中國建設學會春季茶會，並歡迎沈君怡先生歐遊歸國，賡白先生演講以「自力更生」「同族相愛」兩點爲立論之中心，其詞云：

君怡先生適所報告，頗看重人的問題，余亦殊有同感。華北環境，近來至爲嚴重，然如有人，竊謂必有辦法，余意此時吾人最應注意兩點：一、「自力更生」，二、「同族相愛」。君怡所謂制度不足重視，只有自救方是辦法，即係此意。所謂「自力更生」，猶如樹木逢春，遇到暖風和雨，便能復活。常人以爲我國祇要遇到好機會，便可復興，其實大謬不然，須知樹木逢春之所以能復活，以有根在也。倘根基腐爛，如何能復活。關於自力更生之方法，近來雖有人論及，然尙未獲有妥善方策，以余

觀之應自個人做起嘗聞有「迎頭趕上去」之說立意誠是然須知我等努力他人亦努力是我等努力之結果未必一定能趕上他人必也於努力之外再加以減少享受方可努力可謂之勤減少享受可謂之儉每見國內一般求事者常有一個人體力不勝煩劇最好找件輕鬆工作或是掛名差使做做」之表示同時又云「家累甚重對待過一層務請設法從優」怕做煩重的事是謂之不能勤却又希望好待遇是謂之不肯儉如此人心如何可言復興勤儉之說近來已成老生常談然對目前之人心實爲不可少之鈞砒

至「同族相愛」亦爲吾人目前所最應努力者上古之世交通不便倘有一天子應運而生以統治天下則所有人民但服從此天子而不造反足矣故其所營生活便不得不出於個人生活之途然在今日各國對立非於個人生活外加上國民生活不可在個人生活中所忙者爲有利於個人之事國民生活則不然必個人所活動無礙於全體之利益方可例如今之偷運白銀出口者從個人觀點上講毫無足議之處然由國家言之則爲犯法之事矣今日余所言「自力更生」及「同族相愛」兩點倘暢快說來可發揮甚長然以時間關係姑暫止於此

本會成立至今已有一年因得各位協力現在各方對本會之批評甚好所出版月刊及叢書亦甚受歡迎余兩年來長住北平未暇顧及會務至以爲歉惟余希望以後本會應本兄弟適所言「自

力更生」及「同族相愛」兩點。努力鼓吹適君怡講歐洲事。余關於歐洲亦新有所聞。茲特一述。余有一友人近自歐洲返滬。一日訪余。言及兩點。一。上次在歐洲見歐人對於滿洲問題及遠東問題。毫不注意。然此次在歐洲則見彼等之見解已變。彼等已深感滿洲問題非僅遠東問題。實乃世界問題。彼等以爲世界現有二瘋子。即一爲德國而另一爲日本。此二瘋子現已聯合共同對俄。而俄法英意等亦另有結合。在此種狀況之下。我國之外交方針應如何決定。二。此次船到新加坡時。見船上貼有通告云。各國人之穿軍服者。不准在新加坡上岸。是時在船上之軍官。無不表示憤慨。後經查詢。方知前此數日。在新加坡捉到日本偵探數人。風潮尙未息也。及至上海之後。則覺對日之空氣。反爲和緩許多。然則歐人對日本問題之緊張狀況。如彼而我等反和緩如此。究竟我人今後之對日外交。應採取何種方式以應付。一關於此種問題。余認爲不能以一語解答之。亦即是說。我人應付任何事件。均應先立方案。譬如軍中目前接到一命令。在明早之前。一師兵須集中松江。在此時負責執行此項命令之人。應即行「立案」。立一案不成。必須立數個案方可。譬如此時。此軍人不能只立一個由火車到松江之案。因立火車之案。恐有做不通之處。是以於此案之外。應再立由汽車之案。及立由步行之案。關於「立案」。余又憶及一故事。余在平時。一日日本武官柴山來政。整會向余辭行。談及在平販賣白面之朝鮮人事。緣前此在平有許多朝鮮人賣白面。經

余向日本使館交涉設法令其出境。日使館已捕到此類朝鮮人。置之使館之內。預備解送出境。但久久尙未解出。一日柴山至日使館。見此等朝鮮人尙未解出。乃詢其故。方知此筆解送出境之費。被東京外務省駁回。因而未有辦法。柴山當時乃曰：「汝等外交官。實太簡單。處事但有一案。此案不通。更無辦法矣。余等軍人。處事必有三個案。即如余此次運行李而言。余之第一案。爲命隨員將余之行李。即速收拾。由今日下午二點鐘車去津。倘不及行。則乘四點鐘車。但去日本之船。停在塘沽。而四點鐘之車。祇至天津爲止。因之余更寫一信。命隨員攜至天津。日本領事館。請其留運貨車二輛備用。以便將行李由汽車道運至塘沽。此爲第二案。但如由平出發之四點鐘車。亦趕不及。則惟有乘八點鐘之晚車。但此次晚車。到達塘沽時。爲時已在夜半以後。碼頭上必無工人搬運行李。上船。余便請隨員於出發前去一電話與船主。請其留下小工若干。以備搬運行李。此爲第三案。」

由柴山之言觀之。日本軍人。即尋常小事。亦須「立案」。至國家大事。則更不必說矣。目前我國百孔千瘡。講到「立案」。誠屬困難。然即困難。亦不能因畏難而不「立案」。

余在北平時。一日有一巴黎晨報女記者來見。所詢者之問題。如「一。中國財政收支不合情形。究竟有何計劃以解決之。二。中國識字之人太少。現究有何計劃以救濟之。」彼發問後。又言「余喜打抱不平。對中國處境。殊表同情。即對於法人之壓迫德人。余亦極不贊成。且常爲德人說話。德

國在戰後處境實甚困難。然彼之困難問題，尚僅限於政治方面。中國之困難問題，則諸方面均有。如適所云財政與教育之問題，即是其例。是以中國之處境，較德爲更難也。余聞其言，殊爲感動。益見我人有「立案」之必要也。（以上新中國建設學會文書科紀錄）

綜上所錄，先生一則曰「自力奮鬥」，再則曰「自力更生」。又曰「責己求己」，亦可概見先生所以苦心孤詣，不惜犧牲一己者，乃欲爲民族安排復興之途徑耳。故不憚諄諄三復斯言。今先生逝世已半載矣，吾人讀此，將如何感激奮發，以盡未死之責，而慰先生在天之靈耶。

齊白先生一生名言儻論，足以垂訓千古者，不可勝紀。凡此所錄，僅爲先生歷次在新中國建設學會所演講，雖屬一鱗半爪，以向未刊布，殊可珍貴。爰請附諸先生紀念刊中。 家穉謹誌

黃公廣白諡議

黃仲蘇

公生清季惡親貴專政。誤國召侮。亟思有所以挽救之者。投筆習軍事。嗣東渡。集志士組丈夫團。從事革命。清室既覆。國體改造。初未嘗言功。退居治經史。及爲世用。諄諄然敬其職事。凡百措施。計及久遠。時有大慙竊權橫行者。公既逐而去之。復退而著書講學。以爲樂。公之於仕。往往難於就而易於退。然大難當前。雖赴湯蹈火所不辭。始終清要。慮而後動。功成卽退。常歉然若不足。公嘗曰。「治國者必本仁義之道。廓容受之量。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志之所在。終身事之。自反而直。有所不避。其庶幾無負於民乎。」故嫉惡如仇。愛人以德。歷艱危而不懼。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其責己也嚴。其謀國也忠。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責而求名。以傲忽欺罔於時者爲何如也。公講學著述皆有所本。獨抒卓見。不爲苟同。立身以勤儉克己爲則。接物惟溫恭是尚。人見之者莫不敬其樸質。而樂其雍容。綜公一生。其行事有當仁不讓。爲人所不敢爲者。而治身與心則粹然一準於先儒。蓋善養其氣。有得於中。而不餒不惑者也。謹按諡法。純敬無僞曰「誠」。果敢有決曰「毅」。請私諡公曰「誠毅」。其合公之行哉。

故都新憶

殷同

黃膺白先生逝世後之半年，同仁謀爲先生作紀念刊，竊以頻年追隨先生，襟挂華北危局，實躬與口舌奔走之役，契合既深，相知特厚，有得於先生者亦較多，拉雜記之，曰「故都新憶」，誌不忘也。

北行時之心境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長城抗戰，形勢日非，先生被命爲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

會委員長，意在藉先生之聲望，調整邦交，挽救危局。時先生謝政山居，已五更寒暑，倉卒受命，慷慨就道。維時外則諸路挫敗，敵騎已直逼通州，平津成孤懸之勢，其淪陷僅指顧間事，內則宵小勾結外奸，肆意擾亂，莫知誰何之公團，不知凡幾，全城上下，宛如鼎沸，負責當局，且有矢志殉城，不惜以焦土餉敵之決意。語其情況，則九一八後之遼瀋，庶乎似之。余應先生之召，於最危急之五月二十二日，趨赴故都，晤先生於豐澤園。先生謂抵此纔五日，而局勢日趨險惡，軍事進展甚速，慮無迴旋餘地，繼乃語其心境曰：「余此次奉命於危難之際，個人之成敗利鈍，原非所計，方今舉國洶洶，情智激越，既不能戰，又不能和，斯固羣衆之憂國情緒，不得不爾，但負責當局，盱衡大勢，知敵軍之來，並無止境，既不能坐視平津淪陷，爲遼瀋錦熱之續，自不得不有退敵弭禍之布置，願乃以茲重荷，徵及衰朽，見危授命，其奚敢辭。惟年來山居習靜，久不問政治，此次赤手空拳，單身北上，定危扶傾，談何容易，計惟有置一切身命危難毀譽褒貶於不顧，肩此大任，以解國家當前之厄。故北來之前，曾語南中親友，謂吾人今茲北行，不啻跳入火坑，未

來之焦頭爛額。殆意中事耳。嗚呼！先生之言猶在耳。而先生竟以此而逝矣。求仁得仁。又何怨。

首要之兩目標

先生蒞平之後。熟審當前局勢之緩急。先後利害輕重。首以二事爲己任。其一爲阻

止敵軍之前進。其二爲鎮攝人心之渙散。顧先生在敵軍重兵壓境之時。僅恃口舌爲弭兵之計。此其間之艱困煩雜。迂迴曲折。殆難以言語形容。乃猶有事出不意者。爲五月二十三日之日兵營步哨殺傷事件。緣有蒲州青年趙敬時者。目擊時艱。激於積忿。懷利刃直撲日使館衛兵營。砍傷其步哨。事件發生後。除趙當場被捕外。日方大肆責言。適其時有天津日駐屯軍增遣宮崎部隊入平之舉。洶洶之勢。不可嚮邇。幾至先生數日間慘澹經營之和平運動。陷於絕望。此外則因戰線部隊後退之結果。各地奸宄乘機竊發。甚至平津肘腋之間。亦復有自稱民衆團體或各種公團。希圖憑藉外力。僭竊名號。以求一逞者。先生則多方化導。曲意拊循。方俾克免於分崩離析。

按步哨殺傷事件發生後。日方疑神疑鬼。堅稱爲有背景有組織之行動。趙敬時當場被捕。余奉先生命。屢向日軍爲引渡之交涉。迄翌年二月中旬。方得釋放。先生命余就公安局親自研訊當時之動機及情實。悉爲純出自憤激的愛國情緒。故不計利害。不問輕重。捨生出此。經余曉以當時小不忍。幾誤大局之經過後。乃痛哭具述。鹵莽追悔之意。旋由先生命文欽市長招致其家族領回。示矜全也。

指授方略 余與先生晤談後，即奉先生命赴長春，探詢關東軍意旨，兼爲內面的斡旋停戰之工作。

行前請示方略，先生則以爲無論如何，非立時設法停戰不可。良以長城戰鬥以來，我軍以百折不撓之悲憤，屢敗屢戰，不惜以血肉之體，與新穎之利器相搏鬥，累月相持，創痛遂深。迨五月十八日密雲失陷，藩籬盡失。二十一日三河香河相繼劇戰，日機大隊，威脅平空，而敵方服部旅團之松野尾枝隊及宮本部隊，已由草橋莊桑子莊附近，直逼燕郊鎮，而進佔通州。時天津駐屯軍亦有增援呼應，取夾擊之勢。深慮故都失守，則糜爛愈甚，收拾愈難。惟軍事變化靡常，難以懸揣，囑余隨機應付。但切須注意者，須令對方了解此次停戰，爲局部之軍事行動，務須不稍涉及政治問題而已。余喻意而行，二十七日回平復命，提出報告於先生，而還回青島。

戰區善後 自雙方軍事當局派遣代表正式訂立停戰協定之後，我方前綫部隊即向預定綫以南以西開始撤退。乃敵軍成隊飛機，仍不時飛翔於平津上空，刺激人心，莫此爲甚。加以戰區以內，頓成無政府狀態，盜匪遽起，奸黠之徒，假藉各種師旅團隊名義，招集亡命，觸處皆是，而各縣難民，麇集平津，以及近郊者，不可數計。其遷徙流離情狀，至爲慘惻。先生乃復疊電，召余到平襄辦善後，並令再度赴長春，就應行解決事件，爲具體商談。軍分會並派雷中將壽榮偕行，先生所授之會商要目，爲

一、停止平津上空之飛機成隊飛行，以安人心。

二主張從速接收戰區各縣政以便遣送難民回籍。

三關於撤兵區域內李際春等非法部隊之處理。

四北寧鐵路之從速接收。

五關於察哈爾方面各問題。

會談兩日均有相當解決。並遵先生意旨對於此項會談除列席人員各自紀錄以備遺忘外不爲形式上任何書面之交換與簽訂。用意完全在杜漸防微以免彼方爲國際宣傳有所藉口。綜計先生開府北平兩年有餘所主持之交涉事件無不堅持此種方式。未嘗於任何條約協定簽署一字前後一貫始終不渝。當是時也在每一事件交涉過程中常有局外人種種揣測攻訐之論。集矢於先生而先生不置辯也。

通車通郵問題 停戰之約既定先生之首所措置者爲恢復遼東冀北十九縣之行政秩序。勞徠安集輯撫流亡。顧其時各色雜軍乘機分擾城邑。竊號自娛。而北寧路塘沽以東之路綫尙在關東軍軍事運轉系統之下。未曾歸還。（時我方僅通車至蘆台爲止）是我方一切設施如縣長之復職保安警察之分遣均非先將被佔鐵路及一切運轉機構全數收復無從辦理。故最初卽命余率同北寧路局員交涉接收北寧路綫問題。其時彼方除關於交還路產種種條項之外並要求卽時恢復瀋陽北平間之直

達列車以爲挾持。往返磋商。數度僵持。方始以在三個月後再爲商議之諒解。先行交接。因克於八月十三日恢復關內全線之行車。而平瀋通車之恢復。則以我方準備未能完成。不免愆期。彼方執爲口舌。而有催促通車交涉之舉。所謂通車事件之因緣也如此。至通郵事件之發生。則由於我國對僞郵政封鎖政策之反動。先是我政府以萬國郵政公約第二十七條爲根據。通告各國實行封鎖對僞郵政。至此關東軍乃藉口停戰協定後。應恢復正常狀態爲由。希求恢復對僞通信。與前述之通車。固截然兩事。時論不察。臆測謂停戰協定以外之附帶條款。甚且疑慮爲藉通車通郵爲事實上承認僞滿之默契。其實此等事件。雖由先生先與商定原則。而一切技術上之折衝。完全係由各主管部派專員參加者也。茲舉通郵商談之原則如下。以示一例。

一 依據過去之事例與精神。在不涉及承認滿州國原則之下。專談通郵上之技術問題。

二 雙方完全以誠意爲基礎。不爲成文之規定。

此項原則。雖僅寥寥二項數字。然在爾時情況之下。尙能得此爲會商之前提。非有甚大之努力。曷克臻此。故此二問題之解決。各主管專任委員均秉承先生之方略。爲精密詳審之應付。實施以來。差免貽誤。然先生斡旋內外。舌敝唇焦矣。

對日外交之見解 以上種種。僅屬聊述一斑。全約之窺。當以讓諸先生之專集。總之先生之對日外

交決非軟弱無力待不屑爲矯激不負責任之言論。以媚俗阿世耳。茲檢錄先生於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在滬與日土肥原中將晤談後之來電原文。以明先生當時對日外交之主張。

(前略) 水淇來知兄在舊歷新年抱病奔走。聞之至深系念。至深感佩。本晨土肥原來謁。弟仍一本平素主張。與在京商定原則。與之討論。1. 「政治」。滿州問題應待機以和平方式謀解決。未解決前。日本應表示對中國領土主權不得有侵害行爲。彼謂「日本祇求中國消除敵對意思。決無侵略中國之野心。此事當努力使其具體化。」言時出小手本記之。並謂「若能更進一步。共同防俄。尤爲幸事。」2. 「思想」。彼此刺激感情之言論及行動。爲親善之最大障礙。我國已決自動注意改善彼聞之頗喜。謂「中國果能如此。日方對於此點亦當自動的注意改善。」3. 「懸案與經濟」。以平等的精神。漸謀懸案之解決。以互惠的精神。漸謀經濟的提攜。此爲可能之事。應爲之事。若以戰勝國對戰敗國之態度。來謀解決懸案。以獨利的或獨占的精神。來謀經濟提攜。那是萬辦不到。彼謂「日本決不如此不講理。例如推廣植棉。爲標準的兩利之事。換言之。卽中日攜手以分潤美洲印度之利益而已。中國爲謀彌補入超計。尤爲速而有效之舉。」最後並謂「今日之談。至爲愉快。會記四年前來滬。亦在此室談話。彼此緊張之勢已成。(作者註。此殆指九一八以前春間。土氏必欲求見先生。曾陳述三省當局措置之不當。及日本少壯軍人之心理事。)不能懸崖勒馬。」

實是憾事。今後果能照今日所談好轉。日本決無他種野望。予雖微力。亦願對此方針。有所貢獻。」云云。彼言明晚入京。此電並請密示敬之叔魯兩兄爲荷。弟郭巧未泥。

先生之對日外交主張如是。可謂平情近理。不激不隨。惜乎天不厭亂。時與願違。一再演變。以至今日。以視當時。又成隔世。九原有知。先生其不瞑矣。

華北之心理建設 先生鑒於華北迭經喪亂。人民頗現頹喪之心理。認爲至堪憂慮。例如一時甚露塵上之教育機關之他徙。金融機關之南遷。甚至普通人民。亦謀變賣祖遺產業。以求移居樂土者。先生常慷慨勸阻。以爲當務之急。愈應上下一致。殖產興業。以期發揮本能。增厚力量。斷不可自存放棄觀念。授外敵以可乘之機。故施政方針。常以此爲唯一之鵠的。如行政人員之訓練。爲安民也。農村指導員之養成。爲殖產也。農產合作社之提倡。爲興業也。舉辦急賑。以拯凍餒。農賑以安閭里。工賑以盡溝洫之利。凡所可以培養民力之設施。無不積極進行。於財政萬分艱窘之時。猶百計竭蹶張羅。爲整理故都文物之舉。以明陵爲漢民族英雄最前線之勝跡。亦斥資修葺。用以詔示我華胄絕對不肯放棄我先民遺業之意。其有裨於華北民族意識之強化。民族自信精神之振作。豈淺鮮哉。

大無畏精神 先生以一身擔拄華北全局。早置身命於度外。其時秉承中樞辦理對外各事。自不得不忍辱以負重用。是每爲局外人所不諒。當北上及滬居時。嘗數屢狙擊未中。先生本大無畏之精神。素

位而行。初無所動。嘗謂「吾以衰朽。出膺艱鉅。明知煩難。豈辭險阻。既任勞怨。安計死生。夫和與戰。爲國家命運所繫。中央審慎權衡。籌謀既定。吾人惟有勉任勞怨。豈可遽求遠嫌。以祛或敗。公以全名。吾人非不能坦然對衆。宣我衷曲。以求見諒於世俗。其如職責所在。甯敢計較一時之毀譽。而敗國家之大事乎。一是以余在當時。雖亦有所謂梅花暗殺團。正誼暗殺團者。伺余行止。時相恫脅。余既內省不疚。亦復聽之。既未嘗修怨。卒亦無所害。亦奉先生之教也。

學識淹博。先生博聞強記。誨人不倦。余追隨二年。有餘。得益不鮮。先生於余。則言必聽。計必從。而余於先生。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契合之深。無逾於此。每當簿書之餘。相與縱論國是。或國際間縱橫捭闔情勢。以及肆應方策。輒至午夜。言不及私。嘗憶二十三年之夏。先生南下。述職因病。小休於莫干山之白雲山館。余亦偷閑往訪。小作勾留。山居清靜。先生乃爲縱談先哲諸學說。於儒佛精義。多所闡發。余竊其餘緒。會頗得折衝應對之益。翌年之春。因事赴日。與彼邦政論家頗多周旋。某次座談會中。會有某君指摘我國人對於固有文化。不能保持。深致惋惜。其言曰：「佛教自唐代由中國傳入日本後。至今發揚光大。信禮極優。而反觀中國。則已頹敗無復可觀。雖以段合肥之號稱崇奉佛學。而其家乃並一供佛之堂而無之。殊非意料所及。又如最近湯島聖堂落成。中國政府及衍聖公均派有代表。東參與盛典。以視中國國內之所以維護孔廟之尊嚴者。不少。概見何其衰也。」措辭命意。備至。揶揄其意。蓋在窘辱使者。

余偶憶先生之所詔示者爲之說曰：「余於佛學素少探索，固無造詣之可言。但習聞佛氏要諦，端在「無我」。今君於無我之佛而爭形式上之供養，或非「大乘」。至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致身竭力之謂「忠」。貴國人實優爲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謂「恕」。而日本自古無此語。豈夫子之道亦復有所取捨耶？」舉座爲之啞然。又某次會談席上，某君指摘中國外交之每事必依存歐美，且以滿州問題之訴諸國聯爲失當。余爲之說曰：「歐戰以後，含有日本在內之五強國組織國際聯盟，爲處理國際紛爭之機構。「弱小」之我國受諸強之勸而加入，不幸中日之間發生意外問題，貴國大動干戈，夫豈吾人口舌之爭所能解決。因之吾人遵守盟約義務，訴諸國聯，以求正當解決，原屬正辦。國聯處理斯案時，先後有理事會十三對一，總會四十二對一之結果，均爲日本之不利。日本一怒而撕毀盟約，割席而去，反責中國以不當，不亦難乎其爲「弱小」者乎？」某君語塞。凡此種種，均爲先生關於外交所雅言者。余聞而耳熟，故輒能引伸其義。先生學識既博，而又善於辭令，每與彼邦人士接談，輒爲東方文明以及王霸得失之道發揮精義，娓娓不倦。功利主義者每爲之氣沮，因私稱之曰「倫理先生」，而敬遠之。然彼邦之老成謀國，關心兩民族之百年大計，而與先生共鳴者，仍未嘗無人也。

政整會之撤銷 先生盡瘁謀國，憂鬱傷肝，初僅以爲胃部宿疾，未以爲意。勉強撐拄，至心力俱盡，事不可爲。政府始允予擺脫時華北局勢，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政整會乃於二十四年九月一

日明令撤銷時先生已告病南還與余有左電之往復。

先生冬電曰：「東電轉上蔣先生電計已達覽。政會撤銷至深感慨。兩年來承兄赤胆匡助。患難相依。迹念往事。感慨尤深。自明令公布後。各方聞見何若。兄感想何若。便乞賜教。」

余於九月四日復電曰：「冬電祇悉。政會取消。同仁星散。外交大樓。景象凄其。不忍卒觀。桐赴平當日。即離舊都。轉海濱小憩。未忍參列別宴。回憶兩年以來。事無大小。均承肝胆相照。心心相印。方克勉効馳驅。不辱君命。知遇之感。倍切尋常。現下狀況。已入荆棘叢中。以視城下盟時。人心又墮落不知幾許。誠所謂「哀莫大於心死」也。政會撤銷之日。除大公報會略有公平論列外。其他甚為岑寂。此亦國人健忘之所致。無足為怪。最近日本朝野鑒於英意空氣之緊張情勢。有要求英國開放領土之議。斯亦日英同盟之尾聲也。並以奉聞。」

千秋遺恨 先生既告病還山。仍無時不關心北方局勢。未幾汪先生遇刺。袁君文欽被迫去職。錄先生十一月支電如下。

「東電奉悉。北局愈迫愈緊。彼方不言實行。已開始其所謂第二步工作。而我方則事故百出。精衛被刺。金融動搖。社會恐慌。已臻極點。現文欽又去職。兄可了解對北已成無暇招架之局勢。救亡之念。人同此心。奈一着錯而全局皆非。確信實無下手之方。在此情勢下。兄尤宜審慎從事。為要。」

桐生神先方麓日前日相決允函相 兄因病
 困於素山於夫人傷於平山此遊阻於貴南視之餘
 痛嘆同深極推勉系標視既於貴 兄心境上
 稍可安型原 弟亦安於行 精神聊奉教行
 以達 弟意 貴人處此 猶善矣 惠之 社會中 尚
 不激流了 解世情 際切 研透 佛理 實於 信以 自處
 既往之 三年中 貴人 一切 攝於 個人健康 精神 體力 禱於 家庭 和諧 幸福
 算在 效忠 國家 心自 安之 一而 德於 上矣

兄平素對國家安危非常熱血對個人順逆
却又非常達觀尚衫衫外曠達為國珍
在公道時勢之日會自有期也此特
為慰念愈深也 嫂夫人弟山應極大藉以
衰換願服助也為儒修弟佈快頌

弟

弟 弟 弟

二月二十日

此信於廿日業已錄却記水傷兄時不料信者去後又日不元
出知征在元也奉命赴中故快出而日達特查可如上

弟 弟 弟

當復歌電文曰

「支電敬悉。文欽被追而去。昨晚通車赴滬。局勢至此。原非獨力所能支。然風愈烈。草愈勁。正欲使知俯仰不隨人也。」

自是而後。北方即有所謂自治防共政權之醞釀。極一月間之奔走呼號。方得消弭顯然之分裂。而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其名其實。惟在當局諸君之好自爲之。余既毫無餘勇可賈。自以急流勇退爲宜。因於十二月九日電鐵道部顧部長懇切辭職。未許。乃於十一日兩電先生。請代婉陳苦衷。以期得請。

真電。一頃敬之兄處轉來介公蒸函電。謂殷桐聲不可辭現職務。請其勉爲其難等因。擬懇代爲說明此間情形。俾得解脫。至感至禱。」

真午電。一頃致暢卿先生一電。文曰。一本日敬之兄出示介公蒸函電。對同懇辭現職一事。未蒙俯允。不勝皇悚。竊同所努力之消防工作。已備受內外人嫉視。甚且目爲彼等自治運動之攪亂策動者。聞彼方以最初之目的未達。對今後之責望甚奢。內外情感。既已萬分隔閼。自不容廁身其間。勉強行之。不過個人徒自取辱。國家大計。無裨毫末。尚祈代爲轉陳。俯念兩年來追隨齊白先生。忍辱負重。未敢稍自暇逸。際茲北方政局改組。實已無強顏周旋之餘地。應請准予解職休養。實不勝感激待命之至。」等語。公電如尙未發。乞代切實婉陳。務求得請而後已。萬不獲已。寧可担任其他側

面工作，俾此間事早日脫離，庶可告一段落也。」

余辭職事，承先生多方關說，方克釋茲重負。二十五年一月間，應召赴京，而足部因挫受傷，困處中央醫院者兼旬。時先生猶有手書見慰。

自是而後，先生即病，通函皆夫人代筆，先生親署而已。而每次輒殷殷以挈眷到山小住為勸，余則深知先生熱腸古道，絕不願以個人出處之瑣屑，煩其榮慮。且北方時事日非，先生非忍怒置國事者，朝夕晤對，徒增切怛，故遲遲未應命。初未料其竟一病不起也。嗣得先生病篤入院之訊，飛滬存視，則已有醫戒未敢遽見。因先生雖病，而神明不衰，謬引余為知己，曾有「我不能見桐聲，見必哭」之語。恐晤對必百感交集，於病體有礙，候三星期，始克與范石生先生偕往一面，並預以勿交談為約。詎余甫至病榻，先生已兩行清淚，實含有無限深情。雖相對片刻，未接一言，然往事填膺，不言之言，震於鐘鼓矣。今先生已矣，流風餘韻，百世猶新，而當時永訣之印象，時時在余心目中，未嘗一日忘也。

憶黃膺白先生

沈恩孚

余識先生在上海光復之年。其前此之熱心革命。蓋未及聞。先生時任軍職。英姿颯爽。而恂恂若儒者。余固默窺其有非常之抱負。而決非鹵莽從事之尋常武人矣。清帝遜位。南北統一。先生首先辭軍職。示人以民國軍人之模範。其志趣頗與徐君固卿同。顧先生方壯年。而能以退讓諷世之效。讓名利者。此尤非有大過人之素養。未易臻此也。新國多故。蹤跡久疏。洎先生贈余以所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一書。乃益歎服。屢爲介紹于世之關心國事者。謂此真我國前途之指鍼也。嗣又有「戰後之世界」出版。其所以警告國人者。尤深切著明。而頻年困於內爭。自耗國力。此寧非先生所隱痛者歟。國民政府成立。先生首任上海市長。凡所規畫及羅致之人才。至今利賴之。遼東變起。四省淪陷。長城以內。大勢岌岌。先生獨挺然忍天下之詬。以解一時之危急。其能人所難如此。先生又洞鑒世變方殷。建設新中國。非可以浮躁膚淺之人任。乃事于是。有新中國建設學會之籌設。其目光之遠大。將貽國家以無疆之休。惜乎未享大年。而竟以痼疾不起也。然其落落大者。固爲海內明達所知。知余雖不問世事久。敢不舉所知以告當世乎。信我國之渴望復興者。盡人能以先生之志爲志。而各努力於其分內之事。則復興之期。豈遠哉。

想到初次會見的臧白先生

潘公展

記得民國十六年五六月裏某日下午臧白先生託友人帶了口信約我去見他因爲事先陳果夫先生知道我對於那時候上海澎湃的工潮有些處理的意見介紹我去向臧白先生有所陳述我就遵約於次日午前往謁。

臧白先生從事革命的秘密工作早有所聞並且因爲曾經讀過他所著「戰後之世界」一書故在沒有進謁以前確已心儀其人那時他將奉命籌組上海特別市正在規劃中而我則以多年在上海服務報業又益以擔任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委員兩三個月耳聞目擊的經驗頗感於我國勞資協調之不可緩以爲非由政府居間負責有所主持不可因想乘這個機會貢獻一得爲未來的上海特別市政府組織之參考那天上午我到亞爾培路朱炎之先生公館裏去見他他笑容可掬的延見了我和我談了約有一小時光景居然如見故人了。

臧白先生先說「果夫兄曾說起先生在上海工作多年情形熟悉而對工潮蔓延更有處理的意見願聞其詳」我聽了非常慚愧只得勉強着作如下的答覆「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商埠工廠林立商業繁盛中國民族工業的一些薄弱基礎幾乎全在上海如果讓階級鬥爭的思想勞資衝突的事實長此推演下去不加挽回深恐民族工業摧毀殆盡國民革命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在節制資本並非打倒資

本惟如何方可使勞資雙方互相協助各得其平不能不有賴于政治擔負這個重任先進各國的中央政府都有了處理勞工行政的專部執行關於勞工問題的國策即以社會政策防患如恐不及我國民族工業方在萌芽就應注意於此一方面勿使民族工業受到打擊一方面也勿使勞工生活流於痛苦國民政府今方奠都南京軍事倥傯百端待舉或尚無餘暇及此惟上海為最大的工商業都市如果市政府成立實不能不先代中央負起這個責任來「膺白先生接着說道「眼前情勢我也想到非注意到這個問題設法使勞資間相安無事則其他一切市政建設都會受到影響你看市政府應該怎樣辦」我說「本來普通所謂市政大抵指些路政警政捐稅和水電等等公用事業而言關於勞工問題的實業行政似乎是屬於中央政府機構所職掌的不過上海既稱特別市眼前勞資間的形勢又如此險惡中央又急切間並無專責處理的機關且感有鞭長莫及之苦則市政府成立時似不妨專設「工商局」處理工商行政將來中央有了專部則仍可秉承中央政策成為地方執行機關」膺白先生不等我說完就點着頭說道「實在說來上海特別市在中國是首創的特別市我們應迎頭趕上去不但要使工商業安定繁盛並且要同時使牠成功一個田園都市西洋各國因為感覺都市的流弊已有人提倡都市田園化我國正宜同時並進注意及此而且據我看一個都市的繁榮不僅繫於牠範圍以內工商業的發達同時還要使牠周圍的農村一樣生產發達纔有希望如果農村破產都市斷無單獨可

以繁榮之理故上海特別市政府的組織機構中我以為不但應有一「工商局」簡直可以有一「農工商局」。你的意見如何。」齊白先生這一番偉論不但當時我聽了異常佩服。就到現在還是認為顛撲不破的真理。我在民國十二三年的時候曾經為東方雜誌寫過一篇「新村市」。後來編入東方文庫中。又印成單行本。這篇文章就是參考了英國的田園都市計劃纔寫的。所以當時我一聽到齊白先生的指示就表示十分欽佩。齊白先生氣度冲穆。辯才無礙。人所共知。我受了他的感動。竟不自覺的告起奮勇來說。「我願意為先生草擬一個農工商局的組織大綱。同時寫一篇處理勞工行政的計劃。作為對於先生草創我國第一個特別市的一些貢獻。」他也笑着鼓勵我起草。我就辭別了他。可來動筆以踐此約。却不料齊白先生後來奉命任市長的一天。竟責成我這個沒有行政經驗。同時與他向無深交的人來擔任農工商局的事務。而我以駑駘之質。受了鞭策。也居然自不量力的幹了起來。自己想。還是不勝愧悚。

新舊思想之衝突與黃膺白先生

張嘉璈

執兩用中之道，非苟爲調和而已。輒近思潮，新舊歧趨，一爲環境所迫，鮮有不爲此文織潮流所激盪者。願欲以調和之精神，冀達執兩用中之域，及其既也，亦惟有心神交儆，增益其迷惑失望之悲而已。不佞於黃膺白先生，欽其人，傷其志，而惜其事業之未竟也。不禁重有感焉。先生學問事功，彰彰在人耳目，奚待不佞之述說。茲之所欲言者，先生一生正所謂欲以調和之精神，冀達於執兩用中之域，以貫徹其政治理想者也。願猶困於此文織潮流，而爲時代之犧牲者，不亦大可痛哉。先生早歲從軍，努力革命，其思想可謂新矣。而辛亥之後，與江蘇都督程德全同倡裁兵之議，釋鞬解櫜，淡泊明志，固仍舊精神之所託也。其後遊歷海外，精心治學，一若與世相隔，乃復激於軍閥無道，義憤填膺，攘臂而起。民十三革命之役，先生與焉，而摧陷廓清之功，先生不爲也。洎先生膺外交之任，毅然與各國解決南京懸案，改善國際關係，以至濟南變作華北告急，其負折衝之責也，或主持堅強之正義，或不惜委曲以求全，迴翔審顧，心力交瘁，則仍先生明利害慎步趨之習性也。然當茲潮流交織之際，新者固視若迂疎，舊者復嘗爲偏激。先生之志未竟，而悲憤抑鬱之抱，終莫之伸也，不亦惜哉。是故尙論先生之爲人，其思想其識力，實邁越恆人，而其德性其行爲，復動循矩度，以一身而受盡挫折。人之視先生者，亦以爲先生生活於新舊掙扎矛盾之間，不知先生固欲以調和之精神，冀達執兩用中之域者也。其不能鼓舞羣衆，博取同情，夫何足怪。

是豈先生之不得於時哉。亦時之不偶於先生耳。曠觀近代國家握政治之樞鍵者。必在衡量全民最大最多最遠之利益之下。立定方針。企求貫徹。以達於最後之成功。凡此者。固先生之素抱。而有志未逮者。殆將欲於此新舊潮流交織之中。折衷羣言。歸於至當。故其操心愈苦。而履境亦愈艱。使天假先生以年。致身於今後邁進不已之中國。先生亦必邁進不已。以漸達於成功之途。則可斷言也。嗚乎。先生生矣。其奉公持正。與夫器識卓越之精神。詔示於吾人者。至宏且博。豈僅四海朋儔之痛而已哉。爰於新中國建設學會謀輯紀念冊之日。述其所感如此。

談風度 紀念黃膺白先生

左舜生

我認識膺白先生很遲，僅僅是在他去世前兩年的事，並且前後一共只談過四次，所以我不敢說我對膺白先生之爲人，和他對政治上的懷抱，有什麼透闢的了解。

可是我和他第一次在莫干山見面，便有過六小時的談話，在這六小時中，他足足談了四小時，從他留學日本參與革命談起，一直談到塘沽協定爲止，他這二十幾年的政治生活和他處理一切政治問題的手腕或方法，實在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並且使我對民國以來的這一段歷史，多了一番親切的理解。最後他對我說：「舜生先生，一個人總要能夠獨來獨往，所謂羣衆所謂政治團體，都是靠不住的。」這幾句話，更促起我特別的注意。

我平日對於「從事政治」有一種特別的看法，我總覺得是「小人因緣以爲利，君子不得已而爲之」。這裏的所謂「小人」，便是「政客」，所謂「君子」，便是「政治家」。政客是吃政治飯的，所以「知進而不知退」，政治家是爲一種意義或主張而幹政治的，所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膺白先生在這二十幾年中，實際參加政治的時候較短，退而從事修養與研究的時候，反而較多，從這一點上看去，我覺得膺白先生實在是有一種政治家的風度。

在一個國家，尤其是像今日中國這樣的國家，一方面固然要有人從正面去苦幹，一方面還要有人從

側面去冷靜的思考。由這種思考所得的結果，或憑藉其人在社會上的資望，或以某種私人的因緣，往往在無形中能對國家有莫大的貢獻。膺白先生這二十幾年在政治上的成績，一小部分是人所共知的，一大部分是人所不知，或知而不詳的。可是估量其價值，後者却反在前者之上。說到這裏，不禁引起我一種感慨。我覺得在近十年的政局中有重要的關係與作用，此時不應死，而畢竟死去的，一共有三個人。一位是譚組菴先生，一位是楊暢卿先生，一位便是膺白先生。組菴先生絕頂聰明，而態度沖淡，處在一個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往往能泯除不少無謂的紛爭，使政局趨於穩定。暢卿先生態度積極，其關於政治的規劃，也許有若干方面失之稍粗，但其敢作敢為的精神，却能給予我們一種建設國家的興奮。至於膺白先生，則對中國政局不但有全盤的了解，并能一一明其關鍵之所在，故對近年若干的事變，或補救於無形，或挽救於垂敗，而對是非毀譽，更不求諒於一時的庸俗。其襟懷其風度，我尤其覺得是難能可貴。

目前一般淺薄者流，多對時局抱着一種過分樂觀的見解，好像從此可以平安無事。但據我觀察，眼前的風平浪靜，也許正是狂飈巨浪快要襲來的前夕。所不幸的，便是在這樣一個風雨漏舟的情形之下，我們乃驟然失去了像膺白先生這樣一個熟悉航線、明白暗礁的舵手。真是國家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

對於膺白先生參加華盛頓會議之回憶

袁同禮

一

民國十年余游學美洲。適膺白先生奉命考察各國戰後政治經濟。道出紐約。時相過從。是年六月。美哈定總統發起召集華盛頓會議。藉以解決各國限制軍備問題。復以裁減軍備。不能離遠東問題而獨自解決。爰同時舉行太平洋遠東會議。除原邀英法意日外。並邀我國參加。此會議既圖解決各國所紛爭。而能引起戰爭之遠東問題。則對於吾國國際關係之重要。自不待言。暑假多暇。乃爲膺白先生搜集此項資料。時膺白先生旅居紐約之長島。會著一文「華盛頓會議發起之內容及將來之趨勢」。載於十年九月五日六日及七日之上海新聞報。藉以喚起國人對於此會議之注意。九月二十日北京政府聘膺白先生爲代表團顧問。乃約余同赴華京。委以祕書之職。固辭不獲。自是年九月至翌年二月。追隨其後。朝夕承教。余協助膺白先生之處甚微。而得其教益者則甚大也。去歲十二月。膺白先生作古。距此會之召集。忽忽十有五年。其中關於中國問題。經膺白先生參加討論者。或爲局外人所未知。僅就記憶所及。略述梗概焉。

二

在北京政府時代。參加任何國際會議。對於實際問題。事前每無具體之研究。已屬司空見慣。此次會議。

當然亦不能例外。三代表之人選因恐遭南政府之反對，久未確定。至開會之前數日，顧王兩代表始抵華京，接洽宣傳，無機進行。某日，詹白先生索閱某種文件，始發現代表團帶來之箱子，尙未開箱。先生目睹此種情形，屢建議於施代表，代表團內首先應有健全之組織，各負專責，而尤應有一貫的整個政策。方不爲國際環境所左右，但彼時國內政治混亂，影響外交，有非人力所能挽回者。故詹白先生雖努力從中斡旋，但爲環境所限，僅能從事於補救之工作。其中苦心孤詣，委屈求全之處，不勝枚舉。茲就當時所謂「十原則」及山東問題二端，分段述之如左。

三

華盛頓會議於民國十年十一月十一日開幕。美國國務卿許士致詞，對於裁減軍備爲極明瞭具體之表示。各國代表咸爲感動。聞許士對於遠東問題亦有具體的計劃，祇以關於海軍提案過於坦白，頗遭反對。因之中途取銷，而德惠中國代表自動提出。十五日晚間，美國國務院忽來一通知，謂「明日之會議，美國對於遠東問題不能提案，請中國自提」云云。於是我國三代表及兩顧問（藍莘及韋羅貝）於夜十二時至三時之間，草成所謂十原則。次晨（十一月十六日）未及斟酌，遂於許士演說後，由施代表當衆宣讀。茲將其原文直譯如下。

第一（甲）各國從事尊重並遵守中華民國領土的完全與政治的及行政的獨立（乙）中國自身

預備不割讓其領土或領海之任何部分與任何國。

第二中國既完全贊同所謂「門戶開放主義」即為各與中國有條約國之商業工業機會均等主義。現在預備承受該主義應用於全中華民國各地方無有例外。

第三為鞏固相互信用與維持太平洋及遠東和平起見列強同意不於彼此之間結任何條約或協商直接關於中國或關於上述區域以內之和平而不會事前通知中國和給中國以參與之機會。

第四一切「特權」「特惠」「特免」或「暫約」無論其性質及構成的基礎如何為任何國在中國之內或關於中國所要求者皆須宣布如一切現有或將有之此項要求不經宣布認為無效「特權」「特惠」「特免」或「暫約」凡已明知或將宣布者皆須審查其範圍與效力如屬有效當使其彼此調和並合於此次會議宣布之主張。

第五立即或隨境遇之所許現尚存在對於中國政治的司法的與行政的行動自由之限制皆須廢除。

第六凡中國之現在「暫約」(Commitment)其無期限者概須注明相當確定之期限。

第七解釋讓與「特權」或「特惠」之條文當遵守條約解釋之公認原則嚴格的解釋此種讓與須利於讓與者。

第八將來戰爭時如中國不在戰團之內則中國之中立權當完全尊重。

第九關於和平解決太平洋及遠東之國際紛爭有所規定。

第十規定將來時時召集會議討論關於太平洋與遠東之國際問題爲對於該處有關係之各簽約國決定共同政策之基礎。

此十原則係於夜間擬就既如上述。詹白先生及代表團高級職員事前均未與聞發表以後莫不爲之譁然。次日代表團舉行會議詹白先生首先陳述十原則之不妥達二小時以上關於第一條詹白先生認爲措辭失當蓋中國既爲獨立國則「領土之完整及政治的獨立」無須要求各國尊重及遵守而「今後不割讓領土」一段文字尤欠斟酌。關於第二條詹白先生認爲最嚴重蓋「門戶開放」爲外人聯合共同侵略之名辭今我方列爲原則則不啻正式承認而範圍較前擴大由商埠而推及於全國從商業而加入工業似此不加任何條件之「門戶開放」將遺後患於無窮此外各條除第四第五第六尚可差強人意外均嫌空洞辭句之間待攷慮者尙多而全國以及全世界注意之實際問題（山東問題及二十一條）毫未提及凡表同情於中國者亦莫不爲之扼腕但第一步既已失着此後除在分條討論力謀補救外亦無其他辦法不意二十一日美代表路德忽提出四決議案且由八國正式通過

（中國除外）茲譯錄如左。

第一尊重中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第二供給中國充分的與最不受窘的機會以自行發展並維持其有效力而穩固之政府。

第三用其影響並求其有實效以建設與維持全體各國在中國全境以內工業商業之機會均等主義。

第四不乘現在之情狀尋求「特權」或「特惠」致損害友邦人民在中國之權利並不取有危害此種友邦人民之安全行動。

此四決議案代表美國遠東政策自不待言中國代表事前既不知之經八國通過後亦無補救良策。此後討論遠東事件概以路德四決議案為應用公式事實上雖代替十原則但僅合十原則第二條之全體及第一條之上半部而已。

四

膺白先生見我國在討論原則上既已失算此後唯一補救辦法認為應特別注意實際問題內中以山東問題及廿一條問題尤為重要蓋此二問題之提交大會已為彼時全國國民一致之要求希望能在華盛頓會議內謀一圓滿之解決但開會三星期後代表團始終猶豫不決未能提出未提出之原因實因英美深恐牽及軍備計劃故暗中壓迫不令提出爰由許士及貝爾佛作調人使中日糾紛在會外解決乃於十二月一日開始直接交涉會議初開時先議各小問題如海關海電公共財產駐兵撤退行政交代等而對於鐵路及礦產等等重要問題置而不顧彼時膺白先生以代表團深受英美之威嚇事事

處於被動。遂於十二月初旬。憤而辭職。繼之者。尚有刁作謙。蔡廷幹。諸氏。而王代表亮疇。亦有辭職之表示。此時我國代表。意見不一。已成公開之秘密。然在對外交涉上。未始非一轉機。蓋此後進行。較前順利。而日本之要求。亦較低減。例如關於鐵路。日本最初要求合辦。後則要求贖路。須借日款。攤還期限。最初要求為四十五年。後則減為十年。最初並要求聘日人為運輸總管。總工程師。總會計。後則改為運輸會同總管。而放棄總會計及總工程師。不意新年休會之時。代表團忽接北京政府梁士詒之訓令。謂「山東問題。已在北京談判。擬借款贖路。自辦。中國藉此推廣借款。萬勿堅持」等語。代表團接電後。驚皇失措。王代表亮疇對齊白先生言：「吾等此來。原非代表國民。僅代表北京政府。今並北京政府亦不能代表矣。」此時日本既得控制北京政府。於是態度轉趨強硬。贖路年限。由十年增至十五年。運輸會同總管。改為運輸總管。及總會計。代表團自接梁士詒電後。進退維谷。後由齊白先生建議。提出下列條件：

一、現款贖路。中國俟日本將鐵路歸還後。立將現款存儲於第三國銀行。充贖路之用。（按上海中國銀行團曾有密電。致代表團。謂該團可以出資贖回。）

二、分年贖路。1. 三年後起。首付款。用以鐵路作抵之國庫券。或中國銀行團之支票。十二年內付清。路款。但三年後。中國如於六個月前。通知日本。得一次付清。2. 膠濟路之工程師。得由中國聘用日人。

日本對於我國所提此項條件。不肯接受。交涉至此。復歸停頓。後經英美調停。許士高壓。（如山東問題。

不解決。便不討論二十一條。中國不得不屈服。乃於一月廿七日。調停成熟。二月四日正式簽字矣。山東條約全部共分十一章二十八條。及附約六條。其主要者爲：

一 膠州歸還中國

二 公有財產無條件交還中國。但在日本佔領以後所建築或修補者。中國須以公平之價值償還日本。其財產爲建築日本駐青島領事館所需要者。仍歸日本保留。屬於日本人民團體所需要者。如學校、廟宇、墳地等。仍歸各該團體所有。

三 日本鐵路守備隊。一俟中國警察開到。即儘三個月內分段撤退。其全部撤退時期。不得逾簽約後六個月。青島守備隊。應於移交後三十日之內。完全撤退。

四 青島海關歸中國管理

五 膠濟鐵路中國得以鐵路及其收入作保之國庫券。依照德國在巴黎和會之評價五千三百四十萬六千一百四十一金馬克。於十五年內贖回。但中國於五年後。如能一次清償。於六個月前通知日本。得立即贖回。在國庫券未還清前。中國須用日本人作車務總管及總會計。此總會計中日兩國各置一員。與車務總管同受鐵路局長節制。

六 順膠高徐兩支綫。由國際財團承築。

七、舊時德國所着手經營之淄川坊子金嶺鎮三礦由中國政府特准組織公司歸中日合辦但日本資本不得超過中國資本額此項細則條件由中日合組之委員會決定之。

八、膠州由中國闢為商埠許外人自由居住貿易中國並須聲明尊重外人在德國或日本佔領時依正當三續所獲得之財產。

九、青島鹽田由中國備價贖回但中國須允許以一定之鹽量依合理之條件售與日本。

十、青島烟台間及青島上海間兩海底電線交還中國日本保留青島佐世保間之海底電線。

十一、青島濟南間之無線電台於日本撤兵後由中國備價收回。

五

總觀條約全部山東問題如此解決雖未能滿足吾人之希望但以彼時北京政府之昏曠得此結果亦實不易其中賡白先生任勞任怨盡瘁唇舌其勇於負責之精神及對於國家之忠勤均是昭明之事實凡參加華盛頓會議者莫不留有極深刻之印象也。

我對於齊白先生的幾點追憶

王芃生

我對於齊白先生聞名雖很早。是在辛亥革命的不久以後。但直到華盛頓會議的那年初冬。才有機會和他在美京見面。恰巧我們見面的機會。也就是我們同事的機會。而且那時中國代表團的空氣。和個人的環境。更使我特別樂於和他親近。所以雖僅僅六個月的共事機會。而他給予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也要算這短短期間。

不幸這短期間的共事。已經變成了我和他的一生當中。唯一無二的共事機會了。因為以後我們的友誼。雖然繼續地滋長着。也有幾次他邀過我。但事實上。不過三年五載。偶然同在一地時。見面溫溫舊誼。或談談中日問題。始終沒再有過像華會當時。朝夕過從。共凡論事的機會。所以我能寫的對於齊白先生的追憶。也就算對於華會的追憶。佔着全部。至少是最大部份的了。

他的一生。是始終奮鬥不息的。而他的學問事業。又是多方面的。像我和他認識的十六年中。僅僅有過六個月的親近。當然我不會能理解他的全部。自然也沒得描寫他的全貌。或最精彩的部份的資格。並且華會已成了過去的大過去了。由沉澱在我影響模糊的腦海中。重新喚起。重新反射出來的映像。恐怕也不能顯出他當時活躍的全貌。這是我最抱歉不過的。

記得那年他和夫人正在考察各國政治的中途。他被聘做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的顧問。他倆

是先我們老早便到了美國的。我是被一位素未謀面的汪伯棠前輩推薦在中國代表團充諮議。和同被推薦的龔次筠君由北平經東京在橫濱上船赴美的。雖然在未到美京以前還沒機會和膺白先生見面。但船中的空氣已引起我們急切想和他見面的情緒。到了美京以後我們在代表團的環境更使我想到和他多接近。事實是這樣的。

自從二十一條提出到巴黎和會失敗。拒絕簽約的幾年。凡向來留心日本問題的人們。固不必說。即素不注意的人們。到此也莫不知道中日問題的嚴重。有組織的。無組織的。通脈絡的。不通脈絡的。乃至意識的和無意識的。凡屬有心人。有血氣者。都暗默裏在同一目的之下。注視着。研究着。活動着。青年們便想前輩中多有這樣的同志才好。老輩們也望青年中多有這樣的同志才好。在這空氣裏面。無論識與不識。都在暗中找尋着。留心着。或見其人。或聞其言。或讀其文。乃至或聆其名。皆引以為慰。資以為恃。滿腹的熱情期待着。吸引着。聲援着。這要算是當時國家的一點元氣。

我們當時留學在日本。更是切膚痛心。眼看着國家機關的腐敗。無準備。無調查。無研究。無能力。乃至無意志。祇好將一切學校正課不顧。用全部精力時間去研究日本和中日問題。將一家生計。不管省衣節食。去搜集參證資料。在傍人訕笑。室人文責中。掙扎着。只顧如何完成我做個義務的情報員和設計師的使命。等待機會來替國家社會服務。

依我們當時的體驗，除受過少數官僚們的歧視冷笑和嫉妬以外，像上面所述，生存在當時國家元氣中的社會有心人，畢竟是我們的後援者。記得在巴黎和會的當時，蔣百里先生便有意約我一同赴歐。從旁贊助。後來雖因為須有人在日本繼續調查研究，囑我仍留東京，沒得前去。但一個不甚熟識的前輩，竟邀到我在當時增加我志願充當義務情報員和設計師的自信和勇氣不少。後來汪伯棠先生辭去出席華會代表團，高等顧問竟肯負責推薦兩個素昧生平的青年去做替身。後來知道由另一位未見過面的胡子靖先生應薦的，也是上面所述滿幅熱情期待着的空氣裏面產生出來的一種奇蹟。這樣拉雜地寫來一大段插話，似乎和臍白先生不相干似的。然而不約略把當時的情況和我們的情緒描寫在前面，便沒法顯出我們在華會中對於他熱烈的期待和特別親近的原因。所以「烘雲」還是爲着「托月」，故此不嫌詞費了。

和會失敗以後，好不容易出現華盛頓會議中國一肚皮冤氣和山積的要案，固然不見得都有了出路。然而這在當時是不易得着，而且中國應盡最大努力的一個好機會，是不容疑的。

因此，中國也產生了一個龐大的出席會議的代表團。比那時出席代表資格還老的，聘有四位高等顧問。兩位赴任的是周子虞、梁孟亭二老。兩位辭退的是汪伯棠、張季直二老。和代表們同年輩的，還有兩位顧問。一位便是臍白先生，另一位是蔡廷幹先生。四個諮議是我和劉式南、吳南如、徐東藩三君。各部

皆派有專門委員，連同秘書隨員辦事人們，湊足了近一百四十人。我們當初以為是最完備最充足的。一大外交陣容的了。在理想上，那裏面固需要有精通法理條約史例，熟悉歐美情形，外交術略，以及各部門的專門家。而我們最大對象是日本，所以更注意精通日本情形，熟悉滿蒙山東問題的人物。那麼，膺白先生是久聞名的留日前輩，日本通，而且有過革命歷史，新近考察歐美而到會的人，自然打開名單，最先引起我們注意的，便是他。

不料我們一上了船，在熱心探尋同志和人物的當中，逐漸發現我們的理想，在這組織裏面，大半是失望的。首先叫我們碰釘子，感着憤懣的，便是有人嫌行李笨重，責備我們攜帶着圖書太多。我們知道公家一些都沒帶着日文參考圖書，像朝鮮總督府、關東都督府、青島守備軍司令部，和外務省、滿鐵會社、山東鐵道等重要關係機關出版的參攷資料，一本也沒有。反而對於我們私人挖肉補瘡，替國家搜集的一點材料，嫌太笨重，斥為多事。當時氣得我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更不知道他們所意識的到華盛頓去幹甚麼對象是誰。

尤其在出國以前，令我們氣倒的，有幾種很寶貴的反證資料，足以證明撤退外國駐兵、外國郵電，和取消領事裁判權的根據。花了不少的窮錢，費過不少的手腳，帶到外交部，以為他們雖平時不搜羅，這現成送到門的，一定會高興利用。也就算不辜負我們窮留學生報効國家的一點苦心。誰知道送去並

加以說明之後，外交當局似要睬不理的一瞥之下，說「這些用不上了，爲甚麼不把牠翻好英文送來」，可憐一個窮學生，既不是外交部，又不是使領館，能有心肯花錢，找到他們所找不到的重要資料，已算心力都盡了。畢竟是他們怕惹是非，不敢利用的通詞，不然爲甚麼顧少川代表在十年之後，倒熱心找出當時被梁秋水葉叔平諸位，在北平英文導報替我們譯印的三種小冊子之一，收在提出國聯說帖中，當有力的證據呢？由後者的熱心，更顯出他們的可惡。

這是舉一兩樁事，可見當時的腐朽無識。至於論人麼，固然不少熱心有用的，但他們也是和我們一樣的嘆氣。其餘照例當差的算好的，藉此看世界的算中等，還有仗勢酗酒，因便營私，甚至藉着外交護照帶黑貨的，也不是沒有。由出國前到船中，以及在渡海生活中，已經嚔足了氣，失透了望。

在這樣惡劣的空氣中，我們祇希望代表們明白有勇氣，尤其希望有見識的賡白先生，多援助着我們。代向代表們獻議策動，多使他們明白，多鼓起他們的勇氣。在船上的心境，那時的賡白先生已經不僅是首先引動我們注意的人物，而且是唯一期待的後援者了。所以急切地早盼着和他見面。

果然到了美京，見到他以後，我們把積下的感想，希望，企畫，連同帶去印好了的小冊子和參考圖書的大概情形都告訴了他。他自然是最了解我們的，彷彿得着好的新同志，也就一見如故，給我們的鼓勵和安慰不少。有時間便找他討論，他也很高興和我們討論。

不過會議開幕不久以後我們又有一種意外的感觸。除開某種材料零碎叫我們提供些參攷以外。整個問題和策略很少對我們公開過。除了臧白先生和幾個熟朋友以外。有些人似乎避開我們。生怕我們知道什麼要緊的內容似的。我們以為軍縮問題和我們沒多大的關係。我們注重的是一向研究過的中日問題。山東滿蒙的參考資料帶去也不少。何以他們不儘量利用。反而把我們看做異端分子。避忌我們。似乎不樂於我們參與。我們很奇怪。也滿不明白其中的底細。

有一天我想打破這個悶葫蘆。便率直去問臧白先生。為甚麼有些外交部的人不樂於利用我們的知識和參考資料。反而存着避忌似的。不料承他告訴我們更意外的怪事。他笑着說：「有些人疑惑你們是代表研究系派來搗亂的。真是天大的冤枉。」我瞪着眼睛問：「怎麼我們會是研究系的代表。」他說：「你和龔君不是汪伯棠先生推薦來的麼。所以他們這樣猜疑。」我說：「若憑這無論汪先生不是研究系。就像他老為着國家利益。竟肯負責推薦兩個素不相識的青年。只是着眼在日本研究這一點。却是毫沒私心。一種難得的老輩風規。那裏會有絲毫搗亂的心理。若汪先生果真是搗亂的人。而且要派人到代表團來搗亂。那麼他老的門生故吏多得很。決輪不到一面不識的我們。這不是很明白的事理麼。」

臧白先生最後告訴我：「官僚心理和普通不同。你說的是普通常理。他們這種猜疑。完全出於做官

人的心理所以眼光不同。看着甚麼都會歪的。你且不必去管他那些越追究越行不通。有事我們商議好了。我同意的。我總會竭力主張。這點你總能相信我。不然你也不會找我談這些吧。」我才明白世上會有那些怪人和那樣怪事。我當時固然很感謝他對我的誠懇和對事的熱心。但仍免不了對於那些怪物的氣憤。

他更狠懇切地規勸我一番。他說：「世上一件『事』的成敗和一個『理』的邪正。不全是成正比例的。守正固然要緊。若要把牠成功。一件事有時委曲從權。也不失爲一種方便。你們湖南脾氣。若認定了一個『是』。多半歡喜選情直行。不肯遷就。畢竟恐怕只容易做成一個好人。而不易做成一件好事。」

我回憶到這裏。覺得根性難改。負了他好意的規勸。所以至今還是一事無成。

華府會議。固然不會是專爲中國開的。也不會有任一國拋棄他的利益。來替中國伸張甚麼國際正義。何況中國政府和代表團是那樣的不健全。不爭氣。自然得不到更好的結果。然而國際大勢所趨。和少數有心人的努力。總算在不滿意中。還有過僅少的成績。日本對大陸進攻的銳鋒。也不免因此頓挫了一時。退後了一步。當時對外正面的努力。自然推各位代表。而內部的策動參畫。我們不能忘了膺白先生。因爲他是向來研究中日問題。而比我們善於說詞。能夠進言的一個要緊的人。

在華會的當中。我們和膺白先生不獨公的生活。會有過愉快的合作。就像私的生活。也留着很和樂的

回憶有時他邀我到他倆那學生生活似的不太寬敞的公寓裏去吃中國飯。他們並無用人。一切烹調都是黃夫人自己操作。臍白先生有時還笑嘻嘻地幫着擺佈洗洗碗筷。我們當時覺得很難得很感動。也很羨慕。推他們是一個美滿潔樸勞作的理想家庭。

像這麼一天比一天熟識親熱了。也就彼此不拘形迹。記得有一次在他們的愛巢裏吃茶閒談的時候。我笑問臍白先生：「您周游各國。遇到過精通中國語文學的西洋漢學家沒有？」他反問我做甚麼。我說：「假若遇到這等人物的時候。他和他通姓道名。一定注意到您的台甫。他若追問您向他作何解釋。機警的臍白先生知道我的意思了。他笑着說：『我的別號的取義。並不是臍懲人的意思。而是胸臍坦白的意思。』我想他在民族意識最強烈的時代。取名的意義。恐怕是前者。而不是後者。不過我終歸佩服他的機敏。也是「臍白」兩字湊巧。若像我另一位朋友叫「鋤歐」的蔣先生。在倫敦時也會笑問過他。這真有口難辯的了。這是追憶臍白先生在華會當時聯想到的一段逸話。不知道他向別的朋友這麼解釋過沒有。

話要說回頭了。華會是這麼完結了。我們也分手了。以後謀保全和完成華會僅有的成果的。自然要算魯案會議。接收青島和膠濟路鑛。以及關稅自主。還有領事裁判權的收回。除派過一次國際調查團。公表了一部不澈底的報告書外。雖外交部會提過交涉。發過宣言。到今還沒些眉目。至於那已近完成的

兩部份固然當事的人們很費過氣力而膺白先生也是極關心而樂於從旁贊助的。尤其在特別關稅會議中日本代表在原則上首先承認中國關稅自主。聽說膺白先生的側面策動和游說感動了佐分利等日方要人有過不淺的因果。後來日本雖然變卦而終於不能公然反齒。這點更使我們追想到膺白先生的努力。

不過從華會以後從沒同在一地方久住過也再沒共過事因此不容易有見面的機會形迹也就是一年的疏遠了。但是友誼還不斷地存在着曾有幾次他好意的邀過我。

在他回國以後有一次他想去幫忙。但那時我在青島兼長膠澳商埠政務處和法規編查委員會。當中國第一次收回租借地。創始不易情形極複雜。職責很繁重。並且關於青島的一本新舊賬。由華會經魯案會議一直到接收開埠。始終經過手的。只我和唐蜀眉君兩人。蜀眉他是工程技術方面的人。所以我那時更不能離青島。結果不能去。而膺白先生仍舊聘我做他的顧問。可見他很重舊誼。而對我常抱着好意的。

後來北伐進展膺白先生在中央參畫要政。我在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二師和後來的卅五軍担任參謀處長參謀長等職務。服役湘鄂豫皖。沒機會和他見面。近來汪翊唐同學告訴我。在蔣雨岩先生組織戰區整理委員會隨軍北進的當時。他們擬議外交處人選會提到我最後膺白先生以我在擔任軍事

工作怕不能來，遂決定請蔡烈士公時擔任。翊唐笑謂：「臧白先生的一番躊躇，倒救了你的性命了。真是有幸有不幸。」這事我一直不知道，但我直接知道的是濟南慘案發生了不久以後，臧白先生曾邀我到滬寓，他本有提前收回青島的一個計劃，商談了以後，他忽發覺了一種陰謀，遂止住我緩行，事後我知道這回他却是救住了我。

由這直到九一八以後，我去國參預日內瓦國聯特別大會以前，我們很少見面。後來我調任駐土使館參事時，聽說他到北平去了。雖然遠隔重洋，不知他去的目的和計畫。當時我覺得他是不避艱險，勇於任事的一人。後來聽說他終於南歸，決然不再去了。我由土耳其調往駐日使館時，在京滬僅三星期，連看案卷都來不及。本想找個機會去問問他華北的情形，終沒有做到而去冬回國，過滬原想停留三四日，去探看他的病，也因為次日接得部電催促，即飛京轉洛陽轉徙臨潼西安武功各地，中經事變，困居及月，而臧白先生竟以辭世見訃，緣慳最後的一面，想來不勝慨然。

拉拉雜雜寫來，仍舊是以華府會議的追憶為中心。在那前後，我和臧白先生很少接觸，所以也少直接的印像。只好讓別位知道詳細的朋友去寫。不過華會畢竟是近代太平洋上一大史實，尤其是日本大陸政策上一進一退的關鍵。在中日關係上佔着很重要的位置。近年來日本對外的一切舉動，也可以說是對於華盛頓會議的一大反動。在華會閉幕以後的十年當中，中國若是急起直追，本有過很好的

復興機會不幸不會好好利用。反而讓軍閥們憑着帝國主義者的後援，阻礙着革命勢力的迅速發展。邊延了統一建國的大業，而國力轉遭着過大的消耗，坐視着旁人的強大，因此造成了近年來最嚴重的國難。齊白先生和我們都直接參預過華盛頓會議的人，不獨撤銷領事裁判權等種種懸案，迄未成功，且收同來的山東權利，幾乎被濟南慘案前後重新佔去。至今他人眼中，猶視為放在外府的囊中物。近於完成了的關稅自主，更遭着公然走私的嚴重障礙。而當時打破所謂滿蒙特殊權利的努力，更是變成泡影，反而變本加厲了。總而言之，華會僅得的些許成果，決比不上近年被反動所失的十一大政策。政策的猛進突飛，殊非當年一時退却的程度所可比擬。這些很多都是齊白先生或身當其衝，或目擊其狀，最後雖奮不顧身，跳下火坑，終未能如願救出華北於火坑之外。地下有靈，定是怒目不瞑的。而我們後死者，更感着責任的重大。

湖濱小雨，客館孤燈，緬懷家國，追念故人，感喟萬端，悲憤極臨了。我把每逢感舊時愛誦的一首古詞，寫在下面，藉以表我在這深夜的雨聲中，想念齊白先生的一種心境。

「何處笛聲，深夜夢同情，脈脈竹風簾雨，寒窗隔，離人幾度無消息。今頭白，不眠特地重相憶。」

憶唐白先生

陳其采

唐白先生逝世四閱月矣。同人擬編印刊冊爲永永紀念。余與先生交最久。追溯生平。感懷風義。有不能已於言者。有清末季。余在舊京。與先生同在軍諮府。是爲訂交之始。時兩人俱年少。縱談時事。先生慷慨激昂。有澄清天下之志。心輒重之。迨辛亥舉義。先兄英士督師海上。先生入參帷幄。余過從益密。每見先生手治軍書。機牙四應。自昕至夕。毫無倦容。先兄嘗詔其采曰：「唐白有過人之才。勇於任事。他日爲黨國柱石。可斷言也。」袁氏竊柄。先兄殉國。由是軍閥恣肆。益無忌憚。先生孑然孤立。痛國事之不可爲。遂藉參戰一役。出洋游歷。沈幾觀變。事竟返國。從事著述。偶與樽酒話舊。深談往事。猶復愴然涕下。及北伐成功。黨國底定。先生身任艱鉅。忍詬負重。如濟南交涉。北平坐鎮。無日不在危疑震撼之中。自是南北睽隔。相聚日少。直至前歲六月。始於上海寓邸。一親顏色。驚見先生鬚髮垂白。形容瘦削。益知先生苦心孤詣。爲國家心力瘁矣。猶有一事爲先生所最注意。而邦人尙不盡知者。中國導淮爲空前盛舉。奉化蔣公毅然進行。當其經畫之初。衆論紛拏。實賴先生極力促成。而後定議。今者成效已睹。利在百世。此不得不正襟以告國人。亦卽以慰先生在天之靈者也。今先生往矣。回溯前塵。於死生聚散。不能無今昔之感。用是揮淚泚筆。以抒吾悲。至若先生之豐功偉業。自有國史之紀載。固無待於鄙詞之陳述也。

予與黃膺白先生認識之經過及所得之遺訓

許靜芝

黃公膺白非常人也。其謀國之公忠，蒞事之明敏，並世賢豪罕與倫比。予一介書生，本無緣識荆。民國十三年，鑒於中俄簽訂之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明白訂定蘇俄願將從前帝俄時代與我訂立之不平條約一律廢止，另本平等互惠之原則，重訂新約，並允於協定簽訂後一個月內召開中俄會議，重行劃定兩國疆界。言甘如飴，國人方引為深幸。乃事實所詔示，彼之所求於我者，在新邦之得承認，既遂所願，以去。我之所望於彼者，如收回蒙地，贖還鐵路，重劃疆界等事，則久不聞開議之訊。就中劃界一端，因自前清康熙二十八年以來，我國版圖日被侵佔，約計所失幾與本部五省廣袤相等，且皆殷沃利達之區，關係國防至為重大。爰特繪具詳圖，上書當道，剴切陳其利害，冀執蘇俄返還侵地之諾言，促開會議，利用經緯度精密之測量，以完成兩國重行劃界之偉舉。事聞於公，訝其不自暇逸，能努力從事於維護國土之研討及宣傳，與公夙所主張，適相符合。（公有中俄劃界芻言，載十三年雙十節申報國慶增刊）於是特加贊賞，儲名夾袋之中，而予則未之知也。是年十一月，國民軍班師，賄選政府傾覆，公出膺閣接身，措危局，以清室尚留小朝廷於故宮，龍旗飛揚，別立正朔，會曠復辟之禍，爰經閣議修改優待條件，徙之宮外，使同黎庶，而時人如段公祺瑞等，獨期期以為不可。初，公至國務院時，忽憶予任事編譯室，屬從者見召，誤書賤名，偏詢無其人，久之乃知為余，及見，則命余試擬通電，詳述修改清室優待條件經過，稿成。

頗稱公意。即調爲秘書。此爲予得親集範之始。公於萬幾之暇。念及葑菲。忽蒙拔擢。而予愚昧無知。不能仰贊高深。副期望於萬一。然公之鑑衡萬彙。獎掖後進。無纖毫之私。則豈僅私人知己之感而已哉。

公智周萬物。高瞻遠矚。於中外大勢。洞若觀火。而平居盱衡世事。抱願尤宏。國家之隆替。斯民之休戚。無時不往來於胸中。拳拳焉先憂後樂。若由性成。推其用心。但能福國利民。雖以一身赴湯蹈火而不恤。凡所設施。已爲世人所共見。今可弗贅。獨其平生言論。每與政本有關。足資法戒。從游之士。所聞必多。予所得之遺訓。亦復不可殫述。中有數則。可與公之志事相印證者。不可以不紀。今試列舉如左。

(一) 俗謂「凡事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但吾人生於今日。應做之事甚多。寧願多做多錯。不願少做少錯。更不願不做不錯。此一則。係十七年春夏之交。辦理寧案交涉時。所詔示者。寧案發生原因。本甚複雜。各國之對我有好感者。均謂有無限沈痛。故交涉則事曲在我。不交涉則阻礙邦交。而是時北伐軍尚在中途。國際間視線仍集注於北京。公繼任外長。爲轉移外交重心。即着手辦理寧案。欲藉睦鄰修好之途徑。以漸進於修約廢約之必要。折衝樽俎。迭開談判。解決條款。無損國威。而公虛懷若谷。不以「不錯」自信。而以「多做」自勗。其雅量誠不可及。

(二) 治事最少。應預定三個方案。如第一方案無效。即繼之以第二方案。第二方案又無效。即繼之以第三方案。庶免臨時張皇束手無策。此一則。係二十二年八月。公自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因公南

下時所詔示者。蓋自九一八遼吉黑三省淪陷。一二八淞滬抗戰失利以後。全國震動。人人憤慨。既而熱河又告失守。長城駐軍節節敗退。平津一帶風鶴頻驚。當地人民。懷懷焉恐禍至之無日。公於此際拜命出山。深知大局垂危。非空言抵抗所能有補。乃出其全力。周旋壇坫。幸得停止軍事行動。勉保安寧。當時平津等處。未遭鋒鏑者。公之力也。此言治事須預定三方案。亦自道其經歷。非同泛論。是可知遺大投艱。身當其衝者。自有成算。而當日應付之不易。及公之赤忱爲國。尤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矣。

(三) 國家犧牲。個人成功。最可恥。其成功。非真成功。個人犧牲。國家成功。最可敬。其犧牲。非真犧牲。

此一則。係二十四年初夏。公於莫干山養病時所詔示者。其意蓋謂歷史上勳業彪炳之人。前後相望。不可勝數。要其間志業各殊。未可一概而論。國家成功。而個人勳名因之日臻隆盛。馴至不朽者。此爲一般通例。於理最順。至於個人身名煊赫一時。而國家福利爲所犧牲者。古來亦復不少。君子恥之。獨是志士仁人。以國家爲重。但知有國。不知有身。馴至國家成功。而一己之功名譽望。反皆犧牲以盡。甚或不爲世人所共諒。迷於荒谷。銷聲匿跡。處之泰然。是則可謂能行其志。最值欽敬。此數語皆公所自道。蓋亦慨乎言之也。

(四)

我

勤 儉 忠 慎

人
和恕待人
教察用人

事
敬敏治事
理智用事

物
整齊處物
借樸用物

此一則亦公養病莫干山時所詔示者大意以行動皆出自我當以「勤儉忠慎」四者爲原則施於人則待之以「和」以「恕」使人皆樂於自効未用以前當先予詳察既用之後當施以教練「教」與「察」二者並重應相輔而行隨教隨用隨察不可偏廢其施於事又當「敬」當「敏」「敬」「敏」則確實無敷衍之弊「敏」則迅速無怠忽之虞又當衡之以理義運之以智慧「理」者所以求其有當「智」者所以求其不敗其施于物以整齊爲要而用物之道則當愛惜以戒虛耗樸實以維久遠凡此諸端與新生活所懸爲準的者若合符節而尋其端緒則有體有用與前三則理亦相通

綜觀以上各遺訓。可知公立身制行。敷政蒞官。皆有本原。心性事功。與先賢齊軌。予自承光霽。鈇闈緒論。每懷御李之榮。時有知己之感。不圖歲月易徂。哲人遽萎。念時艱之孔亟。懷來日之尤難。回首前塵。彌深愴悼。爰就記憶所及。略述梗概。以待論定。世有志士。幸觀覽焉。

一般感想中之五個時期

周亮才

黃膺白先生以遜清光緒六年庚辰正月二十八日戌時誕生於浙之百官鎮。以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六日即夏曆丙子十月二十三日巳時病逝於所居上海之祁齊路。不佞先一日聞其病篤之耗。星夜由京適往視之。爲最後之一面。然已一息僅存。弗獲通一辭。既哭之慟。復於其大殮之日。文以祭之。聯以挽之。頃先生友好有編印紀念刊徵文之啓。不佞初識先生於杭州武備學堂。距今三十有三年矣。其間以志同道合而訂患難之交。又以參贊密勿而備賓僚之屬。追念曠昔。其何能辭。顧每一執筆構思。輒有難言之情緒。蟠結胸中。似有千鈞之重。黯然而擱。止者數矣。既而患寒疾。不能執筆。者又逾月。迨徵文之期。既屆。不得不於精神頹敝情緒哀痛中。寫此文以紀念先生。又烏能狀其嘉言懿行之可則可。法者於萬一耶。夫先生之言行。終始一貫。安得強爲割裂。劃分五個時期乎。孟子曰。「知人論世」。世者。時代環境之謂也。不透視其所遭值之時代。不詳審其所際遇之環境。而欲估量其人生平言之。眞價值者。鮮克有中。且古來人格愈偉大者。其論定之年代。必愈久遠。若孔子之栖栖皇皇。不見信於當時。而其流風遺澤。光大昌明。至於無窮者。不尤彰明較著者耶。先生之生也。其關係於國家民族之重要性。稍有常識者。類能言之。其逝也。國家民族之損失爲何如者。匪惟不佞弗克估量其眞價值。且恐並世賢達。亦難爲確定之解答。卽有強爲估定者。其能無易於天下後世歟。然所謂時代環境者。每於時過境

遷易得其真。此蓋棺論定之說。所由來也。嗚呼！見仁見智。寧無異同。不佞就一般感想而分五個時期者。聊以追述先生之時代環境。而永遠紀念之。以俟天下後世之論定已耳。

一自甲辰武備至留學日本爲第一時期。清政不綱。外患紛至。鴉片之役。英辱其端。若日若俄。若法若德。羣思吞併。瓜分之謠。威極一時。而日俄之狡焉思逞。爲患尤烈。先生生五歲而有甲申中法之役。十五歲而有甲午中日之役。二十一歲而有庚子聯軍之役。二十五歲而有甲辰日俄之役。驚濤駭浪。其勢汹汹。先生幼年力學。已執教鞭。於是投筆從戎。毅然入浙江武備學堂。有攬轡澄清之志。學業冠其曹。每試輒首列。因得派赴日本學陸軍。官費節餘。輒以資助自費留學之貧乏者。孫黃二公組同盟會。先生首加盟。並密結士官同學若干人。爲陸軍革命集團。介以入會。樹革命武力之中心基礎。辛亥起義。藉以顛覆清室。而握各省軍符者。與護國護法討滅洪憲。復辟諸役。總領師干者。以及肅清軍閥。完我國民革命者。類多當時集團中人焉。不佞與先生同學浙江武備時。觀其好學深思。旨趣宏遠。往往與同學數輩。釀資沽高粱酒。購落花生。於課餘言志。時或上下古今。縱談天下事。不佞於此第一時期中。認識先生之願力學力熱力。

二自留學歸國至辛亥革命爲第二時期。清季國勢日頹。革命之進展亦日遠。長江上下游及西南各省。民心知所歸向。而黃河以北。則稍遜焉。先生既學成歸國。密告不佞曰。北京爲清都所在。有高屋

建瓴之勢。擒賊擒王。則事半功倍。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余將以身試之。一不佞壯其言。送之行。乃入軍。諮府供職。結納北方豪俊。集合革命力量。密爲佈置。並留心於山川形勢。府庫圖籍。曰「以破壞始者。以建設終。建設與破壞。非爲二事也。」同志者皆服其遠見。間嘗以其餘力。著爲論說。載北京帝國日報。皆經國宏謀。故其時清廷之顯達者。亦推重之。而弗疑也。武漢舉義。江浙密謀響應。以上海爲中心。先生既於北方事預爲部署。乃假出差名。間道疾趨滬濱。與陳公英士組滬軍都督府。陳公之謀攻製造局也。不佞從之。至是滬人士推舉陳公爲滬軍都督。而先生爲參謀長。置不佞於交通科。而爲之屬焉。督府章制。悉出先生手。一夕而就。人皆翕然。清軍壓武漢。武漢危。先生曰。「不先克金陵。以建國都者。無以定民志。而壯聲援也。」於是經聯軍攻克南京。建爲國都。迎孫公爲臨時大總統。立革命政府之重心。於是各省響應者。咸知所適從矣。清廷懾於革命聲威。下詔避位。遂有南北議和之局。而武漢之圍亦解。自起義迄建都。各省皆惟滬軍之馬首是瞻。滬以彈丸之地。爲各軍饋糧輸械。供應勿竭。且獲外交上無形之援助。而樹立開國之宏規。故論功者首推滬督。滬督遜謝曰。「微參謀長之力。不及此。」先生以參謀長兼總師。千錮羅賢豪。得人稱盛。今之爲國棟樑者。不乏其當時部屬焉。南北和議成。先生首倡裁兵。以身作則。厥後擁兵據地。久爲民患者。亘十餘年而弗絕。人皆追思先生所見之遠。且大焉。不佞於此時期中。認識先生之精力智力才力。

三、自講學著書至攝閣下野爲第三時期

癸丑失敗革命中挫於是有護國護法之師先生皆致力

參贊焉。迨洪憲變定復辟亂平時局粗安南北無間先生以革命之未即完成也在民志不一耳民志之不一者風氣爲之也於是隱居平津以講學爲職志蓋欲轉移風氣齊一民志以確立一般民衆心理革命之基礎也先生辯才無礙又充之以學識淵博理解圓融故北方之學者交稱之歐戰告終先生先後著「歐戰後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暨「戰後之世界」兩書以餉國人凡讀之者無論識與不識靡不佩其搜羅之豐富材料之充實眼光之遠大心思之縝密胸襟之開拓事理之暢達以爲近代最有價值之宏篇鉅著中外所罕觀也甲子國民軍班師北京先生事先既密贊戎機多方策劃臨時復以教育總長出組攝政內閣並兼交通總長任不佞掌電政以贊襄之國民軍者先生嘗屢往講學其高級將校皆師事之故先生之攝政所以定事變而安人心也履清室爲故宮博物院所以絕復辟之根株也未一月而下野其功成勿居難進易退有如此者國民黨總理孫公至津汪精衛先生代表訪問先生於北京糖房胡同之寓邸以定國民軍參加國民革命之大計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亦自粵電致先生曰「願兄以事大哥者事孫先生也」所云大哥者蓋指陳公英士先生與陳蔣二公於辛亥共患難時會訂爲昆季也其明年孫公入京不幸棄世先生於是內則復沉機觀變外則和光同塵其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者天性然也執政者屢徵之均遜謝惟勉任財政委員會副委員長一席而以不佞爲委員不佞

於公餘爲先生助理筆札。每當日竟事。蓋深知先生有案無留牘之習者也。不佞於此第三時期中。認識先生之腦力識力魄力。

四。自就任滬市至外部卸職爲第四時期。北京政府自民十三後。法統中斷。政治已無軌轍可循。政局亦有墮杌之象。先生洞燭機先。退隱津門。國民革命軍興。蔣公屢電敦促先生南旋。遂於丁卯春約期會於南昌。多所匡贊。消赤化之隱憂。挽狂瀾於將倒。迨上海克復。國民政府特任先生爲上海特別市第一任市長。先生經營創制。獨運匠心。綱舉目張。規模畢具。任不佞爲首席祕書兼機要室主任。凡三閱月。蔣公下野。先生隨之。示義同進退也。後之歌頌滬市者曰：「大上海」不知大上海之宏規。肇始於先生也。諺曰：「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不其信乎。戊辰國府特任先生爲外交部長。先生旣任艱鉅。煞費苦心。蓋自國民革命軍誓師以來。勢如破竹。人民箠食壺漿。若望雲霓。一般心理以爲外侮可禦。外患不足慮也。播煽赤化者。方欲掀起外潮。以增內憂。而外人之狡黠者。陽示隱忍退讓。陰圖移禍報復。甲欲使乙當其衝。乙又使丙承其敝。波譎雲詭。借刀殺人。若丙者自視爲天之驕子。其愈拔弩張者。寧煩甲乙之慫恿乎。故論當時之外交形勢。表面似尚和緩。內容實甚緊張。其機極危。可猝發於俄頃。其事未著。猶倚伏於隱微。自非頭腦冷靜。眼光敏銳者。安得家喻而戶曉之哉。先生遠慮深思。惟期匡濟。濟南慘案發生。躬冒彈雨。幾以身殉。事變卒免擴大。其爲國犧牲之勇氣。至今益令人感嘆不止。先生卸職之前數夕。嘗以電

話招往襄助不佞慰之曰：「吾輩所爭者在千秋不在一時也。」先生喟然領之而已。不佞於此第四時期中認識先生之心力忍力定力。

五、自莫千山修養至平政整會結束爲第五時期。先生既罷政築室於莫千東頂曰「白雲山館」。示與沈夫人共隱居焉。精研內典修養身心嘗謂不佞曰：「無長期之修養者弗足以勝大任之艱勞也。」嗣聞大愚法師傳密宗心法於海上遂與沈夫人從之學。既卒業修勿輟。由定發慧造詣彌深。由是煥則山居涼則返滬歲以爲常視塵世如浮雲矣。至辛未瀋陽之變國難當前朝野朋好均盼先生之爲國紓難也。敦促下山逾年而有一二八之難。先生乃集合學者志士組新中國建設學會研討學術救國方案以備當世採擇并提倡民族復興發行復興月刊此古人蓄艾之微意也。日軍既得志於我東三省更欲憑藉武力窺我河北未幾而有錦州之變又明年而有山海關之變自古言邊防者守在錦州其次榆關今藩籬盡撤河北震驚河北若危則江淮亦受威脅。况日軍長驅直入我軍抗戰失利已越長城而犯平津矣。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中樞特命先生爲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先生受命勿辭以遏止敵兵保持疆土安定華北爲己任毅然北上力撐危局。自政整會成立以迄結束凡兩年有餘此兩年餘之會務政務費盡苦心毋俟贅言。惟默察一般人對於先生之心理亦可分爲三時期之論述：（一）在雙方尙未停戰之時平津一帶人民之遷徙者幾於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即距離戰區稍遠者亦以

爲炮火之禍。迫於燃眉。而國人之有深思遠識者。則認此爲全民族生死關頭。不僅爲個人身家性命憂慮而已。故對於先生之北上就職。轉危爲安者。皆表示無限之同情。甚或歌功頌德。視爲萬家生佛者。此爲第一時期之心理。先生所可引爲欣慰者也。(二) 在日兵撤退。戰區恢復之後。人民喘息稍蘇。生活亦漸安定。往者對於先生之同情。一變而爲懷疑。以爲挽回國難局。如此神速。所訂塘沽協定。必有難言之隱。及至協定全文公表。知無不可告人之點。則又以爲協定之外。必另有所謂附件者。此種心理。即南北有識之士。亦所難免。實則塘沽協定。即停戰協定。爲雙方軍事當局代表所簽訂。先生僅爲之折衝斡旋而已。且先生之所折衝斡旋者。皆秉承中央意旨辦理。並無一事擅作主張者。即所謂通車問題。通郵問題者。每次折衝。先生皆請示中樞辦理。且雙方會商時。中央亦派員參加。亦無一字一句擅作主張者。故對於先生懷疑者。實未明悉內容。或係國人關心國事深切。不無春秋責望賢者之意。此爲第二時期之心理。先生所可內省無疚者也。(三) 太史公曰：「夫人窮則呼天。疾病則呼父母。」此蓋人之常情也。及事過境遷。則淡焉若忘。此亦人之常情也。於是有違心之論。有求全之毀。有以怨報德者矣。有吹毛求疵者矣。甚則所欲勿遂。以私妨公。初由同情而變爲懷疑。又由懷疑而變爲騰謗。執好惡之見。失是非之真。此爲第三時期之心理。先生所以積憂成痼。積勞成疾。而卒以夭其天年者也。嗚呼悲哉。夫所謂中日問題者。其由來本非朝夕。其原因亦非單純。俯首乞憐。既不能收緩兵之效。空言抵抗。亦無以成却敵之

功自古言禦侮者不外和戰守三字。今和既不甘於心，戰亦未充其力，即論防守亦須有防守之真實力量。國家不幸而遭遇空前之難局，欲以一人一口舌之力保障全民族生存者，其處境之艱辛，其心緒之苦悶，必有難以言語形容者。其忍辱負重任，任怨任勞之隱微曲折，亦必有非盡人所能了解者。故明哲保身之流，不敢輕於嘗試，亦不肯輕於嘗試。以先生平時難進易退之風節，而一值艱危，每挺身以出，奮袂而起，勇於負責，甘爲犧牲，然人猶不能諒之者，此先生之所以不得不死而繼起者之難得其人也。悲夫！悲夫！至有議及先生用人者，則先生受命於危難之際，初無從容物色人才之相當時間，且人情好逸而惡勞，畏難而苟安，自非相知有素，相見以誠，孰肯蹈不測之危機，以赴不可必得之事功哉！其臨時招集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其時與境限之也。此固不必爲賢者諱，抑亦何忍不爲賢者諒耶！先生於北上之前，初無疾病，北上之後，旋患鼻痔，久久勿得愈，髮亦頓白，形容亦日以憔悴。不佞嘗勸其節勞，語甚懇直，先生默然而已。迨會務告終，不佞南返，與先生晤談於其都門寓所，見其精神煥發，謂可無憂。不料別未多時，而竟以肝腦致命，寧非憂勞懣懣之故耶！嗚呼痛哉！不佞於此第五時期中，認識先生之道力，慧力，慧力，以上五個時期，僅就不佞所能追憶者而敘述之，疏漏舛錯之處，或所難免。敬以質正於同人，至其中贅列不佞每次任務職名，一以表賓僚事跡，幾於無役勿從，知之或較深切，一以見患難相共之始終，本末云爾。

追憶黃膺白先生

向乃祺

先生爲軍事家而兼政治家巴黎和會後予讀所著「戰後之世界」一書始知先生之爲人民國九年國會重開先生膺入閣之命予聞之欣然自是邂逅於廣坐燕會間稍稍敘寒暄無過從酬酢之密此後予教授北平先生飄然南下不通音問者數年二十一年春以事赴上海因許修直君爲介見先生於祁濟路寓舍先生倒屣出迎曰「君作議曹十餘年不甘墮落儕流俗卓然有以自見近讀大作「土地問題」考據精詳論斷明允堪爲吾輩張目請暫留滬濱當盡力推轂俾學以致用也」予賦性樸拙所入輒落落寡合其識先生也以著述今獲識於先生也亦然儻所謂神交而默契者未幾予于役皖南先生復出當河北之危局常思得當以報詎知阨於塵網不能自拔由皖之川由川之黔卒無覲面之緣偶聞友人自北來者言「先生尙久於其任則河北外交之因果或異於今之形勢」予旣傷國事之日非復惜故人志業之橫遭摧阻爲惻然不樂者久之二十五年夏予歸自筑垣薄遊蘇浙聞先生臥病莫干山冒暑往訪以醫囑禁見客予亦匆匆赴鄂作莫干紀遊詩六首其一云「臥病專邱壑曲居損歲華聞雲慵作雨散綺弄餘霞主客王猷竹烽烟杜甫花高情虛訪戴咫尺悵天涯」蓋寫實也

未謀一面遽成永訣聞耗後復哭之以詩云「謾謾松下風汪洋萬頃波我欲從之遊山深白雲多獨力支傾廈一病逃巖阿庾村氣鬱蔥腹痛忍重過」近作「六君詠」以此詩爲最沈痛蓋感之深遂不覺

言之切。六君者。先生暨楊暢。卿永泰。胡展堂。漢民。段芝泉。祺瑞。章太炎。炳麟。邵翼如。元冲也。

予識膺公在歲庚戌時余供職北京軍諮府公以留學應試第一人留府任事始相結納明年武漢起義公偕曾君可樓李君曉圓南下謀江南獨立上海光復共推陳公英士爲都督公爲滬軍參謀長兼第二師長余奉公電南旋供職軍部親見公籌畫餉械調動各軍會攻南京其時各省軍隊浙軍號稱勁旅官佐多少壯武備學生久經新式訓練公係浙省武備前輩且深知國內外形勢提挈指示使盡所長維時漢陽失守若南京不下行見革命情勢滿盤皆輸而南京之克浙軍之力獨多浙軍之得展所長公維護指導與有力焉未幾南北和議成總統府成立改編陸軍第二十三師公仍任師長迨統一告成孫總理去職公首創裁兵之議命余等分赴各部隊遣散留編獨立團一團以全師精銳畀之駐紮滬濱惜乎癸丑之役該團事先受人牽制不能用命負公實多也公嘗謂余曰「我國歷次革命成敗何嘗係內國戰實爲外交背景之伸縮而已」余細繹當時演變情事深佩公之遠識四年冬雲南舉義公自美洲返國謀涉江響應事定北游平津自是而後殫心著述離武事而研究政治矣余時居家在津公則五年不仕在津與教育界時相往來常在青年會及學界俱樂部演講國際大勢有時且滔滔述辛亥光復時事初北方視革命黨人爲異類公每值演講輿酣能左右羣衆心理時必自承爲革命黨以改正視聽生平服膺嚴範孫先生稱爲第一敬愛之前輩公性剛急中年後漸趨渾樸自謂受嚴先生薰陶之力也余從公

先後二十餘年。以辛亥及居津之數年。多侍左右。綜公生平。律己以嚴。待人以恕。好學不倦。無時無事。不以國家爲念。提挈人材。亦同斯旨。凡所詔告。無一語及私。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可慨也夫。

余識先生垂二十年。惜共事期間甚短。一在民十二之舊都教育部爲期不過三月。一在民十六之滬市府爲期亦僅二月耳。故過從均在閒居之時。

先生愛山。閒時幾終歲居浙之莫千山。有別墅曰白雲山館。余亦雅愛。是山清泉茂竹。闢居於白雲山館之隣。右九年以來。得與先生朝夕過從。民二十一年春。先生謂余曰：「此處山川秀麗。而鄉民失教。擬辦一小學。安知他日無一二非常之人出於其間。爲國家做一些非常之事。」余甚佩其言。是年四月某日。清晨。余適在寓廬早餐。先生突與鄭性白君至。謂將下山。先至庾村。再至離村四五里遙之莫干塢。以便決定建築校舍地點。約余偕行。余以適患傷風。不能同行。對先生即解頸間圍巾。於余頸。余曰：「由山而麓。再進而至莫干塢。恐不勝步行。」先生曰：「當爲君備一肩輿。隨行以備隨時需要。」余語塞。乃立與偕行。計步行三小時許。始抵莫干塢。及同至庾村。已嫌足力疲乏。先生齒長於余五齡。反神色自若。余當時頗覺慚愧。是日也。決定莫干小學校舍。建築於庾村。並於附近汪家村借用民房。先行開辦。屈指該校自開辦。以至本年六月。成立已五足年矣。除學校基金。由先生籌撥八萬元外。其他建築校舍。歷年經常費用。以爲附屬於學校之農場等等。全部費用。約共需國幣十五萬元。均由先生獨力担任者也。就成績言。最近兩屆畢業生之投考杭州湖州嘉興等中學者。均名列前茅。且在該校中。或以學業操行之

莫干山白雲山館廊前之白雲伉儷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時夜攝

特優而獲獎焉。余記載此段關於莫千小學文字之感想有四。

一、先生自動念創設該校以後，立即進行，不稍遲疑，適合乎先生平日治事敏捷之旨。

二、觀乎選擇校址，促余偕行之情況，非具有軍事教育之精神不能。

三、該云一種瓜得瓜，種豈得豈。一前述成績，雖云初步，而先生得親見及之，已屬不負苦心。

四、該校辦理狀況及其所辦之鄉村事業，均詳載於該校出版之「莫千小學紀實」一書。鄉村事業因學校而得以發展，社會人士幸勿以普通小學視之。

除上列感想外，余尚有希望二。

一、無先生即無學校，即無其他附屬事業。故希望教職員以及學生全體，今後皆不努力於各人責職，以期無負於先生。

二、凡為國家服務之人，往往忽於社會事業，或無暇顧及。希望今之為國家謀者，亦效先生之所為，出其餘力，整闢窮鄉，或其他地方事業，以輔助政府之所不逮焉。

梁任公先生嘗曰：「天下之盛德大業，孰有過於愛國者乎？真愛國者，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故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舍國事無忿憤，舍國事無爭競，舍國事無權欣。真愛國者，其視國事無所謂難，無所謂險，無所謂不可為，無所謂成，無所謂敗，無所謂已足。」衡之膺公生平，足以當之而無愧矣。綱自二十二年五月隨膺公赴平，前後不過四載，其間除兩年在政整會機要室服務外，大都在山居私生活中，故相從之日雖短，相處之時獨多。茲特就所聞所見之起居瑣事，紀錄一二，以概生平而誌景慕。

膺公居家嚴正，雖接人寬厚，而見者輒肅然相從。終日無一浮言，早起早眠，是其習慣。無事即看書，居滬上時，可累月不出門，與來客談除國事外，無一語及私。自奉至儉，山居時每布衣，有連年避暑莫干山上者，謂每夏見黃先生所穿馬褲，修補處年有增加。嘗告誡綱等，惜物之要義，並舉例曰：「歐洲大戰初停，在同國途中，經舊金山，見旅館電燈開關上粘有紙條曰：『客人出房，務請關燈，以省電力，而保世界和平。』不竟瞿然。夫以渺小之電力，可以影響世界和平，則人人節省，使國家減少不足之虞，豈非切要。」當二十二年五月，膺公受命北行，親友皆以華北情勢之危急，國內意見之紛歧，為公危，欲緩公行。公毫不為意，卒倉促簡從，以行。在平時，自朝至暮，無時不在緊張中渡生活。公文之批閱，電稿之撰擬，恆在午

夜。且重要電稿十九均出親筆。合計兩年間親筆電稿高可盈篋。

廿五年春在莫千山麓庠村居所辦莫千小學校對面文治藏書樓中時已有病象。夫人竊憂之。少與談時事。每日借至農場散步。見鄉民輒娓娓談如何增加產量如何教育子弟山村產竹。托人向各處購集竹器以爲標本。陳列展覽。供鄉民觀摩。指導其仿造。以提倡農村副業。藉莫千山騎射分會訓練壯丁。教以自衛之義。嘗親自講授學校教職員以軍事常識及國防要義。綱第一次受軍事訓練亦即在此時。

膺公平生無嗜好。除會客或與家人談話或散步外。其唯一之消遣即在讀書。夫人亦然。故舉家肅靜。生活似乾燥無味。嘗勉綱等曰：「青年修養第一要點須養成讀書習慣。」又謂「閒中須忙。忙中須閒。會文正在湘守制。實行閒中須忙之功夫。團練湘兵。才能平定大亂。」對後輩之愛護訓勉甚於父兄之愛子弟。受益者豈僅綱一人而已。對人不疑。雖他人播弄之利用之。亦坦然若不覺。其修養功夫實已臻舍國事無爭競無忿憤之境。膺公晚年體弱而診病常信賴國人。謂欲以勉國人之學醫者。使知有維護本國人健康之責任。廿五年夏病已漸深。赴滬入院就醫。有勸請日醫者。堅決拒之。

綜計四年之間。綱追隨左右。相待如家人。父子飯後茶餘。無日不聆訓誨。未能一一紀錄。所可證者。膺公爲一眞愛國者。一言一行公私生活。殆無不涉於國事。謹以篇首所引梁先生語擬之。蓋無所往而不合焉。

此文所欲說的「神態」不僅及於音容笑貌，兼至於內心的蘊藏，與作事爲人的表露。筆者不文愧無傳神寫生的一枝好筆，能使讀者如見其人，但或可使讀者感覺，可以尙友其人。

濟公在乎政整會演講嘗說「佛經有所謂「知」「情」「意」「三業。吾人平時觀人，只須注意其屬於「情」之言語行爲與氣度，屬於「知」之學問見解與能力，即能明瞭蓋「意」藏於中，「知」「情」流露於外，就其流露者觀之，則人無遁形也。」茲篇所述，就即其言論其人了。

有人於見了濟公之後，退下來向我說道：「公如冬日之可愛，又如夏日之可畏。」的確，他一面慈祥而一面又嚴肅的一副神態，隨處可以遇着。容貌如此，言動如此，對人如此，處事亦復如此。舉一個例子，就是那與人方見面時，一剎那間的神態，已足使人油然而生愛肅然起敬了。方見之時，那種微笑的表情，率直坦白的態度，平易近人的執握人手，以及純厚懇摯的承問音調，再加回身導坐時之謙和親密的姿態，可使當者融融受者心折。但其慈祥之中，寓着嚴肅的神態，威而有神，靈活而光芒四射的一雙慧眼，尤使人不可逼視，生不可侵犯，不可凌辱之感。公在北平兩年中，凡客之來訪者，無論識與不識，大率由余導引，迎來送往，何至千百次，但此一剎那間的千百次神情姿態，千百觀而不厭，又似乎每次有每次不同的表情。

倘與晤談或聽其演講辭鋒銳利造意縝密引經據典鞭辟入裏巧譬妙語風趣橫生使當者辟易沒有插話的餘地聽衆震驚沒有不興奮忘倦而說話時之神態與姿態總用全般精神貫注着似的意思中彷彿在暗示你「我的話是每一句每一個字都是有精采的你不要放鬆了你的聽覺與感覺」有人說「黃先生的講話隨便抓住一兩句引伸起來可以成功一篇好文章」這是因爲他有演說的先天本能再加以飽學深思的後天淘養鎔製在一起遂鍊成此慷慨激昂婉轉動人的演說才和辯才了他走路時或在汽車中面目前向很少左右顧盼更難得回頭後顧這裏像徵他的爲人做事他凡事未辦以前十分審慎等到既辦以後無論任何艱難曲折一不求人二不氣餒咬緊牙根勒住肚帶勇往直前堅持到底有時遇到越棘手困難的事情越提起他的精神甚至奮不顧生能把個人名譽性命去換取國家社會的生命二十二年五月間他受命赴平辦理停戰交涉當時他的親友見形勢太惡力勸勿行但他救國的意志既決遂亦不顧啓程以後京滬路幾遭出軌之危津浦路又受炸彈之險但是他並不因此心灰氣餒繼續前進至平是月二十一日不但敵兵已臨城下城內且有敵衆三千形勢已到華北存亡呼吸關頭那天晚上他臨行出赴談判告訴留守的友人說「余亟須與日人談判余未歸時君等勿退倘余個人有事變請通知余家」事平之後第三日英大使藍博森問他「此行帶多少人來」他答以「秘書譯電員僕從等連自己一共七人」藍使說「先生胆太大矣」他說「余惟人少故阻可

大也」他對國家實在執着太深。故能忘記自己。不顧身家性命。單鎗匹馬。不顧一切以赴之。他嘗解釋「我」字。他說。

「人之通病。即係抱定一個「我」字。因以「我」為前提。即易發生種種障礙。即佛經上所謂「我執」「法執」「我執」即係「所有障」「法執」即係「所知障」。一切障礙。皆由認定「有我」而起。故本人以為「我」只在五種意義之下。得以證明。一。直接之「我」。譬如直呼某人姓名。是。二。間接之「我」。譬如指其父之子。其妻之夫。其子之父等。是。三。記憶力之連鎖。譬如昨日我做某事。今日我又做某事業等。是。四。觸覺。如五官四肢之感覺。是。五。不可破滅個性。如個人各時期之立場。除此五種意義。更無其他方法。可以證明。明乎此言。則知人之譽我。於我實無加人之毀我。於我實無損。且以我微乎其微之生命。比之無窮無盡之宇宙生命。自然我之生命甚短。而宇宙之生命甚長。語曰。「人生如鳥迹。飛過即無痕」。我已飛過無痕。而宇宙則依然存在。所以應將「我」的成見拋棄。置「我」於度外。以社會國家之利益為前提。而進行其事業。東方哲學所講「最高當為」。即指示人生最高之道德者也。

所以他平生做事。只知有國家。不知有我。只以國家之利益為前提。不惜自身之性命名譽。毀譽笑罵。祇藏在肚內。毫不聲張。絕不置辯。在北平政整會委員長任內。有加以賣國名號者。有稱之為菩薩者。他都

不加計較。有人謂其「勞苦功高」。他自謂「勞高功苦」罷了。平常除非知心人來看來問。他是絕不願標榜宣傳。向人訴苦。或是求人諒解。他是抱着「打落牙齒和血吞」的精神。所以他明知是火坑。偏偏往裏跳。天天似在油鍋中煎。却不辭做油條的痛苦勞怨。

隨着周公做事。有異乎尋常的痛快。他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假使一個人被他信任。給以事權。他是絕對的尊重彼此人格。絲毫不加干涉或掣肘。連一個人也不交給你。或派一個人來監督你。由你負責放手做去。即使你爲事受過。或是爲進行一種計劃。中途遭遇反應。他可替你負責。爲你支撐肩膀。決不使你失望。或是氣餒。此種大政治家的風格。值得使人敬佩。他自己做事。崇尚勤敏。案頭從無積牘。他說：「現在世界不再是一「今天不幹明天再幹」的支吾世界。」所以他最恨迂滯的性情和延宕的習慣。尤其痛恨偷安苟且。萎靡不振。他又以「勤儉」爲奉公律己的唯一要著。苦口婆心。屢屢告誡部屬。說：「凡百從政者。應以兼人之力。奉公。同時以中人以下之生活自奉。方可期其有成。所謂兩個人的事。要一個人做。一個人的飯。却要兩個人吃。」又說：「若人人以勤自勉。即人人能加緊工作。人人能加緊工作。即是國力的發生。同時人人能以儉自勉。即人人能減少享受。人人能減少享受。即是國力的儲蓄。有發生有儲蓄。然後國力纔能充實。」他以此勸人。亦以此律己。以爲非如此。不足以談復興。在平兩年。他工作自晨七時至晚十二時者爲此。去也黑頭歸來白髮者。亦因此。

他對向上學好的人提拔愛重，不遺餘力。因此他管東人，期望人，亦處處不肯放鬆。有時且聲色俱厲。但那十分嚴正之中，總有溫和之氣，沒有苛刻不近人情的地方。這樣試用一個人，認為滿意之後，他永遠不會忘記。永遠不辭扶植。你若失業，不用你自己開口，他如有方法，可想自會替你謀出路，使你適才用於適地。但是你若縱慾敗德，不成體統，他就厭惡，不願再見你。上面所說的，月人不疑，及替人支撐肩膀，這裏所說的，提拔念舊的熱烈深情，使身歷其境者，俱不勝其知遇之感。

賡公素性澹泊，故常作山居，不求聞達。對政府雖時有獻替，但有一功不必自我居，名不必自我出，的雅度。小節如家裏的鋪陳器皿的顏色，亦均尚素雅。他最重法治，尤其認守法應由上級的人以身作則。他最守時間，無論約會議聚，祇要他答應了，即準時而到，幾乎沒有一分鐘的上下。他不喜歡世俗無謂的習慣。人家婚喪喜慶，送往迎來，他很少參加。出門遠行，向不願告訴別人，免除無謂的迎送。他雖健談，却不願多接見人，以為酬應式的無謂談話，徒然耗費時光。他怕見外勤的新聞記者，或錯營的人，以為前者片段宣傳程度不夠的，往往失真。後者如債主有「漢書日至詭求不已」之苦。

賡公生活中，無特別的嗜好，或調節腦筋的消遣。故一生雖閒散的時候多，却天天在緊張中過日子。他沒有一般士大夫所用以消磨歲月的玩意。他不喜歡書畫骨董，他沒有名士風流之怡情逸性的興趣。不做詩，也不談藝術。更沒有平常人所常有的嗜好。不看電影，不會跳舞，有酒量却不喝酒。但是他有兩

個愛物。一是書本。他視書本若第二生命。一有閒暇即據案瀏覽。教育經濟政治外交無一不入。他說：「越做事的人要讀書。越忙的人要讀書。忙裏偷閒讀幾頁書，可以得到寧靜的益處。」公事桌上擱幾本書，有時可供應付事件的資料。第二個愛物是雪茄煙。新聞記者在站台輪壘所攝取他的影片，大都手持雪茄。西文報紙速寫他影子的鉛筆圖畫亦以一枝雪茄為傳神象形的要件。倘與他促膝談天下事，把雪茄向短髭下一橫，隨着煙霧而出的，即是他的妙言偉論。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晚十一時至翌晨，為對日停戰談判中最緊張亦最後關頭之一幕。那時他在談判席上繼續不斷的去無數枝雪茄煙，則此雪茄煙又為共赴患難之一物了。

最後的談話

沈怡

廿五年十一月廿七日那天，我們大兄——這是家庭中對膺白先生的一般稱呼——由宏恩醫院同家的第三日離去世不過十天，大概下午六點半鐘光景，我與伯樵兄應喚至病榻前，聽他足足談了一小時的話。自從大兄病了，我們雖無日不到醫院去探望，但是一個月內難得有一二次見面，即使見了，也不過寒暄一二句話就走。那天他的精神特別好，自己想著要和我們談話，說話的聲音雖不如平日那樣有力，但是思想一貫，條理清楚，却與尋常毫無差別。我一生受大兄教誨的機會太多了，一言一語，此時盡成回想，竟不知從何記起才好。因此覺得能將這一次的談話——也就是大兄和我們所作最後一次有系統的談話，忠實的加以敘述，未始不是一件很有意義，很可紀念的事情。

話是這樣開始的。恰巧那幾天接連戰事很順利，百靈廟已為我們軍隊所克復，那天大兄知道了這個消息，所以格外興奮地，和我們說了下面一大篇的話。

「照這樣看來，我們國家確已走上復興的大路了，但是走得也夠慢了罷。鬧了二十多年，遭過着這樣一個嚴重的國難，才開始有一些覺悟，這是從何說起呢？這二十多年來，一般人無論其為「文」的，「武」的，「男」的，「女」的，是怎樣在那裏過日子，我們如果想一想，倒是怪有趣味的。

說「文」的吧，大家只知道彼此利用，結黨營私，今天擁護乙來倒甲，明天又利用丙來倒乙，彼此

都以利合，弄得人格掃地，廉恥道喪，結果究竟得了什麼好處來，恐怕連他們自己也說不出。可是社會上却不知因此已葬送了幾許人才，整個的國家不知已毀傷了多少元氣。

「文」的如此，「武」的又何嘗不是這樣呢？今天你去運動他的部下倒戈，明天就會有人利用你的部下來倒你自己的戈。二十多年內戰，那一幕不是演的這一齣把戲。軍隊最重紀律，這樣彼此利誘的結果，弄得綱紀全無，命令不行，甚至軍隊開拔，必須有錢才行。國家的元氣就在這樣循環不已的內戰中摧殘得乾乾淨淨。唉，講來實在太可痛心了。

古人把修身齊家連串在一起講，原是很有意思的。這個「家」本是男女雙方共同組織的。我們先前說了許多關於男子方面的話，我們再看看近一二十年來多數的女子又如何。當然是很難得的。咯，男人在外面掙錢，不論他是乾淨也好，不乾淨也好，總之是一場辛苦，並且有了錢也落得享福。丈夫的行爲，即使有些逾越規矩的地方，也就只有裝聾作啞置之不問了。因爲這一點的小不忍，其結果使國家就此毀了一個有用的人。家庭間毀了她自己的丈夫，她自己呢？驕奢淫佚，不能自拔，置子女教育於不顧，結果還毀了整個的家庭。家不齊，國如何能治？國家弄成今天這個樣子，男子須負責任，一般女子又何嘗不要負一部分責任呢。

國難的結果，使我們失地，使我們受奇恥大辱，也使我們因此覺醒，使上下下下知道今後不能再

糊裏糊塗過日子，沒有國家就沒有我們自己。

啊，這是最可寶貴的一刹那，這是犧牲了無量數代價而後獲得的一刹那，必須緊緊把握住呀。國家民族復興的關鍵，就看我們能否把握住這個機會，好好利用這個機會。

現在任何方面都有了可喜的進步，前方士氣又如此的好，這都是興國的好氣象。這幾年來，蔣先生也真是虧他這樣領導着苦幹，可見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穫。蔣先生也很可以安慰的了。可是我們却萬萬因此驕不得，這股子氣萬萬鬆不得。我們還是要咬緊牙根，繼續埋頭的幹。能這樣民族的復興，是不成問題的。

講到綏遠的消息，聽來真令人興奮。傅宜生畢竟是不凡，在華北許多將領中，我早就認定他是一位好漢。是一位有愛國思想而且有辦法的軍人。單講當時政整會開會的情形，他的報告總是有條有理，而且十分認真。現在前方將士如此，在冰天雪地中作戰，真夠辛苦的了。我們在後方的人，應當想法慰勞慰勞他們才好。

我真感覺安慰。三四年前的期望，今日居然有幾分實現了。我一向認定我們國家是可以復興的。但是假使沒有一些時間，讓我們可以透過這口氣來，或許不幸竟會使我們幾十年不能翻身。因此我又認定當前的危機，必須設法緩和，可是我們同時必須覺醒，必須急起直追，必須如此。我們

今後才有生路可言。我不願自己的一切到華北去而且支撐着這許多時間。我曾自譬爲救火員。無非希望把這火頭暫時擋住。至少使牠暫時勿再擴大。同時又希望隨時可以被燒而現在還沒有燒着的人共同努力來撲滅這火頭。唉！你們真不知道我心中如何在着急。有時候我是煩悶極了我煩悶什麼呢？我就只怕情形居然緩和下來之後而大家還是依然醉生夢死得過且過。那我們的國家便無疑地是亡定的了。我是如何的朝夕盼望着。趁我們還可以透一口氣的時候。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共同把這個國家來保住。現在這個期望居然有幾分實現的可能了。你說叫我怎能不興奮呢？我自前日由醫院回來。上下病車。一路顛動。此刻我的病好像反減輕了許多。你們說奇怪不奇怪呢？

我這場病難得諸位友好全體動員爲我出力。心中真是說不出的安慰。可是我還要進一步的希望。一旦國家有事。我們都能同樣全體動員爲我們的國家爲我們的民族出力。假如我這次的病好得了。到那時節。我準定跟了大家一起去努力。

大兄這一日的話說得實在太興奮了。談話中間我們屢次請他休息。但是他却很堅決地說：

「我有一秒鐘的時間。還是要說一秒鐘的話。我現在無分晝夜倦了就睡。睡足了就醒。趁我醒時。你們儘管來找我談話。我此時在病榻上。還有什麼有益於別人的事情可做。我只願以我未盡的

餘力爲大家多講幾句有益的話。」

總觀以上一席話，那像病人說的，更不像病了這麼久的人在彌留時節說的。唯其如此，才充分表現出我們大兄偉大的人格，以及他平素對於國家的熱情。我現在把他一一記出來，心中還是充滿着無限的感傷。